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〇冊目次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宋）秦觀撰
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熙三年謝雩重修本（缺葉缺字用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補） 〇〇一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宋）釋德洪撰 釋覺慈輯 明萬曆二十五年徑山寺刻本 二二六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宋）秦觀撰

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熙三年謝雩重修本（缺葉缺字用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補）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秦觀撰。觀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觀與兩弟覿、覯皆知名。而觀集獨傳。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苕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答書。述葉致遠之言。以為清新婉麗。有似鮑謝。敖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儁。或有之。概以為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雨砌墮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故陳善捫蝨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似正。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王直方詩話稱觀作贈參寥詩末句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為孫覺所呵。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滯酒伴。猶未獻長楊。則此集為觀所自定。文獻通考別集類載淮海集三十卷。又歌詞類載淮海集一卷。宋史則作四十卷。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短句分為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綖以黃瓚本及監本重為編次云。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淮海集目錄

秦觀少游

卷第一
浮山堰賦　黄樓賦子瞻詩附
寄老庵賦　湯泉賦子瞻跋尾
歎二鶴賦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和淵明歸去來辭
卷第二古詩
泊吴興西觀音院　三老堂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寄曾逢原
送僧歸遂州　司馬遷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夜坐懷莘老司諫
荅朱廣微　送僧歸保寧
和王通叟琵琶夢　醫者
漫郎　記夢荅劉全美
田居　寄題傅欽之草堂
次韻徐仲車見寄　次韻邢敦夫秋懷
卷第三古詩
春日雜興十首　和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和虛飄飄子瞻魯直詩附　和游金山子瞻子由詩附

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賦得深字 子瞻詩附
寄陳季常
卷第四 古詩
同子瞻賦游惠山 子瞻參寥詩附
馬上口占　別子瞻學士 子瞻詩附
和黄法曹憶建溪梅花 子瞻子由參寥詩附
送少章弟赴仁和簿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卷第五 古詩
贈蹇法師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南京妙峯亭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送裴仲謨　題雙松寄陳季常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 云云
次韻夏侯太沖　送張叔和兼簡魯直
題驛馬圖　和東坡紅鞓帶
和王忠玉提刑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送蔡子驤用蔡子駿韻　飲酒詩
艇齋 并序　和裴仲謨放兎行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卷第六 古詩
寄毅齋用孫子實韻　南都新亭行寄子發
反初　寄蓴薑法魚糟蟹
精思　送楊康功
偶戲　次韻黄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正仲左丞生日　病犬
贈女冠暢師　和子瞻雙石
徐得之閑軒　雷陽書事
海康書事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游仙　次韻荅張文潛病中見寄
送喬希聖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卷第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次韻子由斗野亭 子由詩附
鮮于子駿生日　輦下春晴
曉起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 莘老詩附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懷孫子實　對淮南詔獄二首
次韻荅米元章　宿參寥房
次韻潁叔南郊告祭上清宮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次韻酬陳傳道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芸叟士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駕幸太學

題虛樂亭三首　懷李公擇次韻三首
題湯泉二首　題王欽之自圓庵
流觴亭二首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游龍瑞宮次程公韻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睡足軒二首
卷第八 律詩 十首
寄孫莘老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寄李公擇　寄李端叔
寄題倪彭復北軒　寄題盧君斗齋
次韻周開祖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
次韻子由九曲池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平山堂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蜀井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摘星亭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光花塔 子由詩附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子瞻詩附
游鑑湖　謁禹廟
蓬萊閣 程詩附　別程公闢 程次韻附
中秋口號　子瞻欲使高麗不行
卷第九 律詩 七首
顯之禪老許草庵見處
再用韻 參寥詩附　和游龍洞寄孫傳師 唱首參寥詩附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

上巳日詔賜宴集二首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次韻羅正之惠縣扇　寄題新息王令藏春塢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次韻王仲至侍郎
慶張君俞得子　寄題澄碧軒
寄張文潛　次韻裴君上向守二首
次韻向守登樓眺望二首　寄錢節
贈劉景文四首　荅龔深之
次裴仲謨　次曾存之
春日寓直懷參寥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荅閭求仁謝參寥彥温訪於墳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　次韻何子温
次韻宋履中謁大慶退食館中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和程給事藏賓閣黎化一之什
再賦流觴亭　燕觴亭
會蓬萊閣　次韻侍祠南郊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
寄少儀弟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 云云

送林次中奉使契丹二首
卷第十絶句
寄孫傳師著作　泗州東城晚望
戲雲龍山人二首　和圓通白衣閣二首唱首詩附
照閣　睡足寮寄震昺二弟
次韻參寥見別　與倪老伯輝宿九曲池有懷
春日五首　秋日三首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子由詩附
還自廣陵四首　元日立春三首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櫝槃亭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錢穆父詩附
辱錢尚書和詩送米錢穆父送米荅詩附
擬題織錦圖古詩附　晚出左掖
次韻蔡子駿瓊花　處州水南庵二絶
三月晦日偶題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絶
卷第十一絶句
四絶句　別牛司理
送酒與泗州張守　題郴陽道中古寺壁二絶
又別牛司理　和工部侍郎薪章
題金華山寺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頴叔唱首詩附

元祐三年召至京師五云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云云
輿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絶
夢中得此　寧浦書事
題務中壁間　題法海平闍黎
留別平闍黎
卷第十二進策
序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治勢下
卷第十三進策
安都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卷第十四進策
人材　法律上
法律下　論議上
論議下
卷第十五進策
官制上　官制下

財用上　財用下
卷第十六 進策
將帥　奇兵
辯士　謀主
卷第十七 進策
兵法　盜賊上
盜賊中　盜賊下
卷第十八 進策
邊防上　邊防中
邊防下
卷第十九 進論
鼂錯　韋元成
石慶　張安世
卷第二十 進論
李陵　司馬遷
李固　陳寔
卷第二十一 進論
袁紹　魯肅
諸葛亮　臧洪
王導　崔浩

卷第二十二 進論
王儉　韓愈
李泌　白敏中
李訓　王朴
卷第二十三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變化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卷第二十四 傳
浩氣傳
卷第二十五 傳說
陳佶傳　眇倡傳
魏景傳　汝水漲溢說
心說　二侯說
十二經合義
卷第二十六 表
賀坤成節表　賀興龍節表
代賀太皇太后受册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代賀明堂禮畢表
代賀皇太妃受册表　辭史官表

代斷守謝上表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代王丞事乞回授一官表
卷第二十七 表
代謝敕書獎諭表　代謝加勲封表
代賀元會表　代謝工部侍郎表
代中書舍人謝表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代南京謝上表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代謝曆日表
卷第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賀呂相公啓
賀蘇禮部啓　賀中書蘇舍人啓
謝程公闢啓　謝館職啓
賀崔學士啓　代賀呂司空啓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卷第二十九 啓
代賀王左丞啓　代賀胡右丞啓
代賀京西運判啓　賀京西運使啓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代賀蔡相公啓
代賀司馬相公啓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代賀錢學士啓　代賀提刑啓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代回呂吏部啓
代謝中書舍人啓　代賀運使啓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謝胡晉侯啓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卷第三十 簡
荅傅彬老簡　與蘇先生簡
與邵彥瞻簡　與孫莘老簡
與黃魯直簡　與蘇子由著作簡
與李德叟簡　與蘇黃州簡
與李樂天簡　與參寥簡
卷第三十一 文
祭先師文　祈晴文
祭馬通議文　弔鑄鐘文
遣瘧鬼文　祭洞庭文
謁宣聖文　告狄梁公文
告李太尉文　祭勾芒神文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謁嶽廟文
謁城隍文　祈晴文
謝晴文

卷第三十二 文疏
謝雨文　獲賊祭廟文
赦後省賽文　祭歐陽夫人文
祭韓康公文　祭酺神文
登第後醮謝青詞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正賜庫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二道
蔡州進生辰疏　神宗功德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寶林開堂疏
乾明開堂疏　醴泉開堂疏

卷第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　慶禪師塔銘
葛宣德墓銘　徐氏墓銘
虞氏墓銘　李氏墓銘
掩關銘　劉氏研銘
穎師研銘　瀘州任使君墓表

卷第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李潭漢馬圖贊
南都法寶一長老真贊
建隆慶和尚真贊　書王蠋後事
書輞川圖後　高無悔跋尾
裴秀才跋尾　錄壯愍劉公遺事

卷第三十五 跋
法帖通解序 漢章帝書 史籀李斯書 倉頡書 鍾繇書 仲尼書 衛索書
書晉賢圖後　書蘭亭叙後

卷第三十六 狀
鮮于子駿行狀　徐主簿行狀
蔡氏行狀　圓通禪師行狀
錄寶林事實　代蔡州進銀絹狀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代薦蔡奉議狀

卷第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上呂晦叔書
謝王學士書　謝曾子開書
與喬希聖論黄連書　與鮮于學士書
婚書

卷第三十八 記
御書手詔記　五百羅漢記
雪齋記　龍井記
龍井題名記 子瞻跋尾附　閒軒記
芝室記　祖氏先塋芝記
羅君生祠記　蔡州勑書獎諭記

游湯泉記

卷第三十九 序

俞紫芝字序　曹虢州序

逆旅詩序　揚州集序

會稽唱和詩序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送錢秀才序　王定國注論語序

集瑞圖序　送馮梓州序

卷第四十 哀挽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陳承事挽詞

永嘉縣君挽詞　曾子固哀詞

蔡氏哀詞　時宣義挽詞

中書侍郎挽詞　呂與叔挽詞

東平夫人挽章　開封李公挽章

孫莘老挽詞　陳用之挽詞四首

滕達道挽詞二首　自作挽詞

淮海集目錄

淮海後集目錄

卷第一 詩　秦觀 少游

進南郊慶成詩　幽眠

越王　隕星石

山陰阻淺　次韻參寥莘老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茶

茶臼　石魚

劉公幹　贈醫者鄒放

贈張潛道　荷花

酬曾逢原參寥見寄山陽作　吳興道中

無題二首　喜雨得城字

東城被盜得世字　夢伯收文公

送佛印　流觴亭

蓬萊閣　送羅正之提刑

卷第二 詩

秋夜病起懷端叔　送孫誠之尉北海

抱甕　讀列子

和顯之禪老　清夜

南池　和王定國

宿金山　別賈耘老
李端叔見寄次韻　陳令舉妙奴詩
自警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雪浪石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早春　赴杭倅至汴上作
無題　織錦圖五首

卷第三　詩

次韻孔彥常舍人賜書　次韻莘老
送陳大初道錄　贈蘇子瞻
次韻安州晚行寄傳師　題五柳亭
觀寶林塔張燈　還自湯泉十四韻
辯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次韻公闢蓬萊閣
次韻公闢閱角　寄公闢
呈公闢　奉和莘老
中秋致語　致政通議口號致語
口號　悼王子開五首

卷第四　詩

效與九首　擬淵明　擬孟郊　擬韋應物　擬李賀　擬太白
擬王摩詰　擬杜子美　擬杜牧之　擬白樂天

金山晚眺　病中
聞鴈　冬蚊
白馬寺晚泊　雪上感懷
和程給事贈虔通判六首　處州關題
春詞五首　秋詞二首
齊逸亭　春日
雪中寄丹元子　宿乾明方丈
新開湖送孫誠之　呈李公擇
落日馬上　次韻參寥三首
和[illegible]天慶賀秘監宅[illegible]首　和書觀妙庵
早春題僧舍　盆池釣翁
嘗酴醾有感　首夏

卷第五　雜文

代蘄州謝上表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埤成節功德文疏　代答范相公啓
賀孫中丞啓　賀吏部傅侍郎啓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賀門下呂僕射啓
謝穎州呂吏部啓　答丁彥良書
與許州范相公書　祭監稅主簿文

卷第六　雜文

雜説　通事説
變書　種變
時食　制居
化治　錢眼
鎖星　添梯
車　禱神
戎治　書丁彦良明堂議
録龍井辯才事　書王氏齋壁
題彭景山傳神　淮海閒居集序
清和先生傳　法雲長老然香會䟽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精騎集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狀

淮海後集目録

淮海居士長短句目録

卷上

望海潮四首　沁園春
水龍吟　八六子
風流子　夢揚州
雨中花　一叢花
鼓笛慢　促拍滿路花
長相思　滿庭芳三首
江城子三首　滿園花

卷中

迎春樂　鵲橋仙
菩薩蠻　减字木蘭花
木蘭花　畫堂春
千秋歲　踏莎行
蝶戀花　一落索
醜奴兒　南鄉子
醉桃源　河傳二首
浣溪沙五首　如夢令五首
阮郎歸四首　滿庭芳三首　桃源憶故人

卷下

調笑并詩十首　虞美人三首
點絳脣二首　品令二首
南歌子三首　臨江仙二首
好事近附東坡跋

淮海居士長短句目錄

浮山堰賦并引

秦觀　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祅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繄四瀆之吉醞兮寔脉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淼漫兮自桐柏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騖兮拉泗沂而左奔走獰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恩惠惡蕭衍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羌合脊於中央揵竹畚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袤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茫大隄屹乎如墉兮杞柳苑其成行展源深而支永兮雖暫遏而必通倏綜吼以奔潰兮與蒼蒼

而俱東若𪊲羣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遁[illegible]怒而噓蹶兮虎蛟冤而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孫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蜋怒臂以當車兮飛衛銜石而塡海惜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議夫無窮將蕘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囙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根潮波復故彌億年

黃樓賦 并引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脩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旣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

羞夫異日之或然兮復厭之以茲埤[illegible]將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儀儼雲鬟以侍御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遒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蹕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子瞻謝詩云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

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語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寄老庵賦

武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予時實從與見其事頗揚搉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娩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峰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却顧項王之亭龍盤虎踞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眞相二刹相望嵒欵寢中開四達修廊閭

從游子於焉相羊沉游茗飲樂未渠央西則構落之前
三井天出幽崖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庋有室解
衣入游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
集會魚鱉之所充斥芰菱蒲蘋葦毛鬚之富被及鄰國其
入居也則閉關却掃反聽收視内外既進與妙自會湛
乎若玉淵之澄楞然如槁木之癈其游也其居也無所
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
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
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
閔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
闌升車登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峰負深谷分埒引
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沸爲魚目
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涫
湧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
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
魄陰憤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
有常仁惠公而澳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
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疥瘍風筋痹血瘀滯沮之蹔
流阬幽憂之永脫以沐則瑕澤以類則膚悅其美流冗
浸指棄於溝壑者猶能灌溉稻之畦巳牛馬之瞷此又
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陰投
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
滋穴神瀵以流焦溪多習蔓之飾沸潭謝聲取之游其
餘酒星所發膠鹽是滋吸懷千金飲狂一國裹玉乳以
中涵積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
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
煙菲掩禱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
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聯然而笑曰善乎

麻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渾沸滂沱奮此泉兮
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子聰跋云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二子之所游與大唐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東氏山君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館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甚盛雖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汙使口云之士援筆書爲以爲亡國之餘辱數甚焉今高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辭遠不寓當世者所困而爲高人遠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武日明皇之累揚李祿山之汙泉豈如汙之然則幽遠辯陋之數亦非泉所病也泉固無所榮辱持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元貞元年十月五日

數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閑翅翮擢

俾夫能飛鶣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懽時引吭而
哀唳若對客而永嘆圃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
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
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
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
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
郡之人好其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
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章之可
常顧趣搖而自得逮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
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鷄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

階咫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嘆
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
野飲于清冷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
九臯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
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鑒以至誠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冑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
望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方
外施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坊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
汗未厭於穹廬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
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
乏校之方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
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
鞍以出若乘搞虎之驍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
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

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
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
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于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
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
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
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甚如此
則雖驍雄而必觭頓倒病以何長將苻秦南伐之師坐
投淝水新室待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剩者非

為將之良敢叹伐者非用兵之王況德善之身積宜福
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沉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門賜金雖盡給札尚存愧此散木繆為犧尊屬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咸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謫越鬼門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觀忽大明之生東釋因而北還醒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於至游內取足於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吉予以有年黍稷賁乎盈疇止有弊廬泛有扁舟濯予足兮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胷中之滯礙耿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桔槔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洒掃從稚子而耘耔修杜康之廢祠補由庚之亡詩為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淮海集卷第一

淮海集卷第二 古詩

秦觀 少游

泊吳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闉關然美栖止卞山直兮聳茗水相依倚霜檜鬱蒼蒼海棕鮮薿薿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晷溪光忽蕩漾天色蘸蒲葦緒風傳晝梵壁月窺夜禮湧雲彗層空規荷鑑幽沚艅艎烟際下鐘磬林端起贅牙戲清深嵚崟撲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

三老堂 趙少師 張少保 趙溫叔

堂堂三元老榮發冠儒匹蹇諤橫秋霜高明麗朝日竝道謁溫宣連科收甲乙東南莫藩服西北馳使驛解鞅環堵安寔憤禮義屈群蔥攝譽欻衆廢起咄叱至今領壓地謳吟遍邇華出入雖異途歸潔固如一晚厭方内遊把袂訪閒逸雲鑾慶安車風川馭飛鵠獻酬埃壒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頹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繪貞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廱禮寂滅麟閣重蕭關琹茲焉出氏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燎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竿籟青
春抱情能脫略無范蔡晚營三徑貪百里聊乘鶯扁舟
歲欲徂古剎夜仍丈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
薄起蹂籟衆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夕霏即事
遠興託撫己幽思微超搖弄柔翰徙倚絃金徽美人邈
雲眇恋領固有違丹青儻不渝與子同裳衣

送僧歸遂州

寳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炯圓彩飄
零鄉縣異晼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烟露

司馬遷 分韻得海字

子長少不覊發軔徧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
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
青簡上文彩炳金雘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
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踈略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參天老木相樛枝藤蔓空怪石銜青漪兩猿上下一旁掛
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蘙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
下有兩獐從兩兒花殘草闊令春歸[illegible]毫精湖海推

[illegible]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
金錢百萬酒千鷗荊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棄為垂
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榛蓁羽革分毫釐
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間重借披

夜坐懷華老司諫 次韻參寥

六合寥寥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漫不休
青鬓素顏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邅迴氣血未衰心已艾
北渡長淮霜入鬓南窺禹穴塵生袂日鑿一竅渾沌死
雖有餘風終破碎回車復路可無緣三問道人三不對

荅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
歎息清風人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崙日傾注
葱蘢曉景破新花蹭蹬老拳搶脫兔身勤事左竟何成
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驢星星滄海頭強學禪那尉遲暮
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間
經卷酒巵隨所遇人生迂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
著書準易空自疲服藥求仙良亦悞北風老矣無能為
行看黃鸝語飛絮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筆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寧

西湖環岸皆招提樓閣晦明如臥披保寧復在最佳處

水光四合無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蒔有海月相因依
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沼
天然不受緇塵撲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覩飛鳥
冠切雲兮佩玉難上人顔之真等閑應緣聊入人間世
興盡却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剡令仲父官東越
行挽秋風入剡溪爲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夢

鵾雞鳴時衆芳歇華堂夢斷音容絶風鶯王露不成圓
一夜芙蕖泣秋月金紋捍面紫檀槽曾抱花前送酒船
庾郎江令費珠璧小研紅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今人瘦

忍看翳塵昏錦綬楚水悠悠東不西上天破鑑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御勝復存
是爲萬物疾病原蹇寒空陂遊寬瑰蒔此法術成軒轅
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宿不可捫時遷聖徂遂幽昏
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槩期明論世無妙質孰與言
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 分韻得郎字

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孝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
且與聱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闕輔擾擾猶弓刀

首鼠不聞易五羖三士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戴行事
俛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
猗玗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猱紅顔白骨付清醥
一官於我眞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
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記夢荅劉全美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闉登古原
草木縈天帶流水千夫荷鍤開久殯前有一人狀瓌偉
素冠長跪烝酒殽云是劉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
人境晦明秋色裏既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移汗如洗

昔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
閉戶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月下吹簫聊爾耳
洗眼看君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

田居四首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爲黍呼兒隨掩門犁
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簪髩根零色
被宵露春空正鮮繁辛夷茂横早錦雉嬌空園少壯已
雲趨伶傳尚鵾蹲解黄經雨潤騎馬從風村落次第
集隅勝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入夏桑柘稠陰陰翳墟落衙衙來包登場餘蚕猶占箔隆

曉砥層陰霽霧收遠岸雌蜺臥淪漪鮮飈泛葉薄林深
鳥更鳴水漫魚知樂飆老獸煩歎解衣裘槃礴蓬樹濯
涼颸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訖倒筒備青
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輸絹租鄰兒亦入城郭
青我蒔青秧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巳復穎星者遲
暮曷昏晨搖落多砧杵村迴少過從客來旋炊黍與發
即杖藜未宜先處所寨叢涉淺瀨矯首没孤羽蔟祠土
鼓悲野埭鵰雞舞雉子隨販夫老翁拜巫女辛勤（一作艱難）稼穡
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一作怠）催科吏旁午
嚴冬百草枯鄰曲當休暇土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寥

寥場圃空跕跕烏鳶下孫榜傍橫塘喧春起旁舍田家
重農隙翁媼相邀近班坐釀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
旨蓄竹筋着雞豚飲酣爭獻酬語闌或悲咤悠悠燈火
暗剌剌風颼射客散靜柴門星簷耿寒夜（宮疑作富）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洪流經營太行根盛德不終晦發為清濟源斯
堂瀕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奔脩竹
帶藩籬百禽鳴朝暾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
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昔供奉亟進逆耳言天子色為
動群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溫出處士所重

其微雖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
當供洒掃匏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没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彰夫秋懷十首（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為韻）

驅車陟高丘却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
門壯下屬清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皐禹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
各不相可往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昔者曾中書門戶實雖嚴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濫經

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憺
渤海有巨鼇其顛冠崖巘宿昔嘗小抃八紘相盪摩忽
遭龍伯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崑崙河
蝮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卹在軀幹西
羌沙鹵地置戍或煩漢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筭
湯湯辟廱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三萬餘來
者轉相祖詞林日凋疎稍喜續溪令入校天祿書
匠氏構明堂百材入斤斧儻非豫章棟冗長亦焉取英
英范與蘇（范守蘇師）器識兼文武胡為先一州不用作霖雨
慄彼高句驪來修裔夷職天都富如海勞收送滄溟軸

艫尾相銜遠近因供億止沸當絶薪揚湯百無益
祖宗畢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利爲之無雖
有仲舒錯或横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
邢侯秋卧病揮毫見深衷賚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
爲兒女姿頗形四方風蜀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淮海集卷第二

淮海集卷第三

秦觀 少游

春日雜興十首

飄忽晨飇徂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
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褰帷眷霧横岸幘雲峰度林影
翳葱蒨池光染衣屨參差花鳥期蹭蹬琴觴趣撫事動
幽尋感時遺近慕秣馬責巾車行行不周路
結髮謝外好偃仰希前修挾江海志恥爲升斗謀歔
歷難刻畫賤貧多豐茂發軔背伊闕解驂憩邗溝丹鉛
費永晷翺翔窮深愁壁月臨靡靡攏珠星絡梧楸泯泯渠
水馳胥花霧浮浮子悵何許撫膺徒離憂
瀰瀰故邑井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潔莫服更幽閑志
士恥羽植卷跡甘飢寒佳辰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途
眇回遷經旋曠音塵豈不慕哀馬詭得非所安蹕晁多
怵迫纆勘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
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峰天雞一號叫劍戟明遥空谿
谷相徑復深林杳叢蒙猿吟虎豹嘯雲氣迷西東中有
遯世士超然闊孫蹤被蘭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鍜吸
沆瀣朝琴度青蒼擧星友元氣巢許安可同俛眄區中
人飛埃集毛鋒問津或不繆從子游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姿抱影守單樓含睇理哀彈
意一何切所歡邈雲漢從然事膏沐孰與佀眷旦微誠
浪自持嘉月忽復晏巧轉度虛櫺飛紅觸幽帳感歲芳
草滋夜夜明星爛合并會有時索居不必歎
寢齊僕文史駕言從遨游飈風舉遙溆規　麗清漪含
桃李朱實杜若懷芳滋娉婷翡翠隨園囿文舫馳明霞
亦遠矚衆禽攬離思綿草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閒紹
輪缺章複多路岐信美雖文佇歸歟從所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間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
金具飲啜百金雇吹彈纜並羅廣席當頭舞文竿鮮粧

耀滚酒釆繳生風闌燈燭猶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
佀歇轉眄如飛鴻豐盈負孤顧離離衢永歡山鳥窺茗
飲席花突蹤殘盡衣捐初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窽破
破崗嶂橫決決春溜漾鳥蹄交狹邪車轂錯平坦士女
竟芳辰會屬落修竿依微認睇笑淩沒見纖短停吹歘
泯滅耽耽復空館蠹物信所珍顧恨知音罕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霧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托梓時
徂鷹化鳩地遷橘爲枳獨有美門生後天猶然一作不死
藐籍燔祖謙刊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語侗一作出相望楊

馬探宏綱韓柳激頹浪　廷安妙謳吟風槩亦超放王繩
帶華月艷艷青冥上奕　世希末光經綍得無妄見曹獨
何事詆斥幾羅摘藩原心　白誣猥欲私所尚蝗蝻拒飛
轍精衛填溟渤咄咄徒羅爲東海困無恙鷦鷯日彫滅
黃口紛冗長投袂騁層霄茲懷誰與亮

和孫華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清輟
棹得佳觀湖天繞朱甍信美無與娛濁醪聊自傾北眺
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古邗溝滄波帶蕪城村墟翳
茅竹孤烟起晨昏簷間鳥聲落客子念當行攬衣視日

景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孫華老倡淮海無林立嶹
千里平一渠閑防猜吻色歎不清尤倡言穿桑北戶
延未應落捕十枸落蒙得河漢饒平胡杳無涯甚春
汝生結成生已晚不見美蓉城何想紫芙盤明珠出新
來平生有蹤南一舟何宇行遇勝輒值塞霜觸刷澄明
可詩齒牙谿鯨猶弟家黃曾貞和謝公所箐球未
歎苗池平蘇州來賦詩肯處秋氣清結攝壇空唱湖光
手撼堯雄斗天可南其下百讀所具宮庭明月含滿庵
詩生築笋淮海間風烟浸十城藉篇吹木未良皮帶危
我抄搖落霜青見魚有白鷗遠裳回得我若眼明
佳人歸何時解表遠庙榮子隨詩落帆謝公者日
聊東西可城亭得心照舊景舍篇淮學從斗與牛錯若
仙南覺老惜如宿昔一笑意已讀新詩出故人暮事疑
前生昔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酒得意不忍
未知聞擅俊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扶新艶壘稿中朝
道此成我言長篇豐葉子由詩舟未得解坐
詩兩閒平兩水汁人屈野寺爲我有昔游有遠詠棕墨
存高堯故人猶來來一時維與傾林屋吹微雲暮寒依
月生前望邪清路卻指缺蜜賊芋荼卜歧地江水侯晨

然詩關東城有華屯丈共行煎炒力不足隨約些忽明
叟爲歸辦計究竟老僧榮 張琬丹 雖身得立事堂
遠天四千晴日暉暉欺曉風冷冷清危亭下賊野曾閒
高達尭起坐斗與牛虛角相奔傾往來誰百年今昔我
平生無盡何所寓臺上多化域眞貫慶影死帝似下為
京吐哉應有止老衰將安行中寘相于窓文室看月明
此處見叢條貓然實安禁 纖苗曳詩我登甘泉嫌
所向殊未下舟行汙地中頓失江胡清蛙聲亂僧唄鴉
爾時市菟意同伯曾死苟與衞士館開池種白蓮壘石
凝三生猜庵南斗據其違其斗城設我獄鶴供報之白
華亰三年線鑄交萬里象健行秋風膾首
至蕃日淮南明寄言謝士七慎勿慕官榮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如浪春暖履冰橋勢緩剩垂不散
聲乾葉下條雨中滬點沒流水風裏絲雲鋪遠霄虛飄
飄此時光影猶堅牢 曾直習到地如起虛飄浸成橋入虛飄夢雲飄花千疊飛遊不
空然萬象盡樓百天地滄海為字一行書終貫虛飄飄
此人生命猶堅牢 子瞻和虛飄飄虛飄飄畫落妹
結網重虛影飛塵橫雨抬書虛飄風柳玲殘點
見紅日星貞餘光揖君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和游金山 和子由同方賦

江流會揚子洶洶東南騖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
鍾食萬指金牓棲于柱夜庭游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
猿鳥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橫古今濤波閱晨暮三州氣
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間此勝知誰聚念昔翅精
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羹甦芽妙與入芳醪
眞境在芸徑別來星暑逾寤寐經從處忽蒙珠璧投予
與雲癡遇幽光烱肝肺㞐 氣森庭戶覺中多滯念方外

饒奇趣寄詩山阿人泠然行復[illegible]詩 時身揚州遊金山子由望金山嘿
憑大如憤城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壓山小面面
曰蒼石虛樓三百間江壓江湖向清風歛霧號曰曬
金岩直偃魚龍居似有鬼神役我行有程度砂去空自
惜風吹度江水山僧年方食疲闢先我心茅鼓飽我喧
平生足游初壯觀此云經纖塵不奉誰安海門復誰植東
南惫隱見遇與此山足兹遊鐵不遂冴悵幕府客歸時
日已暮正值江月黑顧視天水同奇勝丹坐恐星斗濕使君何
時羅登覽不可失 子由同奇膝丹遊金山子由狂詩卒
章有使君何特羅登覽不可失之句因一維一首子駿
遠萊三神山橫絕巨靈背營栖海水動一峯夫所在飛
來大江心盤礴幾千載化爲金仙居龍象錯朱晨風昔
雙山水江湖不費忘君前成詩竹鮑繫古維揚隱狀勝
泡境日已暮相望不意二君子招攜一筆帆高笋蹤雪
傍關曳曙須溺朝來隱天地萬里卷白浪疲清宵漢淨
巫迷下上更深月正中山影沓無象蚊翳四面穴形
勢三州壯馳縋韆鶡舟青珠莫狀蘇侯韻高遠邵子
雅麴尙奇觀極邊幽尋幽才放浮生閒流水清話送
方丈畢景遊言歸侵星招兩榮武功貞好竟落筆場珠

或持語淮南守茲遊不可遺君恩
早晚東南下一棹扁舟信所之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
差水石瘦窅窕房櫳深清磬發疎箔妙香橫素襟復登
窣堵波環回矚嶔崟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飈動
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滌清漣牢愁洗芳斟揮毫訂往
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 子瞻詩云肩輿任所適遇
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
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
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沉既可喜曠蕩亦所
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寐
孤燈同夜禪

寄陳季常

一鈞五十悟始且任公釣揭竿趣淮瀆興與阿公同調先
生本西蜀俠氣見英妙衣膝卅間兒細點似黃雞侍童
雙擢玉驊發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平生携
手好十七登廊廟小生相吏耶徒枉尺書召暮年更折
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雛幅巾對沈燎冷冷屋外泉
兀兀原頭坐欲知山中樂萬古同一笑

淮海集卷第三

秦觀 少游

同子瞻賦游惠山三首 其一 土武陵韻 其二 賓群韻 其三 未宿韻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團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
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消消

續清溜滑霏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

史君厭機械所興惟散人顧慙蒹葭陋緣倚瓊枝新上
于青磯磯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
人間世鳥蛻閟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複重邈然閟深樾九龍吐清冷瀧瀧曾未絕嚚
岳馳千里真珠猶不滅況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
厭想消散策佳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繼前轍 予聞云 余昔爲

殁錦柱來細錫來寄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
安高郵奉少游執僧參家同至覺慈士王陵實群來
宿所賦詩雲其詩有篇畫然有出塵之姿進一用其韻各
賦書裹至年過覺來雙步着還將塵土足一步清蕭
空僧窺松甚幽仰見幽絲閑烟猷所閒已作永王光
崖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寡靈不適山寂雨不羆人盡黃松桂清滑菜葉芭鞋新嘉
我二三子於此寂無人諸進豈疎音清句仍絕塵乎古
成慕史疾識歌小哭哀哉扶風子靜與畢許鄰鼓火
贊山泉煮茶遊林間明名須菜露色味兩奇絕吾生眠
食耳一飽萬想一滅頗笑玉川子飢寒三百月豈如山中
人睡起山花發一瓶頗與共門外無來轍參寥同臧
山煙弄成漠山木含慈芽榮舟傍過岸理策臥虛堂開
遣晴鶯嬌嬌如翔翔下覃平田流灣鷺乎日光青瑩
解初韓洪雨開書三云道前途真實宜易志松門
憎朝雨收煙無行人忽穿一徑清來罄以嶽增泉救

和岳照眼光鏵鏵史君美無度卓犖遠鄰[illegible]
識笑賓客變何憐[illegible]尹[illegible]霞吞[illegible]
來虎眼[illegible]舉[illegible]賓[illegible]客爲[illegible]更[illegible]
號[illegible]亦未滅送我[illegible]目光[illegible]明月在[illegible]
烟塵中發珠[illegible]
中又蓬萊[illegible]

馬上口占二首

向晨結束爭長途刊風刮面氷在鬚岡窮得水馬不進
霧暗失道人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輓車
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縣增煩紆
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萼猶含鬚田家往往事游獵
追逐狐兔相號呼微茫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
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陌多縈紆

別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
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
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
便憶鱸魚訪洞庭其閒不獨庭中秀松栢仍當雪後青
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
河東鸑鷟今纔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已南能幾人
八磚學士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
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

子瞻詩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合百年真將軍百
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illegible]

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爲憐一樹傍寒溪
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
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
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
天分四時不相貸孫芳轉盻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
亂插繁華向晴昊

參寥詩[illegible]

臨和參寥詩化工未識蘇群芳先向梅花一倒江南無雪春應生意散此除熱惆風清月皆無人見靜自起最鍾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林瓊枝照清好山道人心似木取淨空無可攀故將妙語寄多情賡撥欲窮東坡老東坡冒氣隋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風長條殘萼英忍飢未忍呼穹昊子由和少游詩云老夫毛骨已周羸懲見采寧推俯倒怨懷縣客賦寒梅歲物傷春門悽悒江邊不識北風勁墻頭知有南枝早未溯素質夜光明年落清香更好隋家小婦學視歎唯有長看掃踪芳已興飛霰鼓結子仍先百花開老媚昔遺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蓍作攀芬畑芸昊子由和參寥詩讀君古木休羨自嬌西江飲盡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為喚語長篇空自憐萬斛千零無長嘆一枝獨當詩先早拾香不足持湮污尋常史詩真味好道人遇物一有得反竹相識唱自掃詩知音安了不妨今我至今思一聽老妙明真覺昔未識但向聞處寫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異竟會能亂清昊

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爲將門列戰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
祖實起家先君始縫掖議郎爲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
以及汝二通桂堂籍汝弱不好弄文章有新格久從先
生游術業良未測武林一都會山水富南國下有賢别
駕上有明方伯千將入砥礪騏驥就銜勒勿矜孔鸞姿
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辨才雖物化參
寥猶夙昔投閒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别離老去
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惘意不懌道山雖云佳久寓有
飢色功名已絶意政若婚嫁迫終從大人議税駕邗溝
洲追蹤漢兩疏父子老阡陌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長朔風蹙我關獨寶慄豈不知凛冽爲自中山來端
叔天下士淹留蹇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
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兒
戲念今日已成死著書如結鞭聊以忘憂耳騷騷歲適
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爲念君遠行役
中夜五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淮海集卷第四

秦觀　少游

贈蹇法師冲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倦遊聖姑但未見東識蹇
論方士鬼物充服役揭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
蒼陂囚且釋是事何足云聊爾恤艱厄方從馬
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得度世造化為莫逆子亦江海
人名官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虎去蔡叢採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詘信實繫天下事念
昔元豐間公初謫南荊記詞帝湘水間者為心醉踰年
臉且還國老起相繼除公守襄陽七始有生意茲焉歸
法從乃是朝廷許在公何足云書自業本餘棄掖垣芙花
本入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
觀世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枘不苟鑿交親指為狂末
路辱公知賜出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
雖奧區校官寔始張觧鞅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
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適在食貧萬里猶比
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修好以為常

南京妙峯亭　王勝之所作蘇子瞻已題名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鈴結搆得崇丘蕭然瞰清洛是
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飲投
一何富玉椀金刀錯新牓揭中楹見遠託揭來訪
隙迹物色屬搖落人煙隔覓爲田帶城郭紅葉隕風
檐砂碑卷飛鐘青陵獨汝森自若人生如詩奕
得喪難前約金控髑巳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
蟠入階闥深微涵奪莽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縣喜氣
鬱磅礴公乎數登覽孔行矣翔寥廓

次韻李酬丹元先生

金華牧羊客來作牧羊兒一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
景入妙解元氣含煙詞憐我鬢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觧
冠上纓一濯今風漪攝身列缺外倒躡蛇蜒鬐維手錯
明珠琫鋋欽脩眉真游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謨

君才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廈屋成不見斧斤迹厚
為諸兒奉自喜願云裔三生陽元宗薄俗有慚色汝南
古佳郡月旦評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蛇蜴短簿髯
參軍喜怒移頑刻正平寧獲免寔我文舉力念公多乖
隔憂畏如紡績恥為兒女仁到此涙橫臆熙朝大烹飪
賢者不家食朝為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

欲爲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謁閣連理松託根黄麻城枝枝相鈎帶葉葉同死生雖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滿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黄次公鑒裁有精詣勞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華風俗弊太守前已

聞粟帛餞見賜奈何少年子輒劾督郵事道旁賢哲竊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閑散室若僧坊靜北窗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時得名酒亭午猶中聖醒來何事弄筆賦秋興焉知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黄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鬧啾啾竟誰聞議郎盛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冷於水齏鹽度朝曛閒嘗相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一樽酒誰與通殷勤大梁多豪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黄叔度鬢毛今白紛

題騕褭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風翦森濯磊鞍銜不施韁復脫傍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壑滅天寒日暮抱饑渴驤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入恍惚東門京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玉臺閶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千里

焉用逐風追電爲

和東坡紅鞓帶

君不見相如容身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奴一朝奉指使筰莋駟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寄食耕卜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飽經術期作侍中司御筵老披青衫更矍鑠上馬不用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恥將詩禮撰紹繻縣知百年事已定却笑列仙形甚臞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人叫呼想見紅圍照白鬚頹然醉卧文君壚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峯何其高峯高氣尤清念昔秋從老從公峯下行古
木上參天哀禽報新晴脩途雲外轉樵棐風中零曠黑
度伊水眇然古今情黎明出龍門山川恭難名信美非
吾土顧瞻懷楚辭美人天一方傷哉誰日成黄綬我聊
爾白鷗公勿驚糟醨可餔啜古人忌偏醒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黄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頹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
藤蔓纏身蘚封口常隨白鶴亦飛去但有衣冠同不朽
異物終爲賢俊得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楊公香案吏
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
天寰之間無定論磨母望夫天所誘殺城或與子房期
西域更爲陳那吼我疑黄冠反見玩若此堅頑定醒否
何當一笑凌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絶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卧龍一峯稱最奇
逶迤清漪如帶束鏡水春生鴨尾銜稽山日暮猿聲續
三休上輿蓬萊接登眺使人貪寵辱我昔東遊觀禹穴
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寶鳳日日遭鞭扑
僧坊畫壁閲幾徧神妙難忘獨金西李華大月夢斷已十年
又見春風煮湯粥苧羅若耶固依舊可憐雲月誰追逐

故人淡泊出天性鴟鵂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莞庫
還同市門隱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

飲酒詩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爲消隕況乃百憂身惜
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
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容間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嘬罌嘬且復醒既
鑿渾沌氏遂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 一作

雷觴淡如水經年不濡脣愛有擾龍系爲造英靈春英
靈韻甚高蕭蕭難爲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艇齋 并序

予以史校史領倅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彦良於陳留嘗
會丁君彦良年少氣傷誦詩文亹亹不休動有過人語
又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爲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間一舟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
君城郭居左右君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
不釣今所得孔與顔不然如兩祖跨鶴出雲寰

和梁仲謨放兔行

兔飢食山谷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玼焉用苦求索夫

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
無足悲所恥敗頭顱敢期揮金遇俠傑無難色雖乖儁
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
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岱麓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
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睿藏山舟夜半輸有力眉
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賦秋興白愛頗姑息聞諸古
笠乾毛髮因地得數我反其本晝夜得而食妙年兆可
鑒炯若鵜羽戢映梳漸蕭蕭變化了無際所以梵志云
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兒失信美如容兒終
輸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淮海集卷第五

淮海集卷第六　古詩

秦觀　少游

覿覯二弟作小室請書曾直名曰寄寂作此寄
之用孫子實韻二首

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閔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擲士
生當自量天道平如准汝兄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
亦無絃何心尚求軫客來欲頹玉大白輒滿引官長既
屢置諸生亦時瞰一口吸西江玄哉居士蘊歲寒知蒼
松只今識升禪夢想八九椽森然羅玉筍 次韻少游萍宦微吏雲

李氏或招問此分曾中秋萬物既被纖責[illegible]偶知名草生非近人才難不易得吉大略細謹士生平洪發天地如雲斜飜全遠車轅井下知綆引鼎甘呼雨食欲寄秦[illegible]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泫泫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
一一飛鶴若驚鳳先葺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
玉觴嚴令肅衣冠金縷哀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
習習暖風吹鳥哢何處高帆落文鷁誰家駿馬嘶征鞚
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
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
祥符相公實曾祖庭列三槐多伯仲承明厭直出荊州

轉守此郡行大冉此郡去人遭人五人呈掛揚歸引埃
兎園事迹化黃埃甫令文雅㠯長慟細隨往王東桂轉
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
亭下數崎淮海客末路逢公詩酒共一樽明日難重持
豈恤官期後芒種今年氣候頗云早夭矯梅花春欲縱
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反初

昔年淮海未邂逅安期生記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匪
中緣未斷方外道難成一落世間綱五十換嘉平夜參
半不寐披衣涕縱橫哉當反初服仍先謝簪紱晦陽

之阿餔餟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氣并陟降三境
中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續金滿錫嘉名取光洞寥廓
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氣絕相空復情

寄華藏法魚糟蟹 寄子婿

鮮鯽經年漬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後世辛茸莩滑於酥
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卵累累何足道飣餖盤餐亦時欲
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爲旨蓄魚歸溫涪酥痿遠宜
山藪溪毛倒蒙錄輕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樂縻

精思

精思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遲如桴笑
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僊者
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一杯放懷暖如春遂朝玉
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斥今自新雲霄難遠
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實何人

送揚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眞寓直幽掖垣滄洲長入夢廣
陵一都會廚酒萬斯甕毋歎闕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
蘇臺節論鬱縉紳共翻太美泉石汔可小嬉弄忽忽治
行李草草別賓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庸衆梅花發春
端百卉日與動公等行復及臺閣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化鵠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太天無數壽嘉
禾穗盈車珠玉炯成林天飈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
四百門宮譙雲氣侵闕然竹使符難矣斬登臨羣仙來
按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太免反室歲已深親朋喜我
來感歎或宴禮塵寰君勿悲殊勝巢蟻岑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汨著未能休步雲之閣忽我投
便見冰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閩甌無風萬壑松颼颼
步雲之人入品優御風與寂真其儔仙人乘槎凌斗牛

回環十見天星周猿鶴忽驚空蕙帳周家正要磻溪望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鬱數十一葉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摶風出北溟之無分禨褖詩禮學趨庭妙質珠遺海高材刃發硎亟更芸閣秘屢直瑣闈青史筆開凡例綸言正緯經文昌頻良犢京兆屢空囹遂掇學綱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電文鋒燦斗星乞閑辭允滿分逸下青冥騎引雙朱服腰橫萬寶釘明峯春靄靄汝水暮泠泠散策花間徑揮犀水上亭壺觴延墨客燈燭按歌伶周袞歸公旦商巖夢武丁久閑虛揆席佇見返星扃別數分陽考重鑴宋文銘巍然新室上求作世巖形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遺將何爲跟蹌劣於行槃然抱渴饑主人恩義易勿爲升斗費黽勉不肯去猶若戀藩籬昏膽意得逞耳庖在須斯糟糠困非意脉矢同一肝念昔初得寵青韉纏毯絲飼養僕飲飽動止常相隨胡去不終始委逐在蒙遲犬死不足道固爲主人悲

贈女冠暢師

纖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裊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

回不知何處是塵俗霧閣雲窗久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和子瞻雙石

天鏡海濱石鬱若龜毛綠信爲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峨下空洞鼎張彭耳腹雙峯照清漣春眉鏡中蹙疑經女媧鍊或入金華牧鑪熏充雲氣研滴富川瀆尤物足移人不必珠與玉道旁初無異崔將疑虎伏支機亦何據但出君平卜奇礓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作陳郡令吼震山谷一拳既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陁仙人遺句曲惟詩落人間如傳置郵速

徐得之閒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身勤事左無所遭綠水五校已暑膽黑衣三衛羞徒勞歸來故山便卜築脫棄萬事輕鴻毛樓前涸水湫哀玉傍舍老樹藏飛猱山蔬何用娩梁肉鶴氅未必勸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雷陽書事

駱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用史巫紛若紘歌舞薦豚奴主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爲居人朝送殤出

郭拔莽蒼磨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此去尚應遠東門已如雲蚩
氓託絲布相就通慇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海康書事十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灌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籬
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鉏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黄甘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
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鶗鴂何關汝
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嶔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鑪
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鷦鷯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栢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
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粤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
裙脚不襪臭味猨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撾祭鼓城郭為沸動雖
非堯眉須自我先人用大笑荊楚人嘉平獵雲夢
粲粲蠶麼勒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玉盌開素手那
知蒼梧野葉買同芻狗荊山玉抵鵲此事緣來久
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絹與晉縞取具舶舡客一
朝南風發家室相怵迫平賈罄所藏倍稱遲君息

一雨復一暘蒼茫颶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為顛蹶云
何大堤霓乃爾不可遏黎明衆殼虛白日麗空闊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蜑云今累年閑豈
無明月珍轉徙溟渤間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疇昔了然不緇磷寄
食平進官植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
一日無此君眞可人

游仙二首

服形百神朝刳心萬緣羣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歲

為汗漫游八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累累起邱墳向來
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
霄間玄圃枕崑崙緗縻花人衣蒼蘚誰與捫
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
虎傷天端馬龜伏以翔朝元紫微上所覩浩難量寶網
結萬珠參伍相煜煌花品不知數妙英拆幽房宮殿隱
人身處處輒清涼危髻擢貞玉高謝人間粧二三古鬟
眉冠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
百毛發靈香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野君游世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
杖安可期寄書囑加飧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
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文多暇玄談到羲軒孰云笭
簪小史音垂後昆匪性以舊聞抵捂良可刋比枉病中
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閒晤對不知夕
歸途斗星斂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
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直如絃

送喬希聖

鵾翔蓬蒿非所悲鵰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
回頭總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
三千冠珮醉明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
但見荒冢煙蕪迷又思原憲居魯門戶東西閉環堵
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胸襟輕禹如今寂寞已成塵
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間如此令人哀我
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悅
如陣平野萬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煙中
漁唱起鳥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斗覺眾南壯太史主
文盟譜家盡詩將超摭外形骸語笑供頡頏嬋娟[illegible]

[illegible]剩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子瞻得風字 [illegible]）

來將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下送客今朝西
風[illegible]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
此意凝看剎勝萬頃紅二子緣詩老更前人留與無
是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擘岸風人[illegible]
三點慣天教我輩一詩詞知君欲息長無[illegible]送[illegible]
尾貫紅參寥得岸停[illegible]斂[illegible]時長虹吳會[illegible][illegible]
連觀萬頃放目失根岸[illegible][illegible]
將落[illegible]勝事無書且城倒景射通山青螺野空[illegible]
清賞劇若春冰泮安得[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空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
受九垓從公游汗漫[illegible]

淮海集卷第六

淮海集卷第七　律詩五言七言

秦　觀　少游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枻溪行耳目醒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荇重深翠煙山疊亂青路迴逢短榜岸斷點孤汀叢薄開羅帳漪漪寫鏡屏踈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箵遠叙依微見哀猱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蓂何時燃蜜炬復聽閤前鈴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滿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古堠天連鴈荒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煙浮 子由詩 細雨春蕪色微風靜閑來勞生兩崖背生計一扁舟飲食瞻星宿封疆入斗牛通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惟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星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擇覆森寒栢名聲耿夜蟾轂彈鸝鶚健治劇鶻鷂使者旌旄易將軍印綬沃鶯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鈐錫寵郎官被彤垂太守襜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誅姦或鑄鏌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霑歡聲連北固壽邑亘東漸闢句充文几奇香切玉儒簪紳五福具壽祖四難兼賤子直殊幸清標獲屢瞻謾誤家雕朽木猥屏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滯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輦下春晴

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經旬辜酒伴猶未獻長楊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夢欹欠墮危芳蛛網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首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客餔飡就梵坊未論朝市子斗酒衎西汸年華行已老林莽尚蒼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浸鹿場人風遠城市鐘梵近僧坊尤夏來投老心應愧史芳 莘老詩 川谷翠微天作正疑蓬萊何不遠家來分自然湯茂宰新休政道人懷淨坊況如登十地熱檻領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次莘老韻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晚憩孤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與帶路空檻閣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絕唱[illegible]

折拗相從此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波痕隔
消檀欒密當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超浮末斯人獨好脩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王
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二首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曛楚
雉思秋對鞲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笳
動朱樓曉參横粉堞秋更拚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答米元章

嗜好清經濟周旋絲有文揮毫七春在手點墳海生雲花
鳥空撩我尊盧正屬君惟應讀唯睨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鷲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
箔簷花動抄書燭燼零非關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蔣頴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 二十六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宗開王安臣開守昌明盛
掩秦諸時雄逾漢兩京垣横天上紫洲露海中瀛萬帝
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旗夷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脩

禋祀于時保利耳指梁世未幾陳家詔重營衡帝金繪
出慈聞眾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文屬鴻生玉刻黃庭印
金書秘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間靜瓊
枝物外榮聲禋承帝祉肆青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
不計程近瞻聞磬嘗時或見旌旌海嶽朝儀闕星辰集
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圜丘報長於至日
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聲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
慶增黃帝系詩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
行博山氣風卷步虛聲符貺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
興法從可見泰階平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背鳥知還老
境行將及山書讀未閑因君歌鳳過適昔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
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寄聲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部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閑南頗滯留弊袍披樵葉瘦馬元扁舟藥
餌過三伏丈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歷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潤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
蕩漾蘋起伏尋常雪融江河霜練靜沮沼玉奩空魚[illegible]
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辟水還迎仗
雁月穿衣不亂行風動四更將遺子禮行三舍遂賓王
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閤求仁處樂亭三首 前二首早老

禪房幽構徑縈環噪鵲鳴鳩盡自閑閑覺凡冥濛超物表
畫圖髣髴見林間寒巖雲吐池中月岸情天橫竹外山

秋興已闌成麗句扳興時此慰愁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閑亭待勝遊脩竹回環扶碧瓦
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鶗鴂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
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韋游
誰搆新亭近琴徽似教陶令押天機池光引月來窗牖
竹影驟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斝無絃聊自拂金徽
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為登臨掛鬱陶遠斷草枯時節晚
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大刀

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駁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
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
靈崖溯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灑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
不將餘論挂壓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
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彊吹毛

題湯泉二首

滿斛泠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

神漢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為除病惱跋陀仍已獲圓通
馬歸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迮翁 湯泉有迮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
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為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
浣腸濯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户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綺疏藏混沌
葛巾藜杖造虛無[illegible]閑居士天花室[illegible]仙人白玉壺
遐想更行見鶩散沉煙一穗[illegible]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illegible]

繚繞雲巒飲盡頭灑然華構引飛流朱盤斂盡閑水芍
碧甃縈紆走玉虬毛骨漸驚超濁界風煙渾覺變清秋
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卧龍西畔北池頭水擘華堂瑟瑟流幾曲將旋盤翠帶
一峯孤秀浴蒼虬青叢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爽入秋
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遍尋蕭洒興無窮樓臺特起宜風外
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還玉松分八面翠成宮
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闕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苺徑翠依屏上轉
藕花紅繞鑑中開鶴銜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
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
三年楮葉刻成遲驕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飢
尚賴故人遥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沉衣冠常若寄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
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巳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

美人綠綺傾瑤贈吳致南僉瑨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直覺百端慵閑斥僧坊爲有功地撤藩籬僧界淨
人除荒穢玉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
最是人間佳絶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掃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
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
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淮海集卷第七

秦觀 少游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疾如馳龍頭只在蓬山半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間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佗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麾淮畔脫秋風忽躡鯨魚上碧空華秀兩附當車露文采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朝覲既分淮海見濟時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闕遺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貂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貌積纂爲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篋底度惠風鳴鷓鴣壁紛縱雨畫蜿蜒餘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簟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鶴墨場遺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烏帽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犄行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纜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武吏聊憐筦庫章鳳峙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航千峰擢洛水秋輸萬鵠翔顧我行窮人溟役一卮薄酒話愁腸（一作爲參馬一傳騎）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廣陵五題）

蕭楚通池闊茂林岸傍無復錦車音誰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闘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聲可用尋（子由詩稱老盧澤慈廣陵隋家木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興闌舊雖荒草外龍舟想象繹揚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昏一交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牛高開古寺閒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卮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子由詩云上平青山上晴光千里對迷樓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還堂外小家陰蔽芾堂閒遺墨淋漓人之坐覺風流盡遺構須子細看）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滃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㵎雪久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故枉西望欲揮鞭（西閒尹司封尚安若皆是蜀人子由詩信斷東坡十二年甘泉香味憶錦田行盡蜀井…早知鄉味歸為客…何須更著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在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哉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藥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子由詩…）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十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

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若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子由詩…真人…）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峯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千迎磬鬧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子瞻詩…）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綉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渌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隂隂古殿注脩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室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今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薦椒漿

蓬萊閣

雄簷傑檻跨峥嵘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

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横
晚陰晴景放生湖吸水香脊載酒月寒雪白夜闌笙金
全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程公闢次韻 平 天錦鼓宴呻嘯早）
鶯鼓海頭爭並王濤排煙陣自横我是蓬萊東道主持
闕先占月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倦客劉師命
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
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發霧中（程公闢次韻 家仲父早相從 挨肩談有何戎曲水傷情林竹笑小山邦鄙桂枝事到 時傳聲飛終遠隨輿登綽笑莫將人下天來應同得容名已到月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
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與李公擇同賦）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
樂天辭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氈吞雪辯舌縱横印佩金
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淮舶海東岑（右一首 莘老作）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
宣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
淹留却恨鴛行舊不得飛觴（上為）蹕前

淮海集卷第八

秦觀　少游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窈窕清都邃神水歊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曖曖雙松迎臘正驂驔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為結庵

□栗岡頭驛馬銜洞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靜群峯影倒涵居士碧巖□幾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談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宿草庵

參寥次韻

門開□翠成□松檜□間發月留泉底影相涵清曉□臺震□句窮育虎穴探白傳異時□□□□□盤盤丈□□□攜

臺詩對
書春

和莘老游龍洞

莘老□心度冥冥□入清都醉魂醒草隱月崖班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罅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更欲仗節留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

送□□叔師熙河　首

廷臣不合出都門□□□感□藩□□□□□□曰妙手

□臂落清鐘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

瀚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玉門漢廷誰更屬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一鐏莫許留犁輕結好使令甌脫復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　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接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識青雲士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日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瀚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煙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群仙把酒時　太王□仲　少□□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彩虹天際卧清深已傾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沉　次王仲至侍郎韻

集210 012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館信爲三輔冠盃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紈扇

吳亭新樣製素紈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紫煙供暑互外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惟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君才高寺爲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寄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由嫣女今焉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嘶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興罷吏端如棄唾輕[illegible]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高少宜秋色[illegible]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 [illegible]

瑞口清將下下欄隔花時聽馬闌闌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間大近宵闌細月[illegible]春偏戚里[illegible]志恩歸去[illegible]香坐靜[illegible]看入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寸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能得一味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曾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家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鬚鬟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卧聽蝸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illegible]

解手[illegible]皇綴歲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泰初閒吟[illegible]七日出[illegible]偏發家風行[illegible]龍女爭桑東坡[illegible]聞說郢人比召棠

次韻[illegible]上太守何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遙幕別乘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領尾歸使君高會[illegible]風[illegible]燒棠[illegible]官帶梅香上舞衣[illegible]入御[illegible]如椽銀炬出宮闈食前方丈[illegible]珍怪[illegible]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illegible]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
一聲杜宇水邊魂遥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
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向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淇不見痕車轍洲邊搖戲淚
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
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為[illegible]

論月柴門不浪開合頭良為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粱枕上信然哉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竹飯村

贈劉使君居大

蒼然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氣象列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illegible]

荅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晷長卧看花鳥競晴陽惜無好事携壺酒
頗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
錢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荅裴仲謨

十年淮海閒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閭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荅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終[illegible]聊復爾貫刀貫積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解鞍金爵自娛嘗藏室春深更寂寥挿亂幽花欹露葉
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髯須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節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鳥啼花發阻携手
水遠山高空憑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冠
兩章讀罷知高義賞賦文情自古難
[illegible]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illegible]

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閣來仁謝參軍彥溫訪於墳所
老漢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回閒處猶風增永感却因木鳥諳西來
已諶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進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攜拾偶遊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佳
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俱投報細草幽花入賦酬
別後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謫退海隅傍縣琴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妨詩人筆猿鳥常窺俊者章
談笑自然群吏肅何須酒榼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題並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
退穿春仗綠旂閒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瓻還
與鄭慎思沐於啓聖遇宋子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百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笑一尊酒可洗春坊書天祿陪群彥睎髮陽阿遇故人
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觀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
祇教白傳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
迴首中庭旋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自兩亭歌斷瑤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卷雨驚秋近羅韈凌波笑容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凭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裏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
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蠟炬燒殘髻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蓋雍容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釋龍人向春生紅玉液
銀盤煙霧復縱然天涵秋色山山共樹攪鄉思禁無皇
便欲買船江外去爲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

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名香樓閣抱非煙
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横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想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
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茲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蒲地溪山歸藻井
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遥趣偶爾還成汗漫遊
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王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玉
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効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斵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
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滌潛然栖遲冊府吾如昨
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
單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
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摵摵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
澣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
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遊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斜卓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仙修故事
行臺諸部奏新聲節竿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
納節便應歸法從中塗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向別駕得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
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參掇端如夢東觀分讎空復情
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第九

淮海集卷第十 絕句

秦觀 少游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衙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御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三絕

芳草未應羞鶗鴂潛鱗終是畏提壺春經曲上痕猶在更令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搜天壓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苦無過宮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爲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剎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似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不唯門裏護圓通

照閣

獮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蔡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耀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橫急雁聲長

與參寥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禪游可惜一段風流事特欠文邠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裌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荇絲深處見游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illegible]

旋鑽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成乙子蜜脾新採類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狂過一春

秋日三首

霜落邦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瀹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菰蓬短棹泝河流無賴寒條繞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一年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迷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還有月為朋
冠蓋紛紛不復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定馬淮西去
雲巘風帆遂所求

子由詩眠書孫類春姚丙戌非惟大小淺琢南宿六十里寺鎮眼坊淨洗明有慶山寺樂使佩金勢朔再船去令君須買去何日
蓋浮香兩瀛邦叢蓮底安知有數人家在此逢辞詩世物表新詩句琢水邊截高寓此去風峰應還

還自廣陵四首

薌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
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埭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臥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縈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群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著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廢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
一時飛入酒盃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為兩宮同號令
不教春戒谷洞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檻綠亭

陰陰數畝籠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
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丈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覩曆戶部錢尚書和許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頻煩分米慰長饑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妝微燭窺人愁斷腸
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柏蕭森溪水南道人爲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散
來就禪房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爲老僧煎茗粥
自攜修綆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織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觚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鶯百囀
欲趁先已進新聲
蕃夷各一群機泉如雨白繽紛細看香案旁邊吏
才家大小君
淮海集卷第十

秦觀 少游

四絶

陰風一夜攪青冥亂定霜飛霰散曉來遥想玉京清境上
光裏誦黄庭

樓上撥書眠天在欄竿四角邊露濕亂雲
留壁月向人圓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校罷閑因無事
請看先山十丈文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文蓋客卿之子妙齡初在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林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吉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問爾黄花知不知

女郎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夢桃相趁鼓畋中出門遥見大明宫朝元雖共浮丘伯
貴芳名還同舜董翁

題金華山寺壁

蓋祖同爲浮丘遊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鏡高寒不斷流

次韻公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户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裊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見謂玉京西老人誰謂多言笑
止有駱駝設一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汝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

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卧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否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
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爲清更窺西翠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様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趣不知兒輩未來釣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絶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煙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縞帶横秋匣寒流炯暮空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夢中得此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
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水
地煙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
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巋然獨在不知誰
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絶復王關生入何殊死
葬蠻夷

題務中壁

甕頭春酒響潺潺壟下黄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闍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闍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題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州以歸田往山寺中抄佛書三日書經自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第十一

秦觀　少游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蟪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論其梗槩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疏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弛一張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道塗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責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群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

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苗党項幾種盡戎靈武逾八十年元誅不迨作邊防二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舉十有二州皆竟去之而精誠所動神祇所格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
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
以其遷伐之意誥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
野然後民始恍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
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
之志也然秦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
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忍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
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待不法盤庚武
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斥
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内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
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
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
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
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淆亂群聽以爲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
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
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
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
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
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
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
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
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
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
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
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偉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
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制百辟
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
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
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
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并見兼聽而無所害不然則雖
勞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

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詘唐德宗晚　宰相唯奉行詔旨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

延齡崔損輩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倖言者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尊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决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則非寬非猛吾亦無術焉無勢無術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

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懲呂氏蹀血之餘除誹謗妖言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吳叛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互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至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可謂猛矣至慶緒若與思明復起代宗深懲其事今寬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卒至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

彊之弊出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穎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至和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苟且偷安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又作而新之覈名實以明百辟懼矣於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務鉤距以為法術任吏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論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誣欺之言率然敢破而王體未釐黨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竊恐猶豫敢蓋姦隱忍羈縻若其自罷而大誅未定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乎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代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通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内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第十二

淮海集卷第十三　進策

安都

秦觀　少游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之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遷雍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虞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其中車錯轂騎踵武舳艫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負成皋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霸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嘗竊霸

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舊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綂邑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

者蓋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甚衆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一[illegible]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其數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藏陂池之利井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

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諳允德
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
謂有兼此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
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
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識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
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於李之小嫌
忘事君之大節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
與夫委靡摧茶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
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

奏卷廿二　四

不爲[illegible]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
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貧賤爲時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縮恧莫敢援之以進幸
而不顧避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
風一成非聖朝之福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
臣之親亦皆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
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
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　嫌而
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于
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

良弼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
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
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
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
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
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
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狷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
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

奏卷二三　三

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
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
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協武功則不如大
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
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
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
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
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
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即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
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

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蓋擇既精人頗自奮皆毅然有伏節死諍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擢擊姦究知非私觖首尾數年之間遂成近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宦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竊遠不知朝廷之意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堯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縱過失如此

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箴[illegible]除[illegible]蔽成德業而已後世往往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姦竊[illegible]任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illegible]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顧叩龍墀陽[illegible]諷之迹陰成所羅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攻疾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間有遠近之有貪私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魁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illegible]又曰諫者多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illegible]之狂[illegible]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此[illegible]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illegible]文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

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冬至也二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
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
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
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
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
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
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illegible]黨
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illegible]甘陵
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一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
已故曹節侯覽[illegible]得以始終衰亡成其[illegible]
於刑章討捕鉤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
黨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
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
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軋牛僧孺李逢吉之屬
則宗閔之黨也李紳李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
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一不復察其邪正惟
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與劍紋
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讒

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
人人駭慄連月霧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
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
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
而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求治專採公論悉引天下名
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就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
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illegible]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illegible]作爲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矣臣[illegible]比日以
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
被進用者[illegible]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
誣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illegible]於後傳口下轉其上爵
賤人岡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illegible]其可以不
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
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
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illegible]

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
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
等并衍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收使遂得成其功名今
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相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
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
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收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
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
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專監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讒譖之欲無所肆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淮海集卷第十三

淮海集卷第十四 進策

秦觀 少游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
者器識閎而風節[illegible] 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
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illegible]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
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
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
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
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

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
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
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
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
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
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
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柟豫章
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
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
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

被擄䌷解亟沉而易爲者然後以之嬰也今有梗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弃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嵌歷落頳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處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

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illegible]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詔[illegible]求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

之[illegible]與夫可備十科之選[illegible]人材蓋不可勝數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illegible]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illegible]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illegible]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

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帝納陸賈之言 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

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及盡其
於是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之太宗詔封倫秦漢之下
用魏公帝王之謨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
法律雖舉而竝用法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
純用詩書故三代其國家永而歷年久惟其純用法
律故秦危辱而不能久惟其詩書法律兼舉而竝用法相
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
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亞於亡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
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宄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
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
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
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
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貴爲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科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頗自

矜奮以經術爲職大要相推間有言刑名精案請者
紛紛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
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桎後惠吏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裁
決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
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
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
勢君子所宜某當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
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出身未數年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事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於外人有當
誅之長受其來肉遺者而占其犴之以禮以爲汝能書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則君子之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
其事且稍變之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與經試法其
餘出任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
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聞四方之說紛然蜂起
之說牽制優游姑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采詳
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之論可以厭服
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為士大夫據
為所獨各有私者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失所謂
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者
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事數年而一
更然而猾盜者舍命不還主藏者備償無貲有竭於
飛殺行產破欲以傳致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錢直以免其身然而
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多以為貲剝膚積以
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
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
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
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挾
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
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
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是
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

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
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
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
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
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
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
二子各請止其所　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
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
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
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窳撓者乎人必

緣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鄉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爲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築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鄉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眞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秦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孝友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

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進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彫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

而罷去雇畏勗騫之役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而後之士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騄駬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竊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第十四

淮海集卷第十五 進策

秦觀 少游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用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瑰奇儁偉之人或拘格而遲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往隳之流矯衒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擢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是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上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竊猶以爲未盡者不必於用資亦不必於用望而已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敎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

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
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
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
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
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
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
致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選焉故至非
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
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

卷第十五　二

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此
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
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
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
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吏臺省寺監
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
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多爲雜揉名存

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
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
師乖違之條棼緒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憮然憫之
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
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
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司
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
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
於莫爲之寵而清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矣

卷第十五　三

兼侍從之職者一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
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
極則國家虛器而不得行此常官之深害也今寄
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
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
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
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乎臣謂宜與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
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
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
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於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流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泯泯然倫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已任此亦御下之深意
然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各爲
一官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亦自
謂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職夫龍
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寄吏莫爲之
寵而假焉豈非私資寵之甚歟然則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
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
有行之者蒙叟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
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叟而爲之
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
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鼂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
於口而無窮錯之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皆有定
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
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
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
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國用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
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
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
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昔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
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
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
有鹽鐵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
舟車告緡錢以推抑商賈其甚也皮幣省酎金以侵王君
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
則有以豐腴之田以甲一州腴脂而傾都邑富貲財侈踰侈酒
削而鼎食貨殖而連騎其富者至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患常嫉夫
兼并之民所謂權勢之流相濺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
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貴賤經
常之外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
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其家氣以生花則充實後心自動
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罪亡
游獵奔走之事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書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貨閩蜀則倍摘山之贏責茶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責實以捨乞逆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府庫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稍稍向於平然而有人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遂然以風義自持不從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誣以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頗聞言

利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皆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

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吴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二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以勸農之事而銜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僚佐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異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絲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婚嫁夫一婚者五百家而五婚者五四耳其用財可謂

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懼弗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冠劍減騶從除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害不能變而爲今之計者莫若自宗室冠歲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做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衆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朴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浮侈之俗曠然而浮費節矣賈生言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浮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太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第十五

將帥

秦觀 少游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𢹂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挫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緇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彊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彊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鈌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

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鸞鵠之歸奇於弓矢鶺鴒莫邪
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
雷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
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行陣戒輜重傳檄而
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
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
起倏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
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
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

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浚稽而
無它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
伎有精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粗爲敵破則精者却
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柔其粗怯以爲
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離而以衆爲奇
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粗怯者亦爲
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
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
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歇自江左浮大海直搗
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

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
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彊將勁卒不得
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
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禁勢格
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
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
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
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闘碁也諦分審布失其
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
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

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
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
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艱而卒遇是
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辯者
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
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撙銜陳以禍福
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
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

性命之□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藏也窮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歷之以□而不慍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貿仰而吊聞者逞憹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兪然駭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公逆鉤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露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殯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横之術諱聞而恥言

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發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有摩而斂擊兵之文則使在其間者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尙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眞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鎭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

兆民之衆分封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
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
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攝脉絡
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撓於人事
內不冦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
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燥溼之變漠然而不察冒犯水
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
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詳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望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
者勝皆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
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
敗既又請益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焉可不察哉此所謂皆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皆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敬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釁道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闒茸取具之
人一旦敵倚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竊太息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
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第十六

淮海集卷第十七 進策

秦觀 少游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去而氣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鬬不知而行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撓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可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前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箠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七

之盜賊未甞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犂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巳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挫以

利戟臥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勢其食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擊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巳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擣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巳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魁傑

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謀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巳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開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鑕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義及不辜則損威威

惠兩失而欲天下心服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illegible]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奮姦雄之氣而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横出徭役數發故爲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illegible]既[illegible]年[illegible]歛胥熙是宜外户不閉道不拾遺而所謂[illegible]盜賊

遊徼旁午未見休巳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徼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彊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槖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逃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寅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

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譙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千百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愼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鹵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

前效計足以辨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轡下緤一日千里而縱逸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古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羣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

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曾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曾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

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illegible]胥吏才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illegible]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illegible]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illegible]其[illegible]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illegible]有公[illegible]贓

為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illegible]書[illegible]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illegible]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道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illegible]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財擇之

淮海集卷第十七

淮海集卷第十八 進策

邊防上

秦觀 少游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也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小醜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

百餘萬而夷虜數入邊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胄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邊塲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議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害所恃也狄道枹罕故為吐蕃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一說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以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拼盤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集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illegible][illegible]遊魂疆埸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

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為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為劉氏所據曹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轉挽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

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
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罍恥脣
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
河亦橫山靈武之罍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
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
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
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
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
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
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
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爭久
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
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
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
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
要衝故其據清遠而綰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
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

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沙磧之
爲之區而計數足以療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
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
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擐甲一出
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究畧朝之事爲
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枹鼓請命夫
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
知所爲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黨具在豐
大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
尚氣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勦勵之後繼艾胡
馬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
充羨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人難屢起
擾邊指麾蚌鷸相持既困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
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
輕驕與夫解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
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
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
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
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涉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趙

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禁單于郅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鞬鞍結雨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耶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鬩狠怨禍搆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

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滅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爲事不過二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脆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日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脆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

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国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餉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朞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被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擾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

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每歲之兵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黠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舄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粮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游兵爲之捍敵

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宜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更卒屯之漕溝督緝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粮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幷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慎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第十八

淮海集卷第十九 進論

晁錯論

秦 觀 少游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

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彊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不平故禄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禄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渡滻水以誅君側禄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

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秪足以危身矣尚為禄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illegible]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廄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宇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災異省罷

甬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為宰相而考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卿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其勢之流且數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陽削則陰之道缺陽勝而陰削則刻薄之功勝僨賁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留意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

法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
弱陰勝而借陽武安侯蚡[illegible]擅其事盡收威柄於掌
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
丞相以下皆畏忌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
勝而偏陰之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
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時
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
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
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
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旣

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
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
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
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
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
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皐司馬相
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
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
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洪
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於
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
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
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
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
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
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
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

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
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
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
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罪
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
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類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
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
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
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
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

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然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著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滂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滂所進而王通以爲審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滂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第十九

淮海集卷第二十 進論

李陵論

秦觀 少游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彊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絀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代荊殺而軍敗復欲使

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譏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鏌鋣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

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請舉國皆率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

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可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

要遊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遷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黄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之不爲無過者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逆便利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内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無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鑕頓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翕翕訿訿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黄琬輩皆捐軀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寔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絶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彊大非有仁心則不與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絶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

寧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illegible]
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
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
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
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
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
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

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
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絜故制其行以和雖
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
以救絜也非救絜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
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
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
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
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
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

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禍
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
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
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
其後復誅黨人張讓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効蓋可見
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
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
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
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
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

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
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
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不詘身於宦人者亦可
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
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
此非寔之時其可詘身於宦人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
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詘身於宦人而非其時
者是爲姦而已

淮海集卷第二十

袁紹論

秦觀 少游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事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為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

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二者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困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人者不亡故楚昭王與越王句踐皆嘗於絕滅而復然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illegible]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求向者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訓兵[illegible]以為奔走之亂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illegible]亦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顧長揖而出及取[illegible]渤海遂有四州之地帶甲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為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卒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大以為[illegible]略為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此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當策之甚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illegible]與先主耳此所謂胡越之人矣[illegible]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illegible]也矣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直是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然則當時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

故項羽雖徙之於巴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謀不為不善矣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能止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足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如車之有輪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倦鵬之翮拔而傳鶬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劉先主而委質事之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況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破萬乘之齊然暇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聞名得行指燕之賢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辭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之而不用其道則止然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

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嘗不能彊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奄有荊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其父之故邪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絶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思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絶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將爲救猶或可責其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絶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其時俗尚名節故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禍亂不

戮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揚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荊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擧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詣闕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導不答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逆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皆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長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一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爲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
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
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
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
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佐謀謨惟幄時人子弟
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
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
則不然其竊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
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誣古人
所撰圖書至鑄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

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
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
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
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
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
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耳則其術蓋出
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且以熒惑之入秦彗星之
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又黜莊老乃
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
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武涉還定三秦殺項羽於
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
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
爲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第二十一

秦觀　少游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所以觀人者以其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日之長足以夸流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王儉所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貴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安之仕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之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歲有二心至於屢改表文以緩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啟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旦班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詞令刻儀動為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流世而矯流俗

道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辟不至其後爰劉符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悅心意

此詩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旨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揔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有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鎭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失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棲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歟失其穴雖有絶足無所恃其勢必然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百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掎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變緒思明相繼復起至于徘逆黨久稽天誅則偏爲一切之計而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鎭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守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槖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其墓毀棺而衆猶不從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

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化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弄亂巳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巳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

於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巳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剌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

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跡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鎭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擧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擧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旣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眞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眞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

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爲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介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illegible]之面與中

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鬭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第二十二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秦觀 少游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料敵制變奇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輔昭立宣廢昌邑已出萬

隱之光宗內外服此其有取於衛將軍之甘也然光不能
名衛霍於大體然光然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
矯疑陷於吏議然下至顯覆平多幸禍至孫而廢學雖親貴
然以不使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
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責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然之以
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
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
法雖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
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
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

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
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恨蓋言其體也故
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
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
之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大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體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
以道德蓋語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
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
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

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
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也自其
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也天者道
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
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
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
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
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
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體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
用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而

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
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已加之以淵
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所合而為體則於天與
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
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所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
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
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亡矣易曰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
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
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

聖人與之俱焉故揚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契
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
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
德之精則雖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
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
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
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窮者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
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
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
於有變者自有入無者也化者自無出有者也方其入
也則俯散而以形形散而返於氣氣散而返於芒芴之間
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闢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
深所難窮難然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
芒芴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質剛以
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
極謂之變化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
始也變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

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
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
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
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
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
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
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
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
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
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
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
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
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
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
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
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
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
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

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

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蓋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歟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旣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不進業其有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嘗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識不得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

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嚬笑之間門
足以管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獨哉夫惟不知
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
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
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
人當其德未成則脩之於己既成則安之於人其大也
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
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己愈有
既以爲人己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
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
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
上覆下容公言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
之理之當然已矣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
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
而已矣

淮海集卷第二十三

淮海集卷第二十四　傳

秦觀　少游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
而爲地陽浸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陰浸於下則草
木山川之精聚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
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神
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虧則魄
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萬物之
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是將通體乎天
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
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
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
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
則寵辱於己猶蚊虻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
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縈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
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
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
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然亦

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者
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
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
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
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
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
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
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異
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
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
相投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
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
逃其思己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
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
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
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
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酒掃應對
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
也故似子夏夫二子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

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矣
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
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
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
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
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然則不言之子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
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
矣孟黝之與舍其異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
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
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
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
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
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
君以志爲師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師欲知
而卑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至也四
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
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者

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
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
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
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
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
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
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
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狂不失其直與天下並

四

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
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爻而
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
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
壅之則宣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
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未使之然也氣而已
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
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
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善養氣也
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天
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
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從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者
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
可屈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
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神以害
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illegible]其

三

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自定也况旦晝之所爲
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
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
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
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
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
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革天下之理得所謂
之德理生昆群乘愛無私謂之仁[illegible]謂之義從非

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
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
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
者自然而至也襲者有因而[illegible]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
因而求合於彼哉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
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
而取之也[illegible]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
有餘曰慊[illegible]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
老子曰[illegible]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實其
腹[illegible]所以異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矣[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孟子何也曰君子之心似而
非者使天下之人[illegible]知[illegible]微君子[illegible]不知天下
之所以[illegible]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塗至
莫[illegible]是以孟子惜[illegible]彼告子之不動[illegible]有似
[illegible]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illegible]從之
則[illegible]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illegible]故曰
告子未[illegible]以其外[illegible]唯於告子之[illegible]乎其
[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所謂正心[illegible]無爲
而自正[illegible]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illegible]
則小[illegible]

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illegible]然有所
有所受有所將[illegible]所迎一事之至必致其心以應之
雖[illegible]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夫天下之形
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
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夫知天而不知人[illegible]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
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
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
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豈
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勞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
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
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
者而已不平謂之詖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
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
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
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
窮此四者[illegible]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

楊墨之類是天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而子之
道亦未始離□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
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辭也
為己者至於一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
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揚者反以仁為失
己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
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己者
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
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
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

對政則心為內政為外以政對□則政為大學為小生
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
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殊其
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苟知此是
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
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然則□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
詖淫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

詖淫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
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
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
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
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
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
如僚之與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
子疾之焉耳揚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
王者為他道正邪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
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

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
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
則不動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
則吾之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閑
遊進為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
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況
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
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

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蓋常不與聖人同乎惟其
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喜奪之則悲慼
於操捨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接志與精
俱弊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頻笑設之或
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
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第二十四

淮海集卷第二十五 傳記

秦觀 少游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
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
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余從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尺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甚者濡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
從去無所詣一與一償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焉隨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市肆
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噫今老矣顧家貧無
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於心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
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
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
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將畫

無有一史解衣槃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
匿猥儳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者其意
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
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
將内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
比夫術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汗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
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
歌皆得載於前史㧡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
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吴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
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
美眄巧笑者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
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
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焉目
圜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
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其
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
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
食倡嚬何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言生劉之曰
閭者缺然不見吾有奇遇乃從相矢者歟乎少年忽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之稱劉楚康嗜瘡痂
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
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糅睽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甄景傳

甄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
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鐕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

鑄劍長生之術元翁谷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
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
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
爲耕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
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
言著書爲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云太沖子曰道吾
盜也釋吾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其要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illegible]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
凝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
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
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
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
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焉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
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
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
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頗脫灑記得於自然凡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秘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頗解屬文亦工詩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
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既隱學者各師其
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
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
然此夫生而行死而伏寔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
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籬亦葛稚川之流乎
余嘉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
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
疏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而記之所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
陂浸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閒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
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溉之利菱芡蒲
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
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
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淡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
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
時爲豫州刺史治之所邑昔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亦甚多
欲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爲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
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己於物
死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
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存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
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動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

有莳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 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上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尔不得乎王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達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區區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顱

腔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也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虛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者見其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噫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三侯說

聞有侯白侯黑陰中人以處鄉里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紿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傍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閭人呼相責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一詭一贓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亦必不也而今

世薦紳之士間居負道德称仁義藐漢唐而不讓其□
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見利害
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其
変奏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
不若者武相仍杖相属也則二佚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克者固
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
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
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
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嘗聆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
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
惟陽中之陰為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
惟陰中之陽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大陰陽之道固有
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
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
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
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
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
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
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
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
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
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
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
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
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
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
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
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
月坎之與离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
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
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
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
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

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簡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以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第二十五

淮海集卷第二十六 表

秦觀 少游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慈立極追配於媯皇用揖濟川責成於傅説忠謀入而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屆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厥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塗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酎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忝於藩翰十章獻壁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

鴻休豆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抃稽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姿衍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逆行焉梁始作文王之合斷蘇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郊辭而和氣通感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與竟載崇襄海交抃臣猥被藩宣之寄叨居睦㛰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興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欲心自得於宸匡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虧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嗣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臣幸適屬藉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沖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別當孝治之朝友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鼈慶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綴通屬籍叨守近藩瞻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兼覆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嘉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舊典益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返嚴配於合宮精意徹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撰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佇膺昌期貝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當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數朝諫諍之風形于六觀在先朝則有啓沃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不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踊躍歡忭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官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否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否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靳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於近地俄蒙假貸之私被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辰叨稱劇任徒裝事功之立靡思罪戾之成昨以出納刑章兼租鹽課猥虞贓啓妄致勤勞爲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付於人言即行放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此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尚樂覓閑曠而寄適之直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同日月之光照陟不失其所宜暨遺吝當其所適奈臣愚鄙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廻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無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遠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

備位處己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愊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叔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當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仕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逆叨蘭省之秩仍忝祕閣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斬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披乞骸之懇日莫途

逸願已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頑知止而請身於
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
雅多遊舊左食右粥頗給歲時足以誦歌真主之稀遘
盛述聖朝之難遇馬力寖衰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
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緒削爵請兄爾
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
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徇則孝悌之風寖廣

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
臣顓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緒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
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於鈇鉞之誅瀝血陳誠
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衰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
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
出於特旨有司既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
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
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中以太常正百官之
名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廢尚被甄收其微至
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效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瑞
屢至年穀屢登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失之嘉會而臣
父獨以罪累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達無路臣誠私心
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
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
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
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俯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
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
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
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請重於為母若獲援緹縈王緒之事沿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自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集卷第二十六

秦觀 少游

代謝敕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illegible]特賜獎諭者[illegible]從蓋分守臣之常職降頒涣詔[illegible]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illegible]懼中謝伏念臣[illegible]材疏識愚因緣勝會之親既[illegible]豐之寄忝權千邑復慢曠致之虞[illegible]勉再者敢起[illegible]之望一昨凶年之食狂盜干誅初[illegible]竊於村墟後[illegible]張於道路殺傷吏卒侵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朝論申

命使軍[illegible]將於山東募驍勇於淮右尚且逍遙竄還假息與日亡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蒙[illegible]之衆近在皇朝之間竊以為措討[illegible]則往蒋而[illegible]待會合則淺星而鳥散遂令幕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期[illegible]而突擊渠魁授首既就殲[illegible]之餘黨敢[illegible]皆為臣繇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illegible]盜亦皆罷[illegible]化分遣[illegible]責之嚴[illegible]謂家音適[illegible]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illegible]德海涵欲[illegible]賊之咸修雖微效之[illegible]致鈐刀之割亦[illegible]勞來[illegible]臣敢不勉勵[illegible]之力益[illegible]廉謹於[illegible]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鼎章具舉寵靈誤逮愧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獨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療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要重管轄之任等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會考我將之頌頌稽公王之圖路瑕爰開總章斯寓消奉秋而精享齋群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

遂進真食嚴增奉綸綍以彌榮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尚記奉常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綱瀾雖違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舊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時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饗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

之客漏未盡而車轄陳踵既寫而鼓鐘作雁䳘高異寞
鑾畢從北極上臨星循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
衣冠歲月日昨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遇康王
酆宮之朝擠高帝長樂之事謗頌聲而並作歡協氣以
橫流臣北遠天光遠更年翁職拘藩國莫睹龍衮之升
心昔衮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遷擢之誤頒
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中謝伏
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猶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
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擢備員內閣秘殿之樞更容
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銜從爲歲月之流非見事
功之舉方慶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復陪於法從
枵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
臣父其歷四朝而被遇從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
陛余稱之景念吾臣雖遇遂收骨胄之才豈惟一嘏族
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觀眾當爲滋心臨命續以
捐軀報國之誠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宗遇
承之方懷曠職之憂又拜命爲貞更竊非才之愧竊案
遽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與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
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
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群工之課則何
以當大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
材尤懇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
嘗吏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
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
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
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
用士之言昔老畢歸俊英咸事鎮鄉滿庫未忘一割之
鉛刀驊騮成群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枚擢曁及鈍頑
臣敢不恐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盡及効耳目之
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草稿希慎密
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掖清近類無尺之區右按修辭古有絲綸之出皆
一時之妙選爲四海之所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
臣縉紳末冑淮海孤生乃必爲貧甞泰久兄之教納不
意冥冥爲媚竈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

甘膺沮望絶顯近屬二聖之戚皆收群英而自貽羞[illegible]
大老皆歸圖任之中冀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illegible]戎
褒擢頻遷屢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
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
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愆者
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備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
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潤澤以濟
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詩而
思念賢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叨寵靈臣敢
不傳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
平生師友之話報德未期悵念成時之晚捐軀有數敢
懷家室之私

考書二十七 五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
重職叨祕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
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
耳目與[illegible]代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
昧預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
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沸騰難持蹤根易毀及越攀而求
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詞[illegible]

[illegible]念[illegible]倚[illegible]俸實久[illegible]德[illegible]至仁天覆念
[illegible]任[illegible]未及於[illegible]共於延[illegible]天鄉
[illegible]任氣[illegible]鄉國非遥益見涵容之[illegible]
[illegible]貴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力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遷入西臺命百官之[illegible]
叨塵之已甚[illegible]辭避之[illegible]伏[illegible]
局分内史出王命之策書[illegible]列從官參相臣之[illegible]
世效其遺意[illegible]此近臣職分明禁之發事押太[illegible]
必得其人[illegible]知古知今[illegible]

考書二十六

當然後可以與[illegible]之[illegible]閣之調和[illegible]臣若門
地素寒賤才[illegible]早覽州縣[illegible]司空城旦[illegible]玷班
聯任枉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illegible]身投羅鎖之
中足寄風波之上惟[illegible]飛升終奔走於東西豈意推儒
備論思於朝夕光增[illegible]過初心此蓋伏遇[illegible]

代謝[illegible]日表

被命上藩方念朔庭之去[illegible]告綸重[illegible]之新[illegible]
服[illegible]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illegible]太史之
占前謹[illegible]之詩[illegible]跡遠[illegible]差上
考[illegible]子法取[illegible]之外[illegible]參一行術推大衍之[illegible]

諧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楷行
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緩等爰叨奏寵肇宣布詔條預
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從老之年

淮海集卷第二十七

淮海集卷二十八 啓

秦觀 少游

謝及第啓

光靈遐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
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若明風俗莫不於爲儒材能咸
耻乎不仕園冠方屨其自試者幾十萬爲血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
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
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
慙猶於受者吹竽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枘人指爲狂
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夫豈爲用以貫本
而不適昌歇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儀吏
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
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
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竊皇明之繼照推睿澤
以横流特先試言俾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職而屈
人名位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負緣此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雖奇蟠木素爲左右
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
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媧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頼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被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退伏以爲真廣相累從人望允孚天心方司左轄之嚴

遽致疇咨之峻獻可替否高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縣是端人全集異黨浸微寬大之澤内罩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 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工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寒領稽故事就封留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寖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决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顔屢疊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省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久操笈[illegible]得侍門墻數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吾於人晛見曰消頓動雨雲之態厦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寔亦恭張史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敘邪閒命投匕飭以自驚忠承風引領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illegible]掌論次兹丞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

惔之至

謝程公關啓

某啓比緣省試濟游句踐之都僭授執掃除叨預老明之
役屢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亦少也支離長
而屯賤納方垂璧人指爲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貧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曾採給事談瀉眾
對由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矣珠履之游翦鴉闌序
胥繼孫王而奉筆風流逮社度陪劉阮以焚香既冷涯
子而出輿仍爲稽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迓宿
客之舊洲盟鮮天授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前國之往

集卷之二十八　四

人王卒合暫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論
得乎而敢萬登之同曾微瓊玉以報刀祗枉明珠而暗
投從游八月大爲羈客之羞談酬唱百篇不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答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國士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
光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偶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將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偉章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秪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裘未就於衰華惡已成於瘡痏三
朞之內王尊乍倭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東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鄰炎吹齏尚慮譏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遂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

集卷之二十八　三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
執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
府學士妙知德輿精氣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晁董之不爲應聘而興指皐夔而自許既參壁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軍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頗奉二年之最周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眥歎於汝南之輿壤爲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連徒瞻太守之旂旆昔誦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覩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征軺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東之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吕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

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表揚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劭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且爲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薦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

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苟氏群龍慈明在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問望愈隆汝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歸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實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畜玉鈞殊鍾秀朔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忘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寧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

學從琳館入踐清禁得失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後又皆敝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庇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習用而變道未誠明浩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君奉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既而英声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实爲天

功之紀逮予進拜充慰具瞻庶陛難躋益然嵩室之峻
股肱充位重增元首之尊某忝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第二十八

淮海集卷第二十九 啓

秦觀 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大中風節偉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節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燃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冒處更於二轄潤飾儒術乎澤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材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肯枉天而直尋肆筆為書惟宗以琢雕而復朴風采深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俊賢納之相投遂褒錄之頂出推求衛究人無間言進轉文昌朝有故事而折廷争已聞周公之戒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給識造新徵貝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講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術仰無心任撫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矜前往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奥區南則控引於荊揚西則通制於秦雍奉嚴陵寢備謹河防於措置以為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横之數略英標特立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大府來領外臺回翔月之餘才動使星之異色郎且初擢劇部增敘暫督轉輸坐使邦財之息行歸法從進躋禁嚴之遊

代賀簽書樞密啓

伏審光膺寵命進貳洪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大中器識宏深學術精敏蚤蜚聲於未第奇節見於臨試[illegible]進言為於[illegible]之中別嫌明疑力於事會之表[illegible]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以旋[illegible]寶[illegible]之崇[illegible]音[illegible]士論[illegible]以輕上遷行見千秋以一言而悟

宰相集叨分符節上法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登崇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開宏略霍子孟建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欽頌惟二郡均勞之久嘗一聖圖舊之勤既來綸言復青氈之舊矧茲瞻緬家承貴閣之故君恭稷辱異知欽承嘉命屬謬分於符竹阻祗慶於門閭系涵育深敷宣罔旣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恥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為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叨記省方預陶甄欣眾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顧拏鼓擊試封富民之使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嚴之近方
森庭麻所同欣忭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
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
彫鳥雀或鳴見雁鶚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丈昌語默
惟時獨任天下之事眷倚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郢音播
騰士類從舞數刻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
獄訟稀少掻英游而臣治徯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
雁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
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翁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侍某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胄高嚴翩然謁止於碧梧皇兩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治重之以探討之精成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既
四麗六尤多絕妙之詞斂厥擅枚皐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列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熊掌兼魚殘之美自古為難某眾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紉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員
實緣公議若臺書者訶難歲月之淹摯禁掖垣行復風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某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督數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啓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譔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霑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黍室飛灰見陽生於木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章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官武發
之驅臻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蹈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之命
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擄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illegible]賤諸郡從靈蹤
為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六十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負匐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推
當路之豪强而獨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尖日求罷還
聊避謗讒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蹈躍治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犧木遂成於樸[illegible]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吾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今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盛占唐臺法座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學
殊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修之以聞見之博
早綴憲府風聲豈畏於怦彊贊治天官水鑑無私於[illegible]
惟茲右輔寔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illegible]
四方之貲貨路所無肆驟名郎出為僚佐符[illegible]

一道成名已蔚於列城外幹邦財頗贊搢紳之論[illegible]
玉[illegible]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孫權發遣守啓

恭審[illegible]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絕
[illegible]碌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公
係出名臣之後蔚居清使之前持節以來閑倉廩於為完
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轉之法繁屈高材而
剌擧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惟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郎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學
獻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旋表之門儁入[illegible]之穀聲[illegible]
惟九經號良醫識[illegible]者三覓為美瑞難[illegible]之可以遂
道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備[illegible]
冀早歲胥為猪大之徒晚得晚年[illegible]作[illegible]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illegible]
惟一紀有同學之遊復會一時如[illegible]
誦牘遲睽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賀啓

伏承較藝散[illegible]適合起家戎幕受職[illegible]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多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疏
內贊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其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抃

淮海集卷第二十九

淮海集卷第三十 簡

答傅彬老簡

秦觀 少游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録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屬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輙爲左右具言之惟閤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閤下謂蜀之錦綺絶妙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閤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閤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閤下試贏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

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

不足奉菽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未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問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辭後

揮翰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慄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滿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以奔運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鈍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汩汩中也愁誠集引尋已付鄧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將刻之石又得南部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嘗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爲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遂

援據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今廿八矣
父還高郵又安措亡嫡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起墳舉
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猶已改
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
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
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承遭傳到成都大慈寺藏記
又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高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
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強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懃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星亂道纖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之顧遇其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
見囑作龍井記吉師吳作竹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書
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賣奉之別
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由以保任不當罷去無由□□

有日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華老云有兩書託公
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爾莊
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歡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見公
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儕中一
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應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
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甚其所謂
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
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閑
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
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春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遠
自諸邑尊候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
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訾
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
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
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假
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屏翰私故未能同舟但增□□
不宣某頓首
與黎家以孫瑞聞子文見屬此因盛時之尊前世詞□□

其所綴獻者不特為南方之盛冠家之祥也不肖之士
何以稱此然重違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
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愚處不惜指
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書史圖一本
異時淥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芳藥數枝可來醉一揮
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
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承所賜教誨慰勉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待勝言幸甚幸甚比

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
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疾頓非常氣
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逮於下塵瀆此之
故前書聞婕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孥皆要
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寶者調治已平可勝所慰南
方陰濕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比之期
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還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
頃家數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苛
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

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州
數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某
之所以常愛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
也前日辱賜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
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
益昏塞務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
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集星聚兩
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今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
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
州所寄書及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
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
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
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
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
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學士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塵艤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邑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膚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選既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巳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敎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愛以副輿頌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聞斯語但鄉閭士子頗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既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亦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慰勵仰承欲作報會得僕寒疾甚重不食十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官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廬州因過舒未見不意遭此[illegible]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著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數所杜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准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illegible]佳[illegible]編文章高古邈然有西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illegible]有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illegible]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illegible]入都[illegible]所謂逐[illegible]渡[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仰不愧天俯不怍人[illegible]心[illegible]是[illegible]者但[illegible]道途[illegible]起居飲食[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illegible]行[illegible]燕居僧坊不飲藥食有以[illegible]後私[illegible]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京安慰久勞侍下未可遠適謂道路在秋杪也惟覩近樂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邑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論熟矣及還從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冢廬之意皆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從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慚愧浸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詩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唯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豈暇出行縣城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已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亦無本煩囑聽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乃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強取去矣此間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秀實大童之勝子由嘗聞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値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華亭詩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藉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尽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 然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甚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儕未有其比僕實不

官捨棄欲與之後先所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錄去且錄
數首其一篇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何無擇要入石便可用也拔劇僕自病起毋把筆
此數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正其字差殘見
意爲意開時今無墨爲妙中間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改之若閒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爲幸端在楚音間
不絕比如試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接有和詩數篇今錄一通
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今歲又已復破
戒文可謂既勤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序僕近日無
好言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
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參寥既已
去閑中公歸葬山陽可傷朋友零落如此獨有僕數人
村錢落魄無慈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宜

淮海集卷第三十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文

秦觀　少游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淳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
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
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以來雨濡不止漫潰畎澮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大夫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瑕
疵器質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毫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厥事杖屨
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箭弦承凶未幾遽遽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式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小鑄鍾文

嘉靖、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
然居天鄉人相與訪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鍾焉其形有
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鏞衡
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詠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嘗竹所射秩佐攝篆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史監顏思魯之碑
材寘其所述歐陽詹闡而弔之以詞予兆夫鍾鈡古樂
之器先王所以祓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援車
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
於泥塗無所自發遇其非鑒以銅屑毀好古之士焉得
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姜
姬夕爲樵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牧而一躓清餓和默
刑王刖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炙莊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鑄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另所挺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汚漫厥鱗竅之腥臭寃蓄盧之一辯袁月
之幾穀辛陽從而水涸天日怳其復覩謂庭貢之昇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僧焉叮
刀大訓天球河圖琴鼙漢劍趙璧隋珠健為之磬汾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戚
斗錯刀羯鼓之撾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厄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芻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爆鍊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朞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
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悉化而還設傷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
鼎爲彝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侖然玩於邦國乎豈
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
百煉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莽木卒嗚
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泛窮陰崖單衣犯雪蠢蠢蟣蚤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焮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滓瀣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渙然露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纍紲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嬉良若作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怨懟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跡趾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椽賞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崖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撫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經一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聾瞍之前漆繪彼旂叩宮流徵而聵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撥此氛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捐飫食酬寂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勿避文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劒而哦接琴自娛風埃籃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遠罪自衷厥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洋泗交頤呿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菓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扁翰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今男湛謀侍南來敢祈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覡早被天恩去還鄉邑觀以疾走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愊心切詞迫瀆浼至靈俯企惶懼唯諸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内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昔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
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
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

安貌像敢消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大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試公時銜命實
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蛇豕遠狌化爲平民公於
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
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句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歲
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内聖外
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化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
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之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六
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消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袞冕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
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
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曷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其神粤自去冬陰氣爲
沴雪積丈咫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神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黷屛除昏翳還我晴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其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揔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暨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爲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俾有生意或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殺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秦觀少游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猖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民慘不聊伍奉明命爰率我佐（僚）禱于神惠此東皐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依日）又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來如絲其沃如膏（往者一發……）……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遂調梼有旨酒有……拜……于神……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乃者群盜竊發剽刼閭里遁竄場境內（……）……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荅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賽文

維今月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備修群祀尊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蕭（……）牲備嚴……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嫁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

之師□德徐華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
以正物爲所呼嗟夫人其德惟稱内宗外姻俱來厥
□□忠而□朝野涕漣今夫人逝亡亦永歎矧在敝族
曉通姻好承内□然擧室□悼筋鄭之原文忠之塋歸
介有期于車送行□上汝南征□莫逮敬致薄辭以奠
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緬羅群英□□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
歷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兹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胡言還許昌百官奉日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漢□登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含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辭承欲稱□公堂承言泫然□泗橫集猶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蔭復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且□傷悲哭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春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塍流通嘉穀有望奚而越
自兩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茸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群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寒窮奔走□□□□□□□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在□□□□□□□□□□萌豺獺之
心乃與母親咸以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擢壓科第
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載取甲寅之

歲祗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潜生宦路亨通絶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權而歸寶□□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兹誕聖之辰可託効愚之意恭□精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漢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
筭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道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圓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

修勝會用延睿衆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齋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鏘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聞萬歲之呼歲獻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丕祉聲傳以橫流節渢與龍騰雜聲而並作非具祝延之禮曷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超真境儼朱紫以具在布紛繽而畢集合覺王之靈探寶王之妙教長生父視發藏言之靈編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歷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効封人之祝

霏音繞繚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令向日頌聲復溢於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之文妙會惟修果叢斯設伏願帝圖鞏固神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裕王休日爽夏同瞻丈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閱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燕

感妙會稍逞愚衷皇太后伏願壽命逾新清躬益固導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仰結莊嚴之會伏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俯證無生之忍妙高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衆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鈴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繙經之地誓澄觀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孫秀下吞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亢金虬化風雷於呼吸飲川源之秀鍾竹岸之護之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爲勢方既圍井因木以爲即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鐘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摑關投虎峯而出家凝龍淨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青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揔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旨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有依一精明任相而迷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眞際圓證法空於茲流轉徒之途得妙湛揔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偏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輙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塔閟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存勝景眞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圬海滋深願辭髑髏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秦觀　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illegible]人而廪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寗字安邦自嘉祐進士數爲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剌六經之文旁𢖍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奥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畏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褎然得雋於科舉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郞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官纔數月尒嗚呼何趄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興名動海内其視祿仕無閒而殁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專意著於三弟友愛爲人恭儉絜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廪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郞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寧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鑱銘而納之銘曰

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曰我群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閶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闋孰知其自大椿父榮郎官數見後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壖杞國之疆佳城有巷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跅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粤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産使養其親[illegible]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儕曰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illegible]方乃七佛[illegible]遂去閩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黄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東林照覺云熙寧中游淮南往
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
師凡二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爲江之惠濟最後廣
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
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強邀去不獲非
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
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
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
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

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自
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
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
上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
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
六日也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
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
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
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
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

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爲江令則今承議郎閭君太
采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閭諸公皆焉問於師而爲役之
久緣契取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
爲銘曰　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礙緇經
論老莊卜筮方藥皆黃龍佛手驢腳我從中證決定
無疑非還隨客當大笑之山河既窮水月又談能事畢
矣汝復何參少實之姬老禪之伯求其畏相亦不可得
有岡巋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某始徙常州之江陰爲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
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
稻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著壽考爲搢紳所推諸子
若孫行以閥閱於時者相屬閨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
爲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
父人憂哀毀如成人與羣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
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
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撤取所爲文君嫌於
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三浙水利議者謂吳雪
之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區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吴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三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段引苕溪之水達于海深穿錢塘當而入于江以紓吴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吴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祗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吴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至詰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何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以牧仲子仲百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江陰縣暑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與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

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蕃矣遷江南崛起貳鄉諸弟叅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撫不來近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鐫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爲内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措次適進士王謂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外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議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

譴是懟逮嬪德門益蹈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
匪僥天實我資承祭奉簋篹嚴且飭以身先之嘻敢不
力旣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後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
岡阜蟠踞鑱詞幽墟以昭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illegible]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夫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去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士妻婉
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所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號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每爲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
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源之歿幾二十年而君[illegible]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

惟夫人胄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
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覿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旣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
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寔德君覿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
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
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皋人年二
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
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皋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
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illegible]內殿崇班蔡
實丁傳夏侯昫皆舉進士孫[illegible]孫女二人一
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illegible]達治家[illegible]內外之宗姻
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旣出仕供[illegible]之厚及坐法
免生理[illegible]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illegible]衰手足便利
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

於維夫人閒且箴來嬪王宗祗歷職內嚴外順宗姻懌
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訛獨處廓氣形遠反超不失
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卻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門有衡猶兮踏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
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唫
目拔兮遊聖賢與意會兮欣忘飡植芳樹美兮亦既
蕃孰接搏虎兮更衆難自毀不迷兮稽考槃寒民多艱
兮戒未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違成壞兮理則然蔓
蔓荆棘兮上造天寥寂一作廓磨牙兮文衛阡勿應其求兮斷
深冤掩關自娛兮鮮憂患飯蔬飲水兮顏悅懽優哉游
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涵明星爲質窟作刀砌永寶用
瑑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illegible]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子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爲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
部使者爲之喬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
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
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
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某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

州上接夷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箇
恕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
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
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
留之元豐三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
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
欲勿與夷人大恚爭噪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
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母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
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illegible]之計公
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illegible]羅胡苟里

夲瀘州熟户夷也比因訟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恚
嘗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
生事固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
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
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陜右兵五千人經
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讋潰果奔甫
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
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撾之既去
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
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

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至是節自
度不免乃以失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
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
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
一毛為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
箇牟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其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
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陜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
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遂分屯奏功天子得
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
中人梁從政至瀘鞫治於軍中斬存寶事瀘州流監軍韓

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
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
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
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閒邊田賦生稅為請天子
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
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
而使者聞知内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
録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
所為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廷儒生講
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

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殁為使者迹
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
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謫守齊安也嘗遊於定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
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
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
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閒二任之風久矣後為瀘南安撫司幹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
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樓佛

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亡次官邑御史頓君立以爲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贊跋

秦觀 少游

龍丘子眞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輿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溪馬圖贊

前一馬驪駮樹座褰首散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狎家後一騎尾鬣奮鬣背而號鳴若聞其聲覓閒之鄉不遠草長無羈無縶樂哉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眞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爲法寶文雅臺邊清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眞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良吾孔未遼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齊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受剝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去不
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以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乎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杜門自守六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長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愧於天無怍於人無共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
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荊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義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
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辯士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孟子髡鄒衍
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
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
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澼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絶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鷙有計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旣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斫去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嚴甚有懼我心及未完整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内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絶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擊節拊杯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發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聊存以適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恬以尊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隨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亦希老疾病卧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飯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録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搶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需醉夜歸適報鐵搶入境激衆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搶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採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秩布數匹賊爭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悉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還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獨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劒洎一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負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眞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秦觀 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瘠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嘗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淆亂其間至於撰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書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illegible]中王偉令諸子範小楷此文遂出[illegible]辰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將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為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益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況依倣為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蟲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亡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退恭云建安

一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鼎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然後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耳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長沙人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之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莫不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為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弃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如不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不學

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豈嘗不弃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或爲文了無一點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人畫中亦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嘗得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閭有書生欲苦之一日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未知率爾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啞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孰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為嘗醉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以為奇古

何君子其言宜不妄嘗評此書時方在祕閣非圖史
甘泊子二人孰秘孰不秘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傳其書於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居止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詔之固稱存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追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

秦觀 少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殁于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為縣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一邑最豪強畏之移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果而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效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

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之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郯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闕守宰以求治慎赦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固國復選擧以澄源申武備以遏姦宄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待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愛其才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以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擧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長太息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縷擧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途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令帥劍南者擧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擧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强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

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則使者懼其凶狡莫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當武臣為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從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他深計遠慮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間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縣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霖潦猶能為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為一路就公為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

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蔡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朝散大夫方在謫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遂前事自陳公曰吾專薦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守令監作其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者成於是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

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句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贓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

辨邪正之説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
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
寺監長吏各舉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
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省長官
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
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
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
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
西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
通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大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
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偕入小有闕
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
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
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
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
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
濫進再言京東鹽榮不便上疏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綱
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䘏民力行浙中舊法
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說

書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
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
夏五月辛未終于州服其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
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
歸老陽羨別著易説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
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其利害移諫
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
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
務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
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
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
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
爲諫官供奉仕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嘗抽處
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
且死非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善推轂士士之游其門
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
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
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
九誦以謂有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以學足以
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稱其經術

達於人情又曰今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音於是
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
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
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潘之女恭儉婉
娩治家有法封某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
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
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
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
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子兄之子故
焯猶未仕凡嫁内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
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
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
能謀議過人者其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
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
藏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
參軍父格前通州司户參軍[illegible]軍右[illegible]落豪縱不耐細務自[illegible]
[illegible]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若旅人金錢邸第甲於一鄉
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質補隙扶則含負
日繼月故市笥幺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為能謂所
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
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澧州安鄉主簿皆非其
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薦先待昆弟族
人一主於恩意叔父某為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嘗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
曰罪緣某不繫叔也榜脊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為請於
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

也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
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
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
厚給使皂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
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
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筭
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處士杖屨相
從蔬食清談為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
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
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

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行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長懼泯滅幸為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為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兄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若夫人悲哀追不得已還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士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羞也況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媼市砒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媼為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趣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勤勤不為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己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亡仲兄縉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評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溫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倚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

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勤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峙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稟實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嵬瑣詼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公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宫室之盛冠絶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賓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度養猿鶴孔雀鸂鶒白鷴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二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辭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某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墩累墳爲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書有法閒居絶口不掛事事雖丈室

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言氣于識
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
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
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
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
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禪耄
興記以自見云謹狀

録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而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緇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爲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剷
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劌蓋即
山巔爲多寶塔有環屋其北爲羅漢殿殿[illegible]塔之
制其南降而爲山腹爲法堂法堂之東爲衆堂又東爲

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門
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於其
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甓
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修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
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
復未有如寶林之速者也蓋越之城南去數十里疾
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
林蕺山也卧龍爲郡守所治而蕺山少東不能正受秦
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

如此宜其廢之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
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閡者十六七而前世詞
巨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
翻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而憑凡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
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登其上顧
謂覲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
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其[illegible]公既
爲之記矣今棟宇垂盡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
其事者也盍摭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得與傳焉

無窮不亦曠歟觀於人命摭其支學邪公之意而發之歟曰寶林事實以獻詩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坱圠之恩墜露增流以致彤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實箱篚並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實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　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且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和氣充塞致此嘉應某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蔡州奏議奏狀

管下居住具位蔡騶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任官所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學官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第三十六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　書

秦觀　少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為之營是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汩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中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喬君諭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之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恭惟相公輔先帝已來燮陽調和庶政具興吏民効職褒

秋有賁其俊乂殿厥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遹承
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鈌然若無所
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甚
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以損然猶區區訪訴發
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
魁奇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
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才拔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
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内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
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
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宜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閤下某聞天
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
而精微則功名蔚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
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
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
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
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
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在三事抱忠臣之究而奮其氣此其學
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與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
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匿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
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
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
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
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
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
焉東漢之士如亘泰氏持策攬轡周旋中規方折中矩
然而車弊馬亂轉徙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
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

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
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
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
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
耳其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
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
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
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足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
文録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
夫大治無棄金大闘無棄士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

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與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願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上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綜覈其形勢而私探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亦嘗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揣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僥倖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濵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為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劒工之惑劒劒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為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為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諸公游之間伏蒙猥賜褒飾以為可教亦如諸公所云其以是待之不疑亦知前志之不畏俗議之不足恤而古人為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若是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嘗會閣下在告私懷悵悵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追所為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為一

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文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亦尊而未損之使然後自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竊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著書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游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間若其不爲疑私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屬也竊觀今之士子挾策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奇

人學官儒館以教育凸任者無慮百數其同緣親故以
爲介紹談説道真以爲贄獻者爲令以干謁若倪理色
以叩閽人冒汙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亦相仍袂相屬
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益者十無二
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
一二焉其售愈多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閤下
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足贊納不前謁
者未嘗知名閽人莫識其面而閤下獨見其間誰之文
以爲可教[illegible]相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閤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閤

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匈迫
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解閩罷遂無入都之期
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
陳[illegible]所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
閤下[illegible]指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illegible]以茂
其本根[illegible]以發其光明不間疏賤而教之以書使
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閤下非特無愧
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大恩卒而不
酬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閤下裁之書曾子開某[illegible]
[illegible]首獲書大塵見丁某比爲高郵[illegible]得見丁[illegible]名於州書[illegible]
曾氏埋銘中[illegible]金山[illegible]宗師要其溫粹有文[illegible]

一知與足下善矣去年至京久而復見自言與[illegible]
日出足下所爲詩[illegible]雜文讀之其辭壞[illegible]
[illegible]

與俞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
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
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
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
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
至陰而四氣兼之[illegible]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
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illegible]雖人[illegible]然其味至苦入胃
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
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
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

火令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竊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决癰潰瘫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諭屬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自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家墳絕門內負先人之明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

始終假借以及於此竊非望始深幸者終而懼無緣愧懼嘗讀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敏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閤下之門由是無僕之迹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哀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有相摩跡相接地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闔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部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故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僅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千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間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門屬守將縣易日迫賊事乃留後時卑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聚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猥備服役之列其爲欣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結髮從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

御書手詔記

秦觀 少游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蕃族慕恭家白子等剽熟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等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

二十有二人而録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竭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通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愈次阜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誦經者六人課巳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身依寶絡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涉耳合環手開求而立者各一人受衆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雨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之獻者一甲胄者二人受胡

輸贐者七人受胡從所牽駝而致之者一人受冰神所獻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者乘獅子者各三人爲衆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拄錫而坐巨蟒上者一人背樹聽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鬪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獅者凭舞鶴者各五人執寶器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持搖箑者五人持焦葉而涉舟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巳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紉衣者浣巳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雉髮者後洗而納襪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侍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

操刀尺者一人治絲者三人衆渙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負者二人贊者三人荷擔簦笠而歸者三人挾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欹仄杖拄笠負數珠白拂山曲水隈塗覿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僂觀瀑欄楯據危追險從瞰仰睇直視轉盻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猊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睅目貫而前導者十六甲冑推鋒挺劍秉戟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捧奩荷策持拂與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孩書鱗身鳥喙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羣象擎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鸜鵒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麋駝蛙蟒獼猴猿犬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布置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今意法能亦嘗留思若此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為之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戲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寖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州世外帶江涨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侈麗且重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歌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

所書詩寘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遊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為人元豐二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蓋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豗怒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諭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無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法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

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子瞻跋覽太虛題名皆余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余與辨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辨才聞余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余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以寄太虛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

間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瀕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蓑荷笠而佃横
清泠而漁者闊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劘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璘不默罨或
雨兮水爲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弦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敵千
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摎
枝兮水驚湍麏麚聲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夫爲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晏老沖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綵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沐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
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
洞寂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
激而外着爲想濁污而墮着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變遽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愧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豈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不知此論中否然竊怪其語有足警當世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爲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蹤浮屠之說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康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秦將還朝謁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秦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葬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産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邪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占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者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黄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吴元濟秦宗權之屬迭有其地王澤不流民昧無知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汝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前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寖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虜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墓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豈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郡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計□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此大其所省如已致焉和□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幾其人勞苦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虐跡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敦藥齊以給疾病之民所病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已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其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新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伯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蓋即其地堂之繪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不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莅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勑書獎諭記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臣□州事二年春盜發陳蔡潁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鬪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帛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飲食捕盜官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爲所敗纖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檢使與戰不勝其子死之會仙居縣尉宋記吏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潁之間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滑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借職錢六千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不解甲而賊衆詭閱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區處而諸□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今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

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衆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衆遯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戮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卻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潁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奬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効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

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澧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澧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叅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蜂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庬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學之古心然其貌盎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澧南來迓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澧南之所寓也是日遂浴於湯泉之北西惠濟二百步周表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蓋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贏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歷冢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亡泥挹消慄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食其有功於塵垢疥癘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關永仁來永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乘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晴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百步而至龍洞其上巃嵸蒙茸不可窮詰門
則大穴也斬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四壁以青壁而泉嚙其
趾益以乳石而鼠冢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伏亭而却若有畏者或拱而為企卑口呀
而為齶露其齦牙橫逆卒傑之狀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工謨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窮谿敻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而多應云景久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嶠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夫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旁小丘勢坡陁前有
小澗自渭而流蓄以為潴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簿激松栝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嬰嬰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眾光晷萬限亘二百里迤邐而矗立
妬危而怙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舄之下移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杉之下形勢益振然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還延辭避推寄老之為勝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詰禍句訣之士莫能
居之故雖從有聞者是庵始基已為賢士大夫所嗟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遂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想子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三得詩可三十首賦
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虞瀬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最
汲嗟春之狀倏忽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
勝計嗚呼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
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
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
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秦觀　少游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處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之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綠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見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己己與物一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僞之非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豈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號州詩序

號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借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其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太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檥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史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焉

誦丞相之詩巳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輙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乃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烏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仆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駮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駮而吾之駮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其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詞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距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巳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巳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

初丌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嘗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彙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

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旣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貫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悍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當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其旣以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爲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游修觀相望乎楓栮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蕖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琵家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大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

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爲耒於朝廷復之又發山西渰祠分湖之別派疏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寄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陶山水閑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寶文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存以周旋況得被其知渭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杠杖樂英斬雍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聞之鄰長舟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紀其事元老名儒賡而和之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雅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没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人泊第節數往來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然不見至數浹日莫不□所□大衢支徑卒相觀逢輒□□索酒不肯已因□醉□余亦從之醉各馳驢去亦不相顧□其日復然率

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今年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伯壻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于進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攬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考飲食奕棊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

知余非偏暴汩没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幾也今者室居而與出非爲汩之事不治揜抑若處子又何拘也因兩問衆曰昔屢子出今子起屢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二三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嘗爲若語其說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探復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皆物而已矣因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若爲猗猗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寵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五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貴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者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

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度不復以筆硯爲務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詔獄雖之事惟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無事輟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今無以自贖謹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齋沐以進唯陛下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上之未幾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者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擯廢放逐之中窮棄疾病之地乃能自信不惑爲著成一家之言今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之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今斯言可信余比多事奉使請觀其言而定國乃以副本來囑予爲序噫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略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氏子文與諸弟奉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蓋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去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積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噫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其文考瞻端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揆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矣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擧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

自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
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號羌獄上
書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有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還史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執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命官文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
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鄭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去緣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
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彼謫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
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適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相屬賦詩而觀以拙於詩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淮海集卷第四十 哀挽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外班行尙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
洛水嵩峯青漢外[illegible]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illegible]公朝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illegible]仍長信原廟蒸嘗即治隆
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繁靜閒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褕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賵盛挽者轉哀新
詔切乾罍奠軒已暗壓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蓉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illegible]木牛通蜀漕
舊市羽翁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認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鬲鸕王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錯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illegible]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illegible]以抠旋入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鑴銘旌著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遥想葬期[illegible]郵傳軫駐新阡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廷尉家因後[illegible]似大椿宜更壽[illegible]如鶴
錦封花誥蛛絲網[illegible]與百年誰考德[illegible]阡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幔傷秋逕青缸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寶千祀而一時[illegible]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升觀鳳出而旁午兮[illegible]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于爵而鄫封
遷[illegible]其[illegible]翱而續著兮考
蹤[illegible]而好修旣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濯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握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illegible]遲而去遠兮固

修以吱蹇兮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裶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諜乎東觀兮裁訓命乎西垣典平紀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夫因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奕靈之焉前信百年不斯須兮逍雷威而遄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朔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埴虞而鬱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縟紗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其以自持何穀施之或忒兮羅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獨居歷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貞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稟性命其如遺嘆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閑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借乎人知嗟三泉之未洩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竟[illegible]以旋遊日黃昏而不見兮靈室窈其無人帷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乎生之歡密兮遽音徽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諭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襯以增慟兮涕清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爰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儀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抂正行來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祈董宏非遷謫生華髮寒蟠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儔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榮峻千金賻恤優搢紳[illegible]有恨壬跂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illegible]自為家正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今[illegible]不[illegible]龍蚍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illegible]國史可無[illegible]

室縣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懷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讖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大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按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崔稷夫人
相閱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鳥湛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新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驊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瞻耆舊哀榮世未如襚加三事袞奠致兩宮輿鹵
簿前街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革老挽詞四首
向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痾反故園無遂暮年非不渭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觀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衍仲間誰請尚書官給札
盡抄遺葉入名山
峭峣芸閣上參天直合相依欲二年頗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皆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遵道挽詞
早歲戰冠侍冕旒白頭淹郵外諸侯篋中尚有東封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敷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衝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昔鮑照陶潛自作哀挽其詞痛予此章以知前修之未哀也
嬰纍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史來驗我屍藤
東木皮棺槁葬路傍吾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吾今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
朝作飄零至於斯弱羽一采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縛山

[illegible]

[illegible]深夜深似然與雨客悰淡陰風吹瘖宮生於辭紙

[illegible]悲夜無人諒薄奠詣與飯蔬綵亦無挽歌者空有

淮海集卷第四十

淮海後集卷第一 詩

秦觀 少游

進南郊慶成詩 并表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復祖宗故事以皇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之夕月纏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臣雖踈賤通籍秘省預見盛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入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無事將興舉彝章預講諏紛然興豈議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齋封內外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王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圜即自然丘警蹕三千騎千霄十二樓鈎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還聞畢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豆天流宵祕靈猶鄭霽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麾日初暝旌遊風不満旗回鑾龍入駁傳詔鶴為郵崇慶天難老黎元業

不憂衣冠千王簡宇宙一金甌可但豐年屢富知世德求懃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間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擾滾徂云畢中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天地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旋云去從速乃所當計亦何補徒然引慨慷不如聽兩行一飯付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衰蘭蕙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蠡賢與同艱難終剛會稽恥列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恐天晴前觀范公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清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不悟覂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兔走獵狗悲鳥盡良弓閑自古身不退多爲世所歎

隕星石

肅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爲霄漢間墜地成此形雖有堅白姿塊然謝汝靈大眠牛礪角終日蒙犍腥昔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聳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青冥

山陽阻戌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風動深夜原野眇林莽青天行蟾蜍枯水轉魍魎此時蓬茅下去心劇於癢棄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叅寥華老

迅風薄高林萬衆號虎豹紛披枳與棘尒復鼓狂鬧我垣既已頹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枝橫力難與較黎明忽自罷晴日射魚罩死水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眞（一作共）夢事往趣如睡覺炊黍熟黃鵠吾其理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叅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吾因一時美難以相喻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南國俊聲猷推妙年數奇晚乃偶叅軍古龍川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頡頏巉荒天雲鬟三子聊尺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速翔騫

茶

茶實雖不英其香乃天育芬不愧杜蘅清堪擬菊上客集堂蔘圓月探禽益王鼎注漫流金碾響丈竹侵尋發美蔭倚㫖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餘郁辛蒙巾笥藏苦厭龍團縮願君斥異類使我全芬馥

茶臼

幽人耽茗飲刳木事擣撞巧制合形雅音侔柷椌虚
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窻呼奴碎圓月搗首聞錚鏦茶仙
賴君得睡魔資爾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借黄
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宫琢琳瑯懸魚警群聰緩扣集方袍急撾趨百工雖
無筍簴器自協徵與宫鏗然當人心邈有夔氏風山泉
自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間鍾鼓清響傳無窮惟有
寶陁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罄亦投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佪徨飆零依金室君
王事遨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宋彈娛歡非一日當年
侍磨酬珠玉在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絕無倫匹所得雖
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
子本淮海弱齡知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
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遣兒來執鞭晚棄本
州役青衫鬚髮蒼然臨衢閑大肆旁午送錢錢嗣子頗不

凡丈塚早周旋行期拾言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爲者落魄不自拘獨携三尺琴笑別妻與孥一
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
食羹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
有道不專規然居無道祇深適嗚戲亦巳愚願生脫塵
韈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脚落日半遥岑芙蕖淨娟娟麗服撫翠衾無
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

惜晩晩酒王誰與斟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閑獲
清賞芙蕖一何綺美人艶新粧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
妻顧自良家子黄金選燕趙摇落對江沚薄暮風雨來
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僊客當老秋於忽少佳音郵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
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熱惱熱儵月濯涼吹又如
觀巨梓却睨蕭葦細士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
空虛終日面林壑聞人足音喜況乃道所契方念衣袖
分明月忽我畀春言何以酬心憂同所詣

吳興道中

龜兒葦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爲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亦得有酒嘗

無題二首

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且爲憂患渝西伯囚演易禹遷罪成書性剛趣和藥浅浅非丈夫

其二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欻然化蒼狗俄頃成霄蓋達觀聽兩行昧者乃多態含糊勿重陸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并一氣忒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狙征雲師畏摧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常耆一昔回旱譏沮莫行益然雲霄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名行矣耘我稻歲終祈坻京

東城枚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蛩蟲隨穿窬計狐

亭夜深墨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連衾被微思不敢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不誰畏勢誰云同室閫困文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瞤睨棄之倚柱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鐸賢幸脫燕人斃云弓豈須求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豈良賈賢深藏無闇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來無際

夢伯收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顔少歡趣自　棄有司却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群英會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騁步攙攙天地間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敵

馬牛不爲匠人顧昔爲土中花行待東風煦今爲階下草遠矣霜秋露老母哀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絺給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此舟中鮒

送佛印

抱包初捨蔚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爲上首
幾年彌勒作同龕貞珠撒帳開新座飛鳥銜花繞舊庵
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闢會流觴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醉觴還却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去

趁鷗浮花轉曲逕山窮早因前守微淤塹元是故王遺
年年禊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闢會蓬萊閣

林聲摵摵動秋風共躡丹梯上卧龍路勝西陵三兩水
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
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徠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為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闕
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
贈君一語君應笑人競注江河本不流

淮海後集卷第一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秦觀　少游

寢疾□更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
飈定天輕露氣寒菲菲重花偃佇倚龍燭窺孤諷綿帷
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爲用衷心旣
絕俗發語自驚衆麈尾扣球琳筆端攢蝃蝀雄深追揚
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傳鳥狎餓鳳與時且蹉越
於我實伯仲尒來居邑郡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
託鯉魚送二物或愆時巳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忽若

凌波對睞著復汲汲良暝趨一闕陰符令沙毒射影期
必中自臣嫂母容對客施鉛粉帳溘然一朝逝萬事俱成
夢形骸猶決疣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復之為長慟
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智慮常空洞彊
顏入規模恐辱受羈鞚行謀買塋棲名理就折衷但恐
狂接輿頻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蕤
菟戲神珠正晝飛霹靂𫝀于木無異名金璧珠璣積所
以生群材名抱荆山璧小為百夫防大為万人敵夫子少

邁倫噫嗚咀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聽咫尺翻身西
霄十載追窮尼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查泛
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出青前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
十乃古昔勿云名位卑九十乃自此擊幽未尉朝邑髮已
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
四極行矣壯舊圖勉逐 文關

抱甕

搰搰抱甕人注乎治其內仲尼爲所輕子貢無以對捨
器欲還樸爲董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爲後之日無定不覺忽有期尺
捶探滄溟俱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圓緣了吝無復餘講人治經論艾夜猶未除今
風奏哀松寒月掛碧虛此意了不論悲哉同窮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碩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
爲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

物貴令名扬修身戒明汚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群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亦於邑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宵
箔蕙煙橫寒炮玉脂泣勉旃決南圖荷華行滿隰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
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卷參差到平
地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
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却向中瀍望舊憶當時在屏幃老母思兒且欲歸

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雪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爲世所掄
盡入詩句爲奇新宗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
目聞飛鳥絡若翩俛仰自娛忘賤貧際我與君参辰
孰爲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沉淪莫若痛飲還我真
況有内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珍
瓦甌竹筯若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
念我行當西道秦挐舟來別非所欣欲託高堂袁通殷勤
郵庭旁臚難押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

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贍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
翻星轉日吞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畛域
一班縱復爲管窺萬派終難以蠡測區區文墨作高情
解鞍灑涕恍惚疲半櫓新水六尺草瞑視四物行空青
伊我籃輿抵京縣滯留黃埃行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
彌月不能一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蛾眉蛾飛愁殺人
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
世事蝟毛那可筭寄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奴詩

西湖水滑多嬌嬈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皆白鬟腳長
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燕行簪裳鮫如弄月隨滄浪
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觴主人嬌跪謁邦之良
少年射策謁未央後詞偉氣森開張王杓賈斗生怒芒
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鎩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
浩歌騎牛倚倡佯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波瀲[illegible]光
奴奴勿倦備羽觴主人正欲遊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遍北邙山

髑髏猶來[illegible]此地日黃昏行長途萬里傷行客
只知恩愛動傷情出且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
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
貪聲戀色鎖如癡[illegible]彼聲色[illegible]迷所陷休言七十古稀有
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illegible]不染無瑕謫
日月遲遲[illegible]明三峯[illegible]復石畫黃花
芝草琅玕知及札[illegible]長上[illegible]淥淥華池真水碧
桑[illegible]欲和合[illegible]巨[illegible]來芳含與誰傳
老鶴松間三四隻唳天[illegible]彩[illegible]對我時時振長翮
騎[illegible]未遇且悠悠[illegible]有適紛華任使投吾前

爭奈此心終匪石拜命[illegible]低頭未免捨言責
從茲俗態兩相忘莫[illegible]同人有志覓長生
還須休糧從有益須知下手[illegible]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illegible]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凡與示來示滅二千歲
真骨萬里傳中國[illegible]有足[illegible]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
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illegible]群愚偶從好事奎譽上
持出瞻玩相歡娛[illegible]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
莊嚴一一出御府[illegible]蜓繡[illegible]是時賓客盡上士
回向已登十地初那勤禮讚出歎[illegible]四坐人顧瞻驚俗污

因悲人生信如夢浪逐聲如霧翳須一源清淨誰復
無枉入諸趣更崎嶇顧只今日古松白日常蒼蘚
乃知金山妙難測餘潤普及無凡並復老矣亦才辯
朱甍碧瓦非難圖行看岧嶢倚青翁如公說頌三昊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
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
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彌名曰天元
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浪來雲根
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聞沓漢人馬靜

想見雉堞低金盆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于金濯足清江起南去劇談頗似燕客豪
快奪莊睢如墜雨東城橋　未足論栢直何爲口方乳
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瑰瑋有誰同
要得張侯三日語書閣那自運覺忙時清不用聞鷄舞
栢蒙歡喜見直馬書冊辛勤立門户要當食肉似班超
猛虎何曾窺案俎

早春

黃金蔌蔌潮出揚州君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

入簾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觚稜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閒平生孤負僧牀睡
准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
挂起西窗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
絕今以補子瞻之遺　東坡跋第十卷載二絕見正集詩注下

其一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

曉聞鳥啼破夢怱怱

其二

睎草露如郎淚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不度彈珠淚
語帶嬌聞時斂翠蛾

其三

琴絃斷續秋聲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
欄邊閑倚更誰同

其四

翠橫霽色天沉水鳥宿寒枝竹瑣煙金鴨香銷香清夜半

淚凝殘燭盡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林看君記得傳文錦
字字愁縈恭斷腸

淮海後集卷第二

秦觀 少游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喜聞貪芸佩玉盤饌紫駝峯散
帙牙籤亂開函錦褾重君善文如可諭願備北堂供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慶觴年較藝先多士後飛聲動紗綿秘
書窮甲乙辭室諱温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
春晚炷宮燭夜深然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
共貴蔚薦世皆憐附尾方瞠若提刀獨矍然皇囊封細
札青簡續遺編璧府深難詣龍媒僑莫先大農參奏計
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即金甌忽浪傳兩輪君上駕百
丈剡中牽佳處推鴻唐老淹回賈傅還坐霜臧九換金竹
遠三遷鼓吹天雲外旌旛楚水壖紅綸殊未復憂患復
相連惡草空搖毒群蝸謾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
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失廣絕交篇
禪學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盛
月黃塵裏繁花白髮前冰臺甫照底玉海漫無邊身世
猶飛隼功名盼蛻蟬焦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鐫佇續清
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翮去應便預想朝元

處寶禪師萬仞

送陳太初道録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錦衣駐馬生枯骨同車濟病驰帶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殺年流俗笑一旦五侯誇慕惜春深日琴悄而後蛙背回書字曲毀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多累逢君誤誇空提方士劍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問多賢感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着媚寵忠力欲回天縲紲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常併日滄海更經年明主無終棄炎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人傳前偶須宣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頓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芽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水飛雲寫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閑岸闊聞鼓遠軒舟舫横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　家分輝七寶欄勢聳金界迥影離玉奩寒次第邊烽與高低發燭攢虹旌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數連藏海光集匝宮壇閣閣連青昊熒熒過翠巒月卿秋抒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騎度葉義天黃雲腳亂村黑鳥翎訛潦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江練不卷溫井鑑新磨漁火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題玉節龍窟受金波琬琰存

吳事兒童記楚歌孫龍雅居士傳蓋蘇隨飛鼠鳴深壑胡蜂結巧窠晚炊圓釘又皆梵宿青螺　馭沉荒鹭仙春渡湫沙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漆濟日連霧蕭騷風轉阿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辯才法師嘗以許月寄纖聞不敢追次其韻

遙聞辯履去翛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雁同看秋崖月破煙尚有衆生未成佛肯拋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關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䌡綬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飛寶泉
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呂越艶誰與發角動單于自感傷
山似卧龍天似水却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緯歸金井
月轉檀欒蔭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閣即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煙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
頼有霜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詩

次韻公閣將受代書呈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旦暮排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
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洒異人間

次韻公閣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　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
萬里天光魏闕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
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閣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衫初向芸臺嘶夢回金殿風光別
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
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閣

東歸行路數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臨晝去
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
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奉和華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混春登臨披經纂造芝蘭室
揮麈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曉晚絳紗人散夜書森
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 并引 一云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叙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之盛事矧中秋之届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賓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光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楣接低空公宴初開八營蔥照海旋檻秋色裏
簫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翻驚團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致政口號

竊以五福具臻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裔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襟殊鏈星躔異衆方面雖分於王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乍見雁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斝金卮通繾綣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釃酒花仍麗寶獸呼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聞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檀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摻撾鼓為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卧牛阡當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櫬追還哭潸然

其二

早歲金閨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轣轆靈輀動悠揚素旐還暮年還抱愛應辨淚潸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筆章晉安豐民詠濡須政朝推朐䏰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罷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是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壚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辭吳聲病如可瘳猶擬賦生芻

淮海後集卷第三

秦觀 少游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逍遥北窻下百事遠愁來無端葉間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紛紛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我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愁自天時感慨亦其趣

擬孟郊

曉風有吳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推車詣梁城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疎林林間鳥鳶復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癡兒踏吳歌姬姹足詑音日落相攜手涼風吹衣襟

擬李賀

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挂梢寒挂團璧白蘋風起吹北窻尺鯉沉浮斷消息燕子將雛欲歸去沈郎病骨嬌遲暮愁懷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擬李白

芙蓉含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時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疎雨濕秋江霜風暗引芙蓉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接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鴛鴦驚浪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卧北窻下工免嘲衒光照清夜故人別我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令客來漸覺衣袂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窻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方爵通侯

擬杜子美

紫領寬衲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衮衮按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便箇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舖堦疊亂紅一段新愁誰攪上戍樓非為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日下煙深寄斷鴻

擬白樂天

弟妹別來勞夢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比里河錢須作

南州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看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

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拾許多愁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消白沙茫不辨

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疏簾薄幔對青燈鸜鵒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臥病

地爐湯鼎更悲鳴

聞鵑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煩君且傍蒜山飛白衣居士如相問

爲說湘塵欲滿衣

冬蚊

蠹蠹蜂蠆罪一倫未如蚊子重堪嗔萬枝黃落風如射

猶自傳呼欲噬人文忠公云蚊子最可憎且是先要喝後來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遠樹依微下夕陽行人物漸稀蹤夢斷

綠蒲叢底宿鴛鴦

雪上感懷

七年三過揚州長與諸賢共裁猶諳舊事欲尋無處問

夜荷風露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其一

刀圭雲母具晨飡門對三層步虛壇夜半鶴經分七九

曉占歲氣辨黃丹

其二

火棗交梨近可飡不須地肺及天壇弱顏藏坎海毛皆綠

鳳宿瑤宮色白丹

其三

紫府沉沉掩夜關竹陰清掃月中壇歲星偷得桃枝碧

重奉歲成李子丹

其四

袋中玉色已經飡醉拂絲桐坐杏壇應笑倦遊塵滓客

鬢毛蕭颯事鉛丹

其五

漢武遊心縹緲間文成五利走登壇何如屈曲韓夫子

不羨仲君白玉丹

其六

使君本住道家山勝跡訪元都太古壇陰惠已能追許令

治功不獨煽爐丹

瀛州閒題

淸酒一盃甜似蜜美人雙鬢白如鴉莫誇春色拔秋色
未信桃花勝菊花

春詞絶句五首

其一

滿窗烟暖蕙薰微紅日窺軒睡覺遲人倦披衣雙燕出
靑絲撥罥木蘭枝

其二

弱雲亭午春嬌高柳無風翠裊條懶頭夜來搔短髮
隔垣時聽賣餳簫

其三

都城春留百花披長憶人歸經馬時淺色御黃應好在
爲誰還發去年枝

其四

風驅白雨洗園林蔽地飛花一寸深狂紫浪紅俱已矣
老春雖在亦何心

其五

顚毛漸脫風情少匣劒空存俠氣銷人遠地偏無酒肉
春深花鳥謾相撩

秋詞二首

其一

雲惹低空不更飛斑斑紅葉亦辭枝秋光未老仍微暖
恰似梅花結子時

其二

無數靑苔繞玉階夕陽紅淺上墻來西風甚近無情思
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醉發郞君更不歸故亭荒廢[illegible][illegible]時玉盞金樽渾如夢
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新春彷彿夢中來雪霜便覺都無力
只見桃花次第開

雪中寄丹元子

陰風一夜暝寒風定紛紛雪片零想見玉淸眞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交鳥更啼相逢解頤足自慰
勿語徐子念心撓

新開湖送孫緻之有懷兄于東北因成絶句

狂客走形暗悠悠莫昔吹風吾一片秋黃綬不爲無氣槩

蒼龍垂尾送行舟

呈李公擇

青奚擘破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筯懸雲脚漸收風色緊
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騮嘶顧出疎林回頭已失來時路
杳杳孤煙隔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其一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得仙會有黃鸝鳴翠柳

何妨白眼望青天

其二

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羸驂不可躋但得玄暉曾折簡
何須平子更安題

其三

且折花枝醉復醒人間時節易崢嶸蒼龍肯自羞無用
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秘監堂三首

其一

老仙舊地枕東城古木參天響暮聲我亦願爲方外友
風流何必並時生

其二

史君平昔慕玄清一到祠堂意一新户外黄冠應指點
公應便是謫仙人

其三

衣褸鉢盂氣久消家門館未嘗行朱轂碧苔何從得
疑有陰功夜助成

和君白觀妙庵

龍瑞宮中種玉人誅茅結室傍秋雲自言洞裏山川別
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閣紫梅初破萼北澗淥水方通流歸去一春花月夢
定應多在此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姿作釣翁尺池終日釣微風令人却憶鴟夷子
散髮五湖狂醉中

賞酴醾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唯見此花堪斷腸借問斷腸緣底事
羅衣曾似此花香

淮海後集卷第四

秦觀　少游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從萬死聖恩寛大尚使一麾顧惟昧冒之
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偶少從荷先帝
之誤知縣常貟而擢用冶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
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擯黜責其亡作便可屏之遠方憫
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
承流況臣身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
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厚感亦極而難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愆尤之可赦以
過失為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
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
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
山巔南直秦望北負卧龍蕺山挾其左鑑水匯其前園
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
入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為丘
墟父老過之猶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
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為
十方家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緇素
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舊浮圖
棟宇次第告成皆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
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
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鏝
井□碣祠輒應臣等竊以為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
而[illegible]千歲蟠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
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各効之於
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

宜乎不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
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
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
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荅生成之萬
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
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聖紀開祥嬀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
詣精廬妙修勝會數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
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

圓穹[illegible]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長[illegible]
會於中天

代荅范捐公啓 堯夫

[illegible]文武道備天人始判[illegible]經有棟梁之器及參大
政舊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illegible]昔韋平翻興於
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後陸氏取象先
之裔[illegible]云華族未必照斯然猶前史以爲美談[illegible]世謂
之[illegible]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illegible]要立之求以
今[illegible]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illegible]容心斑謂以無
臣[illegible]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和甫

光奉明恩進躋中[illegible]伏惟慶賀恭惟中丞侍郎[illegible]天閤
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illegible]器足以致[illegible]雖然
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鯨[illegible]訴評
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illegible]之寄[illegible]不失
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文物望簡在上心[illegible]遂
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栢之後凋独獸居山[illegible]見藜
藿之不采某叨拘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illegible]微器識宏博吏

事變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illegible]
[illegible]宏之宴楚郊出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
聞除書之下亟辭右轄復踐中臺邦人[illegible]以願留朝
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水監之無私王體一謀
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縣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寵命進貳中樞碩輔及[illegible]天均慶竊以天運無
積嘉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虛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媧
皇補天之際當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
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
必爲臨大節而不奪入[illegible]著聞折檻之風外捍戎
機[illegible]而精神益勵處閒散而聞望
愈隆[illegible]神聖之[illegible]感會昔仁祖虛懷於
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
掌而[illegible]亦至於容刃盛世難逢[illegible]傳於老嗣賢復
出天資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illegible]上千尋
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
夙登門仞久曠書勝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illegible]
聞進拜倍切驩愉嚴石雖[illegible]之論哀衣遂有
方[illegible]匪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闕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為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某斗筲以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揆之崇邸首噴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訏謨德裕之六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寵光出守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凡占書未達河南之牘朶雲號體俄蒙郵國之函仰荷謙沖記能愧懼恭以某官器局宏深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又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益繼為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鸑鷟之奇魯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覿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既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遠來爲況甚休以慰以慰竊味詩之大旨辛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儒素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令古人語乎兼審簿佐吏職小案一不足以淹速猷毋甚快快也知罷官里閭慕義者皆學是所以增其志尚爾白玉微瑕于文松碌碌不害他日爲大器躋洸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閤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閣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前遣圖相公過有採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啓事以叙悃愊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發監務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既未遂之其去亡傾天理之莫究茲條文之

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凉靈車戒道丹旐飛揚有
聲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安故鄉尚饗

淮海後集卷第五

淮海後集卷第六 雜文

秦觀 少游

雜說

唐杜詮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宅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拘絷跼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絜已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蠶書

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

既蠶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兖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乃縣之始雷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蛾尚卧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莨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爲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必時去之萑葦爲籬勿密屈藁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蒲闈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箸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系過則系麄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横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鏁星

爲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鏁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匼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鉤以防系竄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卧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戒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蛾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蠶之未蛾而發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蛾口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絮爲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蛾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書丁孝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侯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博覽有根柢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置情遺書以待古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持善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即馳謁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㸌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以來迷己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言是夜謂兒曰辭

才之功汝父之度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父與子遊情不能遽捨[illegible]爲別因相對引滿所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十[illegible]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子[illegible]遂去不復見子聞其事久矣元豐三年見孫子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呈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嘗至焉滿替代猶寓止僧舍累幾代者卒叔聰之先君來領其職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聰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母來為汝州學官也而叔聰亦奉太夫人間居於鄭之兩

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聰之先君亦沒於濠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豈疾[illegible]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孫各奉其母相遭于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宗仁宦京山[illegible]中有[illegible]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此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稾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為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強不降者與強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舂

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為白粲與鬼薪伍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為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一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

淹滯之徒不覺膝之前席以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王庖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溢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淸和先生今乃信其淸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貴儉相彬之徒生與先生爲驩而

私與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棄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慶以虛鬧啓事上由此小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又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任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絶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實宜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惡之者美過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創跡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宜動關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而入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惟之淸嚴破塵寰之漏識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沉水之蜜圓斥橐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願尤長若秣若圓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于空而作蓋無前後去來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睟乎若光明之雲住哉如鬱葱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遍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葬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善耕耨勤織紝尊本而薄末狡儈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然以險阻之故豪猾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若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殫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奉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爲又至政尚簡肅不爲苛且苛細之專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摘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猾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絶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頹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横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己游從之儀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黄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吏饑歉札瘥

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
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為記宜莫
如孫公者閤于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盡識厥實以為
我請乎淇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
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為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
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
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
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

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
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
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
孫搴荅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
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
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
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
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諲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秉故任江寧府溧水
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
室鄖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
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
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為
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爛寓深遠皇祐中
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
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

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
韓公獻肅為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
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校理編校史館
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
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
監公素昵王荊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
者輒斥去公上疏力抵其非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
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
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為無嫌則天下固已大
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荊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

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若參然後得行公言法
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
某事安石承詔須爲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其人安
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
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
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
州州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
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
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云云縣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

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論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
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
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
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汶河溢
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徙淮
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員史館
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
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
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盜獄事對稱旨面賜三品
服未幾試禮部侍郎天官府啟[illegible]以恩遷朝奉大

夫恩遷朝散大夫上即位以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
郎遷朝議大夫徙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
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乎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贓
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帥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
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
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
也又曰貧富俱出賦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
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
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中河決小吳神宗以河
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

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
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
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
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　朝廷疑之至是公
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　又請分詩賦經義
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
術其中言議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
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
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
猶及陝府閿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

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彛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瑛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撝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邅承奉郎次曰遂承務郎次曰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鄆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閩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淮海後集卷第六終

秦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謬讀者病焉雩以蜀本校之十纔得一二或者謂初蜀本入板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搉參考增補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其文之不敢臆決者存之其字之瑣細如齋爲齋羣爲群敎而从孝戲而从虛與不从匕戚不从戊此類甚多不可悉改乃以其法授同事諸公俾他日重刻則正之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万點愁如海以落爲飛兩行芙蓉淚不乾以行爲兩打皆合訂正又其間有下俚不經語幾於筆墨勸淫疑非學士所作然又不敢輒刪去亦併以貽好事者紹熙壬子上巳從事郎軍學教授

謝雩跋

君以理學名家而留意字畫如此書遂爲善本尚恨其指板不悉改竄然知書者亦可以類推矣 邵 楷 書于郡齋

淮海居士長短句上

秦觀　少游

望海潮四首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
起珠簾十里東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
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横空紋錦製帆明珠
濺雨寧論爵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
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拚千鍾

其二

秦峰蒼翠耶溪瀟洒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譙門畫
戟蓬萊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泛五湖煙月西子同遊
茂草臺荒苧蘿村冷起閑愁
何人覽古凝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
古墨依依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
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洲

其三

梅英疎淡冰澌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
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
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
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其四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燈簾
幕匆匆共惜佳期纔話暫分携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
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依
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脆痕青牋
嫩約丁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親去無
疑但恐生時注著合有分于飛

沁園春

宿靄迷空膩雲籠日晝景漸長正蘭皋泥潤誰家燕喜
蜜脾香少觸處蜂忙盡日無人簾幕挂更風流遊蕩時
過墻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淋浪
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竚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
勻絳蠟玉龍金斗時熨沉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
青樓成異鄉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

小樓連遠横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
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

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甃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州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闌外東風軟透繡幃花蜜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長記
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為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鉤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落滿空寒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橫枕鼇峰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

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烟裊涼颸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閨正杳佳歡未偶難留戀空惆悵

永夜嬋娟未滿嘆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却尋歸路
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細
與叮嚀問呵我如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
尺曾寄青鸞翼雲散無蹤跡羅帳薰殘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薰蘭澤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
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干雲十二層樓開尊待月掩箔披
風依然燈火楊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曲
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
念凄絕秦絃感深荆賦相望幾許凝愁勤勤裁尺素奈
雙魚難渡瓜洲曉鑑堪羞潘鬢點吴霜漸稠幸于飛鴛
鴦未老不應同是悲秋

滿庭芳三首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
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
點流水遶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

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樓望斷
燈火已黃昏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
江清獨棹孤蓬小艇悠悠過烟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
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
萍飲罷不妨醉卧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
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驚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堦洞房人靜斜月照
徘徊又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摇翠
竹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
開謾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欄久金波漸轉
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三首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
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

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怱怱滿金鍾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又

棗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攜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春閨恰似小園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顫鸞篦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沉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撋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來僝僽

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孛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勾

淮海長短句卷上

淮海居士長短句中

秦　觀　少游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

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花香深處作箇蜂兒抱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幔雨澁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凄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香

黛蛾長斂任是春風吹不展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

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剪西樓促坐酒杯深
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
獨有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
奈春歸
柳外畫樓獨上凭闌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
誰知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
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
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
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

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艷陽都
幾許可無時霎閑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
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空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却有
箇堪憑處
紫府碧雲為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
花為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
乾
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
間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真水剪雙眸點絳唇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
只露牆頭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顰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

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

銀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二首

亂花飛絮又望空闌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

籬枯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恠爲伊底死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

其二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

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

浣溪沙五首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烟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鉤

其二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

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繫懶歸來

其三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其四

脚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柰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麽

其五

錦帳重重捲暮霞屏風曲曲闘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五首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着人如酒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其二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其三

幽夢忽忽破後妝粉亂痕霑袖遥想酒醒來無柰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遶岸夕陽疎柳

其四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其五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四首

退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紅成地衣

遊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別離

其二

宮腰裊裊翠鬟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

身有限恨無窮星河沉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其三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躕有人偷向隅

揮玉筯酒真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已無

其四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郴陽和鴈無

滿庭芳三首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

其二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纔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

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憑闌久疎烟淡日寂寞下蕪城

其三 茶詞

雅燕飛觴清談揮麈使君高會群賢密雲雙鳳初破縷
金團窗外爐烟似動開瓶試一品香泉輕淘起香生玉
塵雪濺紫甌圓
嬌鬟宜美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
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懽未盡
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即
和衣擁

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
梅花弄

淮海居士長短句中

淮海居士長短句下

秦觀 少游

調笑令十首并詩

王昭君

詩曰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袂登氊車玉容寂寞花無主
顧影低徊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

曲子

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
偷彈玉筯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一

樂昌公主

詩曰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
共抱悽悽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玉人天上去
空攜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輦路

曲子

輦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汙往日
繁華何處舊歡新愛誰是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二

崔徽

詩曰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
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
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

曲子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
偷傳深意羅衣中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三

無雙

詩曰

尚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粧伊家仙客最明俊
舅母唯只呼王郎尚書往日先曾許數載睽違今復遇
聞說襄王二十年當時未必輕相慕

曲子

相慕無雙女當日尚書先曾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
別離情苦數年睽恨今復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四

灼灼

詩曰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
自言那復傍人知妾顏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
雲收月墮海沉沉淚滿紅綃寄腸斷

曲子

腸斷繡簾捲妾顏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
恩遷情變紅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五

盼盼

詩曰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
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
只餘明月照孤眠唯望舊恩空戀戀

曲子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
樓中深怨春風重到人不見十二欄干倚遍

右六

鶯鶯

詩曰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蒲寺

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樹動
夜半紅娘擁抱來脉脉驚魂若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府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
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因觯釵橫金鳳

右七

採蓮

詩曰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
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棹轉舟回笑人遠

腸斷誰家遊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曲子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粧面水調
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八

煙中怨

詩曰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爲綺麗句
平生未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
瓊枝璧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眷戀

曲子

眷戀西湖岸湖面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
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右九

離魂記

詩曰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拘意
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
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曲子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
隨君歸去異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户

右十

虞美人三首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
柳花無數送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
無情江水不西流

其二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回可惜

一枝如畫爲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秖怕
酒醒時候斷人腸

其三

行行信馬横塘畔煙水秋平岸緑荷多少夕陽中知爲
阿誰凝恨背西風
紅妝艇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
外一雙飛去却回頭

點絳脣二首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煙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其二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
清淚斑斑揮斷柔腸寸嗔人問背燈偷揾拭盡殘妝粉

品令二首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
今較些不
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肐織衠倚賴臉兒得人惜放
軟頑道不得

其二

捽又懼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籌兒下時把鞋兒踢語
低低笑咭咭
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
不定臉兒赤

南歌子三首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横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隣雞
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
殘月帶三星

其二

愁鬢香雲墜嬌眸水玉裁月屏風幌爲誰開天外不知
音耗百般猜
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琯灰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
人去幾時來

其三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
無語點檀脣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
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二首

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
獨倚危檣情悄悄遥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其二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心忪斷腸携手何事太忩忩
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遥憐南埭上孤篷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 夢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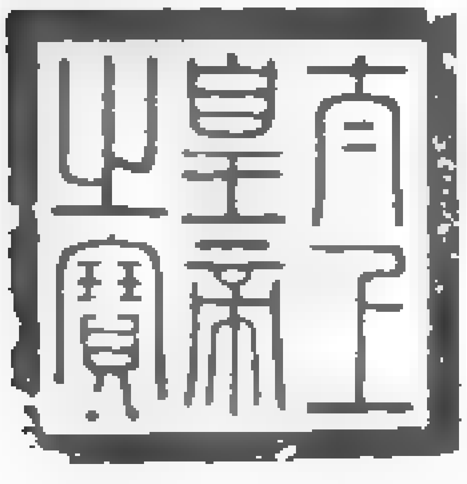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東坡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子由所稱又能誦少游長短句其爲予此詞至流涕乃爲予裁之 魯直跋少游好事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

淮海居士長短句下

淮海居士文集後序

元祐中海内之士望蘇公門遊何止數伯獨高郵秦君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四人者以文章議論頡頏其間而秦君受公之知爲最深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于朝且上其文汲汲焉不啻若己出王介甫平時重許可得其詩文於蘇公自謂嘗鼎一臠使奄而大嚼飲味其餘又不知作何等語也抑由養之於中博洽宏深故發越於外宜乎粹然一出於正是以關治道而補名敎者具於淮海所載是也至於感興詠懷間於歌詞世之淺薄往往謂尤長於樂府是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柱高郵存更兵火囊書本訛舛失真里人王公定國之牧是邦剸劇之暇闢學校以其士類謂捨匠石之圃而掄材於遠天下之大弊以公之人易於孜孜式搜訪遺逸咀華溯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編總七百二十篇釐爲四十九卷板置郡庠使一鄉善士其則不遠可謂知設敎之序矣嗚呼士有窮而業達者拙者公平生仕進奇蹇不偶竟不如志一何不幸至其爲文有蘇公以主盟於前王公以賫發於後將彌億載而愈光又何其幸耶乾道癸巳正月望日左朝奉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講三山林機景度叙

高郵軍學淮海文集計四百四十□板并副葉襯背共用紙五百張
三省紙每張二十文計一十貫文省
新□紙□□一十□計□貫文省
竹下紙每□□□□□□□五□□省
二□每□□□□□□省
青紙襯背作一十□每□七十文計七百文省
官收工墨錢□□□□□
乾道九年□月□日□□□□□□□村□□校勘
左修職郎高郵軍錄事參軍兼推官兼教授趙　伯□
右承事郎權發遣高郵軍事□□□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宋）釋德洪撰　釋覺慈輯

明萬曆二十五年徑山寺刻本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有冷齋夜話、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覺慈所編。釋氏收入大藏支那撰述中。此本即釋藏所刊也。許顗詩話稱其著作似文章巨工、仲殊參寥輩皆不能及。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其文俊偉不類浮屠氏語。方回瀛奎律髓則頗詆諆之。平心而論。惠洪之失在於求名過急、所作冷齋夜話、至於假託黃庭堅詩以高自標榜、故頗爲當代所譏。又身本緇徒、而好爲綺語。能改齋漫錄記其上元宿岳麓寺詩、至有浪子和尚之目。要其詩邊幅雖狹、而清新有致、出入於蘇黃之閒、時時近似。在元祐熙寧諸人後、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盡排也。集中有寂音自序一篇、述其生平出處甚悉。而晁公武所謂張商英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寺者、獨不之及。殆其朱崖竄謫、實緣於斯、故諱而不書耶。蓋其寧蹈鉤黨、與道潛之累於蘇軾同。而商英人品非軾比、惠洪人品亦非道潛之比。特以詞藻論之、則與參寥子集均足各名一家耳。

石門文字禪序

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禁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歎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儀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

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逮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嚴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憂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禪夫齊秦攤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臥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爲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擲衆芳諦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橫心所見橫口所言闘千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即於此放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咏並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

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皷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即今流布踈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為破顔者

明萬曆丁酉八月望日釋達觀撰

石門文字禪目錄

卷一之八
古詩
卷九
排律　五言律詩
卷十之十三
七言律詩
卷十四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卷十五之十六
七言絕句
卷十七
偈
卷十八之十九
贊
卷二十
銘　詞　賦
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記　序　記語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題
卷二十七
跋
卷二十八
䟽
卷二十九
書　塔銘
卷三十
行狀　傳　祭文

目錄終

石門文字禪卷第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古詩

謁狄梁公廟

九江浪粘天氣勢必東下萬山勒回之到此竟傾瀉如公廷諍時一快那顧藉君看洗日光正色甚閑暇使唐不敢周誰復如公者古祠蒼煙根碧草上屋瓦我來春雨餘瞻歎香火罷一讀老范碑頻塵看奔馬斯文如貫珠字字光照夜整帆更遲留風正不忍掛

謁蔡州顔魯公祠堂

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横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redacted]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宫狩吕骨驚天子訝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壁堅穴身可以牿牛馬譬如砥頹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我行上蔡黄犬門驚風急雪吹平野嬌鴉暮集村不啞古祠窈窕連桑柘聖朝亦雄異代忠軒然眉類入圖畫和如戲泚盧杞題儼若夢今希烈怕至今握拳透爪地想見怒詞猶慢罵聲光自與日月爭事之成敗其天也此詩我欲掃東壁入宇端宜壁窠寫使覺雲收六合陰春隨喜色生晴野

同彭淵才謁陶淵明祠讀崔鑒碑

武王既伐紂乃不立微子雖有去惡仁終失存商義夷齊不肯臣甘作首陽死下視莽操輩欺孤奪幼稚汗面亦戴天特猴而冠耳桓公弄兵權劉裕竊神器先生於此時抽身良有以袖手歸去來詩眼飽山翠追還聖之清太虚絶塵滓長根千載心斷絃掩流水崔子果何人賞音乃知此與君讀此碑相視一笑喜

題李愬畫像

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君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羊公德化行俘夫盱鼓不戰良驕矣公方洗鬻諸將厎又咲元濟無頭顱雪中行師等兒戲夜取蔡州藏袖裏遠人信宿猶未知大類西平擊朱泚錦袍玉帶仍父風柾顧長劒大梁公君看鞬櫜見丞相此意與天相始終

同景莊游浯溪讀中興碑

上皇御天功最盛生民温飽卧安枕醉凭鼉姬一咲

適海夫議之無乃甚長安遮天胡騎塵潼關戰血深
没人哥舒臣賊不足惜要衢國忠如膾鱠若黃去國
食不暇馬嵬賜死謝天下反身罪已成湯心奈何猶
有議之者取非其子又遽忽靈武君臣無怍容何須
嗚咽讓衰服自控歸鞍入尺龍誰磨石壁相江上楷
拭雲煙濺驚浪龍虵飛動忠義詞顏元色莊儼相向
與君來游秋滿眼間行古寺西風晚道人與麼了不
知但見游人來讀碑

陳氏貫時軒

春風著萬物粉飾相明鮮雪霜摧壓之不情如世權
問誰不可犯揖此蒼王椽斫頭未易屈檜地猶傲然
相逢凋零中秀色披晴煙陳侯我輩人逸氣傾群賢
開軒冷相向酬酢忘歲年我來作風聽夜雨雜山泉
携被願假宿與子對牀眠

洞山祖超然生辰

希郎真吾道門友初見忘年今耐久天機深穩道骨
清詩句誰令愕人口可憐佳處未全知但見兹篇氣
渾厚我生癡魯人所棄洞視胸中了無有但忻所至
有青山依倚叢林遮百醜君才一籌勝却我胡為包
腰反隨後人生嗜好調自殊海上舊聞人逐臭江南
長憶好雲泉今日雲泉長入手萬項蒼然几按間作
詩舉以為君壽理毫聊為試冰華小字明牕看揮肘

懷慧廓然

蕭蕭暑雨過空山成夜晴月出東南峯娟娟風露清
飛螢自開合寒蟬亦悲鳴與來忽獨往聽此落磵聲
永懷西湖上絕景玉壺明松際翛然安振策自經行
即欲呼就語忽隔千里程何時徑尋子夜航過臨平
呼猿何足道摩雲亦虛名未若擇法眼能識廓然兄
應知像教末大法欲攲傾談笑復一出要使萬世驚
燈火作朝夕已有相似情願隨人天會仰看掛縱橫

同超然無塵飯柘林寺分題得栢字

沙村宿雨餘炊烟淡寒色山墟蠶市休野飯漁舟隔
忽逢柳際門知有道人宅扣扉山答響童子出迎客
空庭竟何有凍死千歲栢鐘鳴食時至老僧揖就席
香秔定宿舂露葵應曉摘羞飢一飯美何啻萬錢直
風軒納山翠引手捫石壁愛此玉崔嵬歲久自崩拆
下有洞渦泉甘凉冰齒頰勿輕一脉微去漲萬項澤
吾行無疾徐佳佳去亦得欲收有聲畫絕景為摹刻
興來勿復緩轉頭成陳迹

次韻超然游南塔

遶塔不忍去新凉生早秋不見江西月一水空悠悠
龕燈耿晝影遺像青雙眸永懐皇祐間曾此狎沙鷗
往事已陳迹豐碑撑高樓公昔從吾祖來往亦風流
但餘松菊在井臼遺林丘高風不可攀落日令人愁
倚杖哦清詩溪風波白頭脉脉不能語歸心浩難收
今已不如古無復相綢繆何當効船子華亭從釣舟

大雪戲招耶溪先生鄒元佐

昨夜顛風吹裂石曉來雪片大如席耶溪先生醉不
知擁絮雷霆喧鼻息癡奴槌門呼不譍但聞含糊語
呵叱先生行世如行川虚舟觸人無怨言逢人覔錢
即沽酒得錢不謝猶傲然我欲看君隨情醉便覺兩
頰微渦旋欵叚自能馱醉起歸路逆風吹凍耳入門
兒女啼飢寒瞪目瞠然作直視

送英老兼簡鈍夫

靈源道價壓四海骨相正似陳睦州去年龍山同坐
夏時君亦來從我游閧傳詩膽抵身大時吐佳句淩
湯休故山歸去恰千里蠒足過我不肎留行看海上
荔子熟落枝丹顆無人收應共鈍夫行樹下未輸分
柿獨風流

次韻龔德頵柳帖

顏柳以字名書畫法可究後世何寂寥此輩了無有
皆云學未至妙不應心手那知斯人徒德高名往就
字工德不修名與身俱朽吾子佳少年俊氣駒方騁
新詩作行草開軸龍蛇走坐客口爲愕我亦知肎首
積墨如陂池積筆高隴阜學之不至顏要亦終至柳
此詩聞東坡請君書座右

神駒行

沙丘牝黄馬已死俗馬千年不能嗣忽生此馬世上
行神駿直是沙丘子紫鬣爭光夾鏡眸轉顧略前批
竹耳雪蹄卓立尾蕭梢天骨權奇生已侶緑絲絡頭
沫流背繡帕搭鞍初結尾夾騣意態欲騰驤奔逸長
鳴秣千里

桐川王野夫相訪洞山既去作此兼簡直夫

野夫加於人一等玉骨春容含秀整巳驚詞源倒三
峽會看聲名重九鼎江南盡處山作堆雨餘青碧數
峯開那知萬壑千巖處風帽蹇驢能獨來鳳凰鸑鷟
未入眼今識鵷雛猶恨晚興闌掉頭不肎留出門去
袂聊一挽君家富貴若騎虎擁鼻未免非虚語何當
解帶食大倉時時携被宿玉堂

贈范伯發承奉二子

大范風月湖小范煙雨柳清明與秀徹風度賸付受
醉閑看落筆已覺風助肘聲名定追尋公卿在懷袖
江湖方縱浪第未一唾手乃公幹國器識論在人口
謫居長閉門藥方曾校否著書亦細事用舍付杯酒
君看雨園鳩雨晴定呼舊

贈汪十四

石麒麟見天上物英姿秀徹氣超忽我非寶公亦識
君嘉期半千知一出五色毫端欲飛動萬卷胸中正
撑突會當談笑取卿相先看唾手斫月窟詞鋒堂堂
無筆陣人笑我頑取纏紱昨日屢酣一百篇逃紙風
雷出倉卒我詩拙惡未全貧君語定知窮到骨朝來
爽氣西山高倚杖風流如在笏秪恐與君汗漫遊共
跨長鯨過溟渤

贈蔡儒効

我家與君鄰屋居君昔未生先長我君髮齊眉我總
角竹居讀書供日課君誦盤庚如注瓶我讀孝經如
轉磨長老奇君王佐才拭目顒顒覩長大十三環坐
同賦詩出語已能驚耆儒風雷進紙成千篇棄遺不
惜如零唾神思義表文融明清絕如珠不受泥江左
相傳紙價增東坡一讀不復和懷高識遠不可屈功

戍回首破甑墮家貧口衆難自安出圖斗粟充飢餓
閑聞筆陣掃萬人上國英雄膽先破殿前作賦聲摩
空盛名四海爭掀播華裾如蔥馬如龍九衢突若流
星過我經憂患早衰微生怕虛名招實禍方衣童首
住江村飽飯愛尋閑處眠睡餘信手摸書看會意起
來行復坐林泉成趣亦題詩年來蕭然成堆垛仙郎
開卷而發光誇我雄詞驚李賀相期他日同此遊先
買鄰庵山數朵青松白石聞此言共作廬山二十箇

豆粥

出碓新秔明玉粒落叢小豆楓葉赤井花洗秔匆去
其沙瓶煮豆須彌日五更鍋面漚起滅秋沼隆隆踈
雨集急除烈焰看徐攪豆才赤赴泗渦入須臾大杓
傳淨甌浪寒不與色如栗食餘偏稱地爐眠白灰紅
火光滿容金谷賓朋怪咄嗟蔞亭君臣相記憶我今
萬事不如佗但覺銅瓶蚯蚓泣

十二月十六日發雙林登塔頭曉至寶峯寺見
重重繪出庵主讀善財徧參五十三頌作此
兼簡堂頭

十年懷石門今日石門去雙林動曦光跋河開宿霧
力微嶺古藤泥軟脫芒履風泉白雲墊夜雨青松路

我生百事歷齒髮行衰莫但餘愛山心不逐年華故
此山甲天下自昔家吾祖峯如青蓮花千葉曉方吐
煙雲浮香色清涼洗肝腑異哉萬木間白塔歸然古
此老無恙時超放殊媚嫵萬象供談笑大千為戲具
我曾從之游絕塵追逸步誰云今巳亡塔開全體露
永懷憑妙觀此意竟凄楚邪知深林間聊與故人遇
電眸霹靂舌咳唾成妙語筆端撼江海千偈浩奔注
人間有此客自可忘百慮堂頭百衲師疑疑法王輔
君看說禪口未肯讓前古夜闌對昏燈叅遍激頑魯
相逢俱偶然此生真逆旅何當各努力業巳共騎虎
詩成對軒渠一笑小天宇

留題三峯壁間

三峯稜層如削玉一派懸泉瀉寒緑平生山水性貪
婪聊與白雲相伴宿松風竹露有餘清夜伴孤月依
簷楹神凝氣爽睡無夢不聞樓上霜鐘鳴庵頭禪翁
頭雪白麻衣草履提筇策謂予久與世緣疎青眼逢
迎喜詩容三峯高兮溪水深造物留之無古今新生
松竹不須剪四時風露常蕭森粥罷妝盂知我去慇
勤乞與題詩句山頭塵土任茫茫白雲自在來時路

華光仁老作墨梅甚妙為賦此

雪裏梅開何草草欲問清香無處討回看水際竹叢
邊寂寞閑愁洗粧早東坡戲作有聲畫竹外一枝斜
更好但恐金顏容易隨額黃雖妙難長保笑先生
獨愛竹雪壁風梢麝媒掃應為冰姿不可傳醉裏相
忘亦顛倒慚愧高人筆下春解使孤芳長不老從來
病眼錯黃昏隔霧相看更相惱

仁老以墨梅遠景見寄作此謝之二首

荒寒掃枝斜稀疎開未徧煙昏雨毛空標格終微見
吳姬風發亂睡色餘妬面誰令種性香風味極不淺
道人三昧力幻出隨意現寒管玉纖寒無勞寫哀怨
○數筆何處山領略分樹石遠含千里姿開見復層
出我本箇中人慣卧蒼崖側借路行人間勃土相欺
得邪知一幅中見此晩秋色悠然欲歸去遠壑誰同
陟旁人笑絕纓捲卷成陳迹

上巳日有懷昔從雲庵老人此日山行

今年上巳日久客望江南雙林接脩水石路入煙嵐
千峯出雲雨空谷吞寒潭蒼衫雜童童秀色動雲庵
不見庵中人青燈耿塵龕空餘行樂處攀翻聞笑談
風光與節物觸愁味參參臨高望煙靄衰涕落春衫

次韻胡氏望小蟲隨耳

先生素坦率元日慵拜賀獨從耶溪翁棲門作清坐
一尊對喧譁酒酣巾幘墮忘形到挽鬚困倒相枕卧
一蟲輒墮耳忽覺風雨過隆隆竟不已亟起呼燈火
頗疑含沙流射影陰中禍蟲亦意墮井吝嗟很坎坷
豈曰無意出欲出但未果奮憂發清詩愁語終婀娜
夫子英偉姿奇韻出羈鎖郁如乘一醉遭此微物挫
鬭蟻真鬭牛此事古亦夥置之勿復疑自可平物我
我詩無好句聊復相唱和恐亦有佳處一笑千愁破

贈歐陽生善相

薛公衣尚敝飢腸轉鳴雷天子征遼東細君笑靨開
吾夫雖奇蹇（一本作吾子流落後）要是高世材發必藉時耳今
豈其時哉往見張將軍喜曰真吾儕三矢定天山英
聲馳九垓房杜未肉食席門蒙積埃但餘王氏子文
字相追陪賢哉太夫人智鑑照襟懷嘗自撫其子國
鼎真鹽梅但未識其友試與俱而來窺窺見之喜亟
使羅尊罍果見貞觀間相逐登三台予嘗閱舊史至
此嘗徘徊歎予初未貴踽踽蒿與萊而彼一女子底
蘊遭窺猜何知婁師德碩大非栽培譬之萬頃波但
見瑠璃堆偪強如梁公包攬等嬰孩掩卷發長想鄙
吝為崩頹吾今著田衣百念如冷灰功名一破甑掉

臂首不回頗怪歐陽生詼語坐差排人生如逆旅歲
月苦過催懸知賢與愚終作土一坏美惡何足道君
亦真恢諧愚賢君勿取吾肯罪形骸不肖君謂賢是
適為吾咍重輕寧在子意子定癡獃所喜亦清散時
時過茅齋明日念當行引紙研松煤詩成極醇釀澆
菊初撥醅

贈許邦基

邦基今年方十九美如濯濯春月柳龍章鳳姿絕世
無金馬玉堂如故有酒闌愛捉玉麈尾玉色正同批
語手高燒銀燭擁新粧看君落筆龍蛇走欲驅清景
入秀句萬象奔趨不敢後人疑錦繡纏肺腸不然筆
端應有口謫仙風流今復見況亦彷彿外塵垢但恐
功名纏縛人未放青山掛窗牖

送正上人歸黃龍

道人泉南來音姿頗純美觀其略笑語亦自飽風味
相看坐終日孤月墮止水但見篆畦間青煙行未已
朝來忽去我秋風動衣袂試問安所之笑指千峯裏
秋晚當相尋結伴入層翠

贈吳世承

吳郎氣高明溫然見標格文章當世家風流走上國

清談落玉塵酧和餘詩墨一種富貴韻緑髮映坐客
便覺儒生寒枯衰酸凍色解來古招提爐香伴禪寂
宗之果瀟灑壁門應夜直歲晏或來歸共理登山屐

次韻寄吳家兄弟

朱門連屬南昌郡東湖褒賢拔高峻西山卷簾入欄
楯富貴遮人不容進我初見之不敢睇吳家諸郎特
風韻戲語嘲之終不愠筆鋒落處風雷起冰華百番
一揮盡紅粧聚看眼波俊一堂喧閧客權甚大厦吞
風簷月近君看渥洼本龍孕俗馬那能著神駿

香城懐吳氏伯仲

西山遭霧雨形勝久抑鬱雲開誰使令千峯為子出
骨瑛淡如秋談笑極強倔扶提登高閣慷慨問陳迹
特欣曇顏酔不受登覽律加額想諸郎豪氣洗寒乞
新莊花成輪春生夢蝶室清境乃不游萬壑同稱屈
洪崖清不殺笑傲時出沒路逢騎雪精挾以兩橘栗

大雪晩睡夢李德修捧瑍花一枝與語甚久既
覺作此詩時在洞山

窮年踏黄塵旅卧每自鄙此山頗岑寂飲食亦清美
瘦藤當一折且作終老計曉堂看春雪秀色淨窻几
盤膝倚蒲團頹然成坐睡君從何所來會我清夢裏
瑍花斜梟帽崢子湛秋水伊予雜懽笑塵阿竟何事
忽然長揖去驚覺在千里人生孰非夢安有昏旦異
心知目所見歷歷皆虚偽他日或相逢何殊開睫寐
此詩當見渠一展笑相視

汪履道家觀所畜煙雨蘆鴈圖

西湖漠漠生煙雨浦溆團沙見鴈聚今日高堂素壁
間忽見西湖最西浦翩翩兩鴈方欲下數隻飄然掠
波去獨餘一隻方穩眠有夢不成亦驚顧蕭梢碧蘆
秋蒹亦青沙白石紛無數我本江湖不繫舟爾輩况
亦江湖侶令人便欲尋睿郎呼船深入龍山塢

蘇子平汪履道試李潘墨

南陽國師古禪伯玉殿以恭聊戲客客雖四海恭絶
倫我解兩奩俱用黑侍臣大驚帝微笑客亦袖手吁
莫測黑中優劣自能分正似蘇汪今試墨老潘氣韻
凌阿寬二李不平有矜色坐令好事旁舍郎瞠視無
言受巾幗我非南陽不能辨以手捫頭空嘆息徑當
相攜詣瞽叟夜半一辨須明白

隆上人歸省覲留龍山為予寫起信論作此謝
之

芙蓉阿隆耽兩耳急性天然綫如葦懐親徑歸不肯

留少留龍山今月矣新交未數故人稀睡足明窻臨
棐几管城落帽爲微笑便覺金光走龍尾試校鵞經
拂硬黃傳此寶書千餘紙紙光蕤蕤揭鈎膜字工戢
戢行竦蝗勝公昔讀龍宮文百本妙談此其髓流落
人間今幾年此去西天十萬里我寄閑房古寺中閒
風著穩自當止自非道人三昧力此書何以能至此
炷香一讀萬緣空海印發光初按指願君垢盡雖出
婦亦於此法信根起生生要續無盡燈照了無明癡
種子

送元上人還桂陽建轉輪藏

趙州飽叢林懶惰亦慣便起步作欠伸藏經終一遍
投子猶可駭手足未舒展但於數字中演出五千卷
兩翁古禪伯措置令人羨安知塵塵中法輪常自轉
無數妙章句函匭金碧眩芥子瑠璃瓶歷亂齊發現
頗怪老龍華底事别營建幻出諸鬼物奇狀分百變
疾馳並推轂過目等飛電萬衆初錯愕熱視生悲戀
譬如觀寫照筆下出眉面爭貫紙上容活者反棄賤
乃知像教末妙理蔽浮淺要令齒髮輩種性受熏煉
元禪今南歸酬此夙所願我作送行詩敗墨磨破硯
詩成一大笑相顧春風軟會看出談笑錯落照深殿

想見午梵清隨喜時遶漩

贈淨上人

金華上人牧羊伴來尋江南好山看西湖毛骨漱秋
光野鶴精神照冰段嗟余塵事苦相羈槁項蒼顏老
路岐二年來往南州浦古寺閒行三見之生涯初不
受塵垢到客跏趺聽秋雨玉軸已開經半掩銀葉未
寒煙一縷雲泉佳處包當解未暇從人覓錢買不嫌
高笑常垢汙與子俱載歸東吳

贈器之禪師

器禪鄧水來一鉢自笑傲偶然家此山十見青林槁
寒骨聳詩律枯筆作行草韻如絳闕容日月不能老
伊余曾聞名再見遂傾倒情高付無求語妙如有道
茲山得君居便覺山愈好何時上東巖躡徑雲共掃
時時從君游吐詞覓遺藁

秀上人出示器之詩

川原積雨收餘陰閣新晴一宿古蘭若歸夢有餘清
清晨起危坐笑看煙縷橫讀此阿師詩秀絲出盆明
中有衆谷髓氣和李騎鯨遊知落筆處遶紙風雷生
世無歐陽公意氣相倒傾豈當棄置此終老黃茆坑
雲居道疑大上藍持簡精藉渠一笑起頹綱相拄撐

秀也舊不識一見氣不衿索詩亦不惡寫此抑鬱情
特以示流輩試令俗眼驚

送雷從龍見宣守 并序

韓子蒼少時從雷從龍先生游子蒼已入館而從
龍尚高卧廬山之下六年未葬特詣宣城謁知府
舍人劉公袞公袞僉判在府中作此詩送之

子蒼布衣昨日脫今日便校秘閣書勿驚韓雷相隱
顯今來古孫名姓俱君看守道已華國先生徂徠猶
把鉏嗟君六年寄空館富人滿前那可揀壞衣懸鶉
無一錢想像郭公四十萬青雲故人氣如春解令寒

谷生和珍江浦買舟春水生片帆何日到宣城府中
若見空青老從渠爲覓詩遺藁

予在龍安木蛇庵除夕微雪及辰未消作詩記
之二首

終夕不自寐老逐客愁長寒威正折綿歸夢不成往
蕭騷聞打窻氣勢頗春撞地爐對殘釭兎溝集清響
起看雪霰砂秀色動屏帳歸來簷溜滴生席初未暖
乃知春草微巳出嚴凝上但餘簷蔔林落花和月賞

元朝喜見雪一室譁少長新年方下車故歲已長往
和詩如奕棋時時作頭撞知誰徑尋我東墻屐齒響
正當穩靠湔秡几就紙帳宿硯巳生氷呵筆藉和暖
一片忽飛來墮我詩卷上爲置石鼎烹茗飲聊同賞

龍安送宗上人游東吳

淮水送君春雨餘刺舟斷岸歸匡廬江南別我秋天
遠輕囊瘦策游西湖君去復來如社燕我獨留滯如
賈胡牽衣覓詩亦不惡怪君兒戲忘髭須平生千偈
風雨快約束萬象如驅奴飢來一字不堪煑乃知弄
筆輸耕鋤不如尋我舊游處武林清境天下無耐清
不得却來此作詩送君游上都

送充上人謁南山源禪師

老源縛屋磯山側廬山對門江水隔單丁住山二十
年一等栽田博飯喫諸方說禪如紡車我口鈍遲無
氣力屋頭枯木自安禪生鐵脊梁釘椿直我昔東游
曾見之兩頰溫然笑渦出到今持夢渡楊瀾浪花漫
天浩無極紛紛衲子飽眠卧面如梔子衣領白年年
江北與江南誰肯端來尋此客愛君今人肺腸古毛
骨含秋眼睛碧能知此老端往尋處處好山留不得
作詩贈君終自愧君去我留空歎惜

石門文字禪卷第一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刻此卷了緣居士劉
徐普書臨學究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古詩

高安會諒師出諸公所惠詩求予為賦用祖原韻

黃塵踏遍江南岸矯首無言對河漢故山有屋埋深雲一夜歸心挈不斷山舟日夜去無休挽繩欲繫懸無由紛紛世態真一夢顧我所為如直鉤緑錦江頭識諒禪傾坐高談象帝先疑君即是僧太白不然無乃眞獮天仙風襲人欲輕舉天容道氣出眉宇擁坐衣裳墮不收山水懷雲輕百補我今老倦亦慵茶去死正如三眠蠶相看一笑有佳約他日同歸五老庵人生眞若屈伸肘萍浮梗泛因邂逅料君有膽大於身未應搜索因詩瘦開亭夏木初垂陰相逢還得同携手未見千首萬丈光先看七步才八斗

次韻汪履道

老來漸覺朋儕少夜室孤禪還自照惟詩垢習未全除頼有汪郎恰同調嘗聞從來以類從谷風忽作虎應嘯交道今嗟張紙薄老人嘗平少年約與君一笑似三秋此道長令洞閉廓

次韻李商老匡山道中望天池

幽人修水上吞漲冒陂田時時想見之笑頰微渦旋往來柴桑間妙語生雲煙廬山自高寒青碧開晴天倚藤望絕頂風味如斜川我思從之游子亦當勉旃詩成聊假寐歸夢歷層顛

至豐家市讀商老詩次韻

楊柳護橋春欲暗山茶出屋人未知冒田決決走流水小夫錢膝紛夾籬雪晴春巷生青草煙濕人家曾晚炊心疑輞川摩詰畫目誦匡山商老詩夜投村店想清境蛙滿四鄰簷月移盱看孤燈心耿耿呼童覓紙聊記之

送子美友

曉痕疑浪行將過掠面柔風初剪剪梅頰欺寒底死香柳眼窺煙皺未展相看感此故意長欲別忍看春尚淺離情惱人深造次撩我小詩弄清婉腸斷江頭無語中謝郎匹馬嘶風遠

謝安道花壇

三月江南春不淺謝家池上開花苑層壇迸破碧瑠璃嫩蘂簇成紅婉孌一枝兩枝和霧白素娥月下逢

姑射十朶五朶照水紅仙姝並立瑶池東人生遇景須行樂莫使餘香散簾幕白雪難逃鬓上斑金樽且對花前酌醉則傲羲軒醒則歌堯舜榮辱是非都莫問風雲際會自有時忠義果然天不困君今還作天涯客覓闌正遇羣芳折不拵羣英醉上林人謂少年眞可惜明年再獻平戎策順風高舉摩天翼大手親提却日戈刈除天下閒荊棘古人養花如養賢我今說花心亦然栽培直欲助眞宰扶持造化工陶甄時人莫以花爲逸大都自是人情此若使人情長似花相看顔色年年在謝安道韮眞難得不容蒿艾生墻側不勞巧手寫丹青不學世人畫墻壁靈苗自有天然格門外溪光長瀉碧更向溪光種碧桃宛然便是神仙宅謝家池館勝瑶臺淺白深紅次第開爲報賞花君子道何須東海覓蓬萊

送覺海大師還廬陵省親

老蹤滄海珠道價壓千古莫年還東吳豈不以親故世衰道陵夷學者例頑嚚處處如麈沙紛然不容數但誇謝公子乃翁墮江渚坐令乳臭兒高論不少懼安知覆漁舟甚媿編蒲屨大師京國來秀色見眉宇笑談出流輩亦自有佳處懐親不能休飲食忘匙箸

醉翁鄉里賢安角誦翁語人老尚康健春寒與秋暑念之凭高樓白雲入瞻顧浩然有歸興掣肘徑馳去遥知到螺江杜林聞布穀迎門一調笑讙極但摩拊童頭想懐綵衣榿應戲舞聊用慰其心高追古人步此詩語散緩細讀有奇趣譬如食橄欖入口便酸苦勿示癡道人被罵吾累汝

送瑜上人歸筠乞食

蜂房蟻穴天魔宫青蓮忽生樓閣重升堂撾鼓集衲子爭看掣電飛機鋒昔年過夏食時至欲學遺化吮耶翁瑜禪聞之桀一笑此老變怪驚兒童我當乞行等貧富欲使勝利傳無窮出門挈鉢何所詣胡馬舊聞嘶北風霜清月冷動歸思已覺荷山生眼中會看對衆捧瓔珞平等心華含太空

侁彦和佐邑崇仁有白蓮雙葩並幹芝草叢生於縣齋之旁作堂名曰瑞應且求詩敬爲賦之

宰肉杜樹陰豈無天下志用材樑楔間已有經綸意欲覩臨大事必自小者耳彭侯偉傑姿要是千乘器小邑試牛刀不滿一咲喟侁亦何所爲騁足時歷几原多深夜耕門有晝眠吏三年受等毋百里平如水

政化不自知草木發奇瑞論人或多舛唯天不容僞
耿泉豈知忠元乳豈知義應之捷影響物有固然理
此堂濕青紅賓從時畢至應爲文字飲硯席生佳氣
[illegible]華裾翠
吏民起獻觴願酬太平醉

居上人自雲居來訪白蓮社話明日告歸作此
送之

浮雲山盡際花木迎春暉佳人殊方來見之消渴飢
耤草坐松影粉香時落衣氣貌秀可掬出語超幽微
巖壁鐘聲寂山陰花發稀去袂挽莫留又作匡峯歸

次韻汪履道

君去中秋猶一鈌爽氣洗開倍明徹昨夜宵晴獨倚
欄露冷鳴邸卷風葉百年客舍熟黃粱夢境偶逢還
偶別[illegible]擁鼻公豈免百年死灰我何說故國天涯
眼力衰飛鳥當還倦始知可憐此別秋方壯未審重
來是幾時

予與故人別因得寄詩三十韻走筆答之

天不逸羣君獨立洞徹心胷秋色入於中堆積萬卷
餘筆力至處風雷集刃游理窟無全牛端與腐儒到
固執昔年囊綻露微鋩已陟雲梯最高級縱令大醉
賦凌雲玄珠閉眼從頭拾森張秀骨眞神駒顧盻絶
塵那可縶[illegible]亦是個中流恨不識君只依悒西園
道人工文章覽詩慨歎不復習野僧頑鈍誰比數而
得聽君論輒伋別來三月鄙吝萌開聞傳習新詩什
翻瀾妙語驚倒人氣餘霜鋒光熠熠此詩初得喜未
展烏鳴下啄雞得粒初如積水窺落霞淺碧襯紅相
間輯又如霜曉聽邊風十萬軍聲何翕翕筆鋒正銳
物象貧降旌狼藉詩魔泣嶔嶔太白不得儔倔強退
之自莫及蠅頭細字好生書爲君卷束藏幽笈嗟予
衰老百無能圖圃自鋤瓶自汲人間萬事一笑空流

年忽忽將三十形骸念念非昔人暗中負去何其急
尠來蹇剝猶可哂兩眼欲昏愁淚澀攀孟專作口腹
謀骨立候門聽與給舊山歸去成蹉跎半年飄泊留
城邑詩源荒涸如廢池淺穴敗隄徽有濕不量更擬
和陽春枯木鑚膏竹瀝汁夜樓無語立西風月華如
水清堪挹君居若耶溪水東我舍秋河半山隰露冷
亦應思故人箧有緹衣餘十襲碧光當戶應可掬頑
翠撐天空葉及撚須落日意無窮片片催詩暮雲歛
知君今作蟠泥翁頭角那能久埋戢妙齡素有廊廟
具破衮煩君重補緝我亦東西南北人從今頁可揖

杖笠早晚風雲際會時雷震一聲龍起蟄

蒲元亨畫四時扇圖

畫工妙物無不可誰能筆端自忘我醉蒲睡着呼不聞但見解衣磻礴蠃起來漱墨潑破硯霜綃只尺開紈扇點綴四時無不有但覺眼前紅綠眩雲破連峯青碧開林梢時復見樓臺斷橋落日空流水爲問秦人安在哉春山杳靄知何處夏木森森蔽雲雨秋陰未破雪滿山笑指千峯欲歸去看山對客憶蛾眉客去愁多自不知滿眼匡廬看畫軸平生坐媿虎頭癡萬事浮雲定何有白鶴歸來千載後江山長在身世忙歲月不移舟壑走對此未歸心欲折借君玉斧修圓月會看談笑滿清風詎使人間畏炎熱

贈閔資欽

名都大藩地英俊蔚如林烏靴青衫中時見閔資欽風度若英特杳然自清深借無軒冕意功名亦相尋合是廊廟具下僚那敢沉郵亭欸夜語霜清特携衾篝燈伴清對商略雜古今譬如武庫開錯槊森球琳詩工出奇麗寫物意在琴絕如歐陽公但欠雪滿簪句法本嚴甚頗遭韓柳侵願爲匜盆斝恥作罍爐金世無子期耳廣陵誰賞音何當學梅福九江歸雲岑

次韻見寄二首

心親出傾蓋氣合論夙因久已仰高誼竊伏淮海濱夫子負自重不減南國珍笑談帶富貴翰墨生精神譬如千江月處處能分身而予續高韻坐客譏效顰安知磁石針妙處無陳新思君欲夜話痛嗟隔城闉熟讀寄來詩秀色摩清春便覺海棠雨圓吭爭滑唇游絲登百尺飛絮沾泥塵要當爲設榻數以白氈巾看君把麈尾抑氣思舊申涼肝藉苦語激烈敢不遵

次後韻

平生適往氣醞造次公狂才高彈書縛貌和無款傷君看此風味自是萬夫望利害方焚和唾笑皆清涼穎單奮廬在項稻連畝桑時以務捱頗阻隔如凋岡少陵功名念看鏡毛髮蒼長哦和秋雨旁林更聞螢人生行樂耳萬事付一觴淮南謫天廚大言忘巽牀吾儕本疎拙閱世忘否臧願言置此喙無咎持括囊桂貲供火浴龜虛得刳腸一蓑煙雨蝸兩角我耕南畝君開荒

送通上人游廬山

少年四方志一杖餘氊巾朝來過微雨扁舟買南津廬山冠天下況復當青春遙知泊星渚雲開杳翠新

相看發一笑瀑布垂天紳虛瀵清月上山空無四隣
應懷千載姿坐榻空埋塵與來得好語錄寄北山人

夏日西園

晚庭一霎過暑雨高林相應山蟬鳴南窻夢斷意索
寞牀頭書卷空縱橫蔬畦日涉已成趣起來扶杖園
中行葵莢豆莢小堪摘矮榆高柳陰初成野禽啄果
時落地池塘盖水新荷平歸來西屋斜陽在原舍尚
聞舂簸聲

廓然送僧之邵武順敘宗族以自激勸次韻

道人秀傑僧中龍揮斤八極轉蒼穹雖然削弱不勝

服童稚亦可堪其貿世人徒見倒禿髮安知璞玉混
鉛銅顧君自是無營者千山何事來忽忽山衣一披
出松際蕭然自有清散風我狂如君不知恥驕力亦
須追高蹤作詩頗亦敘宗祖秀氣傑句爭豪雄讀之
吐舌頸爲縮忠義能爾形於中初如迷徑失向背忽
得車首分西東從來巷直失計置蝟頭但可衲被蒙
飯餘便寢百無事可以傲視金盖重乃今得名齊物
志激快如鳥初出籠願君勿復忘此語他年吾欲觀
事功

自豫章至南山月下望廬山

扁舟秋晚離南浦片席搥風望星渚揚瀾大浪晴拍
天南山窈窕開蓮宇倒墻散策一登臨便擬掩關深
處住吾生飽食隨東南去亦無求住無取江山得意
且題詩從游況復皆眞侶青燈灼灼夜窻深對牀卧
聽風颼語忽驚憂患一笑空便覺此生眞逆旅隔岸
廬山金碧開月明尚記曾游處何當乘興更一游興
闌却向鍾山去

送德上人之歸宗

溢江萬朶眞藍潑寒空翔舞狂如活白龍擘開蒼蕚
飛燭銀鱗甲千尋發春巖觸石聲震山金石鉠洞奏

深壑野風吹斷蒙山雲松端彷彿遺樓閣中有道人
如嬰兒頹然一身無所爲而今妙譽走天下衲子向
風爭奔馳自嗟匏繫天一角睫交去夢渺難追何時
再拜覲珠玉激昂吐我胷中奇上人今向山中去[illegible]月
年應到雲生處紫霄峯下如相逢持我此詩煩寄語

夏日陪楊邦基彭思禹訪德莊烹茶分韻得嘉
字

炎炎三伏過中伏秋光先到幽人家閉門積雨蘚封
徑寒塘白藕晴開花吾儕酷愛眞樂妙笑談相對輿
無涯山童解烹蟹眼湯先生自試康爪芽清香玉乳

沃詩脾捭紙落筆蔫龍蛇源長浩與春漲激力健清
將秋柔嘉須臾脅幅亂書几環觀朗誦交驚誇一聲
漁笛意不盡夕陽歸去遲西斜

贈李敬修

荷山錦水靈秀鍾半千嘉運生英雄李郎年少韻洒
落天容道骨軒仙風下帷默與賢聖對鈎深索隱皆
旁通肝腸盤屈疊麗錦心胸洞徹光玲瓏文章氣燄
長萬丈那應筆夢生春虹桂枝未折白月窟麻衣尚
走紅塵中嚴僧素有孝基眼觀人雖衆無如公昂霄
聳壑跬可待行行不用啼途窮

贈王性之

性之自是英特人唯恐富貴來逼身我非賓公亦識
子地上復見天麒麟眉間爽氣照秋色山水頓覺生
精神胸中撑拄萬卷讀對客傾瀉如崩雲不恨子未
識和仲但恨和仲未識君道山歸計儻可幾且復白
帢拖紅塵他年攜我渡弱水僥倖一看瀛洲春詩成
笑答千巖響東崦峰頭湧玉輪

次韻性之送其伯氏西上

乃翁純孝曾種玉一雙秀榦森如束憶昨同舟游鄴
都鬢髮尚帶廬山綠只今追想如夢魂更堪哦子陽

關曲霜蹄暫蹶堪一笑連壁終當照金屋且醉山中
浩蕩春錦繡誰同賞雲谷

次韻余慶長春夢

阿環夢回如墮雲硯中玉纖如醉文香紫萃被不復
見華清草木猶醺醺仙郎春光洗懷抱柔情不斷如
芳草軟風細漲玉橫斜一尾追風北山道詞鋒落紙
磨秋霜千首今餘萬丈光從來支遁識神駿歲月不
知君意長

讀慶長詩軸

韻如春水初含風秀如蘭芽新出叢人間何從有此
客坐令衰老忘龍鍾新詞鏘金紛滿眼妙語屑玉霏
無窮讀之置卷欲仙去風度絕似歐陽公儒生寒酸
不上眼江南風流翻手空那知此郎蹶然起筆端五
色回春工只今陛下固天縱文章星斗懸高穹天生
堯舜稷契主君宜置在明光宮雪中呵手研破硯詩
成一笑天開容

同慶長游草堂

萬株蒼煙間杳然出微徑相逢知有得一笑洗孤憒
蕭蕭半窗雨終日滿風聽綠雲到嶢絕小立銳清興
約公我輩人發此一區勝春工自無私風力亦強斂

柳垂拂掠黃溪作揩磨淨瓏閭殿寒梅吳姬發微哂
巳忻鳥聲樂更愛游絲逈余郎妙天下氣與山嶽峻
春光纏肺腸霽月磨風韻詩如畫好馬落筆得神駿
日斜興未闌山窮春不盡更爲明日游踏遍鍾山頂
旋汲一人泉峰頭煮春茗

慶長出仲宣詩語意有及者作此寄之

我有忘年生氣韻亦秀拔豈惟有詩癖亦醉夌波韈
平生愼許可期期不忍發但餘說仲宣十常在七八
袖中出清詩韻字清到骨遥知亦說我喜氣見鬚髮
相思一水間楚岫出毫末昨夜西風高凭欄暮天濶
識君定何時目送孤鴻沒

送慶長兼簡仲宣

君詩秀氣終不沒長吉精神義山骨諸公貴人亦識
面想見宗之雙鬢綠嗟予棄置吁空山索寞何人著
眼看高軒一日肯過我誇聲萬口鋒刃攢當時見君
喜不徹喜中便知有此別秋風雲帆十幅開石城浩
蕩天水接淮南不獨江山勝國士英才從古盛期與
高人爲仲宣小字同聯寄我篇

吳子副送性之詩有老子只堪持蟹螯之句因寄之

秋來殘暑猶頑賴推擠不去吁可怪哦君妙語齒頰
清冰壺照人吐精彩絕知此公風味高想見尊前持
蟹螯說蟬不用朱藤杖看月却披宮錦袍大藩衣冠
蔚城市君所過從天下士忘懷一笑餞年華醉裹千
篇是生計相知何必蓋須傾此語荒唐却甚眞人生
懷抱要磊落他年相逢是故人

高氏釣魚臺

當時呂望要周室渭水垂綸恣遺佚後來嚴陵傲漢
家七里灘頭釣月華二賢一旦辭隱淪當年平步升
青雲至今蹤跡耀經史千載何人能繼此宜陽高人
眞賢族構亭仍以釣魚目時人盡詠釣魚詩獨我來
歌釣魚曲君不見吳山青湘水綠唯愛夏絃春誦聲
相續以軻雄百氏爲緣綸以周孔六經爲餌屬遇時
伸不時縮人言君釣魚我言君釣祿盛代兒孫滿場
屋前春舉手得鯨鰲猶恐主人心不足

李德修以烏蘭河石見示 并序

予友李德修少豪逸有美才工文章一時輩流推
之聲稱著場屋紹聖初選於廣文至禮部好惡不
合有司棄去游邊往來蘭會甚久晚昇跡田園然
視其氣貌精持功名一念未置也政和七年上元

前四日過予袖中出美石一掬大小二十八枚有紅青碧綠色細視之有旋螺紋如人指紋以誇予曰吾嘗與諸將至古烏蘭大河河中有洲隣夏國此石得於大河洲中其爲我賦之予爲大笑曰君同時莫流皆踐清華爲顯仕躍馬食肉久矣獨從予山中食脫粟玩朽石不亦大迂闊哉然德修以予言爲非作詩以還其石

烏蘭洲塞夏國口大河天來箭激溜排空但聞地喘吼勢撞石壁欲穿透石堅桿之不肯受擲雷濺雪喧夜晝千年石骨亦不朽碎爲青紅雜怪醜歸場久空

爛甲胄擧觴天子千萬壽李侯橫槊千騎後望雲賦詩劍凝肘徐涉河流馬俯躬下馬得之等瓊玖萬里來歸亦何有出以示我爲拊手笑君見嬉忘白首李侯氣如春在柳大河西虜置懷袖君徒自珍世不售敲門那能易升斗功名偶然夢豈久道人乃爾自薄厚此石笑汝汝慚否

次韻君武中秋月下

秋光一半去無迹萬里陰晴占此夕書生醉語哦月詩想見看朱眩成碧白公初攜佳句歸使覺草露寒露衣夜晴蘭室亦懷古領略太白懷玄暉千字一揮

繞騁息流珠走盤紛的皪故應奇韻自天成此詩如女有正色風鑒從來別俗氛吐詞句句含煙雲坐令一日傳萬口不減長吉題高軒君家客皆天下士放意高談飲文字江左風流掃地空今日追游可無媿嗟予禿鬢欲逃名揭來百慮霜雪凝世間垢習揩磨盡但餘猿鶴哀吟聲劉生飧痂亦何美玄德結旄應有肯平生清境吾所嗜正如翔鷺飲須醴君看清河夜升鏡微雲滅盡如磨瑩定當先生度青冥思冷竟澄亦幽興笑中筆陣橫詞鋒照人秀色煙茸茸調高未數紫芝曲酒美且酙黃金鍾人生一笑如電掣豈

待山舟藏歲月自懃陋句類無鹽敢並高人天下白

七月七日晚步至齊雲樓走筆贈吳邦直

錦江風晚吹征裘幽人詩思遏不休心知無處可告訴掉臂直上齊雲樓凭欄展目時一快萬山奔走趨簾鉤回頭下視茫茫者龜囚蠶縛令人愁樓中夫子神仙流道容玉頰紅光浮少年讀書浩江海回春妙語生筆頭致君終使堯舜上大作一兩蘇林丘深山野僧拙筆語作詩欲贈煩冥搜艱苦思索得箇字謹用持上君牢收謝安昔與支遁游及其貴也加綢繆高風氣識正相侔他年身退百無憂復來把臂登此

樓軒渠一笑三千秋

王表臣忘機堂次蔡德符韻

風埃九陌吹冠巾柬蟻旋磨無富貧憂患著人骨肉隔奔勢熏天吳楚親何妨社擽神其拙擊舟不暇供歲月句法不醫霜鬢秋邇來覽鏡莖莖雪蔡侯大家言不誣筆端五色圖空虛酒闌耳熱題詩處豪放超逸先鋒車古來百局坐奇智並頭暗中爭射利對人含笑員含沙幻影浮屠同一世世味甘於蔗審刀舐之割利那可逃癡兒坐守忘啼哭乃欲避就空勤勞君看秋風秀江叟枯木形骸外塵垢屋下沙鷗交友同耳邊勝利蚊雷吼水光綠靜山青葱意行𠯁反遭路窮莞然一笑答山谷忽見幽林小徑通我詩贈君無傑句碧灣明月不可取游人欲上忘機堂請呼蔡侯醉時語

贈巽中

道人少小來廬山水光山色供盤飧坐令山水秀傑氣繚繞胸中成塊摶我初未識已嗟駭誇聲萬口鋒刃攢故人坐上適相值妙語生我世間歡新詩脫口劃如霓奮毫狂赴龍蛇鑽翩翩奕奕出意外標然芥屋翻狂瀾切疑湯休蹲舌底又疑醉素戲筆端作詩

問君覓句字留待老年偎日看

寄巽中

熏風度南枝餘芳委紅綠微雲生晚陰梅雨淨林麓穿花鸎語遲翻泥燕飛速遐想幽人居夢過傒溪曲清聲久絕耳斯檏抱煩燠仰道思彌高哦詩出凡俗脫履滿戶外輪蹄日相逐吾徒不得人大法世陵叔智刃剪蒿蓬利鋒揮樸樕念往造前席初筵不我卜別來空相思徙倚蒼山木懸知清興多銀鉤墮盈軸願得三百篇遺我藏諸櫝知彼知音知價不低金玉

次韻聖任病中作

君詩素雄放出語秀不俗更讀病中吟清婉猶可錄自愧昏鈍者文字每見辱有取定鄉閭餘事亦何足夫子飽書史屢曬便便腹蓄深故發遠詩成驚衆目我詩雖不少俗馬空多肉賴遇禿毛髮苟仕安得祿所至有青山是處堪藏育行當拂衣去此志吾已卜君須更勉旃當以謙自牧功成還故鄉竹杖巾一幅永從林下游此詩無厭讀

何忠孺家有石如硯以水灌之有枝葉出石間如巖桂狀為作此

君不見海門比丘海為家說法光明生齒牙坐令十

二綠生涙幻出定慧青蓮華又不見佛圖澄師氣邁
往披拳山川俱在掌從來身世無二法勿作情與無
情想何如巴丘老居士聲名雷霆喧一世邇來趣味
等頭陀山中兒嬉雜童稚宅相天藏公發之卷簾萬
山登睫眉撲除得石大如硯中有傲霜巖桂枝婆娑
望之花六出熟視直氣終不屈言不得意以象傳桂
枝馨香石介然

余方登列岫愛西山思欲一游時阜上人來覓
詩作此

西山層翠長倚天我來正及社燕前城中高閣時縱
倚妙語已復發芳鮮方將結伴未有侶而子乃敢犯
衆先會當披雲亂峯頂却下濯足寒澗邊遙知笑語
山答響詩句時作何必編就巖折桂亦細事海棠爛
熳燒晴川歸來仰屋念清境夜未央兮猶不眠此詩
未到已如見戲爲圖畫人間傳

饒德操管中容世與淵才友善有詩送之予偶
讀想見其爲人時聞已薙髮出家矣因次其
韻

吾聞彼上人不憒不精進觀其吐詞氣人品極爽俊
邇來效丹霞裂冠鏟須髮高才固難容世議又追碧

想於龍象群眉宇發奇韻淵才幹國器美若兵廚醞
平生至孝節初不愧虞舜相逢大梁城連榻盡底蘊
如開衡嶽雲仰此摩天峻此詩爲渠作略見筆陣
把玩立東風料峭應花信明窓小字臨握管腕不運
愛君透眞境適往無顧徇脫身索寞濱洗我岑寂憤
掉頭一長哦語卒意未盡

次韻平無等歲暮有懷

文章有神鶩穎脫風雷先聽毫端落翰年秀氣不知
休此蓋道餘德之粕大人見世當有馭一枝區區何
足托此語今君意自消雙眸新退重重膜身端餘地
大於天揮斤請看無沾堊吟詩寫字到骨清寫意乃
佳工折莫我年十五特豪偉廢食忘眠專製作人今
瑕玷混吞聲將使駭世驅時惡邪知任已返吾病遐
來猛省能自薄默居僻處兀聾癡十問頻人備一答
聚呵隨罵嗟愚狂不詳乃背初心約我不怪君亦不
嗔君獨何心惟喜躍人生異趣各有詠分定那可相
更博君不見謫仙歷落解金貝月下一尊堂獨酌又
不見淵明坦率從所好閒遣五斗相纏縛矧予於世
百無求紛紛固可俱拋卻歲月更如秋晚池草木向
枯泉欲涸行看東風頗沛來又脫繁紅入斜莓

送濟上人歸濟南

密林影群陰露葉光翻夕幽人獨經行滿院許秋色幾年涉嶺海頗亦歷佳處邇來寄江寺癡坐室生白吾家在濟南萬頃蒼玉璧何當附船歸重拂林下石此生一夢耳夢覺試尋繹倚筇作長嘯萬事付鳥迹若有閒中吟無惜寄飛翼

送能上人參源禪師

我昔游東吳曾過南山寺一識山中人知是黃龍子超然精悍姿曉日出塵滓坐令平生懷未吐心已死別來今十載歲月乃如此近聞歸南都老色更豐美遥知君見時機妙乳生水道眼具鑪王揀辨不容擬應怪衲飯師趕逐倒脫屣萬象爭驚吁虛空笑啓齒却歸下板頭破衲聚凍耳他日重相逢煩君再指似

夏日雨晴過宗上人房

仲夏林木深古寺雨初足殿閣風颼鳴閒庭草空綠小軒試凭几解襆愛新竹點筆記題詩粉色不受觸道人有佳處面數良以熟儵然亦無營來往相追逐此時偶相值一笑天宇局何當煮盤源看此粟米粥

次韻權巽中送太上人謁道鄉居士

我讀瘦權詩起舞忘華顛疑與霅溪畫句法爭後先

遥知清癯處逸氣生雲泉聊將笑時語乞與人間傳思君發遐想瘦坐如癡禪便覺香爐峯青碧開連天太禪十年舊生計良蕭然清辰一鉢外肝有三根椽偷笑癡種子夢幻供肥鮮鐘山領略游相值衙門前將謁道鄉老巨浪翻吳船想見笑撫掌衣裾雪花巔

南昌重會汪彥章

彥章退然才中人識訶唾笑皆奇偉看君落筆挾風雷渙然成文風行水坐令前輩作九原子固精神老坡氣儒生寒酸不上眼此郎要是天下士嗟予生計等飛鳥翩翩吳頭復楚尾去年與發看京華笑傲清狂人背指君獨折簡坐致我迎門歡笑自挈屨舊聞牛鳴馬不仰女逐臭夫那有理今年黃花南浦岸忽然見君失聲喜僧房借榻營夜語燈火照人如夢寐懷中卿相且袖手翰墨風流聊戲耳行看上書苦塊中栗栗范公只君是

贈王敦素兼簡正平

空山無人舟蹙移坐看香燒行篆畦兄弟華軒肯過我墮甑與箒生光輝者辰登山亦不惡攜被假宿良幽期燈前綠髮映玉頰風流未數崔宗之夜談詞辯出神駿頓壓赤兕貫權奇我欲置君帥河朔軍前千

騎紅粧隨望雲題詩付横槊玉帶錦袍英特姿又欲
置君玉堂𫝊霧窻棐几春晝遲醉中草制斂風雨諸
公堵立相嗟咨微吟擁鼻笑不語恐未免爾無多辭
爲君張燈掃東壁他日重來讀此詩

贈黄得運神童

君初髮齊眉玉頰照秋光誦詩巨萬紙一目俱五行
不信同舍兒所閲隨廢忘姓名入清禁詔落銅山陽
十三見天子奏對允且詳綠獨誦五經如水傳䑩䲶
環觀共嗟異朱紫如堵墻華裾小旋襞初掛煩宫粧
歸來汝水濆夾道萬夫望指目無僂爾吟嗄有此郎
異態懸睿想行看登廟堂那知事齟齬放浪魚稻鄉
顧我與君别忽忽移十霜更逢石門下美舞如許長
抵掌話夙昔夜語響山房古人當大謬喉索失其常
夫子獨何得坦率追羲皇乃爲任重器愈抑道愈昌
作詩以壽君他日未易量功成徑歸來復此山水傍
幅巾青杖竹卒歳以徜徉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刻此卷薦[illegible]了羅
居士鈞長州徐普書　建陽郡文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古詩

秀江逢石門徹上人將北行乞食而予方南游衡嶽作此送之

筠袁居歯邦一水連清碧朝行筠溪邊莫見秀江色
忽聞兒童音乃知身是客獨歸江上寺杖笠倚空壁
犀顱會四海香火自朝夕相逢作熟視面皺心莫識
但記石門時笑頰清光溢禪定寧失聲卒語成小立
是時夜氣清隙月金蛇擲念君當北行鉢飯從誰乞
我雖能少留秋燕社已逼一權偶然耳分首成陳迹
他年何處逢話此空歎惜

游南嶽福嚴寺

生計居然成脱略投老南來看衡嶽禹谿久留困霖
雨低摧悶若剪翎鶴朝來南尋度坡壠針木秧齊鳥
聲樂風光融融一都會鬼祠雄深抱山脚梯空延緑
止巉絶瘦策扶衰意超豁拂雲蒼杉雜錦石紫藤緑
蔓相連絡石橋下視隔人世但覺嵐光翠如潑亭泓
無波自甘碧澗草有香空錯莫忽驚梵宇墮林梢賓

勢飛翔照深壑欹斜萬礎盤蒼崖十步一樓五步閣
氷柱瓊窻不知數旒綴一一垂簾箔犀顱道人相笑
迎氷雪形容無住著午梵清圓林葉動天花細雨無
時落凭高且復息疲頸心清別殿鳴風鐸雲開千里
上眉睫吳楚江山見瀰漫晴鬧如有女正色春不洗
粧秋拂掠紫蓋頎然似矜姤半出晴煙翠稜抹永懷
堂堂武津老天骨開張耳重郭三生來游等兒戲靈
山一會儼如昨他年遺跡舊巖下拴索猶存衆驚愕
解云此山增智力鵬飛天風轉羊角江西駒兒快騰
踏青原麒麟亦超卓折足鐺中過一生野蔬數根陳

五合故庵遺塔尚依然行謌神交付冥漠影不出山
豈難事准擬芧齋就林縛退之南遷曾過此好語誇
詞雜嘲噱自謂忠誠動嶽靈壁碑字字猶精確但餘
佳處不可狀浪禿霜毫秋色闊東坡唾笑成文章山
川勝處多奇作莫年亦為儋耳游不一過山山愧怍
為君試將說禪口掉頭長吟攡山衲心胷便欲捏荒
怪落紙雷䨓散風雹要將傑句酬佳景未怕山容作
顰頞

福巖寺夢訪廓然於龍山路中見之

山高夜氣摧煩暑竹風為作南軒雨夢隨槳櫓到西

興艤舟步入龍山塢蕭蕭松下逢寄郎問信遠來亦
良苦覺來但記談笑歡不省権時竟何語卧看舞燈
一點明嶺海茫茫隔吳楚安得却如清夢中杖屨追
隨長爾汝

乾上人會余長沙

兀坐思歸不舉頭窻風為我翻青葉衆中聞語認鄉
里便覺石門寒疊疊雲庵巳作白塔新當眼鳳枝心
欲折道人叢林十年舊古寺青燈夜相接失聲方欲
問江南忽憶去年淮上別逃空跫然聞足音見子令
人解愁結地爐火冷霜月苦一室誼譁終殘熱湘山

破曉立傳停秀抹鉛華餘積雪故應山亦為余喜隔
岸遥看圓笑靨千巖佳處可同游明日波晴當理楫

黃魯直南遷艤舟碧湘門外半月未遊湘西作
此招之

江夏無雙果無雙子雲賦工未必爾那知一飯在家
僧眞是潛山瘋居士春湖白鷗未入手豕冠林中作
蟬蛻平生俯視造物兒兒頑不省猶相戲羅浮舊游
今再游一念去來開眼睡泊舟隔岸望湘山應愛煙
霏浮暮翠快當著屐上千巖要看松風迎笑齒公雖
妍蚩付一目定自胷中有涇渭我非破頭山下人閭

絃賞音亦風味知君不傳西土衣一龍一蛇聊玩世

魯直弟稚川作屋峯頂名雲巢

只今海上青石牛曾臥天子黄金屋下看朱紫如堵墻上前諸公遭狀獨眼高四海鏡面空潛山歸來巾一幅衛愧君家小馮君自是河東真雛鸞文章五色體自然秋水精神出眉目人間不識但聞名水非醴泉石非玉江南一峯獨高寒時時笑語雲間宿弟兄出處兩相高故作雲巢對山谷

陳瑩中由左司諫謫廉相見於興化同渡湘江宿道林寺夜論華嚴宗

范韓醉倒眠荒丘蟣之不唐民始愁天生公副天下璧雷霆聲名塞九州立朝嚴冷傳鐵面坐令臯夔驚魚頭上前論事傳太直逆鱗投笏來南陬長沙共渡一水碧中流笑語驚沙鷗湘西古寺夜對榻高論自破千人浮華藏法界在掌握遇緣即宗甘自由世驚海隅在萬里我視閻浮同一漚坐中忽舉毗盧印印海印毛皆徧周大哉此法本無礙從公一游容我不

贈石頭志庵主

陜西道人最聲價自與老南相過亞常恐清塵穢綴難那知乃有如君者爭傳絕似餘杭標十年夢想空

飄飄過來衡嶽祝融下一見便令人意消道骨清開神秀徹湛湛光風霽月高談未了山日斜篆煙已滅灰如雪平生安得情相似可憐投分今如此且作山中盛事傳我忘朴陋君忘年

過如無象於石霜如與睿廓然相好故贈之

西湖睿郎最高道思之不已令人老道人相逢吳楚間開說絕與睿郎好年來學富身轉貧豈特詩膽大於身法朋半是奇逸者我亦放浪無羈人霜威折綿寒入頰長廊無人風卷葉寒窓誦讀夏日吟和氣坐令寒安貼筆端解語斂於口網幾時作龍蛇走煩君

清哦當少休萬象乞憐爭叩頭

石霜見東吳誠上人

我尋流水行忽入霜華谷山陰見幽人目帶湖山綠語溫如春風韻秀自拔俗暗驚枯木堂栖此一枝玉遥知夜窓深雪響亂脩竹寶書掩殘缸佳眠正清熟逸想在西興清夢不容逐覺來念行處小詩欲收錄詩成寫烏絲銀鈎奪人目棐几著牙籤興來還自讀

冶陽何退翁謫長沙會宿龍興思歸戲之

河郎西州來逸氣掃秋晚平生貯書腹中有文武膽材如駱賓王其直亦不減上書論國事忌諱失料揀

居然爲逐客安免投手板世方側皮相我亦作白眼
閉門古寺中一榻聊嗜懶邇來偶病渴意緒覺蕭散
頗懷當壚人楚岫屢欲鏟我從山中來擕被夜假館
地爐擁紅金妙語容細欵凜然忠義氣不肯受盤縮
正恐復一吐與民作温煖坐覺舟壑走歲月不可挽
人生一夢耳勿作鏡中歎何當結後期相擕游汗漫

次韻道林會規方外

湘山半夜雨斷我西湖夢卧看讀書燈花作扶頭重
曉窻晴潑眼倒桂聞幺鳳起尋殿寒梅小立幽香噴
柳絲不勝緒笋庭春脉動春色已如許樂事非一種

平生所懷人忽此笑語共雲軒爲誰停危坐山衲擁
眼高空叢林志大骨森聳開懷見赤心齏壺飽談誦
坐客鶴腦側我亦快心孔袖中出新詩筆力發豪縱
風日醒醇醲黃泥初揭甕舌根有滄海潮辯白撼洶
何當橫枯藤斷鐵追兩本吾宗欲顛覆支者倒闒茸
君能爲我起逸足王良控我詩如石田蹤理終無用
朝來強鉏犁禿筆時呵凍摩挲銅鍱腹博君一笑捧

孜選善石菖蒲

溪毛數葉一寸碧風姿底事能清癯戲將紅玉旋螺
石共置雪色花磁盂沙泉甘滑見毛髮時時酌以澆

根須君然棐几明窻下五月秋色磨肌膚已忘身世
在南嶽勿覺夢繞遊西湖遥知夏木午陰静篆畦半
破煙舒徐莫翁睡足百事懶相看微笑依圓蒲

余作進和尚舍利贊選善見而有詩次韻

進公事業頗拔俗欲憑妙語招遺魂文章種性欠辣
理焦芽故態何足論心知高人笑欵蓋抱羞無地容
逃奔佳章忽來生喜氣風輪載我登崑崙徐觀筆力
作波險正與醉素爭弟昆山高水深世聽學愛子賞
音知道門

次韻莫翁豐年斷

此山分得僧中龍獨論懸斷今年豐定知賀次有造
化是非飽更田舍翁清晨一雨符君說喜如初得冊
砂訣精神變鑠口垂涎一飽可期扶病劣老來百事
不如人但願耙稏秋如雲莫如往年水車聯龜兆坼
出生黃塵莫翁心地絕榛鹵圓中規而方中矩千偈
平生如建瓴此詩可意真時雨我詩脫口酬未當只
欲與君任兒闒望萬頃連天綠錦光舞浪崩騰似春漲

喜會李公弼

韻如風蟬蛻塵垢氣如春容在楊柳風流翰墨俱細
事自是吾家道門友十年契闊挂夢寐一見令人忘

白首況在祝融眉額間青碧連天雪晴後冷齋撥爐
聞夜語雪灰消盡紅金丰君才合在臺閣間簿書堆
中不應有且置玉堂風雨筆來試牛刀霹靂手民姦
吏滑本有神到君難藏如鼻口臥駝忽起便過人再
拜當爲乃翁壽此詩乘怒勿示人願君低回爲遮醜

次韻超然送照上人歸東吳

蕭寺霜晴日初吐曦光煙翠橫深塢經行遲立望吳
山氣勢飛翔爭入楚山中有客冰雪姿十年不聽吳
邦鼓忽然曳杖出山去安禪後夜知何處石龕看月
莫降龍栗林暮過應銜虎此生聚散等浮雲可憐俯

仰成今古吳江一色軟瑠璃有寺正臨江上住他年
法眼照人天贈詩詩取南州祖

金華超不群用前韻作詩見贈亦和三首超不群剪髮參黃檗

胷中蓄奇爲誰吐閑臥湘西雲一塢興來落筆如崩
雲五字凜凌氣吞楚我詩望見倒降旗攻之何必更
鳴鼓獨對湘山夜色晴萬壑千巖最幽處臥聽明月
聽松風爲君哦此文中虎此生身世付一戲安用聲
名照千古知君大用參黃檗三筏束腰隨處住何當
峯頂結茅廬要看掀髯呵佛祖

道人秀發闢牙吐家在金華最西塢不從大士攜畫
軸一錫千里來游楚評詩結髮師浣花論字童牙誇
石鼓我皆不能但知愛亦似胷中有佳處氣韻脩然
松上鶴意態索寞穽中虎却於脩然索寞中詩句時
時出奇古乃知筆力有神助三峽迅流輒於佳疑非
逢髮休上人定是禿頭楊德祖
赤河沙泉自吞吐北崦踈鐘答南塢凭欄試誦鵩鳥
文洛陽少年亦翹楚當時七國犯謀議睢陽不復聞
鼙鼓時更事往空流水豪魂英魄知何處金華衲子
如玉清溫粹愈恭如最虎明章秀句出倉卒慷慨山

川弔前古笛稱秀發春欲蹴便疑造化毫端住不須
衆口誇章公茗溪君作中興祖

復用前韻送不群歸黃檗見因禪師

幽尋忽覺晴香吐竹西知有梅花塢一枝試摘與君
看念君明日當離楚戛然飛去若驚鴻棄擲自嗟如
臥鼓遙知旅枕生清夢夢到江南春好處蒼杉拂雲
煙翠深爲弔大雄山下虎我識山中因禪頭骨目清
堅貌淳古便欲問提折脚鐺栢子庵邊結茆住行看
談笑起雲門海上橫行如過祖

送瑫上人奔母喪

黃梅爲法去睦州緑毋歸兩事世難兼二老其敢違君看去留意日月爭光輝子方童牙中已喜家翠微旣長游四方萬里孤雲飛方將追新豐冰雪橫鋒機訃音輙僵臥聲吞淚沾衣平生哺爲情棲風無定枝大江浪如山飛楫不可追要當濟安流龍神嚴具威一盃春露香仰薦天地慈更期辦白業慰此罔極悲

送朱泮英隨從事公西上

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挾書隨乃翁千里游京華人生少年樂於子何以加上庠閱英俊過目知等差君才固逸羣如金渾泥沙明年對殿陛落筆翻龍蛇遥憐緑槐陰絳帳張紅霞金門看躍馬蘆鞭作橫斜滔滔九衢中權情浩無涯取吏亦傲睨隱語相嘲誇紅粧鬧燕語拭目興歎嗟知誰乞佳句駁墨字如鴉

贈王聖俳教授

汝江軟碧搖寒空環江玉色羅五峯神奇融結孕千載於是代出文章公荆公道德輩孔孟致君勲業伊周同君侯才氣眞不減行看接武隆休功妙齡人誇好風節氣壓穎汝何其雄曾經大筆戰文陣奕俊莫敢攖其鋒老師碩儒玉堂上爭看洒筆回春工果然一日蓋天下聲名熠燿馳華戎都城立石傳萬口士

林矜氣橫長虹嚴僧廢兼誰比數亦復誦詠懺塡胷迹微自恨不及識向風每覺勞雙瞳天公恤此慕善者因遣識面山水中坐令平昔心變滅譬如塵淨餘淸銅自誇問道陝西老道人況亦參禪宗與君於法實昆弟姑留十日游從容拙詩別君無嶮句何從賞我雙頰紅他年揖讓對明主回顧此會成虗空蹄輪冠蓋塞門巷容我劇笑應無從

臨川陪太守許公井山祈雨書黃華姑祠

臨川富山水井山最深幽愧我今日來自非淸散游試問井中龍吾行汝知不高秋嗜酣臥此計非良謀晩稻已及穗一雨足可收曷不躍而起霈然瀉南州要看賢使君放衙擁黃紬

寄蔡子因

平生閱詩如閱馬自憐雙眼如支遁子因句法馬群空爽氣橫秋太神駿上苑花光纏肺腸西湖霜曉磨風韻較君年少翰墨場賈生仲舒覺寒窘醉中逃禪亦不惡況復機鋒頗龐蘊奉身一飯聊自珍富貴功名若蕣趂鳳巢定生五色雛文章從來論種性嗟余索寞臥空山多生垢習消磨盡但餘欲識天下英虼蛇脊尾猶一振歲月去人江浪翻何時仰此摩天峻

驟雨

雷趕雨骨天為低行雲趨走不敢遲桐英滿地誰拾去花態正翬殘欲飛紫金虵光誰掣斷墮空萬點跳珠亂須臾井滑紺無泥瑠璃骨軟爭道馳亂紅殘萼驚千片可憐憔悴吳娃面林光草色自連天殘香依約知誰愁

臨川康樂亭碾茶觀女優撥琵琶坐客索詩

小槽橫捧梳粧薄綠羅綰帶仍斜搭十指纖纖葱作剝紫燕飛翻初弄撥梨園曲調皆品匝斂容卻復停時霎日烘花底光似潑嬌鶯得暖歌唇滑圓吭相應啼恰恰須臾急變花十八玉盤蔌蔌珠璣撒坐客漸欲身離榻裂帛一聲催合殺玉容嬌困撥仍插雪梅一枝初破臘

南豐曾爭綏天性好學余至臨川欲見以還匡山作此寄之

我生少小秀不叢題詩落筆先飛鴻一從應舉脫毛髮乃與石田樗木同平生百慮湛古井無復撒瀾波春風尚餘覷書舊垢習終日伏桉如啞聾點觀前古忠義輩光明碩大皆人雄聞之恨未目覩歷周行四海如萍蓬猛聞君侯富道義浩然養就如嬰童筆端五色藻造化經綸事業羅心胷揚清激濁出天性英聲不減狄梁公一節直走汝水上回首弊箒香爐峯徘徊一月不及見癡坐掩扃知命窮霜清昨夜與飄忽匡山落我清夢中吾身去住本無繫便欲登舟而向東再惟君侯未我識恨遺他日山水重作詩願見亦不惡谷風從虎雲從龍

再游三峽贈文上人

肉身大士延平公眉毛如雪聲如鐘東坡醉眼亦多耳信口呼作僧中龍坐令玉色煙鬟爽晨鐘暮鼓三千指而今骨冷撼不麿青燈白塔臨寒水上人談笑有精色閒是延平坐中客紫霄峯下曾相逢別來幾何頭已白地爐夜語尋前事當日交游半生死與君等是三眠蠶浮世百年那免此我尋舊游聊自娛忽然見君權有餘一笑且從吾所適後會重來知有無

泊舟星江聞伯固與僧自五老亭步入開先作此寄之

煙霏含空青向晚望逾好欲行洛瀑邊俛鵲偃側腦偶攜白髮羅步盡青松道孤鴻聊送目瘦策自扶老甚欲東澗陰縛屋安井竈我亦個中人歸計嗟不早永愧巖上僧松風和雲掃

會蘇養直

方忻望廬山忽見蘇養直向來敗意事捉手一笑失
瀾翻誦新詩與山爭秀色歸來對青燈危坐口挂壁
翰林謫仙人隱顯吁莫測正恐騎魚去千里作一息

贈癡可

可師有奇骨吐語愕衆口秀如出盆絲媚若春月柳
舊詠雪梅詞便覺落渠後抱痾亦同參覷身一塵垢
臥看東溪雲懸瀑激窗牖廬山久無僧殿閣空華構
誰知千巖勝竟入此郎手我癡世不要冷落如弊箒
但意君可奪獨能容我不

福唐秀上人相見圓通

廬山萬木春已透滿目春光迎馬首北山攖飯借榻
眠一任春山穿戶牖道人聞是福唐來石門曾結游
山友相逢未說一笑懽且忻春色濃如酒何當瘦藤
上孤絕深谷忽驚如錦綉人生超放當趂健東風已
暗藏鵶柳

飛來峯

意行忽出門欲留聊植杖雲開飛來峯歸然眉睫上
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
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即自幻妄

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像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想
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輙放且復臨冷泉舉手弄清漲

崇因會王敦素

眼高四海語英發自應文章有家法金陵地肺山川
驕要君詩句時彈壓東來藉甚名譽傳景星瑞鳥人
爭先忽驚華氣傾坐客但覺人品春湖前一盃春露
容同啜更看歸舟登一葉遥知笑語散鷗鷺萬頃煙
波上眉睫念君懷中有卿相何時摸蘇一唾掌要看
儒林萬口誇文公諸郎能世家

聞端叔有失子悲而甡復遭火焚作此寄之

一子被奪去困廩遭火焚冷官寄僧舍僮僕臥朝昏
平生五色筆落紙生煙雲文章竟何用袖手聲一吞
東坡昔無恙豪俊日塡門君如汗血駒騰氣終逸群
坡今騎魚去衆客亦繽紛翻然淮海上霜鬢此身存
我亦識坡者一見等弟昆乃知水與乳自然和不分
心期嘗一笑發君雙頰溫那知墮機穽面上餘唾痕
我公佯聵聵嘲誚了不聞遥知讀此詩拊手鼻一掀

七夕臥病敦素報云道夫已至北山遲遲未入
城其意耽酒用其說作詩促之

去年鍾山今夕晴二豪興發來扣扃開軒咄嗟辦法

供一味萬壑松風聲頹然意適相枕卧便覺語笑紛喧爭我方小立倚風檻君忽蹶起孤髻撑今年此樂隨渺莽維摩卧疾毗耶城烏衣郎亦僧俗子閉戶卧看星河横美髯和易坐畏暑扁舟散髮歌月明遥知君定宿浮玉詩狂欲跨横海鯨傳聞已至蔣陵塢留滞未歸宜一拜連床夜語乆不理硯席忍垢珠網生乃爾彌日復信宿不為萬頃無溷清推擠不去有深意總此百甕郎官清甕邊彼縛真有道酒後耳熱良高情不嫌折簡苦招喚要看欵段兀醉醒

冬日題寄偶書二首

山舟不肯留白髮日夜盛曉窺青銅光乃覺朱顔失故人半凋零行吟百憂集舊山天盡頭歲晏衰眼力高枕此山泉此興復何日百年瞎相驚奔忙如瞬息喬松亦已塵仙術無煩乞

禮法日荒蕪坦率日增盛唯餘枯藤枝起坐不相失山枕孤雲歸林寒倦鳥集愛此亦題詩鈍澁見才力乃知衰老來全殊少年日勞生知幾何萬事歸嘆息鈯斧好■當就阿誰乞

和靈源寄瑩中

此來漸覺身無累欲學滄溪諱名氏鍾山萬頃獨經

行山日松風吹凍耳聞有僧從法窟來當鋒戲作横機試探懷示我妙伽陀兩翁回互偏中至乃知道德無貧賤■相求亦相契妙談何日看揮斤此老鼻端有餘地

王敦素李道夫遊兩翁軒次敦素韻

茅簷分首幾信宿佳句俄驚照雲谷兩翁誼問姑置之銀鈎勒出鬼神哭識君筆力回春工妙語天成絶雕斲是時秋陰潑庭戶微月瓏璁隔寒竹便覺玉川照映人譬如六月失三伏深雲開軒亦不惡窓戶清紅照林麓方欣杖屨日追隨漸喜並崖村路熟平生

與山寔神會戲語嘲詞雜山緑要當終副此軒名絶境於君豈宜獨懸想青燈夜對床香火淨緣期昔夙此詩頗寄謫仙看要使軒渠笑捧腹

奉陪王少監朝請游南澗宿山寺步月二首

朝為北山遊暮作南澗宿此生亦何幸稱心良易足青燈委昏花笑語暖幽獨月出東南峯升此一輪玉開扉發清嘯意行無澗谷勝韻高摩空妙語清到骨親朋萬石門門吏千鍾禄如何飯薇蕨衲子相追逐明年守北屏夜直黄金屋應懷此夕游夢想亦清淑定有寄來篇吳牋煩自録

單衣喜和風詩眼愛空翠野亭亦翛然散坐聊倦倚
坐久忽聞樵見覷一笑喜邪知深林外曲折見流水
幽光弄紺碧春色潑秀氣去爲千頃澤隄柳相嫵媚
月光方下徹浮空見頹尾投礫戲鷺之撲攟沙禽起
歸途望林壑煙靄隔山寺便如斜川游歲月亦相似

浙竹

龍孫初長浙江曲疎影蕭蕭濯寒玉平生知愛足風
流只有山陰王子猷而今流落蒼崖頂暗換年光鄉
路永冰敲雪壓未應衰鸞鳳不棲空故枝堅幹猶堪
製長笛最合宮商勝金石爲君吹動鏡湖秋驚起雙

龍翼小舟

觀山茶過回龍寺示邦基

北窗賞新晴睡美正清熟竹雞斷幽夢朦朧不能續
臥聞故人家山茶已出屋欣然一命駕妍暖快僮僕
千朶鶴頂紅染此一叢綠坐客例能詩秀句抵金玉
携過回龍寺掃壁爲君錄逸筆作波險敧斜不可讀
坐驚殿床鐘暮色眩雙目入關更清興市井亂燈燭
人生分萬途稱心良易足時平且行樂餘賓非所欲

次韻葉集之同秀實敦素道夫游北山會周氏書房

王郎本豪放富貴纓縛之頗復厭絲竹來聽松風悲
葉侯須似棘談兵輒紛披特此文武膽英氣吞北西
正直感鬼神動欲焚淫祠道夫愛國心造次常念茲
事功未入手憤酒誰共醨正恐追老范一吐胸中奇
秀實氣剛大歸宿未易期新詩弄清婉霜曉臨湘湄
鍾山冠世境登賞乃所宜林間見隱者面有無求姿
不必問賢否但讀諸公詩我無支遁才敢逐王謝爲
推擠幸不死豈非憐其癡一昨閱詩戰望見仆旌麾
今能犯矢石居久氣自移

洪玉父赴官潁川會余金陵

迂疎世不要冷落眠山寺空山斷往還落花自流水
平生所懷人邪料千里至權極看屋梁通夕不成寐
曉從城郭來山亦爲余喜登門見眉須已覺增爽氣
洪徐皆人龍論議例英偉君於二老間妙語發溫粹
胡爲下僚中混此萬乘器攝衣願從君舉步慳推鄙
安知出處忘劇談略勢位便欲攜與東載我以船尾
予生分奇蹇事事得敗意獨於天下豪未識已神契
天公亦見憐以此厚我耳西湖今古勝前輩風流地
風月久乾沒畫舫誰料理行當入君手想見飽風味
不得陪清游起坐終夜喟定有湖上詩無辭遠相寄

琫粹中與超然游舊超然數言其俊雅除夕見
於西興喜而贈之
蜀客快劇談風味出謎詭衆中聞巴音必往就一笑
道人西州來風度叉高妙吾家長頭郎高蹈萬物表
平生少推可說子不知了吾初意魁梧一見殊短小
篝燈欵夜語每每犯吾料貌和華林風氣爽霜天曉
坐令岑寂中絕塵追騕褭君看顯與訥出蜀亦同調
竟如衆星月聲光潑雲嶠子亦當加鞭歲月一過鳥
陳瑩中自合浦遷郴州時余同粹中寓百丈粹
中請送之以病不果粹中獨行作此送之

我懷希夷老如啞無處訴忽聞得生還失聲喜能語
想見如鏡中仙風拂眉宇欲問華嚴宗忽覺隔吳楚
攝衣出從之久疾恐頓仆佳哉蜀道人精爽馳提武
殷勤願偕行得書即徑去我生百無求青山滿門戶
公卿二[redacted]掉頭不回顧斯人獨難忘自不知其故
夙昔當問佛[redacted]亦法侶達書理故事已辦住山斧
太虛吾斧柄能[redacted]收取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歲刻此卷 海鹽丁鉉
居士劉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燿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古詩

同敦素沈宗師登鍾山酌一人泉
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煙鬟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
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蹐攀
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憺佳處多遺刪
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冰玉清風流繼東山
茲游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陽丘壑姿癡絕膽亦頑

孤坐巉絕處掉頭不肯還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嵓間
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為刻斕斑
敦素坐誦公袞烏臼樹絕句嘆愛不已其詩云
三年逐客弄湘流華氣遮欄兩鬢秋秖有荒
寒江上樹尚成詩句聚眉頭成此寄之
我不識公袞時時見醉墨愛其吐詞氣人品極英特
君看句中眼秀却天下白前輩風流盡尚復餘此客
世議隘不容道山歸未得三年謫湘楚妙語敵山色
歸來大江南聲價長籍籍我亦不羈人夢境聊戲劇
要當徑尋君已辦登山屐想見一禿翁攫攫吾輩側

提舉范公開軒面鍾山名曰寸碧索詩
湖山煙翠層千葉青蓮拆公家蓮葯間如眼不自覩一登功名途富貴相追迫開軒延爽氣拄笏望秀色鍾山盤萬丈雲破見尾脊殷勤度邑屋分此一寸碧升空帶青小撑漢螺髻出我亦個中人登覽增眼力知公寓逸想喧不礙岑寂給札令賦詩相顧愕坐客愧無莫雲詞涴公雲色壁

次韻彥由見贈
華亭富文物最後機與雲妙年翰墨場唾手立奇勳萬物舁一堊馳掃數揮斤道人出塵者一見過所聞

置之縕衣林玉石宛自分能將雪溪畫解追青龍盒超然勁高節冰雪看此君故應知見熟玉骨久受熏天眼視浮俗爭奈空煎焚我尋住山侶識子吳江濆人生各有適未易分黜臨風物亦自私草木俱忻忻何當斷岸塢屐歌蒼石垠我詩無傑句愧子才逸羣此篇頗尚有句意雅而文把玩值清月林影白紛紛高懷亦自放豈以我輩云君看功名事真如過耳蚊行將桂社籍蓮沼開奇芬勞君讀此詩正如蕕與薰

與嘉父兄弟別於臨川復會毗陵
君家兄弟萬人傑何止才容誇兩絕憶昨江南山盡頭西津渡口曾相別君時慘然纔制中行將扶護歸吳越我亦買舟還故山社燕秋鴻那忍說客中不覺舟壑走邅來飆忽經歲月毗陵那料又相逢喜君美髯冰玉頰竹軒堆磬話臨川清論無窮如鋸屑意消已覺在秋鄉坐令五月失炎熱歸來喜甚不成寐起步空庭聽風葉念君姓名懸春想吳江未可停舟楫欲看驟裏付王良相鼎煩君為調燮平生無求任所見往往撩人面紅洌特君猶作故人看此詩聊當名紙謁

法雲同王敦素看東坡枯木

此翁胷次足江山萬象難逃筆端妙君看壁間耐凍枝煙雨梢芽出談笑想當卻立磴礴時醉魂但覺千嵒瘦根翁樹間不盡我攤衲扶筇送飛鳥併作玄沙息影圖禪齋長伴爐煙裊王郎自是玉堂人風流合受鶯花繞何為愛此枯瘦枝嗜好果超凡子料為君援筆賦新詩詩成一笑塵寰小

送訥上人游西湖
西湖招提三百六佳處如春在眉目一番雨過吞青空萬頃無波鴨頭綠望湖樓閣獨自登煙霏向背攢寒谷想見襄陽孟浩然此中有句不容續道人生長

西山阿骨清氣明韻拔俗久居京國厭塵土一夕歸
心俊如鶻明窻爲君研破硯落筆轉頭風雨速龍山
深處如定居就彼結隣容我卜

送僧游泗洲

濁流一千里快寫如建瓴解舟東灣橋晝夜不得停
忽驚萬頃碧一舉當眼青自推舴艋窻出步楊柳汀
精神覺蕭散鶴雛生翅翎僧伽坐閱世層崖登青冥
生涯亦何有隨處懸盂瓶洗心依老宿湛意終殘經
回頭大梁夢塵迹俱凋零余亦厭久客行趁東揚舲
會宿淮山陽話此遭熏烝看君新句法霜刃新發硎

余過山谷時方睡覺且以所夢告余命賦詩因
擬長吉作春夢謠

芭蕉莫寒心欲折窓燭華光清夜白春風吹夢正扶
搖[redacted]高隨落銀蟾穴青鸞䎃穩雲委地桂蘖初齊香
不[redacted]千門萬戶金碧開時時忽見如花妾心清別殿
聞[redacted]覺來殿枕哀怨聲月廊花影無人問金鴨香
消風[redacted]

郭祐之太尉試新龍團索詩

政和官焙雨前貢蒼璧密雲盤小鳳京華誰致建溪
春春恩分賜君恩重綠楊院落春晝永碧砌飛花深
一寸門下賓朋還畢集碾聲驚破南窻夢高情愛客
手自試春霧脚茶雪花湧聚觀詩膽已開張欲毀䎃
魔先震恐我有僧中富貴緣此會風流真法供定花
磁盂何足道分嘗但欠纖纖捧七杯清風生兩腋月
脇澄魂誰與共戲將妙語敵甘寒詩成一弔盧仝塚

戒壇院東坡枯木張嘉夫妙墨童子告以僧不
在不可見作此示汪履道

雪裏壁間枯木枝東坡戲作無聲詩霅川謫仙亦豪
放酒闌爲吐煙雲詞閑傳秀色絕今古正如四月出
盆絲老僧遮護不許見敲門游客遭慢欺我來擬看

亦來與興盡却還君勿嗔

次韻太學茂千之

君詩清絕若冰壺讀之六月失煩暑我雖好吟無逸
才空有千篇俗於土料君肺腸飽清秋馭風騎氣無
何游投老欲和先嘿吻詩源慳澀勞披搜吾廬題者
徧今古今古當以君爲優我今即死且無愧先生未
識眞吾羞

蔡老有志好學識面于京師作此示之

道人西嶽來氣與秋爭曉讀書如壁月鑽隙必委照
當從賢俊游運斤端得妙儻明句中眼王良控騄驥

嗟余老漸衰緑髮亦加少喜君解妙處見博而知要
録余一千篇正可付一笑同歸漳水埧乗月答清嘯
睡起山花開脫屐萬事了

金陵吳思道居都城面城開軒名曰横翠作此
贈之

醉穩琴無絃乃得琴中意詩聲軒無山而有看山味
青山隨意有那復問城市醉眼看雉堞便覺是横翠
因以名吾軒坐臥增爽氣春花解言語風松中宫徵
我來不能辨夕陰滿窻几頗怪靈鷲峯顛狂復飛至
清嘯呼白猨愧我非慧理戲題五字詩平淡出竒偉

君應意挑戰詎敢摩其壘大勝賦子虛誇詞託亡是

余將北游留海昬而餘祐禪者自靖安䭾來覔
詩

莫煙重山翠微風壯松悲吾爲五頂游税駕脩水湄
阿餘幽國來細路盤顛危裹飯夜兼程杖笠寒相追
入門一調笑如獲璧與珪問來何所欲雅意在詩詞
念余緑髮日不減子輩癡是中有何好迷著不自知
敗煤磨破硯凍筆時呵之詩成思撚髭熟讀忘倦疲
乃知少年病根蔕老未移雙林古禪宇檀越多孝慈
明年東游還買山縛茅茨市蔬近易致紅飯熟夜炊

得飽即甘寢萬事付兒嬉子輩當從我林麓相追隨
十年何足道樂死以爲期

游薦福題淺沙泉

六月稻田龜兆坼十日愁霖瀉翻室試來嵒下酌此
泉[redacted]寒一泓無減溢以杯浮之著沙石戲投鮒魚靈
尾脊誰令空堦響環珮臥聽泠然心境寂詩成窻戶
濕空翠便覺西山排闥入

獄中暴寒凍損呻吟

由心有癡愛癡愛乃有業因業疾病生痛此百骨節
聲相成呻吟齒頰空咬齘側眠看圜扉以手枕匣褋

觀此心無形安得有業結業結如空華病空有枝葉
方作是念時顛倒想即滅心造古佛様路入法界轍
稽首甘露味銷此煩惱熱

御手委廉訪守貳監勘劄慶裕二十三日復收
入禁將入獄憂無人供飯有銀一兩錢六百
以付來勝甫勝甫曰此止可辦半月過此如
何余默計曰有官餼耳

出獄未兩月單身寄孤館別館容搭餾酬以滌㮄盞
那知復入獄親舊無半眼但餘半月糧何以供歲晏
摩娑没柄杓准擬喫官飯來生空歛眉其室亦喟嘆

叢林明白老竅宇洪覺範所至神物護儞筆見不慣
我說此偈已萬象俱稱賛

與黄六雷三

我覓應備者忽得黄與雷結束頗精悍拱啫駿吾儕
從余今幾日臨事見肺懐立身守中直勿自無疑猜
爲奴不欺主乃是廊廟材何必弄筆語然後爲賢哉
紛紛貴與賤百年同一杯弛擔坐亦汝萬事付浮埃

超然攜杲侍者來建康獄慰余甚喜作此

堂堂福德相凜凜龍象威天神護戒足山鳥曾巢衣
獨天並輿載清涼七帝師其徒今日桀渠心終笑之
一鉢游人間不言行四時胡爲肯至此驚定心愈疑
乃知明月淨曾不憎汚池與哉月旁星隨逐相因依
群囚手加額雀息瞻梵儀吾亦失沉痾一笑歡解頤

次韻雲居詮上人有感

招詣坐多談近稍遁寡語仰嗟濁惡世友道終愧古
君獨淡無營誦經如布穀見人作白眼此意吾亦與
十年雲水間所至每同處舊游雖陳迹歷歷尚可數
更期秋風高結伴湘山去我生無寸長百事仍莽鹵
不知獨何修得與君輩伍無乃造物者不殺念癡眘
雲居無所爲粥飯聽鐘鼓不材獲飽暖此德荷佛祖

詩成自誇笑聞者亦驚顧已決寡語隄事過乃知誤
畢卓臥甕邊謝琨挑隣女見之獨傲然真情人不怒
君能識此意吾語亦可恕

大圓庵主以九祖畫像遺作此謝之

大圓庵中亦何有但有草座枯藤枝朝來壁間亦圖
畫何從貌此寧馨兒髮光抹漆膚琢玉坐睡俛然方
狂顧當時兩脚不肯舉今雖有口如當時知誰逆想
寓此意必也高人非畫師我遺俗累坐多語坐客厭
處終不疑輿來曳杖出門去路窮回反無潤谿見之
心作有愧色君以贈我聊戲之亦知禍心當服章命
車何必先鋒爲從今靖然痛堅捍正恐習氣時決隄
細看忽憶孔北海曾讀曹瞞禁酒詞

送凝上人

我生風韻無塵埃揚清激濁心不回少年不忍混白
黑出言動輒爲身災突汀出岸水必拍喬木穎林風
必摧乃知此世要不免毀譽於吾何有哉君今欲脫
此等愛獻君一策真良謀人言白璧爲石頭唯唯愼
莫分劣優坐中亦復發一語衆將環視如傀儡此策
簡截君牢收飽食熟睡且隨流泛然四海無不可人
將愛與君同游

謝李商老伯仲見過

破屋如馬廐趍因亦王尼名士連璧來下馬氣吐霓
論高玉屑鋸意妙雖駁犀君看八尺姿一尾抹萬蹄
弟昆清淨妍俱當藉金閨胡爲拔白帢作隊趨塵泥
淵風駛止臥跨海鶴方棲何時對陛下道與稷卨齊
功成歸倚水春風雨一犂嗟余世不要所至值澗溪
願從諸郎游日涉長灌畦

別潛庵源禪師

寶公禁鎖葬常事形如聚墨非實然潛庵去眼十五
自再見敬仰加拳拳黃龍今代南陽老而公不減眞
耽源眉須俱荒氣深穩幻滅都盡光渾圓公登八十
我纔半道義乃爾相忘年西山無時渡漳水洞壑偃
在眉目前視公勿學亮座主與來徑往呼不旋

宿宣妙寺

衝虎困頓歸投枕眠爛熳夜晴霜月苦曬美不知旦
日高披曉綠萬事付衰懶百年炊黍久強半得妥患
起臨清淺流白髮不可揀此生終一壑形勝巳入眼
明年定來歸茅屋並崖瞰掩門無督爲一味工寢飯

次韻

我昔度瘴海夜浪光熳熳經旬困掀簸飲食借日日

動輒值牆壁更覺歸心懶平生百念灰但有身爲患
臥看生與死兩者無可揀那知故園山秀色長在眼
愛此[redacted]洌崖中有山房瞰會當持老齒嚼此無沙飯

三月喜超然至次前韻

楊柳風蕭蕭芙蕖晴熳熳水閣試新涼披衣快清旦
幽居非養高一榻聊暫懶嘿觀四大空吾復有何患
上人超詣姿叢林得精揀勿嫌白兆村眞是人天眼
穿雲得得來共他空井瞰遂爲信宿留與子同朝飯

謝忠子出山

道人棄家年最少毛骨稽山冰雪妙爲余遠出仙廬
峯雲晴水寒秋自曉孤風峭世飆增擊高誼映人珠
自照嗟余苦遭夢幻纏圇因鑽縛何時了明朝定向
舊廬歸想見盤空雲霧小當期半夜立西風月中拾
取吹來嘯

示忠上人

啞羊苾芻紛作隊口吻遲鈍懶酬對猛公來自知足
天南山與氣增十倍爲公放意談海山神扃透出形
骸外八月中秋滋露華千嵓尺璧生光彩正當刻志
從爐峯看子穩騎元氣背

懷忠子

昏花委糞燈夜雨集梧井空房嘀飢鼠壞壁咽寒蚓有生獨多艱念極淚殷枕親朋勢宜絕醜惡諱聞聽棄遺等苦李零落如斷梗忠也新數面義已到刎頸願留廣推擠守護輕軀命逐臭寧有理嗜痂亦天性人情骨肉離道義燕秦并相逢百憂中如熱啜甘冷氣清秋潑山韻勝月夕鏡何時一丘壑攜子脫塵境風林作清獻追步千峯頂

次韻彭子長劉園見花

我昔海山度寒食雖有花看非故園今年寒食花又見已在故園疑夢魂虛弦喪氣念前痛瘴面敢辭增唔痕此生流落坐曠達曉悔坦率加辛勤覺城老子天乞我人品秀拔高摩雲定應分身在絳闕想見瘋瑞裙褶纏君看翰墨吐秀句綠楊春重含朝璬袖中功名未暇探且復行樂追幽欣陋邦忽見洛陽面爲誰扶頭清露翻殘春風日太酢釀發粧初罷爭迎門豐肌忍調類髓醫笑渦尚初紅潮溫謫仙點筆風雨疾少陵眼寒煙霧昏公獨寓之一戲耳寧用解語方佐尊夜深秉燭花不睡飲到落月窺金盆情鍾耳熱意一折賦詩遠紙風雷奔詩成我讀輒起舞自忘首禿衣繼袢冷然馭風欲仙去引手便覺天可捫歸來偃臥數屋角萬象困頓天不言

石門中秋同超然鑒忠清三子翫月

三年窺南荒兩過中秋夕月不棄羈囚高義照鱗際凜如寂雪霜但覺炎瘴失夢清不敢歸鯨浪濺天白中原一轉首心折數弟姨遙知亦念我看至玉輪側有生窮至此甘作死生隔今年又中秋氣味如夙昔筠溪遶茅廬波影登几席危磴通石門高眺屢顧陟空山夜氣升草木正蓊鬱超然凜清癯可即不可及華紛落無餘但見霜露實三子新聞舊學問川增益駁氣不受羈奔騶初伏櫪人生一大夢聚散兩戲劇境豈妍鄙哉而心自南北忽驚西樓高含光下注射林薄動流永楯冤桀佳色翩然步脩徑杖屨草露濕地坐閒無人但聞蟲唧唧清境難拋石秀句爲收拾明年當復和勝踐要綴續晴陰萬里同世路致欣戚付與市朝人舉酒相歎息月雖默不言涇渭視喧寂

見蔡儒效

一昨海外歸盡見故山侶夫子獨未見夢想識風度今日復何日乃獲抵掌語猶疑是夢中驚定無所覩欣然誦新詩句法雜今古初如涉微波沙石俯可數忽驚鋒刃攢凜然爲毛豎可讀不可識森嚴開武庫

百態出俄頃春破賴綴補詞高殆天得那借江山助
人間有此客而使衣流土君看絳闕姿嬌不受控御
大言慜上商坐此得齟齬天公聊戲之一官良蹇寓
天風吹綠鬢醉眼蓋寰宇闔浮一漚耳是身等唾霧
功名付揶揄富貴我劇具道山弱水上凝睇隔煙雨
夜晴覺天多月好笑起舞引手挽醉袂恐騎紫雲去

余自太原還匡山道中逢澤上人與至海昏山店有作

凶衰不祥爱患變臥念余生真自厭向時衣褫識天
香褐來唾痕餘癬面故人訶譏豈忍聞新交推擠不

容喘子獨心翔異衆人追逐南來不辭遠重逢難取
夢中物一懽且喜身俱健忽憶南荒海外時敢料北
山松下見鶯唇清滑柳困頻醉人春色初醇釀莫涼
香霧滿村落軒包到榻眠山店我已歸休萬事足但
餘老眼遮黃卷靜時頌紹痛誡我先須從此焚破硯
念子懷親渡大江枝葉行復登淮甸分攜一語有精
神行藏直使珪無玷

十六夜示超然

山深久不晴領略三伏暑夜涼聞風泉疑作空堦雨
但覺紙窻明不知山月吐堦除偶獨立滿庭浩風露

室開門未掩時有飛螢度餘生願俱子萬壑千巖處
艱難百憂中長恐此心負今宵復對榻樂事遙如許
地偏心亦遠喜俗憂自去風光如輞川窈窕辛夷塢
以短暴弟長正坐功名悞何如廬山陰一水斷世路
持遠兩鏡臨於中可無覩此詩若散綫熟讀有奇趣
便覺陶淵明彷彿見眉宇

瑜上人自靈石來求鳴玉軒詩會予斷作語復決隄作一首

道人去我久書問且不數聞余竄南荒驚悴日枯劊
安知踏大海往反如入郭譬如人弄湖霞却甚自若

旁多聚觀者縮項膽爲落僻居少過從閒庭墮鬬雀
手倦失輕紈扣門誰剝啄開關忽見之但覺瘦矍鑠
立談慰良苦兀坐敘契闊誰持稻田衣包此剪翎鶴
遠來殊可念此意重山嶽悃愊見無華語論出稜角
爲余三日留頗覺解寂寞忽然欲歸去破衲不容捉
想見歷千峯細路如遺索相尋固自佳乞詩亦不惡
而余病多語方以默爲藥寄聲靈石山詩當替余作
便覺鳴玉軒跳波驚夜壑

余所居寺前有南澗澗下淺池每至其上未嘗不誦柳子厚南澗詩又恨東坡不和乃和示

超然

駮雲漏微日諸峯發曉時飛檐寄木杪晴尾暗差差意行愛倉涼地坐休頻疲哀蟬尚泣露積水欲生漪瘴痾餘睡色破裓老垂垂心事世途俁風神丘壑宜高標誰對我白鳥深自知重來應避后歸去不須期

追和帛道猷一首 并序

山陰帛道猷詩寄道一有相招之意曰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來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新始知百世下亦有上皇民政和六年正月十日余已定

居九峯而超然輩皆在已無所羨特味猷詩追繼其韻使諸子和之

永懷山陰老潄流味餘津幽尋見蘭叢蒼然叫荆榛便欲即之語忘其千歲人歸休正吾志理順如析薪夜舂博飯喫脩勝海南民

次韻公弼寄胡强仲

念昔謫海南路塵吹瘴風未即棄溝壑尚在栓索中親朋半天下萬里不一逢聲胡豈有罪乃肯與我同情親等昆弟使令惟西東時爲解我語道大自不容邵陽雨中別涕淚落無從我伴有形影渠歸無僕僮

三年鍛百巧遂成瘖與聾今日復何日嶽寺聞樓鐘聚觀迎萬指登睫排千峯黃家天復見白骨肉已重聲雖未對面音問已喜通夫子佐岣嶁有道如葛洪筆力扛九鼎奇語出遼忽長篇春爭麗送我歸新豐且約老南嶽幅巾追瘦節拊手輒大笑此計隨虛空山林當付我君事矣與公麒麟未易釆健鶻那可籠

重陽後同鄒天錫登滕王閣

閑中過却重陽節江城風雨吹黃葉與君來游亦偶然聚立西偏讀豐碣凭欄眼界得天多雨脚明邊飛鳥滅西山向人亦傾倒犯雲爭來獻層疊未歸負負

無可言相覷心知懶在頰會當却立雲生處縱望晴江生雉堞尚喜清游不屬人故作此詩相暖熱

次韻天錫提舉

攜僧登芙蓉想見綠雲徑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靜戲爲有聲畫畫此笑時與夙習嗟未除爲君起深定蜜漬白芽薑辣在那改性南歸亦何有自負蘆圖柄舊居懸水旁石室如仄磬行當洗過惡佛祖重皈命念君別時語皎月破昏暝縋頭錄君詩有懷時一詠

次韻吳提句重九

朝來多爽氣拄笏望西山看君此標致合在臺閣間

賴有宗之輩文字相往還遙知醉九日紅潮生玉顏
嗟予抱瘴痾古寺長閉關亦復把霜菊行嗅賞餘閑
琢詩償清境索句常苦艱愛君吐雲詞端為破天慳
氣勝起疲懶語妙鐫老頑正當作小字明窻寫斕斑

勸學次徐師川韻

揭陽濱瘴海苦霧摶蠻煙自古無衣冠安得禮義傳
韓子見而歎豈是終棄捐選士得趙德講學與周旋
遂為鄉里榮士慕舊而先却後三十載才者森排肩
東甌鶩華夏西漢為邊沿民俗號殷富亦有佳林泉
黠者事商販朴者工力田自隋迄于唐稍知慕華軒
乃有歐陽王粹然而出焉古文有師法學問如淵源
其後賢者至雜遝盛中原至今號多士富貴爭熏天
江南佳麗地南昌富山川幽谷抱歐峯西山秀氣連
地靈祕奇逕當有命世賢山輝玉韞石水媚珠懷淵
君看烏衣裏後雅爭清妍治朝開三舍精揀無遺篇
幸當勤燈火無忘臨簡編會看起白屋穿遭犯青錢
大當到三事小當步入磚超德歐陽生豈獨令居前
努力各自勵請視徐子言窮耕有惡歲惰農無豐年
言小可喻大歲晏宜勉旃

送文中北還

瘴海夜成焰鬼關晝常陰柵廬餘百家間見椰子林
居人側椎髻豺狼而衣襟語言不可讀冥目以意尋
居然不可解欲問返如瘖君持使者節風彩動雲岑
軒渠笑踦語萬籟轉笙琴余方臥圜土蹶然欣足音
相逢春脫手歸意不可擒便覺暮雨山掃空煙翠深
袍袴洗羊負項背逃芒針乃爾徑去亟翩翩出籠禽
津渡已撾鼓高帆摩天心行矣勿作惡萬事付醉吟
當會西林下相對說如今

次韻彭子長僉判二首

我窮親舊絕君來殆天遣度關一句妙不撥機自轉
令人意頹然益如醉黎衍（黎人謂醉為衍也）新詩麗吳姬霧
鬢風前卷細看發豪放川奔驚地喘才高那可妬黠
念耳自反不禁數餘年三眠蠶欲繭思君誰與同月
度微雲淺
愁如羊人公鶴毷氉費推遣心如旋磨驢日夜圜圜轉
夫子為識訶譬說頗蔓衍愁心得少休忽作象鼻卷
出門無所詣地坐息疲喘路窮輒一笑與盡復回反
風光聞布穀人家初麥繭倚藤望九峯層疊分濃淺

重會大方禪師

霜顱玉骨眉有稜孤風照人虔敬增寒松撼空夜瑟

瑟古井吞秋波不與天柱峯前額加手一别十年彈
指久嗟予塵土化征衣愛君坐中舟壑走繩床爲拂
兩頭塵甕吞空嵓笑語新人間何從得此客解令寒
谷夜生春

大方寺送祖超然見道林方等禪師

道林一身渾是德别來遥知頷髭白尚記山房夜語
時睡笑訶譏盡秋色黄龍開二甘露門靈源方等眞
弟昆道林眞珠撒羅帳昭默霧豹方埋文猊王自應
能擇乳飛黄須得王良馭東風吹散嶽山雲道人明
日當歸去故人若問老垂垂爲言肘骨露麻衣赤頭
已作齊眉雪自提風帽海山歸

義枯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過行路一豎地坐攱兩
枯以箠捶地不知頷虎搏豎如鷹搦兎兩枯來奔虎
棄去回往荷庠挨老樹枯相嗤覷同守護虎竟不能
得此豎豎雖不救枯無負一村嚚傳共鳴鼓而虎已
逃不知處嗟乎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令走
仁義名好古臨事眞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
君落筆斂風雨

石門文字禪卷第四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貲刻此卷　丁操依上對長
洲徐普書吳米尚一野刻　萬曆丁酉秋徑山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古詩

謁嵩禪師塔

吾道例(比一作)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固有異要之手
則然晚世苦凌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跡者紛紛等
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强稱時賢憑凌作詬語到死不
少悛後世師韓輩穴壞(長一作)猶可憐走(趨一作)名不自
信逐隊工語言譁然皇祐間(初一作)飛蚊鬧喧闐田衣
動成羣怒瘦空自懸縮頭不敢息兀坐如蹲猿堂堂
東山公才大德亦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
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羣兒
雖貌敬聽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
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煙我來
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脩竹空滿軒永懷
翛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此亦彌年指余
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迸澗泉吁嗟
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
公所守遠相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顧攜

折脚鐺結茅西澗邊歲時邏松檜來此掃頽磚

補東坡遺三首題武王非聖人論後

青燈照華髮掩卷成嗟咨事有世共見而意復難知
殺父子受封殆非人所爲孟津觀兵者非天尚誰欺
孔子蓋周人而爲殷宗枝欲辨則不敢亟口稱夷齊
使彼果聖乎古今無異詞則其罪武王明甚無可疑
呶呶與世辨泛濫驚聾兒惜不經柳子爲一剖擊之
知誰千載下擊節讀吾詩

食菜羹示何道士

窮冬海道絕瘴雨晴墟里何以知歲豐未卯炊煙起

先生清夢回科髻方隱几豨奴拾墮薪發爨羹藷米
飽霜闊葉菘近水繁花薺都盧深注湯米爛菜自美
椎門醉道士一笑欲染指誡勿加酸鹹云恐壞至味
分嘗果超絕玉糝那可比鮮肥增惡欲腥膻耗道氣
畢生啜此羹自可老儋耳錄以寄徐聞何同應笑喜

己卯歲除夜大醉

昔聞安期生以術干項羽羽無人君量拜狂輒遁去
又聞魯仲連舌有濟世具人君欲祿之高視笑不語
吁古列僊人萬事不干慮乃肯入世紛豈非以民故
翩翩逢增擊悠然知事倶道合人所難一律無今古

我生飽憂患晚有二子慕骯髒刺世眼甚宜著閑處
一篇引一杯舉杯揖黎母

次韻李太白

我讀謫仙詩句卒意不盡層峯俯絕壑可望不可進
忽如登旋雲便覺星斗近濁醪世間義糟粕真典墳
先生瓊波口不飲嫌其村只今牛渚春盎盎餘醉寬
昔醉過汗漫襟袖揣崑崙爾來頹檐下負日氣自捫

次韻蘇東坡

先生謫儋耳一葉航渺茫禍心蹈世譏怒罵成文章
昆蟲伏孔垤仰看青鸞翔世欲羈縻之凡慮不自量

瓊山進珠淵寶光夜煌煌我曾至其舍月出波心房
追惟對遺編燈火夜初涼麗詞有逸韻文君方小救
便覺胷次間八窗玲瓏光似聞青冥上幢節鳴珮璫
先生應過我衣袖識天香

餽歲次東坡韻寄思禹兄

我來客湘江獨泛無人佐封疆接南越都會列百貨
方嗟歲除矣仍喜此月大思歸姑置之且枕曲肱臥
餽問亦未能起看燈照座念貧米無舂笑富粉轉磨
二者分劣優等是一年過唯有東坡翁作詩今續和

守歲

除夕自不寐守歲世事杯念此歲月往嗟哉難蔽遮
舊歲幸無疾新歲知如何此夕且相守拊掌一笑譁
靜聞闤市中夜鼓不停撾弟兄醉酩酊冠巾墮欹斜
我居巖窖中不覺日蹉跎和詩無好句其敢對人誇

別歲

新歲壓已至舊歲去不遲我尚留不住石火那能追
不知歲所在覓雖喧水涯父老相邀迓年年知此時
梅花只落盡又見春水肥我本無欣喜何嘗有戚悲
想見君飲酣一舉時一辭春容尚能老此身那不衰

仙廬同巽中阿祐忠禪山行

好山不知源勝處藏疊嶂輿來理清游意適爭勇往
事與傾同識領語山答響野泉行淺沙脫屐屢植杖
相羊木陰下喘坐清相向阿祐華林風媚秀得妍狀
忠禪等鵠清精神照冰叚佳山異比丘韻出羲皇上
風度太清癯吐語極豪放撥置形骸外卸襪藉草莽
獨余衰退姿面色餘煙瘴勝踐偶獲陪茲樂非夙望
一笑粲妍辭散坐推少長媿無斜川詩苦語出牽強
讀之輒自差幸君一拊掌

送稀上人還石門

海昏石門在深谷排闥千峯如觸鹿屈然獨秀一峯
高自與千山作眉目曾學關西一味禪衆中雜遝多
豪賢如今此老成新塔但有樓閣如當年道人今作
石門客須眉尚帶芳鮮色冷齋說我舊游處夢寬夜
渡脩江碧朝來秋聲發舟樹羨君先我山中去故人
問我歸何時試令哦我送行詩

寄題彭思禹水明樓

議郎詩眼發天藏咄嗟辦樓臨汝水遙知殘夜笙歌
散月出東南人獨倚纖雲滅盡光下徹微波不興天
著底忽驚白晝在軒窗試數游魚見鱗尾平生骯髒
笑伊優官冷對人言少味但余清境得厭飫天應用

此相償耳我當與發覺相覓一楊西風健行李登臨
尚能為君賦要使江山增勝氣

復次蔡元中韻

江樓為誰構想見晴光碧夜讀樓中詩終疑筆五色
氣方吞劉備和不以口擊麗如傲梁公正恐是花鬼
君才比西子果識天下白我句隨無鹽筆硯焚欲亟
吾家大馮君酒酣頗自適書來誇壯觀盈紙濺醉墨
初無萬錢念脫帽見禿筆時時及少年追逐寄夙昔
誡勿效寶公清狂挑鏡尺

次韻思禹思晦見寄二首

新詩夜讀寒更盡兄弟盡容窺所蘊此詩未暇數奇
趣談笑先看押韻家在筠溪白石灘後堂分得玉
千竿遙知華屋青燈夜想見對牀風雨寒湘山曉學
愁眉淺思歸凭高意凝遠貫珠妙語肯寄我恭富人
驚呼北阮何時促詔紫宸對草制千言倚馬待才高
合在明光宮忍令流落江湖外我漁意不在金鱗湘
浦華亭一樣春苑頭佐舟未乾没問法僧來寂寞濱
古師政與人意合有問自應忘所答一波纔動衆波
隨光偏千燈無壞雜
多生垢習消磨盡一念定光空五蘊尚能弄筆戲題
詩如鐘殷牀有餘韻南臺煙靄隔重灘城廓遙應認
剎竿湘西六月失三伏一枕窗風午簟寒年來懶復
嫌山淺更欲移庵藏僻遠又思喧寂不相妨臥念當
年三語阮鏡裏朱顏豈長對歲月去人寧少待是身
已作夢幻觀肯復經營此身外議郎材志堪逆鱗笑
談解生寒谷春會看為天作喉舌願聽高風淮海濱
要知未必與世合載之詣世世不答譬如瓶中有澠
淄雖與世混終不雜

戲廓然

久不對睿語便覺牙頰強獨行谿山間清鵠失羣伴

溫軟聞異音舉翻忽東向試問識睿否客曰甚無恙
但遭呂巽與携手不少放欲使開笑齒說法人天上
掉頭掣肘去不顧西興渡登舟翻然行萬衆皆目斷
平生勇於道氣韻真邁往安肯逐兒輩低首投世網
但恐呂望之追法薛廷望茶鹽以加之趣出白雲嶂
要看呵佛祖瘦拳捉藜杖

清臣先臣過余於龍安山出羣公詩為示依天
覺韻

隨軒文字海異寶羅周遭忽見張公詩雪浪翻驚濤
坐令千巖秋萬壑風怒號如君閱縉紳異材雜蓬蒿
我公廊廟姿王室久勤勞只今天下望北斗太山高
驗君平生術月脇窺秋毫嗟余人世外靈臺關鑰牢
行將侶白鷗浩歌作遠逃已作華亭叟月明水一篙

器之喜談禪縱橫迅辯嘗摧衲子叢林苦之有
詩見贈次其韻

彭侯慣法戰機鋒吸西江衲子畏面目望見投寻鍛
叢林真一害斯人喧此邪我雖耐矢石貌抗心已降
霜鐘但摩挲豈敢施微撞時來奮縣舌劇談對開窗
初見搖心樹久則摧幔幢遂使澆薄態琢磨成敦厖
吾志荷大法君欲揷手扛從來內外護劃遠名亦雙

斯道久破碎百孔而千瘡要當共補綴追配能與龐

春去歌

杏子生仁桃葉長西園日脚踰女墻墻陰嬌語誰家娘涼涼作隊來採桑玉纖拾磔抵翠羽鷖燕笑語殊不佇具蠶眠起未成繭肺腸已作金絲光歸來遠山堆莫碧無端野李嬌春色辛夷花零愁更多熏骨眞香無處覓

贈雲道

道人有奇骨野鶴在雞羣十年江北南高蹤等浮雲揭來[illegible]國生紛埃浣衣裙西山遶漳水玉潤連石門中有唐朝寺禪誦度朝昏正當袖手去坐對栢子焚君看市朝間東蹙環磨輪何當作高笑視世一蚍蚊

贈少府

每欲一醉竟未嘗今朝杯罣如枕椰須臾耳熱仰天笑氣吞萬里駒方驟何從人間有此客杜門忽見車軒昂與來對我弄絃索妙觀隨指追文王絕學子雲不汲汲頗許叔度能汪汪何當萬事付一笑臥看天雨雲飛翔

次韻明應仲宗傳送供

老住江上村隨分亦迎送陪堂一鉢飯不得日日共唯無清淨福正坐失脩種後身老湘龐惻然施心動妙語俱積香把玩廢吟諷才高氣駿特飛免不受控[illegible]與洗茹慳何止愈頭痛吾聞佛事門同宗而異用甘贊打粥鍋應仲獨送供

七月十三示阿慈

寺已餘十僧田不登百數何以常乏食强半了租賦今年失布種正坐無牛具六月始分秧江流冒塍路水退秧陷泥經月已無雨枯根折龜兆瘦葉壓勃土隣家飯早占我方貿耙耔此生爲口腹夢幻相煎煮阿慈佐井臼事衆耐辛苦今朝質且盡父子屹相覷頽然輒坐睡欠申久不語只箇甘露滅可質請持去

予頃還自海外夏均父以襄陽別業見要使居之後六年均父謫祁陽酒官余自長沙往謝之夜語感而作

一昨游京華壞衲變塵土思歸念雲山夜夢亦成趣故人驟登庸時時宿西府如鳥得所棲像適忘飛去從中奇禍作失聲驚破釜三年王海南放意吐佳句歸來駭叢林冠巾呵佛祖突兀刺世眼所至遭背數夫子獨凜然高誼照寰宇哀憐欲收拾奮髯排衆怒豈惟子義世獨有孔文舉此恩無陳鮮歲月有今古

竭來湘楚遊坐閱六寒暑今年中秋夕水宿青蘋渚
誰持一紙書剝啄叩蓬戶呼燈得欵識失林喜而舞
開書有新詩喜事遽如許麗如春湖曉月映薔薇露
筆力回春工彷彿識風度湘江三百里欵段沿江路
嶽色滿征鞍疾驅那敢顧朝來真見之了非夢時遇
堂堂千人英要是幹國具龍蛇吁莫測涔蹄聊寒寓
道固有晦顯會看跨雲雨天下張荊州四海陳合浦
當時寂寞濱皆獲陪杖屨今又從公游楚山更佳處
詩成倚梧臺天風吹笑語

次韻陳倅二首

夢幻有貴賤譬如綿與蘆美惡俱一暖未易相賢愚
我少懷毛髮倦禪輒逃儒投老加冠巾舞笏師道吾
世事幾時畢雲山何處無何為聚落中滯留如賈胡
溪聲替說法聚石為講徒拊手笑遠志甘為小草乎
霜清巳高揭水清見游魚橘洲頹曉照屬玉行烱如
我窮世不要老並湘江居君獨念故舊時時容借書
我亦循陳迹驅莽如磨驢詩成輒自省壁月掛清虛

余游侯伯壽思儒之間久矣而未識季長昨日見之夜歸作此寄之

公家兄弟俱秀傑人言不減河東薛鳳皇鸑鷟雖見

之聞有鵷雛更超絕周郎坐中見新作天葩奇芬衆
口愕君看氣焰遮紳縉想見精神映臺閣我窮歲晚
猶奔走小邑那知相邂后堂堂合置明光宮簿書堆
中不宜有功名偶然耳是寄故應隨流坎而止且置
袖中批詰手下藤絃歌聊爾耳此詩摹寫見標格晴
湖無風照春色滄海遺珠果見之邵陽他日如彭澤

季長見和甚工復韻答之

翰墨場中見奇傑行書半雜歐與薛此詩押韻如射
鵰應弦而落人驚絕詞惟達意非有作公雖不怪傍
人愕嗟余平生事苦吟吟筆今真為公閣渙然成文
自湍走如水與風初邂后頎然綠髮映華裾人間此
客何從有我誦此生真一寄禪林枝穩容棲止敢將
醜惡酬絕倡狗尾續貂堪笑耳坡谷淵源有風格光
芒萬丈餘五色吾聞龍蛇所由生必也深山并大澤

季長賞梅使侍兒歌作詩因次韻

年來槁項皤須髮世眼憎嫌遭棄絕君獨照人如冰
輪洗盡宿雲寒皎潔今日層樓空獨倚天高袞袞飛
鴻滅掉頭哦此賞梅詩如對北窗香噴雪愛君語妙
蛻塵埃道骨自能逃歲月玉兒豈是解清唱想見笑
中呵手折嗅看應作小蛩嬌鬧心不與年時別一懽

紛然雲雨散落英滿地蛙聲歌可憐城郭都不知新
詩一出人爭說和羹他日願如君長紅梟花歌壽閣

次韻見贈

樓鐘尚殷牀寮室僧定後窻風鳴摵摵黃落知榆柳
蜘蛛忽墮絲燈花亦驕秀人從城郭歸村落聞夜吠
讀詩映檐月兩清俱頗有斯人太白豪醉裏詩千首
要宜萬丁帶肘合黃金手袖藏批語手却作僧扉扣
玉堂未放君此物君家舊飽汞仍父職人望亦天授
懸知夜直清應念山中友莫以朧脫俊嘲我飯山瘦

季長出示子蒼詩次其韻蓋子蒼見衡嶽圖而
作也

曉烟幻出千萬峯個中我曾如懶瓚天公亦妬飽清
境戲推墮我塵網中人生萬象無不有道士寧知爲
老楓去年雪夜宿絕頂笑聲響落千巖風今年千巖
在掌握煙雨又復分西東磨錢作鏡照千里必也高
人非畫工季長胷中自丘壑吐辭便覺春無功韓侯
玩世難共語精神滿腹仍疎通酒闌耳熱眩紅碧醉
語撼子崔嵬胷遙知墮幘笑不答但見玉頰回渦紅

子偉約見過已而飲於城東但以詩來次韻

一杯愁倡低眉峯不平萬事都消融嗟余分身處處

有遙知到子談笑中平生蹤蹟亦可笑以醜見傳如
瘦楓而公才大置閑地正坐道骨合仙風頗聞少年
頹豪俠臂鷹走馬王城東爾來閉門看脩竹藉甚但
傳詩句工懶於能琴嵇叔夜癡於戀酒王無功明朝
此樂墮渺莽路隔關河夐夢通付子後堂以清夜料
理絲竹圍酥胷曲音少悞即回顧笑看盃面微波紅

季長出稚生所畫嶽麓雪晴圖

湘西今日雲生早嶽麓雪晴看愈好朱欄青瑣寄木
杪下臨絕壑青松道知誰沙步泊漁舟舟中應容寂
音老愛山誰復如君者一幅湘西和我畫分身亦欲
看京華要使癡兒驚羽化

季長盡室來長沙留一月乃還邵陽作是詩送
之

邵陽歸去知幾里萬頃斜陽渡湘水一葉扁舟共看
山伯鸞德耀俱風味山中信宿不忍去斑草松間呼
不起波心月出臥不知但愛松風吹醉耳朝來拾得
浩蕩春雪英紅雨紛桃李大鐘橫撞山答響遙知有
寺藏層翠想見道人出迎客犀顱戢戢三千指王摩
得從方外樂佳處遲留固其理何當更和宿山詩要
看雲泉生逸氣

送季長之上都

十年不踏黃塵路老盡歸心餘一縷因同夜語想京華歸心百尺游絲舉前年別我楚山邊解鞍班草弄雲泉今年送公古城北花發水流聞杜鵑眉間秀色照春曉青雲故人紛滿眼門前車馬氣如雲知誰倒屣迎王粲行看朧脫供十吏玉堂風景非人世萬乘扣扉宮月斜夢驚呼燭度窗紗

西湖寺逢子偉

我行猒風埃日莫休逆旅疲坐捫蚤蝨呼童洗袍袴起尋古招提思與幽人晤忽覺華氣生乃與周郎遇笑談傾坐人我亦為停塵袖中出新詩貫珠穿妙語麗如花林風清甚空堦雨坐令羈旅倩掣肘棄余去太平疆場空英雄功業悞如君文武姿其可著閒處霸凌舊將軍月黑射猛虎夜歸逢醉尉頗復較勝負丈夫有用全世態度今古何時紫泥書夜半槌門戶邊風吹塞塵千騎紅粧女橫槊賦新詩唾手取黠虜麒麟人圖畫佩劍撚白羽

和曾逢原試茶連韻

霜須癯面豁齒牙門前小舟嘗自拏茅茨叢竹依墻會君來游時方採茶傳呼部曲江路賒迎門顛倒披袈裟仙風照人虔敬加秀如春露濕蘭芽和如東風吹奇葩馬蹄歸路衝飛花青松轉壑登龍蛇路人聚觀不敢譁詩筒復肯來山家想見戟門兵衛遮湘江玉展無纖瑕但聞江空響鈞車嗟予生計唯擁鍜安識醉墨翻側麻喜如小兒抱秋瓜宣和官焙囊絳紗見之美如猴初爬愛客自試權無涯身世都忘是長沙院落日長蜂趁衙園林雨足鳴池蛙詩成句法規正邪細窺不容銖兩差逝尋翰墨爭傳誇拔谷非子前身耶沅湘萬古一長嗟明年夜直趨東華應有佳句懷煙霞

次韻曾嘉言試茶

不嫌滯留湘水涯時作新詩誇露芽此篇醉墨翻龍蛇雷鎚雨雹飛塵沙開卷疾讀喜欲譁此郎眞是能世家氣如橫槊萬騎遮妙如琢玉無玼瑕縉紳傳觀衆口誇剝余禿髮纏袈裟崔嵬冒次書五車於人豈止一等加坐令應手開天葩不因筆端夢生花何時詞刃誅姦邪世途嗜好紛萬差風流掃地吁可嗟十年去國道路賒兩手未恐置所拏賈生豈欲從蟥蝦淵明但愛談桑麻湘西有舍如藏蛙年來頗種東陵瓜愛君才宜踐清華妙年聲譽聞童牙君看愛客自

煮茶紅椎聚觀燭朝霞撐突萬卷遺搜爬聯宜蓮燭
燒窻紗不宜梔笏趨早衙未甘終老勸山畲尚能見
子昂霄耶想見霧窻煙縷斜

次韻許叔溫賦龍學鐵杖歌

君不見楚竹虛心勁如鐵上有娥英灑清血歲寒姿
含悽愴情亂點餘花淀高節又不見南山紫藤亦清
雅過頭標致宜老者一簪華髮烏角巾瘦拳扶之立
松下何如我公蓄神物鏗然振之霹風骨橫拄倒用
驚老禪勁如紫藤節如竹個是雲門真正脉不學芭
蕉空指月十方都在此杖頭視之不見纖毫隔說禪
游戲時卓地魔外孤禪俱膽碎仙郎聞是旌陽孫文
章自宜掌帝制從來詩句人爭說時出一篇尉衰薾
此篇秀如望秋山奇峯自獻晴雲滅踢來酬唱巳厭
飫與公傾倒良有素豈惟但和鐵杖詩追從巳辦登
山屐

復和答之

君不見功名欲致硯磨鐵桑公人間駒汗血五季干
戈爭奪中低摧幾不保臣節又不見相如賦工合騷
雅九重偶有賞音者及見但爲上林令斷國反在淄
川下長笑兩事俱外物自憐不是封矦骨獨愛華亭

百衲師小艇橫蓑一竿竹久住湘江諳水脉揭蓬慣
看湘西月閒道公眼晝戟叢相尋長恨城闉隔去年
卜居城北地客心每有悲笳碎慚愧詩筒走老兵病
眼那容見新制老來情緒那忍說風痺乘之覺疲薾
此生夢幻姑置之半掩殘經香篆滅湘中清境卓巳
飫湘山多情尉心素年來更欲學睦州古寺閉門工
織屨

次韻題顒顒軒

睡覺飛蚊繞幾聲讀書偏愛小窻明梧陰滿地方隱
几想見搜詩毛骨清誰教風塵在人間眉宇淵然如
魯山指點虛無數歸鴈摩挲香滑寫琅玕舊聞五色
筆如椽平生辟裏傲羲軒登軒不解顒顒意幽鳥自
啼華不言賈生憂鵩入其居子美亦遭牛酒汚仙郎
兵衞森晝戟風調特與前人殊杖屨相從年可忘不
羞蒹葭玉樹旁青眼特開浮世少白頭相逢故意長
尚記垂髫秀發時神彩不異崔宗之此生流落天一
角敢料長沙再見期

贈別不愚首座

道人貂蟬後骨面遠瞻視少年憎俗子竟以須髮毀
形骸巳變盡終不沒豪氣君看談笑時時復出奇偉

湘西松下見班草問行李問儂歸何許披須開笑齒
名山皆吾家況復生如寄意行吾車馳身止吾爲稅
吾生天地間大倉一稊米只今相會面寧知非寄耳
思歸固偶然吾詩聊一戲

題王路分容膝軒

詩眼愛雲泉王骨含富貴精神盡牒開怒威亦和氣
材宜侍至尊廣殿儼劒履胡爲膚隙間僅止容膝耳
譬如橫海鱣蛣屈見脊尾卷而爲一髮寓此涔蹄水
何當黑月夕戲逐風霆起懸知王氏軒又補湘中記

次韻游石霜

霜華舊游秋正深澗風落日寒蟬吟歛眸默數曾到
處笑看碧煙浮水沉蝎來大姉爲山至山縮煙鬟三
十二當時老宿契新豐坐令衲子如雲萃眼前無復
見此公歎息叢林掃地空空餘樓殿出雲雨塗金間
碧光巖叢臥聽松風難比擬個中偈句誰宗旨賴公
摹寫入新詩公不作詩山媿恥

次韻登蘇仙絕頂

平生合履萬丁帶誰使天涯宿溪瀨曉驅部曲上香
山路人如堵看飛蓋桂環卷舌嘯雲煙右轄風流是
謫仙輞川草樹入畫圖此風頹落今追還散髮巖阿

聊一快世議從來嗟迫隘爲君戲語敵山光棘句鉤
章窮嶮怪詩成便覺王公輕整頓道山歸去情子廉
未必山林見市人中有安期生

次韻謁子美祠堂

心許房次律神交郭元振人品如奇峯橫秋聳孤峻
筆陣工斫伐忠義見詞刃仕如上瀨船饒力挽不盡
酒狂誇嚴武登高呼虞舜大愛淮南王甘作天廚擯
死猶遭謗誣謂坐酒肉饑荒祠叢篠間下瞰湘流浚
夫子縛富貴高韻洗驕吝詩清如玉珮中節含溫潤
並轡揖此老嬾驅不肯進嗟予固瞠若却立那敢瞬

次韻雪中過武岡

今年湘山三尺雪大松夜倒蒼崖洌曉驚誰推華藏
界墮我坐前光不滅驍裘右丞郭泥馬壯士甲趨花
凝鐵空齋夜對故人榻妙語霏霏如鋸屑窗寒霧暗
日生東恍疑珥筆明光宮踴躍欲點朱藍袂一聲雲
斧山玲瓏明年麥秋歌歲豐夜香橫目祠上穹太平
無象天有道塞塵蠻雨長濛濛歸來笑臥北窗下侍
兒簇花鬧清夜老尋清境幾成癖一觥滿引酬譏罵
應思和月踏層冰快意暗驚夢猶怕詩成字字如貫
珠乞與人間不知價

次韻連鼇亭

危亭爲誰小臨此一泓碧晴天戲投餌戢戢見尾脊而以鼇名之相顧愕坐客昔人醉魚海六鼇曾偶得歸來眉目間津津有矜色安知華藏界持取等戲劇納之芥子中不見有迫窄巨細何足較未出是非域夫子忻然笑請以書屋壁

同游雲蓋分題得雲字

公才如天驥超絶氣逸羣低摧簿書中一笑置勿論我如剪翎鶴俛啄窮朝昏生涯無寄子乞食嘗扣門但爲口腹累乖隔如參辰此夕復何夕共宿湘山雲

境清藏勝氣情高發幽欣天風吹笑語乞與人間聞念公翰墨場少年策奇勳世味如嚼蠟喜著磨衲裙裴公師黄檗圓澤友李源因法偶相逢則以法爲親安知我與子夙昔非弟昆吾聞三生石曾歌舊精魂他年葛洪陂相尋定煩君先當理故事過山尋老仁要同夏口村發覺驚前身

治中吳傅朋母夫人王逢原之女也傅朋作堂名養志乞詩爲作此

少節蚤年名太重詔書致之堅不動當年捧檄良爲親安知坐中有張奉茅容避雨依樹叢芻人夷踞渠獨恭朝來殺雞本供母從教牀下拜林宗兩翁高行今誰繼吳侯作堂深措置鏡中勲業姑置之自廣其心養其志傅聞絶似廣陵公從來孟陶風味同未能侯門頻倒屣想見窻戶開青紅夫人年高視聽捷扶持不用如華妾十分全葉壽千齡笑看醉紅潮玉頰

石門文字禪卷第五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刻此卷　海鹽丁綠
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句容黄應聘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嚴旌善堂校

古詩

寄彭景醇奉議

我庵湘山麓君家湘江尾共看湘山雲同飲湘江水君有負郭田飽食驕稗世小兒探井臼大兒了租稅我獨生事拙饘粥每不繼君如李大夫時時容乞米永懷湖山堂風物自閑美楞嚴初讀罷篆冷空窻几微風拾殘紅幽鳥妨春睡杳杳滿門巷榆柳陰覆砌杖策亦窺園悠然望層翠歲時無營為祭奠修家禮自覺去幼安正復不遠耳遙知讀此詩析然開笑齒

宿湘陰村野大雪寄湖山居士

夢回聞打窻曉起喜覆瓦江山驚晝永秀色玄相借升較風便旋浩蕩春隨馬不憂江瘴生更喜麥連野湘山宜可老慶弔同里社乃爾癡推擠眷此多賢者湖山薝蔔林為我花連夜想見老居士擁衲清入畫山陰興未盡玉麈思對把政恐觸機鋒怒遭握拳打遙知和此詩呵筆意閑暇妙語鬭清妍正圖紅紛寫

景醇見和甚妙時方閱華嚴經復和戲之

夫子和雪詩放意如注瓦手搏華嚴界笑中已見借高詞師衆柏寧暇數班馬如登妙高峯如游廣莫野怪公個中人亦入此保社朝來誰扣門寂音老尊者扶筇坐山堂詩眼不知夜不入人間世誰將作圖畫但欠維摩女玉骨無一把紛紛散奇英衆花風雨打湖山晚多態應接殆未暇此詩聊戲公詩成還自寫

雪霽謁景醇時方壓堤捍水修湖山堂復和前韻

壓堤蓋南堂雪霽響新瓦我踏雪泥至自攜雙不借愛公有俊氣句法洗凡馬清娛繼彭澤寒陋笑東野願為西崦隣投名入詩社餘年吾事濟過從有公者何時聞折竹燈火共清夜曉堂人未掃如開輞川畫平生學牧牛鼻索嘗自把而今失所在寧復事難打吾詩一寄耳雕琢特未暇且欣兩俱健意氣要傾寫

和景醇從周廷秀乞東坡草蟲

周舜迂闊亦自笑安樂飢寒奈嘲誚東坡墨戲偶得之保藏更作千金調自言吾富可埒國癡病已深那可療坡初畫此適然耳舜以奪人饒乃勤彭侯滿腹是精神翰墨行藏兩俱妙應嗟玩物非尚德未欲奪攘投火療乞之如易紫香囊豈弟高風珠自照此詩

醇釅等佳醍為君滿引那辭酹

題萬富樓

賢為萬人英筆力挽萬牛寶帶腰萬丁封及萬戶侯
彼富一二數其實富未周君看清曲江傑立萬富樓
山川占形勝佳處橫高秋丈人披白帢凭欄清兩眸
凜然無求姿一洗驕氣浮郿塢癡肉翁金谷酒色囚
名均謂之富涇渭實異流余窮蓄一缽得飽事事休
貧富若天淵飽豈有劣優此詩如橄欖初嚼欲棄投
終然成可口味永當見收

湘西飛來湖

武林散煙鬟一峯螺髻孤煙雲有奇態華木秋不枯
理公何許來望見輒軒渠曰此靈鷲峯何年來飛乎
個中有白猿為子抵掌呼至今呼猿澗飛波跳碎珠
竭來楚國南萬山爭走趨精廬開橫塘清可照眉須
高人家武林致此從東吳那知湘水西乃有飛來湖
漣漪滿秋色小艇截菰蒲閑來倚危檻對立鷗櫚如
我與湘峯色俱堪入畫圖

次韻周達道運句二首

問人欲買山便應知官情詩服飽秋水袖手望空青
家蓄不貪寶寸田常自耕永懷柴桑歸悠然見真誠
不甘口腹累折腰求乳腥偶題五字句醉墨半欹傾
麒麟入圖畫排羮書姓名何如瘦瓢中獨酌郎官清
鳥啼春寂寂院靜花冥冥懸知睡足處炙暖紙窗明
朱門連大藩知是故人宅登門一笑懽忘其身是客
叢林斷岸西聚落一水隔欲知往來數雞犬亦相識
人情改朝夕世議苦迫窄公輩月輪高不涴濁流色
撥書臥清曉井汲聞餘滴職嚴賓謁少境靜意自適
嗟余蓉閭里邊風馬嘶北公賢義當親此外吾何擇
痒痾蘇韮蕈小寢喧鼻息夢驚哦公詩清懽洗岑寂

大雪寄許彥周宣教法弟

湘西雪連日荒寒發明鮮誰持華藏界墮我宴坐邊
遙知毘耶老蒼葡開滿前想見散華女笑頰微渦旋
不受禪律縛尚遭富貴纏遊戲翰墨中骨清聳詩肩
白灰紅麒麟玉液黃金然醉眼艷秋水落筆驅雲煙
放意吐秀句與雪爭清妍我詩出寒餓苦語秋蛩煎
定作笑拊掌望空發一掀

臥病次彥周韻

臥便午簟袪殘暑誰今殿閣風鷗語君來談笑破岑
寂尉此經旬攜手徂湘山解事不須招數峯入座爭
翔舞心知清境世不要勝踐從來數支許戲將平時

說禪口耿剗諸方呵佛祖眼高叢林不見人但許南臺稱法乳忽驚詞鋒亂斫伐披靡千人如項羽詩成相對兩咨嗟此生俯仰成今古

次韻朝陰二首

轆轤曉汲罷幽響聞餘滴不知雨毛空但覺妖煙濕閑居少過從屋角寒藤入夫子獨念我問訊常絡繹時來歎柴扃飢飽共休戚此詩麗如春妍暖破岑寂如追蒯子訓可望不可及

稻田翠浪翻風葉朝露滴抜行阡陌間歸來袍袴濕駮雲漏日脚窻戶空翠入當年走京塵日莫馳山驛此生彈指間强半是悲戚竭來放丈道賈山老閑寂君眞許詢輩詩語時見及

余病脾氣李宜中教余服仙茅乃從彥周乞之彥周袒肩荷臨濟呵余鈍根敗闕病輒服藥是以生死爲二耶得藥作此謝之

嗟余早衰人多病良業疾脾勞禁晚飡腿重怯下濕爾來又增添冷氣攻腸脊愁坐如蹲猴呻吟喧四壁聞世有仙茅溫中等金石恐能祛吾疾僥倖延餘息我家小郎君道眼窺蟒隙恐余偸心在指數煩口舉負負無可言頹然慚道力檢蜜念慧遠誦呪憶羅什兩翁倒一笑顚倒不足惜世尊病須乳侍者遣行乞達磨五遭毒如毒乃敢食佛祖豈貪生避就唯恐失二者如不坐吾罪亦可釋想見讀此詩笑中和易色

彥周見和復答

既有疾可示非是都無疾如春有陽燄渴鹿想爲濕以君足疾苦倒我痛腰脊恐痛而曰空觸墻爲無壁此論蓋四座聞者皆屛息吾聞有漏軀有病資藥石漏盡病乃除其神則無隙譬如出鑛金萬鍛受鎚擊妙哉透開老辯博見才力種性能文章怒罵成詩什荊山玉抵鵲而爲路人惜此詩不辭和而藥不厭乞又如夢中人飢而獲飲食覺來瓢大笑飢飽兩俱失以是知法空妄盡方自釋解空如佛言不許離聲色

彥周以詩見寄次韻

兩詩護宗旨萬仞仰峻嶺攀緣不可及妙語出鋒穎鈍根遭譏訶正坐不勇猛譬如策疲羸强以扛九鼎頑冥雖難化豈不發深省坐令跛驢心奮迅起馳騁愛君辯縱横又畏面嚴冷直諒有如子敢不加虔調尚記笑語時水軒同煮茗池開如鏡空倒蘸垂楊影歸來渡湘江一葉浮萬頃舟中亦煖藥欲以駐頹景君儻終不瞋槃盡更當請

送彥周

虞卿脫魏齊捐意與俱去公卿一破甑掉臂不復顧
蕭何追韓信棄車遂徒走貪賢如攫金不見市人聚
會合意傾寫掩書想風度彥周雖綠髮風味映前古
高論傾座人能破萬毀譽獨立傲世波屹然如砥柱
令人每見之不敢發鄙語推墮吾法中假寒藉佛祖
死生人所怖玩之於掌股此生幾離別此別覺酸楚
夜寒衆峯高獨看霜月吐明日解歸舟西風白蘋浦
君去我獨留蒼茫煙水莫

長沙郎舍中承敏覺二上人作記年刻舟之請以詩贈

道人天姿心匠妙漆瞳含秋看飛鳥氣和不減華林
風韻高勝却霜嚴曉心胷冰壺不隔塵爭傳落筆如
有神不盡凌煙大羽箭來寫山林夢幻身清秀摩雲
洞冰雪更將巳素稱三絕不作能凝顧虎頭定爲露
頂王摩詰傳神寫照誰與功吾聞成在阿堵中擬將
萬匹鵞溪絹爲寫漚中勝義空

王仲誠舒嘯堂

隔岸莫山秋翠重少焉月作冰輪湧閑拔白帢登此
堂絳闕神清氣深穩齒應銜環舌卷桂兩發西風心

一寸此中不著絲竹耳但覺清圓林葉動餘韻未須
百里聞風露清冥人跨鳳恐君夜殘亦仙去棄米叫
雲空目送

贈周廷秀

周郎南州俊毛骨特英拔結髮翰墨場聲光先逸發
上書論國事人危泰山壓居然寬南陬風埃到鬢髮
平生拙生事寒饑坐曠達相逢湘水湄清甚等茗雪
書近庾西臺詩如王右轄解尋磨衲禪仍領麥波穢
春露試晴窻舌頰增脫活澆公剛直胷搜攪醫國法
氣當宿玉堂綠絢八磚路當分買山錢放[redacted]痛一掐

次韻吳與宗送弟從潙山空印出家

身心俱出家豈復論家世一念斷攀緣即入三摩地
珍重大願王此法端可恃若能訓此心是畢丈夫事
君看宏覺師後身是曇諦儻欲貯甘露先將潔令器
自當福人天豈止能自利譬如雞出殼眞復生厭離
空印法門傑淨慈數高弟初不苟吾法亦自爲[redacted]瑞
汝能傾心事建此平生志淨中有浮念何異目有翳
內外俱一如乃稱眞正士以此談妙法要使天華墜
百里半九十良醫三折臂果解信此言不愧甘蔗裔

張野人求詩

醉看湘山二十春杖藜疾趨旋路塵見童拍手呼不住並行磨之不怒嗔人間禍福本無系引手挨之如有神草鞵不踏公卿門衕中玉石兩俱焚不知世上有憎愛一味但覺山林貸得錢行沽付一醉兒啼妻號了不聞孔仲山爲阿里卒史門亦蔵梅子真何年笑跨紫雲去舉手山頭謝世人

寄郤子中學句

剛辣觸時怒髮之投海山沛恩出意外線因遂生還湘西谷量雲結屋清蘋灣舉手弄雲水意適情自閑大藩英俊地翰墨相追舉聚話蘭叢秀吐氣雖覓彎我窮世諱見所至特見刪但餘遺夫子時時客扣關邇來又識公喜忘雙發斑夷粹韻拔俗簡重語不煩人品有如子合在臺閣間歸來夢西津五峯解稠鬟故人評歸晚負負媿在顏此詩雖夢語亦足發天慳乃知憂患烈不能鑄冥頑遙想爲一笑秀句出飢寒

子中見和復答之

世味嘗已徧羈著匿雲山爲問何能爾鳥倦自知還湘西一千頃分我楊柳灣時爲理魚蓑人眠舟自閑公真功名人高韻不可攀譬如秋無雲璧月挂一彎我詩聊寄耳猥語憑見刪峻句乃見辱崄如復逾關

細看秀爭發紅英微雨斑坐令十年心清涼去煎煩竹林在何許延頸佇望間遙知醉逃暑玉纖侍丫鬟得句有奇趣笑濡印朱顏引紙欲續和自歎才澀慳應當恕不逮鄉閭念蹤頑把卷味長哦松風嗽齒寒

次韻游衡嶽

結髮功名場吾豈厭朝市風埃流袍袴樂事嗟無幾那知望者關舉手弄雲水山空答清嘯一洗風埃恥赤岸橫落日孤煙起墟里陰晴故多態風物自閑美歸來說佳處尚復喜見齒爲作鶴腦側失牀忘而趾平生嘉遁心行挽車輪起拭涕師懶瓚多事笑曇始

次韻游方廣

萬峯纏煙霏一線盤空路丹檻出翔舞半在生雲處海人猨臂上哀湍不堪泝夫子英特人自是幹國具醉耳厭絲竹來此良有故歸高賦新詩妙語發奇趣便欲抱琴書亦作東家住山靈應拊掌笑公入窘步自當眠玉堂蓮燭夜枉顧偶此愛山癖戲語亦兆注富貴本縛公雲泉寧可付置卷發遐想湘月微雲度

游白鹿贈大希先

昔人騎臨湘解跨白鹿游公來弔陳迹但有林壑幽春風榜夕陰雌霓飲澗湫披晴望形勝衣裾空翠浮

道人高尻揖自陳語和柔烏猶爲人好葺亦能忘愛
剡汝家臨川共飲西津流欣然爲題詩清絕如霜秋
詩成又自錄小字如蠅頭意重恐難荷鄉義良已周
遙乘知與耳與罷夫何求我和無好語效顰增嘆羞

次韻題兀翁瑞筠亭

大圓鏡空越數量是中豈容男女相夙業俱盡未易
分前身後身劉殺掌種石玉生硯出芝人亡物在何
足奇請看襄母千里至庭竹駢根生瑞枝人言親少
而子老與事相傳爭絕倒心法之妙傳以義此理難
與俗人道雲居的孫難共語辯如建瓶空氣字不將
雙脚踏城闉郤侯詩句能寫眞

次韻思忠奉議民瞻知丞唱酬佳句

兩詩清於玉堂臥氣如漢軍爭趙左高軒想見連璧
來輾我門前碧苔破爲君哦此萬籟蕢楚音變盡餘
微些文章自然眞吐鳳句拙見之那敢和高材要當
萬錢食小邑折腰坐飢餓仲弓曾爲太丘令義方亦
作吉陽佐丈夫功名未入手行樂莫嫌詩酒流

次韻思晦弟雙清軒

門前無俗駕籬外有青山不出已成趣懶惰心所安
鳴鳩驚午夢意消風物閑可憐脩竹林遮我茅三間

兄每緣詩來有時忘巾冠永愧隔壁呼束帶酬問端
此詩可三復句挾風霜寒令人想見之恨身無羽翰
壽子一杯水世隘軒獨寬

會福嚴慈覺大師

慈覺初見我背呼仰而應遂同宿湘上夜語如建瓴
犀顱氣不聾虎頷目有稜精彩類澄觀突兀擁萬僧
喬嶽占南極寒翠知幾層此老家此山親分澹水燈
寶坊天雨華午梵盤清冥欲知法席盛但看道價增
破夏出山來乃爾忘規繩蓋皮爲之突公卿慕聲稱
我幸無子累癡鈍人所憎平生寢飯外摩挲一枝藤
少年入三吳題詩徧西興歸來舟彭蠡浪山雪崩騰
匡廬落笑中萬壑橫空青又嘗游并汾跰足渡河冰
銜虎上太行雞鳴見日昇此樂墮渺莽坐睡頭鬅鬙
搨來湘西塢倦鶴整羽翎只待秋風健祝融期再登

慈覺見訪余適渡江歸以寄之

黃沙橫吹意儻怳江色摸胡迷背向刺舟開岸風掠
耳日莫歸來說驚浪旋添榾柮火蒙密堵立咨嗟羅
少長梳櫛鏗然野炊熟井稅未輸夜舂響少年信脚
蹈憂患幾同蛩叟埋煙瘴歸來閑散贖辛勤老住江
村無雜想夢回書几有青燈雞一再鳴布衾暖適想

老禪讀此詩應作掀髯笑拊掌

次韻蘇通判觀牡丹

東風背立知誰家扶頭醉韻中流霞天涯也識洛陽面露叢幽蘂生奇葩兩翁賦詩皆妙語讀之令人欲仙去坐間亦著白髮禪勝游且願追支許擁毳同看聊自娛春歸不肯略踟躕解空勿憶南泉老但言如夢不言無

次韻元不伐知縣見寄

我讀元侯詩嶮若過驚浪忽於旋渦中濺雪湧千嶂又如曹征西唾手縛袁尚又如花間春熟覩迷背向

何從得此客要是萬夫望少年翰墨場開口取卿相低摧牛刀中軒特見雅量君看風月湖自是無盡藏應手物華妙纖穠見情狀平生冥搜眼已照絕謝上自當走奇勲豈止稱師匠嗟余衰退者那敢論輩行正如羊叔子堅卧吝陸抗詩成急雨來掃盡層雲障重衝無傑句酬君語豪壯

和元府判遊山句

舉手弄雲泉濺衣作跳波側耳聞遺音仰看幽鳥過兩公作妙語清絕類陰何氣爽如南山騎風挽我我意快如落瀑萬仞崩銀河秀如華林風嫣然散微和

而余獨朴拙欲登選佛科十年類馬駒鏡謂磚可磨楓瘤或見取此事古亦多喙吻成綺語寧恤犯尸羅

送不伐赴天府儀曹

長沙解嶺海浩壤冠兩楚豈止風物繁山水亦清富然以余觀之兩者未足數雖曰大藩地要以多賢故元侯汝穎奇家世工酌古朅來衡書中見此廊廟具三年令小邑野鶴剪鎩羽側腦望雲漢奮躍思遠舉忽聞除書至當得贊天府婢僕想京華一室譁兒女便覺馳鐸聲吹帽黃塵路舉首望絳闕金碧凝雲雨富貴天車馬氣成霧遥知念舊遊笑與同僚語

送友人

幽人獨負三尺琴自謂羲皇得意深經年不肯鼓一曲欲造千里求知音夕陽渡口西風起黃葉紛紛墜秋水送君黙黙上孤舟片帆忽舉風波裏此去吳中風物好重複江湖我曾到桂子落時雙澗秋白猿啼處孤松老却入苕谿凡幾里連天震澤無窮已紅蕖苞折流水香紫蓴絲軟鱸魚美何時與盡見歸舟古今客路多飄流孤雲別鶴無蹤跡空聽蟬聲野渡頭

聽道人譜公琴

道人貌癯骨藏年漆瞳照人方而淵家住湘山湘水

邊氣清日應嚼芳鮮羅浮飯石性所在定林飲澗老
更堅子其徒欸寧果然抱琴過我亦自賢玉徽按抑
朱絲絃借絃爲舌傳語言誰家恩怨餘妬憐綺窻鶯
燕春風顛顛風盤空攪蒼煙蕭蕭吹髮人未眠清都
絳闕斷世緣骨飛不到夢所傳奏箏心知是響泉置
之聲數一笑掀髯珠三疊舞胎仙坐令遺世如蛻蟬
何年醉騎紫雲去此琴枵然成棄捐

偶能禪三鄉後宿山

湘西春色無人要萬頃鏡空飛白鳥小閣披衣眼力
衰一聲欸乃酬清曉芒鞵閑穿聚落來此岸綠陰行
不了南臺老未忘鄉井抵掌清談編高笑烹茶煮筍
未當勤放意賦詩語奇峭此生何處不戲劇萬事隨
緣眞道妙何當借子西齋宿共看湘月千峯表

陪張鄖然教授遊山分題得山字

先生如梁鴻德耀亦愛山湘西十日留笑語煙雲間
弄泉石梅塢喚舟青蘋灣藉草飲松下松風當吹彈
二妙生清妍山花插雲鬟粲然起爲壽舞袖相翩翩
先生墮幘醉頗覺天地寬醉語忽成詩爲題蒼壁顏
城郭遥相望但見千峯寒

又得先字

青山隨處有見之輒欣然獨於湘上山欲買歸休田
此邦多君子故欲吾終焉先生人品高白鷗春水前
弟子亦秀發玉樹相明鮮頗怪翰墨場亦著白髮禪
分題得難韻下筆風雷旋詩成愕衆口不復較後先
閑中有此樂安用食萬錢紫芝愛陸渾遂爲好事傳
悠然見眉宇寧復羨遺編

送鄖然

長沙古都會何以冠荊楚但曰財富强山水最佳處
那知號大藩寔以英俊聚張侯官雖冷藉甚有名譽
心胷高崔嵬萬卷相撐拄君看逸群姿矯不受控御
罷官當北歸一室辭見女想見馳驛聲柔桑黃塵路
倚馬草十制膽氣見眉宇此職誰當之夫子無媿貧
壁門黃金闔獨宿無晤語時應夢湘江醉臥聞柔櫓

大溈山外侍者求詩

湘南古叢林鐘梵百世傳大圓百丈來縛屋巖石邊
煥然成寶坊服用如諸天經今成幾何已逾三百年
誰爲中興者卓哉空印賢大鐘日夕撞圓音答山川
衲子自成群齋鼓而夜禪道人舊未識眉目何淵然
乞詩亦不惡乘燈臨綱牋人生等浮雲達者無後先
我亦一戲耳走筆成長篇

送珠侍者重修眞淨塔

清涼寂滅塔三世無鮮陳歸然塵塵中現此光明身尚無有祖成寧當說有壞僴此情見者亦驚世議隘渺漂道人珠願力無礙限行看蒼煙叢一切俱成辦狐死必首丘馬嘶必望北蓋皆不忘本人豈宜忘德秋風淨湘楚萬里浩無垠嗟予頽然臥蓑子如孤雲

英大師年二十餘工文作詩勉之

英公南海來眉宇靜而淵少年辭海山脚力生雲煙已能弄翰墨句好自可傳君看嵩仲靈[redacted]瘦聳清堅平生護敎心光與星斗懸化去四十載凜然長在前

文章一技耳幾不滅而麼要求出世法道眼照人天吾言激後生君俊無忽焉千峯開宿雨蒙頭作深禪古人亦何遠何必羨遺編

崇禪者覓詩歸江南

去年社燕前道人江南住一笑塞鴻來又在龍安浦今年寒食後歸心忽飄絮不知換秋菊能復如期否此生付浮雲忽散還復聚要之不可必恐作人間雨行藏類隱峯雨踏石頭路故山有遺恨缺典念馬祖落日頽金盆蒼茫煙水莫離情渺難收摹寫入凝佇

送悟上人歸潙山禮覲

亂峯踢卓不容數寶構翔空蟠萬礎潙源水作青蓮香擲雷濺雪出煙雨住山老如大雄虎暗谷行藏文彩露說禪不費絲毫力以空為印印諸祖道人乃是小菸菟氣已食牛難共語悠然蹤跡似孤雲羨儂先我山中去會當出鉢螺頂間見此頎然秀眉宇

贈珠維那

湘雲遮世路閑客此閑行彌日不忍去眷此山水清暖窓欲春色若桃雪花輕道人舊不識一見意已傾人生無根蔕聚散如流萍聊炷返兎梅將以熏道情此詩亦偶爾夫用四座驚

瑀上人求詩

道人江南來快作臨川語立談當夕照鄉閭問安否坐令十年心想見西津渡少年游諸方廼欲追佛祖清韻不可攀勞鼻見眉宇豈止義中龍當作文中虎西風健行李賫會還徑去我如社後燕並立理歸羽[redacted]雲風約聊復往勿長應深谿當作人間雨

送瑀上人往臨平兼戲廓然

鶻瑀腦骨緊脚力健生雲疊數一萬里捷於臂屈伸肉佛不識訶稱之返云云坐誦覺範詩抄錄亦甚勤羣兒爭欺之偽雜以佗文瑀獨領不語飯沙俱一吞

湘西雪達旦萬樹吐奇芬東行如鶩鶩雪泥濺衣裾
解包阿直指又作飢後蹄放意說臨平想見禪誦罷
坐令冷齋中忽然變春溫明朝別我去掣肘徑出門
便覺西湖月夜坐生蒙蒐

石門文字禪卷第六

丹陽居士賀學禮學易共施刻此卷爲父澍
峰府君䅁生安養瘞監了緣居士劉長洲
徐善書　上元李茂松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古詩

臘月十六夜讀閻資欽提舉詩一巨軸

青燈映窻山月西讀過潁阜居士詩四蹄雷電駿[redacted]萬丈光芒豪放詞古錦濯江有餘麗夜光走盤無價珠韻高不受富貴縛䁥蓋縉紳說林壑一語不合[redacted]太華摩雲森剔卓一往歸心如鳥工十分風味[redacted]沉滇山水柳子厚撥置形骸龐德公攪轡不當[redacted]珥筆合在明光官天牀長哦起曳屐旋呵凍筆[redacted]寄語公家王坦之爲編乃翁詩集尾

次韻游南臺寺

青原生下一角麟單丁住山須底物試垂一[redacted]阿師鋤斧成乾沒凭欄小立與僧語浮雲卷盡千峰出永懷倔強韓退之南遷正坐譏訶佛山雲開遮良偶然自詫精神費詩律閻侯愛山得雲饒勝處進留多記述慕韓每每手加額見詩未讀壁先拂此公文不數[redacted]微詞天姿含宋屈

次韻讀韓柳文

潁皐韻秀徹如春在楊柳淸遊每見刪題詩[redacted]
[redacted]篇如用兵曹牖破張綉神速付一快奇變愕衆口
[redacted]含至美醇醨兵廚酒柳文馬頓歷騎嘶不忘驟
置[redacted]文中碔砆雜瑉玖同時公與侯富貴可炙手
人驚風[redacted]會自矜時命偶一權難把玩忽焉成老醜
居然成[redacted]犖犖增培塿兩公獨如在並驅讓先後
文章有耿[redacted]語置坐右我老坐詩窮犇走營升斗
時能吐佳句英華出枯朽

次韻新化道中

形骸寄簪紳趣味在林麓楚國富山水下車已心足
昨聞入層翠超放等犇鹿情高如謝安擧手弄落瀑
恰如紅粧女弓彎雙屈曲登高發淸嘯餘響動林木
名山冠東南佳處數天目以比衡霍勝家雞側野鶩
歸來渡湘江水作鴨頭綠應懷絳翠山歸期何日卜

次韻題貯雲堂

雲蹤不容挽乃曰堂可貯知誰愛嶽色欲以遮藏故
嶽山冠世境自昔廬諸祖道德無鮮陳世相有今古
君看馬駒兒乃是僧中虎

次韻題明白庵

鼻端有餘地世議嗟迫窄君看閣夫子廣莫以爲宅

去宦游人間面有無求色酒闌愛松風醉眼眩紅碧
俊爽類王濟端復有馬癖何當食萬錢四海蒙惠澤
湘潭紫翠間松下偶相逆袖中出新詩苦語涼肺膈
夜半來林前且以慰窮厄豈眞謫仙人何其似太白

和宵行

不眠盥漱罷和衣肱再曲村落雞未鳴部曲炊已足
露行逢逆火盲龜值浮木馬上續殘夢不復較遲速
故鄉夫豈遠隨分有松竹自種橘千奴大勝五斗祿

次韻題子厚祠堂

元和八司馬子厚獨奇偉謫官無以獻妙語交山翠
山以囚自名谿以愚爲字辭心谿山間勝處無不至
至今永州祠大類羅池祀生存伍後鳥遺像土偶待
經遊香火罷感歎追前事才高出不容起坐終夜喟

和茶陵夢覺索燭見懷

聞絃能賞音公獨知雅曲易親復難忘終期老林麓
公如追風驥未見所歸宿嗟余老摧頹翩如啄苔鵠
遥知雙泉上頗亦蒔松菊何時聞夜舂並齋著茅屋
慧觀友李源高風當補續便覺雜秀間杖屨笑追逐
今非茶陵夢猶欲更秉燭愛公押難韻敏若方破竹

次韻偶題

鈍拙無人著眼看一庵睡快如梁端那知高軒肯過
我終日笑語成盤桓畏公筆力不可敵坐令三峽回
奔湍威稜王節照湘楚詩聲衆口鋒刃攢此篇意氣
更傾寫句法超絶風格完許令賡酬亦不免但恨語
帶儒生酸苦嫌絲竹園醉枕卧看烟縷凝雕盤雙泉
雲樹時到夢神武門前思挂冠朝來清事亦稠疊野
飯蓬窓分小團人間曲屈多敗意莫辭時此同幽懽

寄題雙泉

閻公立朝時凜然古遺直孤忠捍世波砥柱屹挺特
一旦成千古埋玉秀山側至今山中泉貫以配公德

欲知其源深下漲千頃澤沙渠走清快石井湛紺碧
譬如渑與淄相去無尋尺日光每下徹山影必倒植
倚欄應忻然遊鱗見尾脊知誰念純孝滿掬種白石
粲然生玉英冥感吁莫測泉旁有精舍聞多登覽適
何時同二老追逐扶瘦策詩成坐假寐夢歷秋山赤
想見環珮清繞除餘響滴

次韻夏夜

憑几群動寂池塘浮夕光芜溝急雨過薰風滿南堂
飛螢忽點衣小立聞荷香東南喜見月微雲復遮藏
長哦潁皐詩清語涼肺腸勁氣終不屈鎮綳淬光芒

高懷稟宇間磊磊犇炎涼斯人古遺直天質自温良
兹夜發遐想易親復難忘歸田無別意難以枘入方

和遊谷山

潁皐擘窠書筆几玉勒銀鉤照林麓山堂聚親雜賢
鄙人人歡然如所欲獨餘耆年視凝遠就觀尚如隔
羅縠筠牀芜枕試新涼小雨南風正清熱岸中一笑
山杳嚮我亦為君聊捧腹晚晴軒檻亦何有隔屋茶
烟度修竹呼童索紙賦新詩詩成字字清如玉人間
何從有此客滿腹精神真可掬我慚衰老亦作詩譬
如菌芝生朽木

和曽倅喜雨之句

清狂平生笑李赤詩慕謫仙名烜赫尤勝曲影傷權
門愛其炎炎手可炙表絲若至晁錯逃熱中未老睒
與嗽猶勝怒及水中蟹不合郭縈持雙鬌何如一庵
聽松雨潑眼睛窓發茶乳更無俗子作白眼但有水
沉橫碧縷長愛朱生論不卑神明不欺寧自欺買金
賞諂豈不美尚笑世俗今澆漓玉川作詩曽救月退
之抵掌誇奇絶公今又賦喜雨詩詩成肯寄甘露滅
氣吐虹蜺辭吐雲才大端如梁與棼麗如宮華蜀錦
色駿却千檣萬馬犇屈宋宗枝君得髓江左風流復

興起試手作詩君勿笑毫忽增之至弓稱長哦月出
湘滄東翰墨場中又策功千篇翻水不足道絕愛風
味如醉翁

次韻過醴陵驛

解鞍戍小寢部曲營夜炊此生一寄耳夢幻相拘縻
風殘雜舍者水宿依江湄何時步入塼壓犀簾幕垂
三湘在圖畫開屏供卧披公宜宿玉堂明甚無可疑
今復聊爾耳聞作虎頭癡

次韻

先生絳闕姿名字占仙籍妙年取榮名翰墨乃其職
而云賦歸歟戲語吾不逆醉翁昔仙去人間暫休息
文字頗橫流士氣久不懌公實不出後議論有精識
冰壺含青春不容一塵隔吐句如善射字字皆中的
佳麗增奇峭欹側多醉墨高辭敦故舊讀之氣橫臆
閱深似退之頓挫雜拋擲如春飾萬物妙用無罅隙
故人困長哦其節不容擊自昔聞公家諸郎居連壁
道學進未艾慶澤流無斁紛華脫髮乘酌古分陰惜
況覩得其要雲升復川益孝友如機雲爭擬笑丕植
聞風方對食不覺起投筴神交夢成趣意合氣自激
廬陵在何許縱望手加額那知湘江上握手笑噫幘

妙處無陳鮮傾盖如夙昔歸來看屋梁喜極心更惕
弟兄定世家富貴已尋適而我世憎嫌莫景桑榆迫
相從可忘年頑魯幸勿責一懽難把玩轉顧成陳迹
閉門工寢飯且復適吾適遙知不吾詫頗嘗有此客

次韻游南嶽

退之倔強還揭陽道經衡山愛青蒼逸群駿氣不可
禦頓塵初控青絲韁朝雲偶開豈有意妙意放浪高
稱揚我生少小善詩律讀之坐令身世忘揭來結友
本上座南遊私喜初心償橘洲君雪已清絕更櫂野
航浮碧湘忽驚萬峰上雲雨走棟飛檐雲雨旁知誰
凭欄俯落日跳丸一笑千嵒光紫金雞含一粒粟磨
塼作鏡傳遺芳小庵自披慈忍服十方普熏知見香
巉巉玉骨撼不磨但誦妙偈聲琅琅只今般若臺前
路過者拳拳加敬莊我尋遺迹恍自失譬如一葦航
渺茫三生爲禱坐禪石往事令人思建康紹隆佛種
有神足九旬妙義談汪洋當年以法施窮乏無數珠
璣曾斗量而今但有樓觀好再拜顧瞻空涕滂我公
王事獲勝踐自謂此樂非尋常情高賦詩亦感慨十
年出處何明詳竹軒莫涼暑雨過風簷把玩情激昂
初如冰輪湧東崦滲滲雲幕方高張俄如奇兵出不

意鐵衣雪刃森堂堂細窺如春在花柳芳心皺眼開包藏覘驚豪氣立毛髮風檣駕浪犇龍驟韻如玉色映晴晝清如碧尾粲曉霜適如醉鄉識歸路醉如燒春浮玉觴意公前身是太白醉貌宜披雲錦裳芳津浣匙飯雲子美液澆齒嘗瓊漿吾聞高辭殆天得寧論結髮翰墨場酸寒島迹無足道坐令藉湜仆且僵皆言筆端有五色不然古錦纏肺腸夜闌掩卷耿不寐空庭曳屐心彷徨譬如三伏黃塵道坐令炎歊欣清涼又如病鶴長側腦仰看千仞孤鶩翔嗟余膽大亦欲和韻險恍疑登太行何時坐隅乞詩葉襟量懸

知容攫攘吾恐斯文將斷絕長哦披髮下大荒兒曹乃欲犯矢石洪鐘何異施莛芒公如珠玉在淵石榮輝草木皆煌煌讀其詩律似仙曲不雜人間笙與簧我非賞音空嘆息擬欲學之嗟未皇遙憐與僧登絕頂意適暗驚人世忙詩成氣焰如項籍叱吒千人誰敢當自嫌白髮世不要萬回歌舞聊佯狂盤珠豈有影迹露霧豹不欲文彩彰那知湘上偶避后氣岸欣逢許子將霜鬢須面一破笑城隅古寺眠閒房心知貴賤不同調且復抵掌談江鄉[redacted]暇日陪杖屐對公豈敢談文章茲遊正賴羊叔子湛[redacted]與山俱不忘

次韻曾英發兼簡若虛

大曾秀發如層巔小曾秋水隨方圓二豪說詩氣壙逸而我老坐如蹲猨弟兄駿氣驥墮地自憐老欲蟄三眠一庵收身萬事外但有壞衲長堆肩會看連璧登集[redacted]腰間纍纍金印懸分緣自是公家事安知不秉鄉[redacted]平生忠義要活國濃笑東川無杜鵑古城野寺[redacted]白灰已燼餘疑烟瘡痏未損方曲臂靜如鴻鶴[redacted]清詩寄我忽驚雙秀對白鷗春水前長哦曳屐[redacted]餘韻發越鳴朱紘坐令萬象受控勤知君有筆真如椽細看字字有根帶滿掬明珠誰

為穿詩穩從此不[redacted]受降君已臨中堅

復次元韻

君家廬嶽蒼崖顛脇足著盆浮輕園十年不歸空蕙帳夜鶴哀怨驚曉猿揭來湘尾寄城寺夏簟清涼便晝眠知門剝啄誰過我上騰火色仍爲肩軒然辯論雜今古不覺前席心旌懸以身狥國愛子布塞門以土推孫[redacted]云詩窮少陵老飢寒正坐拜杜鵑遙知鈴齋賓謁[redacted]紫硯浮松烟作詩寄我對岑寂為散頭麻雙腳學弟兄高才當濟世會看笑揖人主前嗟余百念已灰冷倦易欲與為虛弦粥魚齋鼓日課

辨仰屋盱看三條椽管寧木牀五十載好事空傳滕
處穿何如欽目十[redacted]樹身同金石堅

贈別若虛

殘暑辭嚴威新涼釀歸思夢驚聞松聲兩發到萬事
中情怯離別此別仍對子追惟初識面寧復計有此
明朝舟洞庭驚浪銀山起醉眼失湘楚妙語淩淮泗
我如浮水萍遇坎當自止行將看荊山歸老鹿門寺
今不欠無言但是欠一死淮山有奇逸要是天下士
若問寂音老煩君一舉似

和陳奉御游梁山

公詩自雄放故我甘雌伏韻高霜月苦洗盡癡霧毒
游絲映明窗小字為公錄便覺春爭妍勝氣增林麓
永懷嬰鑠翁論兵到精熟子陽井底蛙提耳論禍福
歸來得真主簡易心屈服才高犯衆忌慧苡致謗讟
梁生付一笑何必較直曲山僧亦何知魚鼓聽齋粥
陳侯金閨彥論清如屑玉南游興未已甚欲乘桴木
湘西獨何幸[redacted]姊先見孱松問偶相值論交一言足
雲山久乾沒賴此佳句贖

次韻曾韻句游山

夫子謫仙隱於儒仲連太白真其徒梅檀林間法檀

度翰墨場中行秘書譬如山川有珪璧光被草木蒙
碔砆又如羽毛有麟鳳瑞照百鳥藏鵾鷄玉堂金馬
未入手公不自嘆旁人吁歎看朱門森畫戟暇日聊
為山水娛下車搴衣卻部曲縱望林壑情忻愉朱陵
洞口見落石引手須雲跳明珠詩成萬象在掌握磨
琢無玷如瑾瑜旁觀十吏不駐足一日萬口傳荊湖
南山道人紛[redacted]叅寫磐石煩丹朱歸來盡以錄寄
我意句不盡情有無為公長哦立風檻明月滿軒時
卷舒吾聞駿馬日千里未遭前拂隨鹽車嗟余駑鈍
世鄙笑分甘垂耳同騾驢世間安得支遁眼畫作嘶

風神駿圖

次韻游南嶽題石橋

飛梯上雲雨猴臂攀層嵒天風吹鬢須茲行非人間
幽泉不知處但聞鳴珮環嶮艱破清快洞渦走平寬
[redacted]落萬仞濺雪驚潺潺懸崖忽見寺白晝方掩關
境[redacted]遐想坐久生清寒山空寂無人鳥啼花不言
雲披獻青嶂風檻爭卷簾

和游南臺

筍輿窮追隨頻撼雜搖兀蒙騰穿聚落超放上巉絕
山腰轉巉崄部曲失行列身世逐雲輕眼力與天闊

撞鐘千指集樓殿寄林末同來久倦局相向傾抱豁
市朝昏利欲走鹿不忘渴公獨蛻塵埃夙蟬妙脫骨
盤桓拊孤松松粉落金屑誰卷青帝雲推出銀蟾闕

和游福巖

雲開見樓閣峯頂如有寺衆峯讓高寒盖是出其類
媧山下僧譚笑走魔外戲忽於一毫端集此大千界
曹溪正脉深不斷盖如帶流而至衡霍百川皆匯澮
迺知般若臺自昔分燈地清游亦不惡俯仰憶前事
寶構出灰燼人逝時亦異永懷韓潮州夜與千峯對
仙去三百年音容浮如在妙語落人間斷碑臥榛檜

公亦潮州[redacted]蓊翩已似低摧夙昔心修憺經游意
林高句天成[redacted]鄙組繪刻之蒼崖陰與山增勝槩

次韻游高臺

蒼杉三十里不復逢川原忽然在林杪萬峯延目覩
長崖有積雪松聲雜風泉是時春正深風威猶折綿
君董金閨彥而有清淨緣和雲樆車轍引手酌靈源
山空破岑寂笑語答雲煙魯僧作應顧驚此佳少年
何以此人品白鷗春水前既非山澤儒亦非地行仙
諧峯[redacted]千巢開青蓮景淨若有得茲遊良偶然
部曲亦欣[redacted]諠譁下層巔歸來念清境依約聞啼猨

次韻見贈

已甘老死長松下賞音乃有如公者謬當大匠許才
能名器從來豈容假但欣一笑說江鄉意氣平生要
傾瀉先生之詩自豪放寒陋心知鄙東野此篇粹然
有精思百鍛良金方出冶汗顏縮手置袖間對公誰
敢言騷雅自憐華髮住江村地偏心遠過從寡苦詹
擱虱鳥聲寂故絮懸鶉成磊苴右耳已從前月聾更
欲忘言到瘖啞多生垢習磨未盡公詩又欲臨窓寫
何當看公醉岸幘約束萬象閑揮灑眼寒獨立梁宋
郊一尾追風聯犇馬讀罷新詩發長歎春色驚囘阿

綫若浪禿宜毫和不成自笑才慳真汪尨

次韻曾機宜題石橋

公才受斧斤身端有餘地一官游人間窮達置度外
著屐登名山眺覽吞眼界倒傾蛟龍室聊爲翰墨戲
摶取華藏海几間日相對石橋亦何有萬峯作階陛
平生冠世境勝踐得君輩壞壁題新詩一洗俗眼背
我本箇中人久負未歸債我自負名山名山豈余棄

和游南臺

老思垂一足飯想成沙糠頻斧盤石上分燈續螺江
坐令遊賾地咄嗟成寶坊永懷青松下睡快欣明窓

曾侯有逸韻詩律挾風霜重來拜白塔前身疑姓龐
山僧作巴音聳肩頎而長願施筆供養普熏知見香
吾觀三公子豪然萬夫望何當吐佳句刻石照沅湘

寶月偶值報慈坐中走筆

十年塵土中厭狀浸成俗坐令眼雲衣化作征人服
此行欲買舟尋我舊山谷識君御水傍笑齒璨明玉
肅靜鶩子儀脩拔孝基目殷勤撫道義祖道欲傾覆
賴子今妙年眞風跬可續聞之厚自愧所趣在幽獨
君言如不欺是亦合生福須臾讀君詩氣韻麗可掬
心智何玲瓏多能吾所伏春流日夜急歸心難管束

良會故巳遠妙談何日復吳山嘉有餘爲君買茅屋
頭白早歸來暮雲無使矚

和忠子

牛車注經宗兩角那問虛舟移夜壑竹間掃除聞擊
聲戲作伽陁歌獨脚心波不與類古井情緣脫盡如
遺籜高笑癡見倚富貴危如乳燕方巢幕巳辦山藤
待湖月不把芸藝穿聚落安知沙門自有體全象紛
然衆盲摸要之行藏不屬人手自安然隨展握

和堪維那移居

世路驚風波山林知歲寒君看爭奪中忽覺深渺漫

歸來湘西寺兀坐依蒲團摩挲折脚鐺規以穩處安
湘山亦多態扶杖時游觀偶逢林下人班草一笑懽
霜風水痕落歲月難遮攔但覺頷髭白不知知歲殘
堪公故園舊義膽見急難相逢開肺懷傾倒無餘殫
所居隔聚落日喜成登攀作詩誇我賢寧知如玉冠
遂分湘山翠茅簷相對看往事都莫理有求眞禍端
飯羅口挂壁[redacted]發長歎暮寒因有雪爐暖且檀欒

送元老住清修

湘水有廬山蜀僧有吳韻無塵而俱清雪月夜相映
書癡喜借人香癖出天性垂涕撥黃獨糞火曾發哂

三年我東隣家顛開小徑一飯必招呼嘲之終不慍
明朝趣去我歲逼青陽近子巳飽叢林件件無遺恨
贈子湘源春山窮春不盡

和杜司錄嶽麓祈雪分韻得嶽字

歲晚湘水濱黃塵似河朔江流涸欲盡缾罌汲餘濁
閙閧雙旌出千騎爍山嶽雪雲卷山去天宇獻遼邈
嬌鴉集風枝凍鶴時俛啄譚兵杜牧之賦詩果橫槊
山雖非故人識面亦巳數文章固餘事正爾全三樂
太丘令國器讜議久揚榷長吉有美材嶄然見頭角
君看分韻詩天力那容學嗟余老山林輩流殊齷齪

筭料寒窘中見此三卓犖和詩無傑句鈍澀費磨琢
窮略似孟郊必劣追韓偓

贈鄒處士

長沙人物秀而雅爭如絕致名天下率更之書更古
今鍾王筆蹟遭凌踐藏眞草聖夢英篆齊巳詩篇洞
青畫易生寶覺未暇數邇來鄒敦最聲價巨公要人
邀巳徧戲畫寂音老尊者繩牀壞衲氣深穩霜鬚瘴
面情閑暇平生剛褊語忤世定知見此遭譏罵涼都
貴人如玉叢富貴熏天光照夜凌烟風姿劍拄頤妙
手當煩爲圖寫

鄭南壽携詩見過次韻謝之

碔砆世既以爲玉芝蘭那知不爲猶人間萬事醉不
理携被來爲林壑游雪花成山過鶩浪五展蒼天開
橘洲篙師絕叫風掠耳蕭蕭兩鬢空颼飀松聲盤空
上煙翠顏渺佳處每淹留袖中出詩愕坐客浚跡乃
爾容吞舟東坡句法補造化山谷筆力江倒流兩翁
連聯竟仙去暮年見子忘百憂念當明日江南路幕
阜倚天佳氣浮故人問我今何似爲道摧頹如慧球

次韻漕使陳公題萊公祠堂

萊公少年日進氣生雲泉定策清東宮天子爲斐然

奇豪不世出獲一以當千親征功第一尚記破虜年
想見和易姿垂柳春風前我公嗣前烈剛特才亦全
方特使者節眉宇秀而淵高樓獨自登愛公能補天
高情弔陳迹妙語吐新篇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漪漣
乃心在王室何時朝日邊正坐霖雨手豐年自留連
何必羨遺像公自當濟川

次韻經蔡道夫書堂

書堂山崦西微路經桑柘婉娩綠陰中傴僂牽羸馬
須臾將平川時過幽谿瀉源深人家稀落日耕釣罷
過墻傍脩竹深處開茅舍池塘遶軒窗秀靄風清夜

盂盤燈火裏笑語篛篷下白酒瀉新糟醇釀如壓蔗
酒酣面發赤箕坐談王霸排斥出忌諱怪語令人怕
野僧舊不懼凝坐相嘲罵但作鶴腦側思獄殆無暇
夜闌乞新詩自愧非作者張燈掃西壁把筆強驅駕
萬景爭騷縱此夕偶相借遂令諸子雄一一如圖畫

吳子新重慶堂

吳氏季子世不乏子孫魁壘特秀發人言才業任世
重更覺文章有家法奉親作意構華堂想見青紅濕
窻閣堂中二老圖康強夫婦承顏薦壽觴堝來兒姪
俱登第舉族請名重慶堂富貴鼎來推不去道德照

人間里光富公玉食由及養范公諸郎盡卿相親養子榮兼有德家聲置公范富上虛簷風月夜未央能莊成輪發清唱金鴨香清碧縷飄燈前玉頰醉紅潮一尊滿勸何所祝盛事要看追入蕭

題嶽麓深固軒

湘西峯頂寺樓閣藏煙翠危臺占家顛小軒寄幽致游人常不到石壁照溪邃於世復何求此生眠食耳倏然亦何有蒲團空曲几凭高俯城郭車馬環磨蟻城郭望諸峯時見孤雲起

贈別通慧選姪禪師

選本住山人精進激情懶規模如乃翁鐵啄石肝膽豈特七閩英蓋亦叢林棟子少長庚晚我老碧雲晚相親出數面別袂聊一挽是非一言足勃窣百事辦分携青蘋灣相對秋滿眼

中秋夕以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爲韻分韻得見字

夜清成水宿月出波灔灔那知是中秋老眼欲淒眩此生天地間飄泊如蓬轉朅來泊湘瀕此月凡七見冰輪上天衢萬里不知遠夜深度明河輪側明河淺西樓欲吹笛餘聲落哀怨寬清到月脇寒露紛滿面

林光潑流泉天大微雲卷阿崇具紙筆禰亦磨破硯詩成月華清幼婦與黄絹

鄧循道分財贍族湘陰諸老賦詩同作

卜式與弟貲如塞無底簣其愛止弟耳親舊竟何有二疏得賜金盡以散親舊但可施一時安能繼其後然於簡編中耿光白如晝鄧侯功名姿穎脫蓋天授分財贍族人約券規永久君看純孝心履豨先履瘦紛紛窶人子懸鶉露兩肘而雪抱兒女扣門易升斗鄧氏豈無貧炊烟滿蓬牖安知寒微中不復生奇秀陰功雖無形報應捷於口此風起頹俗能使薄者厚

作詩附家傳想見爲拊手

贈陳靜之

仙郎如鸑鷟風格殊秀整文章體自然五色麗雲錦紛紛少年場英氣橫筆陣家聲盛漢魏未暇數唐晉元龍特豪偉太丘苦剛正相逢黄卷中崔嵬山嶽峻君當世其家已見逸群駿笑談不自覺滿坐湖海韻富貴乎致身華裾宜祿潤功名偶然耳何必以身徇未近翠雲裘先看班玉筍

弔性上人真

漆瞳照人韻拔俗平生直性如劈竹世情好惡我不

知是是非非一言足昔年訪道辭七閩丹青生此身外身要將留悅倚門意此心亦是酬慈親慈親未老身先逝夢境悲歡成一戲展開觀體露全機偪塞虛空何處避

宣和七年重陽前四日余自長沙還鹿門過荆渚謁天寧璋禪師留二宿作此

孤城渺湖天長隄纂湖水柳衙行未窮已過沙頭市連檣來萬艘荻叢出千雉節物近重陽風日正清美忽驚樓閣開寶坊隨平地璋公十年舊出迎一笑喜[illegible]夜及相山歲月入歎喟茲行歸鹿門已作終焉計不辭信宿留愛子多故意說禪有家法斮手了千偈鐵脊敵魔外宗風永零替我留固隨緣思歸亦偶爾爲君賦新詩萬象困朝戲去留未用較吾生眞一寄

贈張丞相畫像贈官使龍圖

天下張荆州乳兒識名譽醫國陸宣公護法崔元度平生風雷舌咳唾作霖雨隔闊餘十年一旦成萬古羊曇欲作慟生存華屋處支遁亦傷心路偶經姚塢賴有克家子春色連眉宇君看談笑時亦是幹國具會看如乃翁獨立無喜懼文章有種性家法致工王此詩公應聞想見笑掌拊

初到鹿門上莊見燈禪師遂同宿愛其體物欲託迹以避世戲作此詩

上莊俯漢江古木雜桑柘槐衙陰廣陌麥浪漲平野連雲對囷廩用谷量牛馬我來二月破解鞍綠陰下縱望烟霏中領略見楯尾耆年骨柴崖迎客意傾寫干戈爭奪餘身在相驚詫山空啼杜鵑龕燈自清夜歛眉問僧州函口談江夏以余遊二公老大知識寡暮歸逢醉人往往遭棰罵鹿門有餘地賢剏如君者爲迹修竹林規以構茅舍伏春舊所能犁鉏嘗學把相見水過膝蓑笠清入畫

游白馬寺逢安心上人

緻蓋山前曾卓錫晉安王初造禪室水火定成人未知部曲不前馬辟易牀邊臥虎如馴犬王雖及門不敢入冰雪親瞻道德容再拜平生願心息兩泉俱出雌雄龍王㲉靈龜甦五色聽禪笑傲賢王喜魚龜乃能就掌食高風乾沒五百年依舊雲山如夙昔雨中來遊春已老忽見江南少年客坐中偶生鄉井心想見禪山倚天碧清境幽閑欣可名偶然得句因題壁

雪夜與僧擁爐僧曰聞唐劉義賦雪車水柱詩爲退之所賞願聞其詩予曰忘矣僧請續之

口占以授

雪車比毛車弱水誰欲度飄然淩空去中疑載青女[redacted]風爲通衢走轂不容馭大勝短轅猶更煩長柄塵[redacted]廣寒宮構基非下土天公亦薄相鏤冰以爲柱傍[redacted]銀牀誰與揮玉斧仙妃倚之笑疑是滌室女

石門文字禪卷第七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刻此卷　海鹽丁綠居士
對　長洲徐普書　康永瑞學彝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居東巖旌善堂校

古詩

送賢上人往太平兼簡卓首座

我昔遊潛山空翠揮晴煙至今清夜夢猶能歷層巔天柱如玉立貴氣朝山川下有童師盧稚還皆奇賢卓途龍山子蜻深波間邇近聞亦分座道眼照人天道人使吳來衣裓餘芳鮮願求奇峻句庶使大法傳一拳無背觸何處見靈源

送一上人

子從大梁來會我秦淮道十年三度別此別吾甘老學道如牧羊敗群者則鞭一切但仍舊自然常現前子初不衣綿而今便故絮山舟日夜逃美貌登長往時至不相待勿恃骨肉間要當自努力譬如人上山

游龍王贈雲老

正中妙叶百然門寶鏡孤風天下聞緇州道價直乾坤毛骨真是延公孫楊廣山頭卓木患公獨深密護靈根衲子雷動雲崩奔暗中明露涇渭分醉李有叟笑臉溫勝大三世一口吞枯木能花爲誰春春光化

為吳山雲即今住山典刑存木蛇且無刀斧痕我游
山陬野水濱松間見之為掀留我更宿聽啼猿人
間行役胥火煎公特見戲非誠言頹綱已墜引手搴
乃欲奔走鞭短蛛要當努力續烈餘大典洞上追曹
源

三月二十八日東栢大士生辰二首

大千微塵偈章句妙難求公為疏通之如海決江流
堂堂鬚垂膺漆黑横清秋十虚圓當念三世集毛頭
平生説禪口想見光迸浮世間眼久滅法寶空海洲
年年春欲暮禪室清香留迷途指南車戴恩負山丘
願從清涼山感光作依投行當方山見跬步披衣裘
○思慮不及處但曰刹那際不曰刹那際寧當有三
世於此刹那中尚不容擬議安得有死生一切諸怖
畏苦樂欣厭情及分心境異是名顛倒想不名隨順
智如人游夢中所歷經千歲及其夢覺已不過食頃
耳稽首願悲幢發此不傳祕願分無盡燈酬此四弘
誓

送常上人歸黃龍省侍昭默老

心花發明照十方死生窟宅無隱藏此老啞笑生馨
香法中骨髓僧中王平生一子傳餘芳曾如少林有

神光只今孤憤昭默堂天魔外道走且僵夢寐想見
猶清涼況子徑歸侍其傍明日扁舟浮渺茫我不得
俱空歎傷但餘一句煩寄將暮阜山前為舉揚仰山
久不見臨濟瘦損法身三尺長

運禪人求偈

石室如仄磬春雲如翠被翛然無事僧來此時枕臂
無求即無憂有身還有累永懷彭尊宿一席曾遁世
天子不得臣公卿不敢致高風不可攀百世猶興起
運禪佳少年杖錫成戾止偶從城郭來衣裓滿空翠
見歸如子規掉頭須去耳山林與聚落箇無中邊味
子心有分別動息若差異錄以贈其行不語開笑齒

餞枯木成老赴南華之命

正中妙叶如何會羅仙隱身露衣帶芙蓉克家桐城
孫海上開名聞至尊天書夜到道林宮大鐘横撞山
玲瓏山容光澤鳥聲樂一番佳氣生巖叢曹溪寶林
甲天下樓觀翔空盤萬瓦夢中先已逢祖師異世曾
同香火社人言骨清辟瘴霧臨詞一律撩人怒大陽
直裰果有靈所至自有天龍護寄語山頭錫杖泉久
枯遠湧寧非天老師不作奇特想已脱聖凡情量纏

送禮禪歸臨川

已拔出世衣影莫落塵俗何山無叢林棲息一枝足
奈何清淨心甘受熱惱毒譬如伏櫪馬心不忘馳逐
又如火鐵丸氣餒不可觸禮禪客湘山山翠在眉目
蓋嘗覩此輩高笑一捧腹今亦欲還鄉當戒前車覆
吾聞真實心不受罪與福精進緣不懈此語君勿惡

送顧街坊

水西南臺小精廬名雖是律禪者居粥魚茶板如指
呼侵晨童首鳬鴈趨分身香積太開迂食時至則當
持盂餐師反哺如烏雛荷衆司更如鴈奴逢人若問
明白老為言病起加清癯

寄南昌黄次山

次山心地平如鏡照海照毛無少髒劉公訶之昏霧
蒙張公磨之復清瑩張劉皆是善知識大黄甘草各
醫病驚起荷山大字逐玲瓏撞鐘山答應夜燈午梵
賽心願望歸引領如鶴頸一朝骨祖在面前笑不成
聲兩目瞪小兒化去聊折災婦翁告殂適其命但得
夫妻各身健回觀閣中夜鳴磬欲知成佛妙法門不
與人爭是捷徑

寄題紫府普照寺滿上人桃花軒

武陵源深並溪入無數桃花鬧春色水面紅雲欲崩

壞波間爛錦光相射昔人誤行偶見之歸來醉眼眩
紅碧秦時雞犬不聞聲但覺曉窗煙霧白那知紫府
亦仙源此華蔽樹燒晴川少年迷覓誰教汝照花作
意開幽軒靈雲說悟被花笑南泉欺客花不言何如
睡足無一事倚欄紅雨春風顛愁來想見故山路未
歸先作山中篇

宋廸作八境絶妙人謂之無聲句演上人戲余曰
道人能作有聲畫乎因為之各賦一首

平沙落鴈

湖容秋色磨青銅夕陽沙白光濛濛翩翩欲下更嘔
軋十十五五依蘆叢西興未歸愁欲老日暮無雲天
似掃一聲風笛忽驚飛羲之書空作行草

遠浦歸帆

東風忽作羊角轉坐看波面纖羅卷日脚明邊白鳥
橫江勢吞空客帆遠倚欄心緒風絲亂蒼茫初見疑
鳬鴈漸覺危檣隱映來此時增損憑詩眼

山市晴嵐

宿雨初收山氣重炊煙日影林光動蠶市漸休人已
稀市橋官柳金縷弄隔谿誰家花滿畦滑唇黄鳥春
風啼酒旗漠漠望可見知在柘岡村路西

江天暮雪

潑墨雲濃歸鳥滅現清忽作江天雪一川秀發浩零
亂萬樹無聲寒妥帖孤舟臥聽打窗扉起看宵霽月
正暉忽驚畫卷青山去更覺重攜春色歸

洞庭秋月

橘香浦浦青黃出維舟日暮柴荊側湧波好月如佳
人矜誇似弄嬋娟色夜深河漢正無雲風高掠水白
紛紛五更何處吹畫角披衣起看低金盆

瀟湘夜雨

嶽麓軒窗方在目雲生忽收圖畫軸軟風為作白頭

波倒帆斷岸漁村宿燈火荻叢營夜炊波心應作出
魚兒絕憐清境平生事逢漏孤吟曉不知

烟寺晚鐘

十年車馬黃塵路歲晚客心紛萬緒猛省一聲何處
鐘寺在烟村最深處隔谿脩竹露人家扁舟欲喚無
人渡紫藤瘦倚背西風歸僧自入烟蘿去

漁村落照

碧葦蕭蕭風淅瀝村巷沙光潑殘日隔籬炊黍香浮
浮對門登網銀戢戢刺舟漸近桃花店破鼻香來覺
醇釅舉籃就儂博一醉臥看江山紅綠眩

汪履道家觀雪鴈圖

水落陰湖洲渚生風折敗荷枯葦莖白沙磬磬墨雲
重熟視瀟空翻玉英湖邊兩鴈誰教汝穩臥自多高
世情畏崇逸想巧圖畫定應愛汝夢漏清

潁阜楚山堂秋景兩圖絕妙二首

一鷗低飛落平湖一鷺顧行烟如紅衣脫盡蓮蓬
綠翠蓋濁殘荷柄枯更有數莖擁已老無人折之欲
傾倒陌上殘紅空自好為誰點綴湖邊草
溪邊兩鴨自夫婦生而能言似相語婦先浮波喜轉
顧夫欲隨之竟先去水際清蘋各占叢風撼荷花已

退紅不見清香雲錦段空餘霜葉伴枯蓬

和李令祈雪分韻得麓字

何處軥輈呌雲木植杖松間逢白足一牛鳴地兩禪
叢窗戶青紅照林麓江寒雲怒相摹胡雪意欲作先
停蓄遶空推下翻玉英想見軒渠笑捧腹

和李班叔戲彩堂

李侯何以悅其親戲著彩衣覓棃棗閑騎竹馬畫堂
前慈顏一笑自忘老毛義捧檄難忘容茆容殺雞終
得道愛公純孝配古人甚欲卜鄰安井竈

送隆上人歸長沙

湘中樂哉山水國道人歸去正秋色拭目重看雲蓋
雲槎手新賞橘洲橘湘西幽居多故人松下相逢應
倚策開軒萬頃鴨頭青睡起一聲風月落

六月十五日夜大雨夢瑩中

希夷先生海門住久不見之想眉宇夢中相見荔枝
村覺來一枕芭蕉雨行藏顧影應自笑世事吞聲不
容數從欲若士爲遠遊莫作雲中隱身去

予作海棠詩曰一株柳外墻頭見勝却千栽著
雨時寓居百丈春晴上南原縱望萬株浩如
海追前詩之失言相隨悉匆請記其事

積雨分陰晦林光山色生精彩闌上南原看野
棠一川零亂紅如海柳外一株何足道戲語謗花今
日悔道人請我重賦詩倉卒煩詞爲刪改

山寺早秋

千本蒼杉俱合抱夕陰相映寒蟬噪殘僧獨歸清入
晝秋色滿庭濃可掃霜鐘初歇月未生但覺寒燈一
點明堦除環珮走流水樓閣誦經童子聲

送僧歸雲巖

和氣津津出眉宇平生快活隨緣住憶昨思山林下
來如今却向城中去燕子初飛簾幕風海棠睡重清

明雨重唱龍山諸佛機紅塵動處雲成縷

至撫州崇仁縣寄彭思禹奉議兄四首

去年歲飢民減口晨無炊煙開甑缶面飾菜色短氣
中經營有錢易升斗抱孫買鋤今歲豐黃雲穲稏村
村同東林鼓聲是誰致聰明慈惠隴西公

吏姦今古同一律邇來聞見復層出一邑雀息行鏡
中公則生明無別術放衙下簾調素絃來禽青李浴
清泉吾儕呈押日課辦亦作岸中相對眠

我年政如牧民術敗群者去羊蕃息向來盜竊如有
盟飛躡垣墻度窺隙下車夜戶民不閉終夕四隣無
犬吠一懽醉倒不須歸以塼支頭路傍睡

爭歌來爲民父母百里民心始安堵外臺選才第薦
之何必知賢舉而去當持馬足臥車轍報汝百年終
有別跡淬不著橫海鯨簿書那容萬人傑

余還自海外至崇仁見思禹以四詩先焉既別
又有太原之行已而幸歸石門復次前韻寄
之以致山中之信云

北去憂如會澠口危甚相如跪瓦缶南歸喜勝脫鴻
門那卹范增撞玉斗鈎鎔野寺隣新豐亦與叢林魚
鼓同懸知他日君念我定作少陵尋贊公

脫桎寧知縛禪律但欲閉門長不出死禍平生九蹈
之痛根防身苦無術此言了如意在絃此心炯如月
臨泉山中樂可驕稚世一榻暑風清晝眠

平生心懷濟時術百未一施空歎息庭閑晝永僧至
門心囘酒醒月窺隙東方先生語開閉投骨心知致
犖吹千金珠在九重淵儻能得之必龍睡
飄零乳兒失慈母來歸家山在阿堵癖痾悉洗百念
空但有詩情磨未去虛名實禍車覆轍道鄉端與人
間別膝穿木榻五十年君看此翁亦雄傑

信上人自東林來請海印禪師過余湘上以贈
之

五湖東歸風轉柂柔櫓聲中飛鳥過開蓬不信是廬
山忽驚落瀑從空墮道人箇中三十秋那知今始載
歸舟白蘋池邊月初吐應對隣房說舊遊

忠子移居

忠子壁觀永皇暇移居自提雙不借借車桊竈非我
事可聽夜舂響西舍人言渠儂大類我試手作詩便
聲價我詞勿學郊島寒謫仙筆端能造化

楞伽端介然見訪余以病未及謝先此寄之

楞伽劇談喜高笑一鉢安巢在雲杪我游廬山二十
年聞名常多識面少道林過我古南臺路逢泥軟手
提[illegible]臺與尨合今果爾更呼隣僧相與來

次韻雲居寺

行盡崇岡與峻嶺今朝又入綠雲徑世塵已覺蛻埃
輕道心遂作婷雞淨小軒容膝俯千里磨錢作鏡江
山映平生林壑竟成癖南來獨覺茲遊勝

無學點茶乞詩

政和官焙來何處雪後晴窗欣共煮銀缾瑟瑟過風
雨漸覺羊腸挽聲度盞深扣之看浮乳點茶三昧須
饒汝鷓鴣斑中吸春露

巴川衲子求詩

水西南臺庭氣象綠跡青瑣湘江上門人俯檻看諸
方笑聲散落千巖響巴音衲子夜推門要識汾陽五
世孫問渠何所見而去峯高難宿孤飛雲

十月桃

雪中桃花夜來折兒稚犯寒爭欲摘老仙呵手撚吟
筆指以謂余還歎息已作忽忽十月開人間安得千
年枝

李端叔誕辰

未見犯寒梅已有催春雨催春春未歸却有曇花飛

飛香塞世間何人知身處遥知與世且同波隨分盤飱付兒女

雨後得無象新詩次韻

雨餘步林幽松風初到面寒蟬相唶鳴小立無人見但愛東南山色作旋螺轉入門庭院度飛螢梵放哀聲滿深殿

用韻寄誼叟

識君童牙中豈止論半面雖同萬項山經年不相見平生草頭露蚌月跳珠轉永懐終夜不成眠但見突兀遊霄殿

任价玉館東園十題

涵月亭

亭外物清曠人間多熱惱夜晴登此亭水月相媚晧多君心鏡空光明寫懐抱憑誰持此意舉似寒山老

覺秀亭

尚記登臨時風日初益益忽驚無邊春登我眉睫上情歡鳥聲樂意適游絲放我非連眉郎擬詩聊植杖

四可亭

四注開野亭面面可人意我來俯危欄褰傲成縱倚應接迷向背轉顧風掠耳隣寺一聲鐘墟落孤煙起

第一軒

名園富家致此軒冠群目檻次狀元紅窻横尊者竹坐客定無雙試茶谷簾緑願聞聖諦義飛辯横麈玉

如春軒

檻前揺緑玉杯面吹紅鱗主人飽談笑和風禀坐賓但覺天宇逈塵滓欲清辰雖非曲水會自是斜川人

寒亭

欲問春消息蒼茫嫩日斜芽簷聚喧雀栗林棲暮鵶絮袍裂足坐得句往往佳忽起步微月呵手拗梅花

浩庵

大勝萬斛舟至剛柔繞指丈夫養浩然其略蓋如此朝登青雲上正色決大事暮歸臥此庵捫虱口如耳

方便堂

虚空亦何有領略四時事君看繁盛時中有凋零意然者可自觀那作明日計當游無所還自住三摩地

覺庵

念起則爲凡覺之則爲聖人言此爲覺此覺未真正但了一切空聖凡皆幻影冥坐不言中心波如古井

鑒止軒

小軒臨止水一泓湛寒碧瞭然見眉須洞徹塵不隔

夫子作止觀涇渭不相入跏趺學僧禪諦視鼻端白

書華光墨梅

一枝已清妍交枝更媚嫵見之已愁絶那復隔煙雨
錢塘千頃春想見西津渡他日到南屏莫忘孤山路

惠侍者清夢軒

小軒面層崖叢蕉手自種高風追二朗生涯與師共
默坐每觀身爐煙作雲湧蕭蕭半夜雨亦足清君夢

次韻性之

一笑形骸外便能携手行雲容與山態今日眼偏明
共坐松下石仰聽松上聲古人亦何遠安用社中名

鈎谿晚望

小谿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來還
銀梭時撥剌破碎波中山聱釣背落日一葉軟紅間

和杜撫勾古意六首

一尾掣電去萬蹄讓雄長遡來隨磨驢驅逐付厮養
頗塵忽驕嘶逸韻發奇想公眼如支遁神駿蒙鑒賞
歲月走舟壑不能老喬松何如取塵劫安置彈指中
我老世不要閉關師道蹤自欣方得計人笑伎之窮
長松援丈蘿無事登青冥因緣偶然爾初非出經營
我受氣類似掄材置勿聽翟公亦癡絶書門識交情

午夢清斷續殷賚飛蚊鳴微風亦見戲故掩讀殘經
相見洞天曉霧重花冥冥秀句吐奇麗乃爾未忘情
秋曉凋紅翠幽懷到眉峯玉纖弄彩筆落紙翻驚鴻
道山歸計好高情付疎慵何獨謝夫人特有林下風
暮年一杯春愁邊賴開拓醉鄉歸路穩城郭見隱約
萬事付頹然破幘風墮落胷次竟何有八窻洞空廓

了翁有書與謝無逸云覺範真是比丘

墮馬哭淮王牧羊仗漢節古人守忠義視死如棄襪
吾是真比丘死生見窟宅一飯不願餘孤坐閱歲月

題延福寺壁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龍潛蟠則神雞雌伏知道
人情難把玩過眼如電掃留雲峯下寺白髮歸去好

棗栢大士生辰因讀易豫卦有感作此

人間解纏沙開視兒眼前鉢飯度永日一裘支十年
月巖與雲壑佳處輒留連誰云道林黠猶覓買山錢

次韻周達道運句

大澤深壑間難藏舟與山此身唾霧中安得長朱顔
講公如夙昔要永嘗追攀定作甕中畫磨衲映青綸

次韻遊水簾洞

清夜讀君詩思豁神亦傾豈惟折慢幢要已倒降旌

重哦水簾句織襪開畫屏想見落筆時遶紙走風霆

游廬山簡寂觀三首

廬山覺未老儼然舊風姿樹石亦仙骨逢春更華滋
瓜分煙翠層千丈垂白霓貪看讓爭席舍者備爲誰
蒼石大如屋古木出亂枝四洼陰其下地坐黃冠師
山行倦日永聚話遂忘疲行看洞中境都是寂音詩
怒龍鬬未已角尾相拳牽巨石爲解紛背腹遭亂纏
千年舞不死槎牙帶雲煙樹間宜畫我乞與人間傳

送人

相送復相别不異雲間月無心去復來有䁄圓還缺
此别與何如西風秋月初暮鴻千里至能寄人行書

別人

尺水未到海茲行多嗚咽病客未還家回腸藴千結
水有到海期病客歸何時臨岐一揚袂落日寒風悲

信師相别

子昔送我日出岫雲無心今我拾子行窮猿暝投林
勿歌行路難勿效兒女泣處處得逢渠千江共一月
白日有閒吏青原無惰民爲韻奉寄李成德十
首

李侯端自重不肯下南壁君看英特氣自可凌太白

小邑試牛刀乃有政和色
舉筆濡大千揮斤隘八極置之臥病軒翻身觸破壁
起來一調笑庭樹掛斜日
地生金色光女作師子吼此軒初不然風日穿窗牖
莫作兩頭看空花竟何有
客來清對榻客去閉深關聊爲文字飲酬唱相往還
朝來公事少白日吏長閒
少年韻如春才可供十吏故人半青雲隱几肘門寀
行看登玉堂清坐追陸贄
揭來民訟少槐影覆閒庭看山久成癖詩眼耐空青
長憐謝安石箇中著娉婷
花光浮縣郭麥浪漲郊原吏散僧投謁詩成月上軒
何妨橫麈尾相對兩忘言
客室調絃索晴軒較畫圖檢書凭錦瑟背句遣奚奴
一懽同煮茗此興不能無
深原曉犁耕隔路夜舂簸竹間伊余行童稚供日課
入境觀化風親視民勤惰
單衣試嫩寒花下愛清晨不恨籌書惡何妨閒岸巾
定應懸睿想愛樂自同民

雨中聞端叔敦素飲作此寄之

但見杯中春潑面不知門外雨翻盆人間萬事一夤
蚊正恐卷礌爲鼇飲何妨跨項作猿蹲此生隨處有
乾坤短李貌和髯似棘王郎耳熱氣如霓不知今日
是何時醉鄉城郭無關鑰世路風波太嶮巇且看相
枕爛如泥

端叔見和次韻答之

俊詞方覺春照眼秀句忽驚絲出盆睡餘兩髩尚殷
蚊行樂風軒須痛飲窮吟空屋笑愁蹲筆端浩蕩吐
乾坤落筆新詩斂風雨撚鬚豪氣劃虹霓待兒扶掖
醉吟時靖節田園尋窈窕謫仙風味自嶔巇何如春
甕裼黃泥

再和復答

道鄉是宅扶歸路法喜爲妻笑鼓盆蟭螟臍大敢巢
蚊遊戲秋毫鋒際立卷藏法界眼中蹲自然函蓋合
乾坤醉裏兩篇開爛錦雨前千丈挂彎霓揚梅檻橘
恰嘗時自笑此生眞逆旅人情何處不同蠛磚心且
作絮沾泥

睡起又得和篇

幽夢驚回煙霧帳清泉起弄雪花盆風簷斜日一區
蚊淮水雨開榮練淨鍾山雲卷露龍蹲凝禪剛道臟

乾坤綠髮筆端能吐鳳雪髯胸次尚盤霓道山歸去
定何時身外聲名徒暴曜夢中憂患自臨巇烏靴長
恨洗塵泥

復次韻

句健未須繩法律飲豪那暇較瓶盆疾雷破柱一聲
蚊吟狂不覺跨驪穩醉臥都忘對虎蹲箇中別是一
乾坤八篇俊逸狂時語五色光芒雨後霓清吟要不
負明時嗟我拙詞傷弄巧愛君雄韻解平巇且歌滑
路雨成泥

晩歸自西崦復得再和二首

人歸西崦步翠麓月出東峯湧玉盆詩如琥珀妙藏
蚊摩頭長詠笑自語劃席冥搜臥復蹲筆端三昧摠
乾坤衆[illegible]俯看旋磨蟻忠義平生貫日霓也知用舍
各由時[illegible]處山川非設險笑中陷穽却藏巇此時擬
議轢中泥

世事回頭驚破甑年華脫手墮空盆機鋒火聚不容
蚊[illegible]未欲乘風去捫虱閑爲抱膝蹲掌中訶子是
乾坤[illegible]寨詞鋒盤屈劒吸川酒膽倒垂霓脫巾露頂
笑狂時任意清閑飢得食關心名利醉登巇濁流心
念已澄泥

瑩上人居京華甚久別余歸閩作此送之
毳帽氈裘一尾輕半開便面氣如春醉歸穿市月隨人此境要非吾輩事摩頭忽憶海山濱蕨芽荔肉齒生津十分春壓能眠柳一再風撩解笑花故山應摘雨前茶從我覓詩如觸鹿爲君肥字作樓鴉句中有眼莫驚嗟

送因覺先
南澗茶香咲語新西洲春漲小舟橫困頓人歸爛熳晴天迴游絲長百尺日高飛絮滿重城一番花信近清明

妙高墨梅
日暮江空船自流誰家院落近滄洲一枝閒暇出墻頭數朶幽香和月暗十分歸意爲春留風撩片片是閑愁

石門文字禪卷第八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刻此卷　海鹽丁緑居士
對長洲徐普書　原水芮一鵾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雍善堂校

排律

次韻曾侯見寄
客食石門寺而今僅兩年衰遲嗟我老邂逅識君賢聖域人稱亞儒林秀譽先未攙攀桂手已許買山錢壟麥秋期近庭槐畫影圓方思歸去日忽得寄來篇意合蒙推獎情親出愛憐格幽凌雪勁詞錦照人鮮把玩欣無厭行吟却悵然句追工部袂氣拍翰林肩

世已驚殊異名宜政半千永懷風露重遠徧舊池蓮

王舍人路分生辰
貴出賢王裔宗連母后因秋容潄毛骨春色照簪紳報國忠誠著驚人句法新慣看青禁月屢夢玉關塵博古知無敵窮經亦絶倫後宵通七夕今日是生辰佳氣凌湘浦非煙壓楚闉緑醽浮白蹬綺席繞花輪壽綴諸天獻詞容野客陳不獨蟾窟桂難老海山春已作瞻雙闕行看據要津功名先入手圖畫在麒麟

閻資欽提舉生辰
節序春將半風光過上旬人間識英物地上見麒麟

東雨晴還暗非煙夜達晨催聲動湘楚和氣滿簪紳
孝友疑無比恢踈亦絶倫一身渾是德終日不違仁
夢已游青禁行當侍紫宸立朝知大體博古見全醇
詩妙終聯鼎文高類過秦公廉清似玉剛正凜如神
幙下名流集堂中綺宴陳貫珠歌白雪浮蟻潑紅鱗
自幸承顔舊仍容造膝頻何時渡弱水同看十洲春

陳奉議生辰

華國生賢俊江山孕秀靈鴨頭塗水綠螺髻玉筒青
敏捷收科第奇豪見典刑咲談回暖律詩句挾風霆
官偶求彭澤才宜在漢庭麒麟橫逆氣鸑鷟斂修翎
民訟多閒日棠陰自滿亭浪傳書課奏須看鼎彝銘
仲夏逢佳節非煙聚杳冥數蓂餘一葉推道間千齡
阡陌登豐後笙歌爛熳聽綺筵環妙麗壽斝捧娉婷
歡洽連更燭情高促畫屏九衢花照夜萬井月開扃
風颭銀河動天驚玉露零三台星聚處旁有老人星

次韻曾伯容哭夏均父

青松傲霜雪事惧亦迍邅或脫斧斤厄則遭藤蔓纏
北渠材砢礧聳壑色芳鮮不作千楹棟終爲萬斛船
那知過華屋長慟搖空鞭增擊疑仙去超搖棄我先
但餘殷枕淚無復對牀眠憶昨游溢浦曾同上紫烟

春光隨杖屨咲響落雲泉尚想登臨處仍哦唱和篇
暗驚生死隔默數十三年臺憲登群彥秋風吹一鶚
誅姦志未舍謀國疏空傳醉馭毛車度誰推日轂旋
歲時嗟易得力命古難全報施徒云爾功名信偶然
清忠光竹帛英氣斂山川哭子如臨敵當勾失短鋋

五言律詩

湘上閒居

夜清暑雨過四壁草蟲鳴一枕幽人夢半窗閒月明
椎頹弘法志老大住山情忽憶陳尊宿編蒲度此生

西齋晝臥

餘生已無累古寺寄閑房睡足無來客窗空又夕陽
蘘蕉高出屋病葉偶飄廊起探風簷立飛蚊鬧晚涼

秋夕示超然

夜色已可掬林光翻欲流一鈎窺隙月數葉攪眠秋
清境扶歸夢殘缸替客愁搜詩時晝席忽覺此生浮

早春

山中春尚淺風物擬煙光澗草股勤綠巖花造次香
浮根爭附絡細葉正商量好在幽蘭徑無人亦自芳

送僧還長沙

去袂不容挽子規真滑唇烟村相送處風物更撩人

麥浪空翻日花房尚鎖春遙知到湘浦蘆橘恰嘗新

次韻眞覺大師瑞香花

淺色闢花堂清寒熏夜香應持燕尾剪破此麝臍囊

有恨成春睡無人見洗粧故山煙雨裏寂寞爲誰芳

次韻誼叟悼性上人

井美泉先竭犀殘角有通斯人難再得陳迹已成空

塵尾夢應寄楞伽竊未終平生說禪口不見怒號風

除夕和津汝楫

今夕亦常夕人偏故國思不堪槎涑耳聽誦未歸詩

家室諠譁後深簷雨雪時鑪香待清旦此意有誰知

啓明軒次朗上人韻

澄滓動精色開軒萬象分光無回避處眼自覆藏君

霞縷縈經軸煙絲滅篆文個中無賸語題目是先聞

回光軒

暮色眩紅碧登臨聊倚欄日終猶返照坐穩可深觀

夢幻諸緣寂圓明一顆寒洞然無向背莫作轉頭看

次韻黃元明

靜室依清几開書映隙光悟迷初不隔語默故難藏

妙可忘情會深無以意量臨機辨神駿正要略玄黃

寓鍾山

生涯如倦鳥栖息此山中睡足誰呼覺烟消篆已空

翻經欺眼力斜日借窻紅臥聽銅瓶泣青松萬壑風

讀中觀論

平生智眼濁塵劫著心深長向環輪上空將始末尋

十方眞寂滅一念去來今妙[illegible]調琴指知誰解賞音

對雪嘗水餅

雪參羅數喜報春呈舞腰旋風寒正峭到地暖還消

輕薄凌梅蕊蹁躚攪柳條幽欣嘗水餅舉箸一長謠

清明前一日聞杜宇示清道芬

籬外花如海開軒小寢驚最先聞杜宇更覺近清明

雲怒必爲雨風和拗得晴阿芬甘劣我笑眞恰詩成

閉門

杯飯終永日一裘支千秋餘生已無累此外復何求

懶出門常閉欣眠榻可休抛書方手倦啼鳥破深幽

四月十一日書壁

夜久芋齋靜堦泉遞珮鳴行高人莫識道遠自深明

榻榻闃閑味依蒲任性情叢林終不負一衲傲平生

次韻雲庵老人題妙用軒

開軒開隱几萬象競趨陪風揭松聲去雲推山色來

觀身眞作夢視世一浮埃日暮庭陰轉幽禽棲翅回

讀瑜伽論

此生已無累一席可窮年細嚼賓公飯飽參彌勒禪
懶修精進定愛作吉祥眠夜久山空寂唯聞迸砌泉

鍾山有花如比丘狀出穢葉間王文公名爲羅漢花僧請賦詩

通力元無礙隨緣自應真此生花上露故現葉間身
知見幽香在伽棃翠色新一枝聊把玩未愧鷲峯人

寄題行林寺照堂

聞說行林寺杳然叢秀間堂清開水鏡山好理烟鬟
有霧窓呵暗無塵扉自關人牛今不見兼並兩俱閑

與性之

物外不可必相看一笑休好山終入手隨甑懶回頭
知復何時見聊爲此日留定離瞞道眼得喪兩浮漚

僧求曉披晚清二軒詩二首

披衣汲南澗落葉在庭除獨立無人見幽行偏自如
嗽寒氷齒頰精色到衣裾却倚蒲輪坐横看貝葉書
旋繞堆空青重疊不容數夕陽穿貫之瀲灔白呈露
數點沒煙鴻一聲伐雲斧殷牀鐘未消流螢自開戶

春日谿行

側布寶坊地白沙楊柳灣憶曾嬰死禍不自意生還
已覺無鄉夢今真是故山谿花眠霧雨春在有無間

送僧歸故廬

投名新入社臥病偶思歸渡澗脫芒屨扶藤下翠微
寒松猶帶雨瘦骨不勝衣若見翁鐵紙當施百丈機

焦山贈僧二首

白下門連寺清游入夢中骨驚誰嚙指世事謾書空
梵行芙蕖淨天寒畫火紅曉窓應破夢臥聽鳥呼風
對牀聽夜雨佳約是當年放曠隨緣去閑心不習禪
倚蒲趺足坐擁衲蓋頭眠今識君歸處齋餘有澗泉

題反身軒

盡力覓不得歸來題反身平生未解没寧解救溺人
有累路岐遠無求滋味親養心唯寡欲妙物久如神

宿本覺寺

一宿路旁寺霜清夢亦寒憶曾游覽處來覓舊題看
病衲成新塔層樓隱敗垣青山猶不老千疊似翔鸞

題芝軒

軒下亦何有靈芝騈秀生山川呈美瑞草木被光榮
清甚紫檀露色深黃菊英武陵續道事應著此軒名

次韻王安道節推過雲蓋

秀傑長沙恭高才自斂强同僚推俊逸糊坐畏剛方

慣吐珠璣句宜便宴寢香秋來能過我聽雨夜連牀

題合容室

斂足脫雙屐開房倚瘦藤百川朝巨浸一室納千燈至味寧分別常光絕減增刹塵彰帝網妙觀現層層

人日雪二首

今年人日雪更在末山巖瀉行想堆垛打窻時兩三夢回清語默寒重壓衣衫面壁孤風坐知誰繼夜參

律管未回暖春先到曉巖與君清作對得月便成三秀色報虛幌幽欣宜衲衫相看超語默觀露不須參

次韻周運句見寄

頑鈍世推鄙而君偏切磋借神觀有漏騎氣到無何昔共飲臨汝今同家汨羅衡門似長吉軒蓋幾時過

重會雲叟禪師

氣味似前輩見之長眼明閑須研法味老不減詩情草聖因耽闘禪枝解虎爭一堂聊寄傲踈快餞餘生

次忠子韻二首

湘雲刺世眼獨可著閑蹤鷗迴千尋雨江寒一再風旋鑽新火後初脫夾衣重坐客經年別閑芽茁舊叢

新秧翻翠浪青子避紅英稷麥風光近絡絲歎笑聲壚膽幽夢破臨造小詩成好在歸來燕營巢占畫楹

和曾逢原待制觀雪

夐清寒安貼寺近汨羅江夜迥疑生月夢驚閑打窻地爐無宿火紙閤有殘缸起望兜綿界誰推墮陋邦

初過海自號甘露滅

本是甘露滅浪名無垢稱欲知遭鎖禁正坐忽規繩海上垂鬚佛軍中有髮僧生涯何所似崖略類騰騰

早登澄邁西四十里宿臨臯亭補東坡遺

天下至窮處風烟觸地愁村荒聞捉釣岸汁忽西流鳥道通儋耳鯨波隔萬州趂雞行落月倭斷在蠻謳

過凌水縣

野徑如遊索縈紆到縣門犁人趂牛日蛋戶聚魚村籬落春潮退桑麻曉瘴昏題詩驚萬里折意一消寬

楊文中將北渡何武翼出妓作會文中清狂不喜武人徑飲三盃不揖坐客上馬馳去索詩送行作此

闌叢聚貴客花輪環侍兒三盃吾徑醉四座汝為誰但覺肢紅碧了不聞歌吹翩然上馬去海月解相

渡海

萬里來償債三年墮瘴鄉逃禪解羊負破律醉檳榔瘦葛聲音在病殘顏貌荒餘生實天幸今日上歸艎

夜坐分題得廊字
一雨餞殘暑瘴痾穌萱涼臥聞山果落起覓斛闌香
幌内水螢入堦除露葉光知誰愛清境步屧響脩廊

出獄李生來謁出百丈汾陽二像爲示因而奉
之作此時即欲還谷山
一鉢寄城市皤然雙鬢長風埃窮百丈翰墨老汾陽
家在青松岸門連白鳥行知誰施舟尾載我下沅湘

次韻周倅大雪見寄二首
萬瓦粲清曉披衣挂北窻春先歸楚國誰獨釣湘江
瘴熱甘欺得詩嚴合受降更憐風絮比想見鬢毛雙

白晝通紅火蕭蕭鷲打窻折綿寒未透兀坐聽先降
那敢犯詩壘自然摧慢幢重看寄來句呵手剔殘缸

次韻邵子中學句出巡
安石性夷粹公今亦重遲追惟理髮處領略辨裝時
高節貫終始寸田齊坦蕩功名恐未免才業係安危

次韻鄧公闢驛起
歸計寛爲約山行短作程旅亭鶯午夢布穀正催耕
翰墨堪華國雲泉負此生一篇敘閑適細味有餘情

次韻衡山道中
嶽色隨馬首嵐光忽滿襟眼寒知意適句苦覺愁侵

沃野獻新緑殘晴釀曉陰天涯鶯去厯料理欲歸心

贈鄧頻徒
肉眼倒皮相高才多陸沉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
世路多追逐雲山獨見尋聖賢酌古力勸子手勤斟

投老庵讀雲庵舊題拜次其韻二首
但覺意清淨不知山淺深年華暗凋落老境已侵尋
三世樓鐘舊一生香火心高風難補綴永愧壁間吟
道鄉歸路晚世迹陷泥深老死先通耗病衰今見尋
規模高世意料理住山心月在孤峯頂凍猿時一吟

熏上人歸雲溪

闗道衡峯北寺當猿叫村夜樓子峰月晝榻一溪雲
我慣蹈吾愚君方蛻垢紛莫嫌林下石蘚涴稍衣襟

題使臺後圃八首
謗觀室
優入聖賢域湛然觀道真一身渾是德終日不違仁
深靜啼林鳥虛明見隙塵篆畦凝碧縷紅盡白灰新

賞趣堂
留次有丘壑笑談無俗氛幽懷常自得佳趣與誰論
曳屐尋花圃扶筇卓蘚痕地嚴賓謁少却坐看鑪熏

會心堂

稱意有余樂幽歡常會心小山供賦詠危榭每登臨
下視千峯月聊揮一弄琴尚嫌閑適少富貴苦相尋

阜安堂

禮義成風俗豐登民阜安此堂共僚屬把酒聽吹彈
地富湖山美宵晴風月寒勝游無俗韻意適有余歡

戲彩堂

承顏忘勢位喜懼兩遲迴堂上綵衣舞樽前笑靨開
金鐶應學採竹馬欲相陪未必稱純孝高風獨老萊

獨秀堂

天質自奇峻千尋紫翠重謾煩君獨秀不願掩羣峯
與客共秋晚搜詩到暮鐘夕陰寒欲滴倚檻見孅穠

清音樓

霽晴軒窻失風高簾幕低夜晴湘笛起樓迥嶺猿啼
凭檻人如玉搜詩氣吐霓還驚一聲鴈翻影月平西

蒙齋

妙物雜而著深藏一默中誠爲反身樂蒙亦聖人功
客至風生麈吟餘月挂空莊周稱社櫟神拙意無窮

次韻李方叔游衡山僧舍

道鄉見城郭世路謾升沉寺勝增佳氣壁間餘醉吟
僧殘過客少山好爲誰深寧識通泉尉獨懷經濟心

次韻謁子美祠堂

顛沛干戈際心常系洛陽愛君臣子分傾日露葵芳
醉眼蓋千古詩名動八荒壞祠湘水上烟樹晚微茫

次韻逵臣知縣祈雪遊嶽麓寺分韻得遊字

叢祠香火罷山寺偶同遊鑪撥紅金湧窻空碧縷浮
旋敷白氎布賤莢紫茸裘試作吉祥臥夢清如素秋

題夢清軒

小軒人不到脩竹過墻生眼倦經長掩身閑夢亦清
微風吹篆縷活火發茶鐺遶想佳眠夕蕭蕭雨葉聲

題一擊軒

閑把松枝篲掃除門徑塵驚聞一擊竹頓見十方身
烟翠連窻暗霜筠解籜新老禪構軒意應欲悟來人

次韻習學士

筆下償生春年高句法新還將吐鳳語來寄牧牛人
斂若盤珠妙深如社櫟神長哦答清境壁月上重闉

題曾逢原醉經堂

酌古有深意開編中聖人百家笑糟粕六藝飲全醇
兀若墜車適益如浮蟻春淳于吞一石同味不同塵

贈山服上人求詩

落髮道林寺隨師家隱山萬緣都放捨一衲遂安閒

璧月照宵定金風掩晝關平生無規業塵世許誰攀

龍山亦名隱山余宣和五年十一月中澣日過焉有制道人鴻公乞偈爲作

迷路不知遠但知寒日斜過溪逢萊葉西崦有人家所額驚來客在斸方種畬鴻禪劾古者嘗劾此生涯

游靈泉贈正悟大師

支徑入山寺雲林如見招小軒臨絶壑危閣儗層霄瓶泣地鑪暖屋晴巖雪消大師京國舊放意話州橋

七月初九夜坐西軒雨止月出不勝清絶

夜雨止還作小軒清有餘晨寒吹客夢殘響滴堦除明滅青燈在簾櫳璧月孤故山歸未得千里漫平蕪

甲辰十一月十二日往湘陰馬上和季長見寄

小春二首

雨腳晝雲節梅偷破臘春里閭相餽餉風物近袁筠與語知無伴楚詠聊試新忽驚身是客流落老湘濱

風埃九十里霧雨濕驂裘雁過回詩眼江寒聚曉愁魂清方怯雪句冷更含秋殘岸連孤嶼依稀似橘洲

題閱世軒

江水似人世倚欄歸思多無窮流歲月可畏易風波與老僧看不妨閑客過爲君聊借榻清夢到無何

雲庵生辰

探手取空劫瓜分破一塵洞然無空缺獨立不鮮陳試問聲前見何如頂後親死生浪遮掩漏洩是今辰

次韻濟之和劉元老偶成之句

世亂驚流落名高子可依元龍謝稱貸叔冶冒重闈黃屋方回望青山敢問歸三橋伏道几應嘆眼中稀

贈成上人之雲居

天上歐峯寺人間無事僧偶從白沙岸步入碧螺層服匿蓮空鉢敷羅挂瘦藤遥知雲起處一室掩香燈

四月二十五日智俱侍者生日戲作此授之

與佛同生月猶遲十八朝參禪唯自肯求法轉相遼谷響千斤重虛空五采描布毛吹起處豁爾萬緣消

謝大溈空印禪師惠茶

鐘鼓五千指翔空樓殿開不知大溈水何爾小南臺讓子錙斧信閑禪春露杯故應念岑寂先寄出山來

愈崇二子求偈歸江南

人笑南臺小難安十八僧日貧因日富宜減不宜增忽去兩禪衲如分一室燈牀寬齊頂禮驢快免相憎

曹教授夫人挽詞

禮敬良天性求賢比孟光搢紳閑懿淑閭里發慈祥

饌按今誰舉山衣尚篋藏榮名增史牒有子類嵩高
贈尼昧上人
不著包頭絹能披壞墨衣愧無灌溪辯敢對末山機
未肯題紅葉終期老翠微余今倦行役投杖夢煙扉
與闍
春晚忽凭欄蒲畦佳景來鴨頭波蕩漾螺髻色崔嵬
苔嫩錢無數花殘錦作堆一甌雙井釅何必酒盈杯
與海兄
春寒真料峭久客厭江城雲重欲爲雨風和尚未晴
意隨飛鳥去事逐亂埃輕畢竟閒居好煩君念此情

題靈鷲山
側徑入招提回峯據極西雲虗龍殿闊地僻絕輪蹄
啼鳥棲高木飛花泛碧溪誰當學龍濟垂手接群迷
燈花偶書
岑寂一閑僧春宵清興增竹窻催夢雨蘭室對禪燈
世事知虗幻人情剪愛憎短長都分定不恨百無能
懷友人
不見隣峯友還同楚越遙每勞孤枕夢時過小溪橋
凭檻疎簾卷臨風細雨飄何當奉一笑令我此情消
賦竹

龍孫盈檻秀天桂聳雲奇陰鎖安禪石根侵洗硯池
瓏璁伸粉節偃蹇聳虬枝敢謂桃兼李羞隣雪後姿
早行
失枕驚先起人家半夢中聞雞憑早晏占斗辨西東
巒濕知行路衣單怯曉風秋陽弄光影忽吐半林紅
賢上人覓偈
懶修枯骨觀愛學文字禪江山助佳興時有題葉篇
相逢未暇語輒復一粲然豈須究所學覓偈亦自賢
黃蘗佛智
道譽聞寰宇光華照錦江祇園居第一佛智果無雙

鳳闕帝恩厚栢庭禪將降僧中真領袖傳法瑞堯邦
題瀉源
臨機不墮照如水已知源從此常流出其聲離語言
笄沙嗟意馬捉月笑情猿若解提空印休登立雪軒
石門文字禪卷第九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刻此卷 海鹽丁緣居士
對 長洲徐普書 江寧親巖澄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七言律詩

十五日立春

千年像教唐朝寺雪後新年晴復陰殘僧無事春又至游客不來山自深長廊檹檗望空翠小閣卷經横水沉三生白業有言說一念淨心無古今

晚步歸西崦

屋除有路入深塋曳屐翛然獨往還攜穀風光寒日

近摘茶時節亂山間花枝重少人甘老燕子空忙春自閑歸晚斷橋逢野水更能揎手弄潺顔

宗公以蘭見遺風葉蕭散蘭芽並茁一榦雙花闔開宗以為瑞乞詩記其事

深林忽見蘭芽茁不謂無人亦自賢數葉横風作纖瘦雙花含雪吐明鮮照人秀色雖堪畫入骨真香不可傳今日東君應擇婿誰家兄弟鬬清妍

黃幼安適過予所居題詩草聖甚妙

懊袖功名手未探亂頭睡美厭朝參筆端五色藻萬象胷次大千供劇談山寺尋僧宿風雨水軒見月出

東南題詩滿壁龍蛇動盛事他年說草庵

元夕讀書罷假寐

燈下文章已倦看欲憑詩苦洗辛酸世途忽起風波易富貴不忘貧賤難姚嶋路迷安石塚桐川水落子陵灘臥聞飯響東廊靜催粥華鯨吼夜殘

示忠子

夢冷寒庭半夜雨幽欣臨曉一番晴柳嬌困頓欲眠去禽作清圓喚起聲曳屐點殘山寺靜開經拾得紙窓明去年今日岐亭路吹鬢塵埃研足行

訪鑒師不遇書其壁

獨自來游微雨後道人乞食及清晨應門童子能迎客滿地榆錢欲買春花醉發狂風日釅柳眠喚起語音真政當借榻酬無事熟寢從教聒四鄰

資國寺春晚

龍鄉戒曉月空斜喚起清圓響絡車燒筍餉田村寇窈拾薪麥繭語讙譁美忻崖蜜嘗新果香識山樊稱意花歸去路迷光巳夕浸門春水一池蛙

聞龔德莊入山先一日作詩迎之

夢暖不知窓霧白眼寒初愛穀羅輕欣聞明日一龔至想見隨軒二李行夜雨曉晴寒食近水流花發子

規聲披襟散坐青林下依約斜川萬古情

晚秋溪行

熟路沿溪過石橋掃除秋晚淨迢迢幽尋忽見蘭芽茁小立仍逢柿葉飄撲撲水飛雙去鳥玲瓏山響一聲樵歸來半掩殘經在燕寢香凝碧未消

張氏快軒

草樹分明天遠大酒闌登賞更從容眼寒數點鴈橫雨耳熱一窓風度松光滑紙開秋色闊淋漓墨潑煙濃欲傾致室瓊詞句試借溫江卓筆峯（一作替）

秋晚同超然山行

諸方游徧渾如夢古寺歸來獨掩扃無復詩篇雲錦段但餘心境木純形高秋霜葉魚頹赤落日遠山螺髻青步盡松陰忽回首綠蘿踈處見谿亭

送淨心大師住溫州江心寺

萬鍛爐中百慾門哲人雖往典刑存掃除臨濟實頭話稱賞黃龍的骨孫夢澤於菟三口視丹山雛鳳九苞文還鄉妙曲誰能聽一笛波心兩岸聞

和清上人

駒兒墮地已汗血毛骨蕭森落眼中今見馬群方弄影會看雷電疾追風媒龍何止十倍價凡馬終當一洗空我是道林能賞駿識君語妙到無同

升上人過石門

門巷榆錢壓紫苔十年心事首重回暑風院落書籤響煙雨江村畫牒開瓦枕藤牀初破睡蕉漿冰椀欲生埃風簷獨立看遺照忽有溪僧犯犬來

夏日偶書二首

碧縷橫斜試水沉紅腮甘冷嚼來禽含風廣殿聞碁響轉日迴廊蹈柳陰強撚冰紈餘睡色倦憑棐几適閒心攀翻洗衲黃塵事過眼雲蹤不可尋

偏地知誰柳際門消閑自掃竹西軒井花曉汲聞餘

滴篆燒風攏覓舊痕夢境消磨驚歲月道鄉彷彿見藩垣寶書半搨山房寂臥聽嬌鶯說怨恩

鄒必東竹枕

果甜誰欲當閒味此枕令人穩稱心風骨子猷居處竹典刑元亮醉時琴宜籠霧簟清圓語聽學朱絃發越音不用製囊裁古錦春寒長搭鬧花衾

竹爐

博山沉水覓塵埃旋斫麥雲綠玉材自拭錦襁含淚粉要焚銀葉返魂梅意消未掩黃庭飛火冷空餘白雪灰應把熏衣閑深閣流蘇想見畫屏開

七月四日晝夢雲庵和尚敎誨久之而覺作此示超然

夏窓午睡誰呼覺院靜惟聞遶砌泉夢裏緒言猶可記壁間遺像尚依然襯珠定使拳披見坐榻當今膝處穿搭在層峯衰眼力何時同汝掃頹塼

雲庵塔有雙桐作此寄因姪

十年不掃先師塔聞有雙桐護石根多寶佛應分半座主林神對現前身詩成坐對南州祖寫寄山中玉稠因他日就陰當縛屋歲時香火願為隣

中秋對月

好天涼夕病衰餘散步中庭瘦策扶禪客相逢宿山寺玉輪同看上雲衢十分歸思懸江國一半秋光入鬢鬚草露濕衣香霧重更將毛骨洗氷壺

至上高謁李先甲曾淵才德修

先甲志大性重遲是中可築平生基心期功名定不赦未識所與游從誰淵才人間汗血驥德修天上麒麟兒知君懷中有卿相探手但未忙取之

次韻睿廓然送僧還東吳

征夫應為指柴扉湖水當門可濯衣飛鳥已知今日倦舊鄰那悟昔人非山情已作歸雞淨世味貞如嚼

蠟微遙想夜航無管束棹歌應載月明歸

送瑩上人游衡嶽

紫蓋峯頭樓閣生朱靈洞口水雲晴盤空路作鸞甦去落日人如凍蟻行重郭老師今健否藏年珍木但聞名定應自掃巖邊石時發披雲嘯月聲

寄草堂上人

首夏年芳尚可尋興來芒屩恣登臨回頭故國煙波闊分袂幽人歲月深落日杜鵑山館靜熏風芳草柳塘陰知君宴坐忘機地謾寄新詩話此心

酬潛上人

滿鉤踈箔卷簷楹秋靜江天刮眼明梵冊已翻千偈妙爐香未散一堂清沾衣菊露情[redacted]松聲夢不成我與道人緣分熟可能朝夕厭逢迎

贈為上人游方昭默之子也

年少辭師作遠游人言虎穴不生彪家聲自古能名世氣宇如今已食牛奪得我機方肯任從教棒打不回頭雲山萬疊翛然去江漢無風一葉舟

鄧秀才就武舉作詩美之

丈夫氣自磨牛斗正似豐城獄屋刀富貴豈終憑鐵硯功名先看挪霜毫蘆鞭未稱迎風帽紫綬從來寨

綠袍杖策軍門君記取祖宗漢室舊勲勞

崇勝寺後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呼為竹尊者

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脩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不見同行木上座空餘聽法石為徒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披雲得飽無

童子名道員年五歲餘不茹葷隨母往來禪林旦夕稍長即與落髪覓詩作此授之

氣與秋容一倍清出塵風骨自天成逢僧論性人皆說指佛高談母亦驚已覺君家鍾善慶從來我法付豪英他年勘徧諸方老古寺編蒲更道情

題水鏡軒

小軒明快照巖阿得道幽人喜氣多但視世間如水鏡方知夢境有山河佳眠不礙林光入清坐何妨夜月過我亦思歸老丘壑結鄰西崦肯容麽

同吳家兄弟游東山約仲誠不至

東山重到讀題名勝跋清游此合并霧雨開晴秋滿眼暮雲欲合句先成走禪壁月爽林靜來客闕叢玉樹清我老吐詞如朽木蒸成芝菌報升平

器之示巽中見懷次韻

折脚鐺尋穩處安對君此夕久盟寒狐裘不合須羊

袖蘋籠何妨鈌夜于秋龍此時驅健犢道山何日跨歸鸞仙鏞只隔數丘耳上水船方厄瀨湍

青鑒上人香嚴堂

堂前叢玉知誰種叢下高人自掃除未論擊聲回顧眄先欣秀色上眉鬚隨宜萬偈風宣說頓現千身月寫摹就地對誰曾畫餅當年饞水救飢無

泠然齋

以身為舌毗尼藏假此空齋鏡面清蟬蛻塵埃軒蓋集蝶成覓夢篆煙輕蘆圖世界分遺境玉塵天花委落英鉢在道山歸去好摩挲風馭笑平生

謝性之惠茶

午窓石碾哀怨語活火銀瓶暗浪翻射眼色隨雲脚亂上眉甘作乳花繁味香已覺臣雙并聲價從來友鑿源却憶高人不同試暮山空翠共無言

訪友人二首

海棠雨過尚嬌春袖手來尋林下人未話柳條堪結紐且欣梅子可嘗新孤蹤衮衮風中絮萬事紛紛夢裏塵他日別山重會面定知談笑絕鮮陳

日暮荒城倚瘦藤江南春思倍添增那知淮水黃塵路忽見廬山綠髮僧乞食久辭煙際寺連牀今對夜

深燈明年我亦尋君去同陟天池最上層

石臺夜坐二首

故鄉乃有此叢林下板何妨著寂音永與世違他日志尚嫌山淺暮年心凍雲未放僧窓曉折竹方知夜雪深琢句自應清似玉更宜坡字硬黃臨

歲晚山深過客稀一燈清坐夜同誰滴階寒響雪消後通火活紅灰陷時歛目舊游眞可歎盖棺前事尚難知古今不隔諸緣淨盡出巖中道者詩

胡卿才時思亭

秖今冢木上雲雨想見音容無恙時竟作懷歸戀雲舍空餘淚眼看風枝功名未洗終天恨歲月難忘罔極悲已覺夜林無觸鹿但看几硯出靈芝

題此君軒

解知無竹令人俗日報平安候起居所以此君揖冰雪長吟餘翠滿衣裾瘦行清坐搜詩處雨葉風枝解籜初試作小軒聊寄傲愛君生計未為疎

喜文首座至

機鋒不減綾師叔聞說叢林最飽參無暇對人收冷涕却能為我出寒巖春江柔櫓何時聽夜雨山房且對談掣電一懽端可貴此生俱是再眠蠶

超然自見軒

叢林爭致致不得繭足徑來尋儼師幽境自能情外見高懷獨出世間癡清晨倚檻臨黃卷五月亂山聞子規夙習尚嗟消未盡壁間時錄和陶詩

清大師還姑蘇塔其師骨石弔之兼簡其弟

聞說高懷照雪霜道容一見自清涼今隨生死悔心月空使湖山藹德香故紙不堪看竹籠凝塵那忍拂繩牀安門弟子眞持遠獨為斯人未始亡

聞僧不食已四十年贈之

銀髮齊眉衲半肩相逢古寺獨欣然自云出嶺三千里人見空餘四十年擬欲就君求此術預憂臨食必流涎何如萬事隨緣過飢即須飡困即眠

元祐五年秋嘗宿獨木為詩以自遣今復過此追舊感歎用韻示超然二首

獨木江頭繫客船暮江秋色雨依然落霞片段紅綳水危岫參差碧挂天名利到頭成底事田園歸得是何年崢嶸壯志消磨盡滿目西風只自憐

蹤跡漂流不繫船舊游曾到意茫然玉笙哀怨初涼夜秋月嬋娟落木天往事已嗟如昨夢壯懷無復似當年鑪峯當眼空相向因念區區想見憐

與客啜茶戲成

道人要我煮溫山似識相如病裏顏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甌紋刷鷓鴣斑津津白乳衝眉上拂拂清風產腋間喚起晴窻春晝夢絕憐佳味少人攀

宿香城寺

夜晴風細月華清遶寺霜筠雪竹聲錫響僧歸帝青寶夢香人宿水沉城古今不隔塵都盡心境俱忘鏡對明枕臂曉猿三叫絕小窻燈暗讀殘經

自張平道入瑤路

衝虎曾經落照村千峯盤盡始登門慣聞跛脚阿師法喜見橫行道者孫愛客精神清入畫游方蹤跡夜重論杖藜又入層雲去知有安公舊隱存

九峯夜坐

千峯萬峯自雲雨一宿兩宿心頹然不知人間歲云暮但覺澗風吹夜泉地爐火餘水正沸篝燈委昏僧未眠古人去我不甚遠何必想像臨遺編

同世承世英世隆三伯仲祭定國劉達道登滕王閣

承英連璧光照坐更著阿隆如鼎安老兵先馳啓關鑰西山奔走登欄干劉郎端默自擬遼蔡侯奇崛牙

齒寒但餘衰老百無用搜句倚欄方細看

寄李大卿

瓶盂又復寄西州彌勒同龕古寺幽睡起忽殘三月夏朝來拾得一簾秋浮雲世事慵料理斷梗閑蹤任去留投老山林多勝槩杖藜何日復同游

余居百丈天覺方謫楞嚴以書見邀作此寄之

二首

鳳定晴雲欲墮崩林梢樓閣旋添增一生高世清閑侶千尺當門紫翠層對客不妨拴壞衲傲禪時作靠枯藤暮年古格叢林在重撥塵龕大智燈

三世如來尊頂法覆藏深密碧螺寒通身是眼自不見壁面出頭覓更難四義僅能分肉髻八還終恐隔花冠爭如劈佛丹霞手揭露從教覿體看

寄龍安照禪師

隨分叢林古格存龍安眞是泐潭孫獨持一節無求世拗破諸方不出門石虎已忘蹲草見木蛇久滅住山痕遙知百事俱衰落尚有工夫虱自捫

聞龍安往夏口迎張左丞遂泝流至鄂渚相別還山作此寄之

無盡龍安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

嘗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游夏口又成橫錫過
江南歸來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没草庵

別龍安

朅來靠阜峯前寺彌勒同龕兩見秋今日他山生遠
念何年此地復重游主人有道忘欣厭閑客無求任
去留索紙題詩聊贈別更哦江海一沙鷗

次韻無代送僧歸吳

春掠溢江緑染眸多情還解向東流故應夜夢清吞
勝欲趁春光爛熳游飽學尚嗟心未死痛吟已覺衮
先秋何當一棹華亭上閑唱波寒月滿舟

懷友人

尋常輕別尚消寬何況交情過弟昆孰謂此身閑日
月自衡蹤跡信乾坤泠泠小雨江邊路薄薄浮煙竹
外村回首舊游方契闊孤舟何處宿黃昏

汪履道家觀古書

風流前輩已成塵筆跡猶為世所珍促膝猛觀驚感
事臨風長想見斯人氣生偉逸龍蛇動秀發精神點
蠹新破篋尚能多此物且欣汪子未全貧

悼性上人

三年三過龍安寺麈塵清談解逼人顧我偷閑久無

侶與君數面自成親轉頭忽作幽冥隔彈指空驚夢
寐新病眼看秋欲淒耽琴翻投老一傷神

秋日還廬山故人書因以為寄

風葉鳴廊夜色晴隔雲微月稍分明下簾徙怯衣裳
薄拂榻空驚枕簟清病眼得秋還少睡壯心於世尚
多情何時却作廬山去渡水穿雲取次行

誠上人求詩

我昔車輪聲裏行只今懷想似前生那知古寺僧窗
下偶見高人眼倍明秋月半鈎留客意凍雲千頃欲
歸情杖藜笑出千峯去添得蒼崖響答聲

雪夜讀涪翁所作愛之因懷其人和韻奉寄超
然

溪雨初收岸草微柳絲堪入綠羅機望中情遠恨煙
樹何處暖多嫌衲衣却信真人還有夢豈關禪子未
忘機春風痛與傳消息教憶舊山新翠歸

公亮超然見和因寄復答之

高人秀句入幽微濯出秦川錦一機剪製未為春步
幛暗投先作夜行衣語尊九鼎真難荷意的千鈞善
發機早晚杖藜松下見應疑劉遠谷中歸

瑞香花

靈根聞是花中瑞可憐亦肯乘春開色深卷肉淺巴
錦香濃入骨生秦梅也知秀麗不群品最宜陰涼幽
庭栽落英紅葉不忍掃從教狼藉蒙莓苔

別靈源禪師

平生風骨秀琳琅水鏡胸懷未易量犀利光中忙趣
少煙霞影裏淡心長雲泉隱德無情動猿鳥侵身不
亂行他日定歸當卜築青藜紫蕨壯詩腸

贈許秀才

亂髭鐵面鶴精神水鑑心胸不受塵吹耳松風蕭瑟
杖敲衣山月岸綸巾虎頭猿臂成何事道骨方瞳亦
可人他日西湖如過我飲君一味武林春

送軫上人之匡山

何處高人雲路迷相逢忽薦目前機偶逢萊葉隨流
水知有茅茨在翠微瑣碎夜談皆可聽煙霏秋嶺欲
同歸翛然又向諸方去無數山供玉塵揮

與晦叔至奉新

欲去未成還執手西風疎雨晚絲絲猶驚歲月行飄
忽那更人生苦別離君已到心工筆語我今歸計老
茆茨冷齋後夜誰同宿莫向燈前讀此詩

送敏上人

客林病萘强翻紅已覺清秋夜氣濃猶復小窗邀獨
秀卻應歸夢挂雙峯水分淮甸當懸席路遶匡山可
振錫若見虎溪谿上月為言相憶作衰容

過孜莫翁

禹穴朝來散曉參一程隨便達雲巖南山任把浮雲
蔽西嶺猶將落日銜幽徑野花開舊菊石牀楸子下
高杉投宿夜永寒無寐良愧眞僧衣不鐙

次韻二僧題永安壁上

二休書壁詩爭妙促席吟時愧不同豪句大鯨秋駕
浪俊才細馬曉追風支筇放蕩千峯裏萬事收藏一
笑中約我清溪老蓮社茅茨相映小橋東

贈王司法

輕帆已有渡江期高會清游惜此時木閣飄煙晴試
茗雪窗剪燭夜論詩衡寒遠鴈來橫浦弄色新梅半
椮枝林下自知無一事亦應風月動閑思

和許樂天

滄溟曾見化微塵花發桃源幾度春俗眼莫輕狂道
士此身應是謫仙人清彈一曲悲風遠絕唱千章白
雪新與日三芽成卜築却因瓶錫得為隣

師復作水餅供出五詩送別謝之

草堂野飯蜀江濵妥貼寒光刻削人忽展五篇爭疾讀便驚四座暖生春已欣蓮社風流在更覺溪山氣味新放箸翛然廬嶽去門欄他日夢應頻

贈鑒上人

毗尼藏出清淨寶精進林生功德香但得身心常寂靜自然毛孔發靈光蒼苔不厭芒鞵穿空翠偏宜壞衲荒好在虎溪長不出阿持何意尚遊方

贈靜上人

雪擁枯廬默如瘖秋壓寒松老不禁一室閉門稀識面半窓斜照自拴針重城此日留詩別疊嶂何年結伴尋衰退寧堪久塵土相看滿眼是歸心

表上人久事雲庵過余石門

乘折枯杉已死灰豈宜安著在塵埃很衰不入今人眼精進曾親古佛來愛子渠渠念緜惠為余得得出巖隈蒼顏華首供衰暮未死重逢更幾回

次韻超然

翠寒空覺此生浮歲月催人鬢易秋忽憶倚天廬嶽去更尋清境武林遊情親愧與高人別與發徒煩夜月留他日西湖遠相憶為君一笑散沙鷗

寄楷禪師

龍蛇頭角混埃塵臨死方知老淨因三度傲辭天子敕一生甘作淨名身虎皮羊質成何事牛馬襟裾亦謾陳須信屈原千載後空門猶有獨醒人

璉首座出示巽中詩

左手不仁右手明懷情亦復棄藜牀不知門外山花發但覺君來笑語香頋紹神情掃秋瘦擁詩句挾風霜兩翁杖屨相追逐此夕因依夜話長

贈李秀才

門掩青山相並居愛君家法不蕭踈錦囊舉子能佳句瑞鳥騰公多諫書學士入壕聲價在謫仙千首笑談餘清朝第一他年事且看歸來著翠裾

贈修上人

我愛修公亦自賢未忻城郭愛林泉醉騎餘背詩還落闕把牛毛字細編還我青山當夏晚乞君佳句著牀前雨餘獨凭煙雲上目送孤鴻落照邊

次韻超然竹陰秋夕

月勝雲行夜未深滿庭風露葉辭林知誰墻外千竿竹分我窓西一畝陰山好已無歸國夢老閑猶有讀書心剩題詩句酬幽隱歲月翩翩接翅禽

廬山寄都下邦基德祖諸故人

勢占江南三百里，煙霏相映出層樓芒鞵竹杖山蒹木坐看行吟春復秋浮世萬途成底事吾生一飽更何求故人京洛風埃地能信山中此樂不

送宗上人歸南泉

燈外佳眠試冷齋欲成歸夢暗驚回一軒秋色侵衣重半夜波聲拍枕來江國潮平人獨今海山家在意徘徊倚藤明日秦淮上看子風帆十幅開

晚坐藏勝橋望石門

好山千疊青蓮曉斫額令人意已消微出樓臺知有寺倦行雲樹忽逢橋此生未覺叢林負肯處眞教日

劫超閒拾墮薪成淺立細泉幽澗響寒蜩

至圓通僧覓詩

湫霧跳珠響澗泉千峯秀出雨餘天共驚緇帽銅腮老重到香罏石耳邊清境荒涼歸歎息故人迎笑尚依然明年過此還相見應及春風社燕前

送僧遊南嶽

古寺閒關聊作招夏秋歸思設迢迢枕中柔櫓驚鄉夢門外秦淮漲夜潮想見舊房生薜荔不堪踈雨在芭蕉何時却理緣雲策峯頂同誰看石橋

送隆上人

人生聚散等兒戲夢境紛然此一時老去漸知爲客味秋來長作送人詩感君義色分心曲慰我年華兩鬢絲想見故鄉霜菊後屋頭千樹橘纍垂

次韻諒上人南軒避暑

人間酷暑推不去愛此南軒一榻空眼倦拋書成午睡夢愁誰復羨王公豈知塵土隨肥馬但覺薰風掠壞桐起步西園閒倚杖石榴花出數枝紅

贈吳山人

已得希夷旨趣深平生蹤跡任浮沉壺中景待和煙臥海上山須帶鶴尋月裏一枝慵舉手人間萬事肯

關心出塵風骨憑誰識且枕焦桐混世吟

東溪僧聽泉堂

諸方游徧歸來晚閒構虛堂曠世紛雷轉空山動林莽雪飛亂石濺溪雲石橋舊處龍湫吼湫玉曾看嶽色分狂醉眼高雙耳聵上方白塔却親聞

送莊上人歸雲居

青鎖曉開殘雨上煙鬟春解笑聲中叢林今日猶雌伏應識當年是法雄露盌憶嘗安樂味錦籠曾著瑞香[illegible]何時玉鉢青林下與子婆娑小立同

上元宿百丈

上元獨宿寒巖寺臥看篝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岳狖
頂夢回清月在梅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
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紅香霧噴京華

次韻黄次山見寄

君詩清絶似沅湘寫妙宣心氣味長地僻且爲三徑
樂才高眞是萬夫望隨流我自分涇渭賞駿誰能略
牝黄自古豐城匿神物斗牛應覺動光芒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財此卷 滁塩丁緣居士
劉長淵徐晉書 上元李文律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七言律詩

春日同祖賢二道人步雲歸亭忽憶東坡此日詩有懷其人次韻

誰家楊柳欲遮門依約東坡醉處村捶地不堪華屋
句仰天空記刻舟痕尚餘千載風流在乞與三人語
笑溫歸路松風吹凍耳共追前事爭英覓

與客論東坡作此

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
暑眼中騏驥略玄黄機輪妙轉風雷舌春色濃纏錦
繡腸可惜騎魚上天去斷絃空壁暗凄涼

京師上元觀駕二首

及時膏雨已闌珊黄道新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
過紅粧人揭繡簾看管絃叫月宜和氣燈火燒空奪
暮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
閣雨輕寒斂夕氛青牛輦轂已爭奔皇州浩蕩風光
裏紫陌喧闐笑語溫冠壓花枝馳萬騎簾垂繡箔卷
千門特傳詔語君恩重疑睇天階謝至尊

次韻天覺進喜雪

萬馬天街聽啓關曉光佳氣發人寰春生殿閣玲瓏外秀發園林頃刻間爲瑞催聲浮動植爭妍詩句麗江山從教飛上朱藍袂點綴形墀玉筍班

別天覺左丞

童頰清光已渾圓共驚玉骨解藏年庵中篆縷長凝帳門外雲濤欲際天道眼從來無異見微蹤何幸預談禪新詩滿篋江南去又作叢林盛事傳

李德茂家有硯石如匡山雙劒峯求詩

胷次能藏大千界掌中笑看小重山飛來華嶽一峯失幻出匡廬雙劒開偶觸篆煙雲點綴戲澆硯滴瀑潯顏莫將道眼生分別隨意聊安几案間

余昔居百丈元夕有詩後十年是夕過京師期子因不至

北游爛熳看并川重到皇州及上元燈火風光記前事管絃音節試新翻期人不至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忽憶寒巖曾獨宿雪窗殘夜一聲猿

都下送僧歸閩

汴水悠悠去不回綠波垂柳眼初開日邊無意事迎送海畔有山歸去來白却人頭伝日月緇飄山衲亂

風埃此行若到忘情處拂石猿聲後夜哀

夜雨欲懷淵才邦基

劇笑無因見秀眉勞生會合恨難期永懷京國舊游處伏枕蓼寬初破時耿耿蕭蕭山雨後遶林唧唧草蟲悲明年定復西歸去船尾何妨載我隨

寄權巽中

摩雲標格久去眼傳得詩詞錦段新雪玉在躬秋滿面風雷爲舌語驚人留連南浦西山雨棄擲籃鋒綃谷春何日詩肩擁寒帔對牀聽我說京塵

書承天寺西齋壁

半年客食毗陵寺頗厭塵埃汚衲裙雖有一身猶外物且將萬事付浮雲忽思放浪佳山水要與頑麻散骨筋涼夜滿庭風露重竹梢微月欲紛紛

靈隱送僧還南嶽

海隅相識笑談餘清境同疑在玉壺方作靈山棲小嶺又隨茗水出東吳透蘋白雪驚衰老脫手青春入歎吁懸想他年衡嶽寺雨窗相對話西湖

宿靈山示月上人

地靈形勝自天成山色溪光發眼明北岫飛來么鳳落東降相去一牛鳴霜鈡遶寺秋無數壁月臨軒夜

更清巳約高人結蓮社他年香火寄餘生

送僧歸石門

曾學雲庵逸格禪別來江柳幾春煙相逢水寺初嘗橘忽憶風簷共擘蓮遙想到山寒食後却思分首上元前與誰振策西湖路清曉一聲啼杜鵑

至西湖招廓然遊春

別後西湖長在夢相逢氣韻宛清真劇談要使君顧脫大笑從教坐客嗔淮海飄零方見友湖山秀絕更逢春快當火急追清景莫厭尋幽散策頻

廓然得石門信歎其踵席非其人用韻酬之二首

相對天涯歲月新石門消息遠難真乘閑且覓幾場笑疾惡休生一念嗔襯篛芙蕖方破瞑藏鴉柳色又殘春光陰如此空搔首行誦知歸倦鳥頻

頹綱安得見重新紅紫紛紛正亂真已矣無才吾自歎慨然有志子宜嗔閑尋陳迹消磨日強作新詩挽絆春振策蘇隄朝復暮路人應笑往來頻

廓然再和復答之六首

獨立湖邊一笑新紛紛世事信非真竹林逢寺端須往藜杖敲門不怕嗔僮僕見人空自若軒窻幽處亦藏春老僧那識閑來興怪我時時過此頻

與君藉草湖邊坐聽我論懷句句真備鬪聰魔強分怯懶酬詩債不須嗔亦知人壽一百歲已識老來三十春相見幾回開口笑憂愁風雨可勝頻

湖水行歌鴨綠新吳音清軟十分真但知客子幽情快不管游人醉眼嗔戈昔曾聞能倒日筆今猶喜解收春剩將詩句藏深篋歸去須知展玩頻

處處山川俱勝絕滿村風物自純真橫舟隔岸殊堪喚吠犬隨人不識嗔歸鳥獨飛當晚照鳴鳩相應正深春心期卜築藏幽隱忽笑行行指劃頻

湖山昔夢雖非實開睫今游未必真久客情多空自厭故山歸晚欲誰嗔聊將愁裏十分興更賞湖邊一半春君儻肯來尤所願莫辜日日作詩頻

繞舍初晴對意新出門幽鳥語如真催耕布穀殊堪聽勸客提壺却莫嗔壠麥約風遠有浪海棠經雨忽添春可憐好景無人共回首斜陽太息頻

明日欲往龍華贈大士像廓然和前詩敘其事

又用韻答之

雙林大士不復見聞說龍華畫像真要向冰霜識風骨願求清冷洗貪嗔空庭再拜儼如在扣几重看喜

勝春我亦鈍根期聽法質疑他日故應頻
又和前韻二首
頭白逢人宛似新自嗟世態不容真君才落落宜無
合我語剛強屢被嗔千里來尋并愛雪一時行樂設
游春蹲居冷淡應相笑數夕温然語話頻
篇篇俊逸間清新老閱羣才始見真秀却採蓮溪畔
態豪吞指壁柱邊嗔肺腸舊信能纏錦文字今知解
鬬春筆力肯低容我和詩成無惜寄來頻
偶讀和靖集戲書小詩卷尾云長愛東坡眼不
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

春寒出浴圖廓然見詩大怒前詩規我又和
二首
居士多情工比類先生詩妙解傳真只知信口從頭
詠那料高人作意嗔雲墮鬢垂初破睡山低眉促欲
嬌春何須夢境生分別笑我忘懷歎愛頻
輕狂舉世誰非偶遲鈍知余却甚真未把僻懷投俗
好且將狂語博君嗔已嗟心折垂垂老忍看花飛片
片春滿眼閑愁圖不得江南無奈到心頻
錢濟明作軒於古井旁名冰華賦此
刮地陰風翦玉塵那知此井解藏春折膠墮指嗟時

事秀骨溫顏似主人碧甃湛明堪數髮小軒深靜可
妝身超然高趣真難及浪士愚溪一笑新
鍾山悟真庵西竹林間蒼崖千尺歲久折裂余
與敦素行山中至此未嘗不徘徊庵僧為開
軒向之盡收其形勝名曰兩翁作此
水邊脩竹纔堪數竹外蒼崖已半頹我輩自追方外
樂軒窻誰為此間開待邀山月三人共要聽松風萬
壑哀坐久篆畦香遶遍碧消煙縷雪殘灰
次韻敦素兩翁軒見寄
識暗長嗟未燭微坐令歸夢遶崑扉忽驚塵土登須

鬢已覺雲山負衲衣孤坐知君扶瘦策此詩慰我脫
危機天藏鍾阜一區勝乞與君儕為發揮
大風夕懷道夫敦素
病覺春寒花信重起來散策夕陽中方收一霎挂龍
雨忽作千林撼鶴風淮水粘天雪翻浪吳山吐月鏡
綠空二豪詩眼應驚■覓句遥知與我同
宿鹿苑書松上人房二首
數峯煙翠疊黃昏忽見松間窈窕門好境未將佳句
寫幽懷先與故人論隔林每恨音容阻此夕相逢笑
語溫雪意不成應有月夜深同看湧金盆

吟齋託宿自携衾臥聽松風度栗林黄卷青燈紙窓下白灰紅火地爐深夢回清響春崑湘夜久幽香噴水沉慣作横刀眠下板爲君今有住庵心

李師尹以端硯見遺作此謝之

歙珍先數刷絲紋那料端谿更逸羣已作退閑今似我温然自重尚如君豈宜禪室埋聲價合在文場著策勲忍垢風櫺應有夢夢隨筆陣掃煙雲

次韻王節推安道見過雲蓋二首

湘山名與故山齊寺在沙村斷岸西繫馬槐根秋雨歇倚欄雲際莫猿啼公宜談笑光臺閣我合摧頽老澗谿袖有新詩如寫出過人駿氣不容羈

睡起春衫取次披髻雲隨從倚欄時生憎柳底鶯聲巧不分花前日影移伊昔笑來憂易老而今思去恨難追林梢懸挂團團日無語東風玉箸垂

宿石霜山前莊夢拜普賢像明日到院見壁間畫如所夢有作

十幅蛾眉紫翠寒何人逸想發毫端忽驚瑞色雲間相曾向清宵夢裏看影像不真心自寂悟迷無隔指空彈了然一念非新故我與羣生入正觀

贈湧上人乃仁老子也

照人風骨玉頎然來慰衰途亦自賢肝膽秋光磨洞徹齒牙嶽色嚼芳鮮應傳畫裏風煙句更學詩中文字禪已作一燈長到曉定能百衲不知年

道林喜見故人

十年一别今重見風度依然照映人韻勝折松秋露骨氣和爽谷夜生春三都君已傳名譽萬事吾今付欠申夢境樓鐘同此聽獨尋陳迹記前身

送日上人歸石門

三界無家誰適從大千俱集笑談中江南湖外夢到曉宴坐經行月運空狐死懐生正丘首鳥棲知暖擇南風石門今日名天下想見沿崖一徑通

靈隱山次超然韻時超然歸南嶽住庵勸之

君亦工詩苦入神冥捜物象故應貧客兒亭下幾相見巾子峯前便卜鄰夢裏筆期生菓蔕胷中鏡懶拂埃塵何當鉏斧住山去要看青原一角麟

湘山獨宿聞雨

殷牀鐘靜自垂簾庭樹無聲欲雪天山寺凄涼容我宿地爐深煖枕肱眠銅瓶秋砌爲誰泣蠟燭春花亦自妍夜半夢回聞驟雨十年蹤跡一茫然

讀三國志

無計酬勞夏簟涼遺編枕上閲興亡氣增髯竟從玄德笑裏瞞徒造子將漢鼎未移存北海蜀兵巳挫失南陽莫將勝敗論人物忠義千年有耿光

妙高老人卧病遣侍者以墨梅相迓

高緣纔歇轉輕雷無數晴峯笑靨開大士巳聞方卧疾小空端遣出山來實方世路知無隔俗駕山靈故勒回多謝高情餞春色十分渾在一枝梅

別李公弼

殘紅換得綠陰成隨分閑愁取次生須信百年終有別未能一日便無情何時嶽色君同看後夜湘晴我獨行好在西園行樂處爲誰依舊月華清

贈關西溫上人

鐵面關西氣逸羣平生蹤跡付浮雲瓜州渡口曾同泛石廩峯前又見君荔子招呼閩嶺外白梗留滯汝江濆拄藤更入西川去要讀豐碑未見文

將登南嶽絶頂而志上人以小團鬬夸見遺作詩謝之

堅源獨步寶帶夸官焙無雙小月團未作濃甘生齒頰先飛微白上眉端湯聲蜂穉秋窗晚乳面鵞兒春甕寒飲罷爲君登絶頂俯臨落日看跳丸

題草衣嵓

鉏頭當枕草爲氊曾與高人說任緣豈料大嫌沽世價未應虛費買山錢閑編木葉輕於紙細葺蘆花軟勝綿石室至今增壯觀可知千載得人傳

與僧游石頭庵

我攜骨面潛豁子來訪西山鉏斧庵夢蝶人驚猶栩栩蘇鵐柳暗巳毵毵峯連小閣宜春望水遶重城隔夜談欲喚扁舟尋熟路與君支策上千嵓

題還軒

老去情枯道自肥大刀破鏡露全機山遮湖水無行路枝上春禽亦倦飛半夜舟移空壑在故鄉家是昔人非炷香閲徧楞嚴義坐看煙消一縷微

送曉上人歸西湖白閣所居

我憶錢塘雪滿新三年東望肺生塵那知南浦清湘岸忽見西湖白閣人熟視音姿疑夢寐便驚風物有精神翛然又入千峯去惆悵孤雲野鶴身

法輪齊禪師開軒於薝蔔叢名曰薝蔔二首

人世百年蝴蝶夢紛紛栩栩逐春繁觀根戲榼旃檀座隨意爲開薝蔔園君每據梧深有味我來欲問白忘言叢林何必猶迷照香在枝頭不在軒

響石峋嶁峯下寺小軒開處近山房苾芻來問宗風事薝蔔爲熏知見香聊復淡然成獨坐從教此語徧諸方鈍根不識金輪轉摘葉尋枝謾嗅芳

南嶽法輪寺與西林比居長老齊公築堂於丈室之西名曰雪堂作此寄之

法道陵夷賴典刑此堂眞有救時心坐令衡嶽爲嵩嶽便覺西林近少林面壁高風知獨振簷花細雨爲誰深故應弟子分皮髓未愧駒兒善古今

送覺先大師覺先參佛照圓通二老

浮玉道人雷電舌法雲老師冰雪頰後來事聽諸方外先數君游二老間只把黑甜酬世味從教螺髮有詩斑乘秋曳杖歸何處萬疊匡廬是故山

宿慈雲

門前便是小曹谿只欠孤猿嶺上啼水磨自鳴當潛滄漁舟閑泊近沙隄經游況是閑心遠富覽誰能與物齊一宿少留終未足會須移錫向高樓

和答素首座

勘破諸方剩得閑歸來嶽寺掩深關我行淺麓驚回地君在鵷鷺香靄間契闊獨期當再見峻嚴爭說不容攀勿矜出岫無心久弱羽衝風亦欲還

道林送鴻禪者江陵乞食

一篙湘水碧於環瑩淨無痕不受磨曉霧有情呵素鏡東風作惡卷纖羅老來談笑追隨少歲晚別離頭緒多浦口送君聊倚杖會看歸棹掠晴波

還太首座詩卷

料理詩情雜復難縈心結思傾毫端奪回天地英秀氣坐令落紙生風寒老猿夜月吁蒼壁孤鶴曉霜蹤羽翰精神清韻知幾許付與後來能者看

送秦少逸

秦郎毛骨玉臺秋望見令人忘百憂便覺宗之未瀟洒肯容如晦獨風流來爲南嶽翛然別去作東華爛熳游想見醉圍紅粉處雪牋佳句挽銀鈎

送僧歸鈞

西津渡口唐朝寺到眼瀟湘厭飫看誰遣松聲環坐榻更令嶽色墮欄干君如烏倦今知返我與鷗盟久已寒想見若耶溪上路正嘗盧橘帶甘酸

宿臨川禪居寺書方丈壁

雨過沙村繫客船行間樓殿帶晴煙夜深霜月涼於水門外雲濤遠際天禾稻豐登如棄土菱蓮甘美不論錢好峯不住猶行役忽憶鍾山掬澗泉

朱世英守臨川新開軒而軒有槐高數尺因名
之作此

聖朝賢佐蔚如林天獨於君著意深喜氣欲傳黃閣
信夏窓先露綠槐陰望雲忽起懷親念隱几難忘濟
世心他日此軒成故事壁間應載野僧吟

世英梅軒

平生忠孝兩難忘乞得臨州近故鄉清白夜牕千里
月肅嚴秋過一天霜數行經徹臨清曉半印香消倚
夕陽記取東軒談笑處庭梅他日似甘棠

送琳上人 并序

孔子之門弟子三千人咸曰孔子自生民以來未
有獨宋司馬桓魋害之欲殺者數矣未濟其欲猶
至於伐樹削跡自是觀之則能賢者固難而知賢
者亦未易得者琳能口山谷又畜其像別余訪了
翁豈可多得哉作此送之然琳曰明年當過谷山
游南嶽諸剎也

髯琳身小膽崔嵬嚴冷中藏熱肺懷京洛歸來背白
說湘山游徧與誰偕解將骨董藏涪叟又負盆盂訪
了齋更說開春南嶽去要尋浯水看磨崖

次韻信民教授謝無逸游南湖

春游每覺客愁消最愛晴湖漲柳橋鴨綠皺寒初拍
岸鵝黃照影自垂條惱人風物今如許著意春光已
不撩但得與君同一醉何辭日日作詩招

思禹兄生日

文章瑞世本奇豪風鑒霜天夜月高且袖玉堂批詔
手戲來山邑試牛刀意長千里奔頹尾恩重三山壓
巨鼇滿酌壽觴何所祝祝公親見折蟠桃

崇仁縣與思禹閑游小寺啜茶聞碁

平生閱世等虛舟臨汝重來又少留攜弟來逃三伏
暑入門拾得一軒秋隔墻晝永聞碁響陰屋涼生見

樹幽又值能詩王主簿飯餘春露啜深甌

余居臨汝與思禹和酬既字韻數首後寓居湘
山思禹復和見寄又答之

涔路小邑著吞舟未起風雷更少留饌客酒酣顒王
籲侍兒歌送眼波秋詩成楓葉江村處想見楊花院
落幽綺席憶曾蒙設醴預聞談笑把空甌

次韻蔡儒效見寄

獨宿圓廬意自清夜涼林木寂無聲鏡中白髮今慵
剃夢裏浮華已懶爭故國別來空好境舊游誰共讀
題名遙知他日重相見握手應驚太瘦生

金陵初入刑院

依然孜付建康獄拴索瓏璁驚市人寄語小兒休嬲相未妨大士戲分身懶於夢境分能所枉把情縁比容塵笑視死生無可揀目前刀鋸若爲神

寄超然弟

深掩圜扉夜向闌夢驚清境慰辛酸臥聞兎塊集微霰起覺衾綢壓薄寒憂患飽經心老大雲泉歸晚髮凋殘書空偶爾成詩句寄與西林阿永看

初至海南呈張子修安撫

南來稍復召驚魂知有留侯與代孫未即解衣甘九死試令騎馬賦千言瓊山有月光相射玉海無風浪自翻戲下應傳獲羅什禿頭爭看戴華軒

抵瓊夜爲颶風吹去所居屋

貪看長鯨吸舟楫忽驚嬌蜃吐樓臺朦朧醉憶王城別汗漫游從海國來夜半颶風攜屋去朝來瘴霧放天回會須橫笛騎雲背笑嚮從教落九垓

出朱崖驛與子修

投老南來雪滿顛羈囚不自意生全久爲白骨今重肉已臥黃泉復見天報德定應追結草効忠那肯愧飧氈此詩清絕如冰雪乞與江山洗瘴煙

別子修二首

疆場探騎斷犇堠院落棠陰暗緑苔上疏乞閑追鮑龍載書歸老繼與恢手愴父母三年化愁見風帆十幅開勿剪青青堤下柳念公遺愛手親栽

漂泊孤蹤一轉蓬語音雖在變形容瘴鄉徭鳥今爲伍蟻穴王侯昔夢封海闊盲龜登木孔山高纖芥落鍼鋒公歸不得參行馭心折淮南紫翠重

蔡州道中

北來行盡閩山道梁宋郊墟眼力微飲食甘酸雜淮甸語音清軟近京畿黃塵又向九天去槁項新從萬里歸投老不堪行役苦手遮西日想嵒扉

余號甘露滅所至問者甚多作此

老儂化身甘露滅不妨須髮著伽棃虛舟閱世鴟夷子生篇■除王伯齊香火共修心老大樓鐘重聽意淒迷餘生未覺全無累折脚鐺猶手自提

海上初還至南嶽寄方廣首座

天風吹笑落人間白髮新從死地還往事暗驚如昨夢此生重復見名山做禪想見堆危坐知法應抛放縱閑初嚼芳鮮動詩思一篇先寄倩君刪

陳生攜文見過

海外歸來兩鬢秋自嗟無地可逃羞樀筇肯過嵩時
聽炊黍能爲信宿留睡觸屏風譏富貴笑分嶺社致
公侯遺編家世丹青著鐵硯磨穿未肯休
至筠二首
乞糶問路到筠溪天氣清和得所宜父老相逢班草
坐風光初過採茶時摩挲禪榻嘗春睡想像齋厨辦
晚炊白首不知舟壑走壁間來讀舊題詩
偶喚歸舟腸亂谿春山偏與晚相宜自尋熟路懸崖
去正是新秧刺水時身健已如秋社燕夢回猶看客
亭炊雨窓燈火清相對盡出淵明五字詩

示超然
秋光滿鬢萬事死慚愧眼明牙齒牢野寺閑眠聽風
雨海山猶夢渡雲濤事非白傅方驚鼎迹隱庖丁已
善刀一徑莓苔三十載未容此老獨奇豪
九日
去歲重陽瘴海濱病枯霜葉嗅清晨身閑已斷思歸
夢山好仍逢稱意人卯飯露葵欣旋摘夜窓風栗共
嘗新妙年衲子應相笑癡鈍耽源老應眞
二十日偶書二首
春林院落曲欄東小立初迎到面風冰齒寒生花圻

信濕梅煙晝雨毛空病衰老去登臨倦節物年時氣
味同却掩爐煙閑深閉忽驚西日借窓紅
此生早衰坐世故末路易歸驚嶮艱臨事無疑知道
力讀書有味覺身閑解醫憂患臂三折難隱文章豹
一斑永媿皖山赤頭璨不令姓氏落人間
陳瑩中左司自丹丘欲家豫章至湓浦而止余
自九峯往見之二首
飄落天台看得足却攜兒女寄蓬窓徑來湓水謀三
項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眞如醉白生涯領略類
湘纍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噎夜撞

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
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驕消已覺華無蔕鑛盡今知珠
自明遠空夕陽殘雨後一番飛絮滿江城
次韻李端叔見寄
一官游戲且同塵夢遶江湖亦可人軒冕久知身是
寄魚蝦纔說口生津解嘲鏡裏蕭疎髮時吐毫端浩
蕩春自古浯溪好風月買山終欲與君鄰
赴大原獄別上藍禪師
平昔巾盂共空壁只今樓觀凝層霄道心針水妙應
在俗眼雲泥謾覺遙道路爲家身是寄死生如夢意

全消明年五頂東游徧來聽吳音發海潮

太原還見明於洪水上藍問明別後嘗寓則曰十年客雲居感歎其高遁作此

清軟吳音笑展眉芳鮮猶在雪霜姿十年不下歐峯頂一旦肯來漳水湄湘嫩春深重記處風颭雨歇對聞時紅塵未可因藏跡要卜雲泉結後期

溫上人自廬山見過

雀羅門巷榻凝塵千里相尋駭四隣好事真誠虹貫日照人清氣水含春忽驚我禍今無比高笑君癡亦絕倫此別遥知想標格淩雲東崦對冰輪

荷塘暑雨過涼甚宜之見訪作此

居近池塘春意在路穿空翠夕陽多隔林放鹿哀怨語掠水幽禽撲漉過得雨村罍覺風味分秧天氣愛清和莫辭坐穩相尋數酣戰難回指日戈

重會言上人乞詩

海外歸來五見春染衣兩識帝京塵此生已覺渾無累爲累空驚尚有身厚善最憐山解事歲寒更愛月情親鶖峯峯下重相見雪作飛花一笑新

誠心二上人見過

破夏來尋甘露滅快人如對水晶輪煙雲掃盡詞傳

意知見不生情透塵旋縛茅茨吞遠壑偶臨簷際見歸人露芽便覺如浮雪品坐同分一盞春

秋夕示超然

殿閣知誰燒夜香矮窗燈火試新涼草蟲對語僧臨砌露葉翻光月轉廊補綴高風三[illegible]破除[illegible]夢一匡牀與君遊徧人間世折脚鐺中味最長

鞦韆

畫架雙裁翠絡偏佳人春戲小樓前飄揚血色裙拖地斷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潤霑紅杏雨綵繩斜挂綠楊煙下來閑處從容立疑是蟾宮謫降仙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一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刻此卷　海鹽了緣居士
對長洲徐普書　上元陳於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七言律詩

謁靈源塔

高飆駕浪過南溟，那料歸來掃此亭。桃李成陰春老大，谿山好在發凋零。无燈已照宮前石，卯塔分藏服匿瓶。春雪尚能知客意，蕩除毛孔癢煙腥。

春日會思禹兄於谿堂

門前谿水蒲萄緑，風掠松窗料峭寒。忽憶十年同禍福，那知今日共盤飧。盡籤書策齊幽架，已買漁舟泊小灘。君會不嫌村落僻，乘閑來此弄漁竿。

招夏均父

北山深轉青松壑，萬疊煙霏空翠堆。元亮果堪中路挨，子猷那敢棹舟回。鳥工魂夢尋公去，蟬蛻塵埃出郭來。他日荊林談笑處，行人應指兩翁臺。

贈僧

欹枕無人夢自驚，回廊廣殿午風清。已浮春露泥詩膽，更炷水沉熏道情。發患撼牀聞蟋蟀，功名股髮作蚊聲。欲依淨社陪香火，僻處安排折脚鐺。

資國寺西齋示超然二首

對牀偶此風雨夕，又近寒岩樹葉村。謝晝未焚風鑒在，韋郎不見語言存。歲時暗覺持山去，憂患空驚斫水痕。緑髮彫零心已死，成蹊桃李落華分。

人間炊黍未及熟，萬事只今歸欠申。已織青駒餞華騮，更披白帢稱閑身。遺編終不求甚解，故人但願長相親。去年此日瓊南岸，漲海翻天探騎塵。

贈寄老庵僧

自憐玉鉢雙峯信，來訪牛頭懶比丘。山色深濃過夜半，月華清亮近中秋。已欣境勝如龍阜，更覺庵幽占鳳頭。夢幻此身猶且在，杖桊投老得追遊。

懷李道夫

半篙晚漲緑楊灣，接趐鷗歸霽雨殘。數疊吳山圓楚夢，一番花信釀春寒。別時小語依然在，隔歲來書展復看。補袞胷中五色線，只今應作怒蜺蟠。

余所居連超然自見軒日多啜茶其上二首

三生事辦吾知要，一室香凝獨掩門。睡足便驚清晝夜，火紅消盡白灰存。巷無俗駕蟠紛繞，隣有高人玉粹溫。隱比价廝猶可愧，會茶時復到幽軒。

功名今古一雞肋，美味那知是禍根。掃迹世途龜曳

尾僻居烟霧豹埋文如期見訪穿窓月不告而行出
岫雲火浴未爲無伴助塔吾遺骨尚煩君

徐師川罪余作詩多恐招禍因焚去筆硯入居
九峯投老庵讀高僧曇諦傳忽作數語是足
成之以寄師川師川讀之想亦見赦二首

歸來臥起有餘適老去消磨無雜緣門外不知何歲
月夢中亦覺在雲泉千年高道誰酬價一世清閑我
賣錢安得道人江北去此詩先録寄師川
古書漫滅字斕斑眼倦頹然整頓閑以法爲親疎世
相視身如幻寄人間業緣有盡今脫手老態無因日

上顏已辦一瓢期澗飲要剃余潤到崑山

雲嵓寶鏡三昧

寶鏡當機不容傳纖毫滲漏墮言詮圓伊三點分賓
主妙挾雙明絶正偏暗裏丹青元異色句中涇渭本
同川嬰兒索物哆啝耳與物寧瞋語未全

過永寧寺

巳背荒南過永寧犯寒呵手捉枯藤雪如鏡底鋪絲
白山學誰家眉黛青射影風光知脫離伐冰門巷覺
添增故人不用驚風帽我是前身臥像僧

十一月十七日發豫章歸谷山

急景窮冬一千里筍輿部曲去怱怱候船班草江津
岸鼎日探簷山店中袖手歸休今日是隔生冤債轉
頭空湘西雪後青松徑想見聲盤萬壑風

立春前一日雪

明日立春今日雪雪中殘響滴虛簷方增設說寒威
在不絶潛知暖氣添客去旋開書對語閑多偏與懶
相兼湘山自古愁眉淺縱御鉛華不到尖

明年湘西大雪次韻送僧奐

夜殘陡覺爽生骨夢斷空驚月轉簷瓶響臥聞秋蚓
泣火紅起撥白灰添欲酬清景尋儂去更棹扁舟與

子兼要倩新詩寫愁絶笑呵凍硯蘸毫尖

題清富堂

此堂冠絶湘西勝枯木名多道不窮用谷量雲當承
鉢以江盛月展家風買山歸隱真寒乞借竹爲軒落
笑中綠錦漲連青玉浦剪裁歷琢費詩工

湘西暮歸

筍輿鼓角背層城湘水涸盡行沙汀楸麓雪雲獻樓
閣橘洲煙雨學丹青此生多艱付跛挈投老餘閑到
敍倨蒼髯萬身門窈窕歸來風葉掃空庭

効李白湘中體

夕光江搖魚尾紅何處扁舟開晚篷鴈字初成春有信烟鬟空好雨無蹤荒寒數葦楠洲岸領略半窓湘寺鐘浦口行人已爭渡林下歸僧欣一逢

次韻王舍人蘭室

起爇清香試返魂松花閑泛刷絲紋幽齋事業誰同辦小斛蘭叢手自分家世到今猶玉食交朋强半在青雲笑談麈尾延僧宿要聽清言洗俗氛

次韻蕉堂

無言桃李已垂陰小雨南風自滿襟佳客偶來持茗盌寶書看罷整瑤琴未容絲竹陶閑適盡把雲山付

醉吟圖畫麒麟他日事不將行樂負初心

次韻寄傲軒

道夫飛鳥倦知還一鉢安巢又故山無累自然增逸興有名終恐廢長閑背時生計風煙上隨意園林指顧間應笑市朝爭奪者暗驚清鏡失朱顏

次韻吏隱堂二首

拄笏西山爽氣新萬人如海一閑身堂中自蠟登山屐門外從增沒馬塵美祿方辭緣肆志華軒偶羨見清眞遺編半掩思標致未必今人愧古人

此堂華構面層城意趣追回萬古情落帽被嘲眞有

道買金償謗亦求名黃庭卷掩凝香穟畫戟門深列衛兵安用山林笑朝市戲將軒冕寄餘生

次韻集虛堂

從來絕觀有仙風腑滿方知氣自冲萬事收藏微笑裏十虛俱集一塵中乾坡不礙丹青色天女何殊大小空滿地落花春寂寂岸巾時倚曲欄東

次韻宿東安

淡雲缺月雨微茫獨酌沽來竹葉香已把功名比雞肋更將世路似羊腸心情老去俱消盡詩律年來覺倍强解誦東坡北歸曲此身安處是吾鄉

次韻宿黃沙

無計逃獨歲月飛歲除江寺老垂垂自圍紅火堆危坐默讀黃沙感歎詩已笑因山論肥脊更驚逢水說分離重湖去國三千里想見殘缸夢斷時

次韻雙秀堂

窓戶青紅花木繁午陰脩徑接深關人如巢許逃名迹山學娥英露髻鬟採菊悠然常獨見望雲時復對僧閑夜聞松雨驚飛瀑疑宿匡廬黃石間

次韻垂金館

風簷負日背胡牀千顆初驚昨夜霜噀霧香爭和露

壁過墻枝作照林光佳名曾用題書尾小字仍呼背
藥囊先與兒曹爲美兆讀書窗映笏頭黄
次韻贈慶代禪師
蓮峯千葉吐晴烟玉頰遙知一粲然梅塢雪消香錯
莫庵僧老盡氣完全瘖驚夢蝶人間世回看醯雞甕
裏天誰見清言横麈尾滿庭風露竹娟娟
次韻宿清修寺
湘山也學廬山好落瀑聲飛繡谷風正欲來歸向兒
說戲將收拾入詩中浪驚醉枕寒松響春滿茶鐺活
火紅清景骨飛嗟未到故應唯許夢魂通

次韻自清修過大潙亂山間作
行盡湘南盡處山愛公高韻不容攀會當拭目瞻雙
闕應笑尋幽到百蠻甚欲解鞍休犖确更能揎手弄
潺顔定知醉看千嵓曉大字題名石壁間
次韻郴江有作
持節南來喜欲狂弄舟時得棹清湘然犀獨宿牽牛
洞枕玉曾眠錦瑟傷未可便尋閑作伴不須先以醉
爲鄉金城馳至陳方略要指先鋒一破羌
次韻題罷徭亭
聞君新構罷徭亭邂逅河源又報清郡郭不輸天子

賦谿山偏協野人情唐虞暇日饒耕鑿秦漢當年浪
戰爭風月倚欄如可借待携手酒話昇平
次韻題西林廓然亭
堂堂蕭脫露遙天自在臨軒一穗煙貴客獨遊聊爾
耳道人相見亦欣然是身已悟浮漚久萬象中觀寶
鏡圓寄語横機莫相試刻舟甘作小乘禪
次韻題方廣靈源洞
萬峯剔卓起孤峯慚愧靈源與世通花異空懷上林
苑夢清疑宿廣寒宮泄雲吐雨遮金地濺雪跳珠落
石[illegible]作裏爲君成妙語豐碑正欲就崖礱

次韻題高臺
午夜知藏釋梵宮危臺遙喜石橋通下無俗駕攀緣
至中有高人笑語同解執易爲摩詰語經行難續德
雲風千嵓萬壑吹松雨替說儂家勝義空
次韻題上封
天柱唯蓮紫蓋峯路危不與衆峯通甄沽俠徑疑相
位芋火何人想此風借榻醉魂窺凍壁凭欄詩眼送
飛鴻空嗟千偈出山去半指遺編看未終
次韻邵陵道中書懷
邵陵山水麗風光游徧歸來夜話長秋翠等閑開雉

堞鷺滿哀怨韻笙簧隨鞍此景憑詩寫他日塵紛一笑忘上閣與誰同小立墜金拄笏說三湘

次韻雨中書懷

剩雨殘晴暴所長客窻花氣喋餘香每懷追逐雲泉慣無計遮攔歲月忙誰謂伐冰連戚里年來蟲室泛沅湘詔書行看椎門至已覺眉間一點黃

次韻題化鶴軒

當年舉網得雙舄想見胎僊風度幽朱頂顧吾今未識長身意子是其流山家趣味無人共王事經過作意游千里帝城何日去不妨佳處且遲留

次韻題潛山嵒

華屋張燈展畫屏當年織手指嵒扃宦游那料重湖隔醉裏空驚壘嶂青繡口詞章人復見筆華聲價夢通靈詩成獨立西風晚滿眼歸心插羽翎

次韻游浯谿

浯谿山水今無恙浪士曾爲爛熳游大字中興餘斷碣小舟空此醉垂鉤詞源不減無雙譽人品當時第一流地坐摩挲增歎息高標想見尚橫秋

次韻題南明山凌雲閣

獨上凌雲百尺樓欄干一曲一遲留丁丁樵斧空山

褭泛泛漁舟古渡頭蔽日綠陰鳴好鳥際天芳草牧青牛回頭城市分塵土堪笑王孫取次游

次韻言懷

此身已覺此生浮去作雲山老比丘古寺閉門人莫問突紺蒙首嬾妝道林風月心能了子美工夫志未酬爲問太原王處士一甌春露可同不

次韻宿聖谿莊

家聲十葉擁朱輪更畜青牛解鬬犇應念高樓閑舞袖故憑山月洗吟魂助春泉落暈雲谷輸稅人歸吠溉村被冷夜晴成好夢馬隨香霧入脩門

次韻拉空印游芙蓉

翰墨平生氣吐霓詩成先喜示筠谿山中見客應偏好筆力知公不肯低夜寂蟫梧飢鼠出嵒空同聽怪禽啼上方聞說非人世更陟緣雲第幾梯

次韻綴目亭

高情與客凭欄處便覺身藏語笑中已許此生當樂死不辭老去坐詩窮遙知兵衛戎衣盛只欠花輪小袖紅絕境天藏今日獻千峯登睫豈人工

次韻游鹿頭山

吐詞秀似出盆絲好古幽情八詠思論字來尋魯公

碣因詩曾訪少陵祠留題楚俗爭傳去懶賦山靈必有詞定價文章比珠玉此篇不獨慰吾私

次韻題清風亭

特築飛臺丈室旁便驚形勝發天藏登臨時作一聲嘯已覺翛然兩袖涼待月試除昏霧色看雲入得野花香君看料擻鈴幡意欲替禪翁為舉揚

次韻法林禪寺

聞道高人願力深幽居端與法為林風泉松雨隨宜說寄室晴軒共一音意妙故應人不薦地偏還喜我相尋夜闌更入詩三昧消盡平生未死心

次韻凭欄有作

金殿誰焚南海香靄然芬馥撲回廊數枝銀燭高低照兩箇清螢上下光風度素秋驚宿鳥水舂碧澗漲游舫欄干獨倚無人問細細孤吟月滿堂

次韻渡江有作

棄舟植杖首重回隔岸遙聞津鼓催淮上梅傳春信至江南山逐笑聲來行瞻瑞霧籠雙闕更看神光發五臺王事幸陪方外樂為君賦筆走風雷

題善化陳令蘭室

種性難教草掩藏蒼然小室為誰芳樹培几案軒窗碧坐臥賓朋笑語香糝地露英猶潔白快人風度更纖長議郎嗜好清無滓獨有幽蘭可比方

快亭

太丘作邑付絃歌剩得清閑可奈何滿地棠陰鶯晝永小亭詩眼覺天多佳眠夏簟便光滑醉耳松風喜再過想見句成書集几侍兒潑笑出微渦

次韻祁子中學句游嶽山攜怪石歸

衡嶽乘春著意游詩詞不獨錦囊收又攜峯頂雲房石歸致閑齋夏簟秋塵下笑談且同夢胸中涇渭自分流忽驚几案寒陰出臥看令人憶故丘

和周達道逕句題怪石韻

愛山心志如君少王事何妨陟翠微怪石方欣典刑在新詩仍寫盡圖歸客來一室煙光滿掌上千岩眼力稀頗怪周郎賞音者獨於此境尚彈機

次韻見寄喜雨

議郎詩膽久崔嵬斂句無煩急雨催玉局波瀾嗟已絕少陵風力賴追回蕩晴香霧吹紅藕迫地花茵疊紫苔靜極涼生聞剝啄渡湘知有道人來

次韻題方圓庵

比物曾聞知姓名樹間斛懸林百升此庵外圓似盂

霞其地中方如鏡平善不近名真有道高非絶俗更
幽情會當目擊維摩老端作毗耶問法行

贈許彦周宜教游嶽彦周參機道者

一幅紗巾九節筇翛然生計似龎公孤雲野鶴登空
去萬壑千嵓噴笑中岣嶁晴披應獨往懶殘醉卧與
誰同遥知勘破癡禪老想見臨機面發紅

次韻游南嶽

天迥游絲百尺輕水寒時覺縠紋生琢磨佳句輸吾
弟文點春眠付老兄山寺獨來無一事竹軒相對有
餘清永懷東院成千古寂子難忘叔姪情

次韻彦周見寄二首

詩先春色附湘船來與幽人結淨緣句好空驚碧雲
合韻高疑在白鷗前君應歸詠陶彭澤我亦南尋率
子廉想見江頭同握手採茶時節雨餘天
歸思啼禽日夜催寶書臨罷意徘徊榆錢滿地買春
去嶽色渡江排闥來行樂風光清夢曉卧披煙雨曲
屏開興來敏速詩千首落筆人驚挾怒雷

彦周借書

湘上清山爽氣浮開軒相對亦風流但工酣寢成踈
懶甚拙謀生太謬悠數筆江村供晚望一蓑煙雨助
詩愁借書知子能醫國有志常先天下憂

彦周法地弟作出家庵又自為銘作此寄之

迂闊庵成又自誇要令妙語發天葩未容臨濟終仆
地正賴雲門巳出家少日浪曾參沕水暮年端合在
丹霞贈君華屣游山去勘破諸方一笑譁

二月大雨江漲晚晴作三首

春寒作意攪吟魂欲出雲濤已滅門入畫瀟湘連
堞落梅煙雨暗江村依蒲覓句壯心在附火抄書老
眼昏一樹幽懷收拾得設題窓紙與誰論
我在湘西畫牖中時高時作送飛鴻事治山巽經旬

雨印可春晴盡日風引步幽探聊自適滿懷踈快與
誰同東君傾寫無餘藴都放山茶稱意紅
投老歸來楚水濱水清聊可濯衣塵拚心樂事都還
汝入手清閑不與人尚有笑談消白晝更無情緒管
青春驕鶯少日王城外走馬爭先看寶津

陳大夫見和春日三首用韻酬之

詠君好句欲消魂想見朱轓晝戟門解組正當強健
日栽書歸老水雲村虛堂風撼牙籤響客室風葵晝
掩昏偶在湘山最佳處舊游聞與野僧論
無復搜詩慘淡中便能落筆敏驚鴻高情不在兩跡

後句法追回二謝風傾蓋未論桑梓舊忘年先喜嘲
酬同朱顏長覺清光溢不學東坡是醉紅
詩軸來尋寂寞濱把看字字蜕埃塵江南家世休相
問陳氏文章不乏人嶽色渡江長自好桃花滿縣不
勝春克家有子如麟鳳骨相吾驚是要津

過潙山陪空印禪師夜話

濃翠濕衣三十里渡谿知背幾重雲忽驚寶構從空
墮便覺風光與世分夜久天香凝錯莫庭開花雨自
繽紛他生曾伴安禪地此夕樓鐘復共聞

空印以新茶見餉

戢山鹿款社前摘出焙新香麥粒光擬樹師應懷大
仰傳瓯我欲學南陽要看雪乳急停筅旋碾玉塵深
注湯今日城中雖獨試明年林下定分嘗

空印見招住庵時未能往作此寄之

獨立天衣四世孫作家手段典刑存大潙路峻諸方
讓空印風高四海聞有願欲依龍象眾無求羞逐鶩
雞羣此生一聚灰中骨終葬千峯頂上雲

空印見和用韻答之

綦布諸方盡子孫道緣渾似雪峯存全提蓋色騎聲
句直要臨機以眼聞圍繞千僧名冠世指揮萬象語

驚羣獨能收此無家客分占潙源一塢雲

龍興禪師大陽的孫居枯木堂新植楚竹余愛
其家風為賦之

門外追奔沒馬塵堂中安頓自由身脩筠有淚知誰
恨枯木開花為我春隔岸雲山猶可惜滿懷風月未
全貧小詩勿笑清如畫聊為高人戲寫真

題德明都護熏堂

占叢濃碧繞虛堂堂上仙郎戲比芳香並蕙蘭終漏
泄色同草木浪逃藏過墻山潑軒窗翠吹鬢風生燕
寢涼敏豆才高家法在要看落筆擁紅粧

題李長冰壺軒

開軒清似冰壺水軒上人如元紫芝坐覺秋光歘毛
髮客來春色滿談詞寶書讀罷依蒲久玉塵經行曳
履遲卷挂一聲林葉動黃昏月出雪消時

明應仲出李長近詩二首次韻寄之

露葉朝陽沃棗桑暑風吹鬢蕩蓮香已欣點水蜻蜓
款更覺營巢燕子忙翠浪舞翻爭漲壟黃雲剖盡想
登場小樓栖晁誰庭院弱柳多情故掩藏
偶尋階叟問桑麻踏盡山礬緣徑花傳得新辭春爛
熳更騎行草醉欹斜遙知小縣少公事想見高情照

物華尚念無家甘露滅一蓑煙雨似玄沙

和傅彥濟知縣

句法疑君每太高湘南山水助揮毫暫臨小邑聊觀
政未見全牛可受刀珠玉光難藏旡礫芝蘭香豈掩
蓬蒿坐今百里清如鏡吏猾民姦豈易逃

寄題劉居士環翠庵

平生不識劉居士想見茅庵枯粹姿百八珠輪紅瑪
瑙萬千峯迸碧瑠璃笑人經卷鑽故紙彼世金珠似
笊籬折脚鐺中誰共過小龐眞是出家兒

次韻思禹兄見懷

剌桐花映野薔薇湘水侵門過客稀此日音書經歲
隔何時麈尾對君揮樓高三楚天空闊夜久千岩月
正輝我託叢林如越鳥南枝雖穩亦思歸

次韻思禹題方竹

不改平生歲寒操近來隨世解方圓知君出與驚羣
聽顯我循常是一偏但見蒼官遭寵錫那知青士亦
超遷水花院落春風晚庭種連蕉怪石前

蜀道人明禪過余甚勤久而出東山高弟兩勤

送行語句戲作此塞其見即之意

衆中聞語識巴音京洛沅湘久訪尋張口茹拳君聚

落盡曆拭踏我山林碧岩花墮鳥飛去蒲坐葉飄針
正紝袖裡兩勤太饒舌丈夫聲價老婆心

送珠上人重修五宗語要

五宗抄語揪風雷佛日將傾賴取回薝蔔花香已零
落旃檀塔坐更塵埃鈍根厭看摩挲去妙手端能拂
拭開當有與人來荷法叢林因子見奇瑰

光上人送墨梅來求詩還鄉

南嶽有雲留不住東歸結伴過湘湄解將疎影橫斜
句不換垂珠的皪詩癯甚爲有寒入畫清哉鶴骨老
難醫定知入嶺風煙暮正及追胥餽歲時

送瓊大師歸禪寂

近聞禪寂似叢林總衆能爲世所欽百巧難磨眞實
行兩塗不改歲寒心衣今椹色如栗色語未吳音變
楚音盛夏入城緣底事扁舟湘水獨相尋

贈道法師

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獨欲袒肩擔佛
法故甘引頸受誅鉏三年竄逐心無愧萬里歸來貌
不枯他日教門綱紀者近聞靴笏赴朝趨

谷山沙彌求詩

十里松風長不老一庭秋色爲誰閑偶逢此日休新

夏偏見耆年憶故山貧裏有秋同舉箸法中添口共開顏偶然弄筆成詩句乘興留題屋壁間

贈羅道人

蛻塵標韻矯翔鸞鬢髮樓颷風露寒脫易骨飛何日見解衣沐浴萬人看肯來從我倚然住皆說他人屈致難戲作猶聲行聚落自忘身是晉郎官

次韻張司錄見寄

不曾識面已傾倒便覺胸中涇渭分句精不減李長吉才高大類沈休文看山詩眼湛如水柱笏爽氣高摩雲他年竹屋夜連榻妙語懸知過所聞

郭伯成榮登

快馬東風走帝京歸來門巷綠陰成須知一第文章貴能致三公袞冕榮子涉風波方筆採我開几硯覺塵生贈詩誰似王摩詰翰墨場中獨策名

題天王圓證大師房壁

閉戶不妨依聚落開軒隨分有山林殘經半掩世情斷好鳥一聲村意深籬外霜筠森束玉屋頭露橘欲垂金能營野飯羹紅醬渡水何辭數訪尋

寄題達軒

羊腸世路替人愁袖手歸來事事休只有信綠唯得計不過隨分復何求數聲屬玉滄浪晚一塢黃雲秬秠秋寄語封侯塞垣外何如高臥小軒幽

題雲昌鈞軒

雨葉風枝小徑通拂砧清坐有誰同粉衣香滑秋叢瘦泉珮丁東夜壑空半世已歸彈指內前途都付枕肱中隄防老境猶多事折脚鐺炊腐顆紅

逍遙遊山歸見示唱和詩軸口占和之

游徧名山過水西夜談奇語盡橫機君如檻鹿猶思沓我似棲禽已倦飛聞道老禪能眷舊更煩諸衲借餘輝欲知勝賤多佳思懷得新詩滿袖歸

送誼叟歸北山

南臺山淺北山深深處開軒更茂林作夏懸知成契闊扁舟乘與一相尋燈青竹屋風雨夕谿遶石門鄉井心投老都忘身是客坐中談笑盡鄉音

偶書寂音堂壁三首

巾瓶挂壁亦倚然無所營爲地自偏句法不能醫老病夢游聊解到林泉扶持瘦玉筇隨步堆壘荒雲衲半肩小住閑庭數歸鳥從教人作畫圖傳

寂音閑殺益風流寒澌垂膺懶更收得失是非都放却死生窮達信綠休湘中戲劇三千首海上歸來十

二秋齋罷展单吾自課暮年眠食更何求
霜須瘁面老垂垂瘦搭詩肩古佛依稀跡尚嫌身是
累此生永與世相違殘經倦讀閑凭几幽鳥獨閑帶
掩扉寢處法華安樂行蕩除五十二年非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二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財刻此卷　海鹽丁緣居士
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茂枝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七言律詩

元正一日示阿慈

季真少假三十歲假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懷揄佛
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嚼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
石巖深炷爐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

上元夜病起欲寫法華安樂行品無力呼阿慈爲錄作此

重城車馬氣成霧隔水巖叢冷欲冰昨夜窺窗先有
月今宵對語偶無僧臘高鶴骨柴崖露病起霜鬚逐
旋增欲寫寶書驚力乏阿慈能爲掃寒藤

上元後侯季長不至作此寄之

和風凍雨上元後斷岸橋洲春水生村寺獨歸江路
熟竹籬誰繫小舟橫偶成詩句長哦罷謾折梅花一
嗅清想見連牀成夜語此篇先慰遠來情

夏日偶書

草樹扶踈夏簟清蔆窠鬬雀墮空庭過墻蝴竹巳數
子出屋老蕉終百齡雷後怒雲魚尾赤林梢剩水鴨

頭青都無伎倆酬閑寂設枱伽梨自誦經

與忠子晚步登臺有作

僧殘寺僻游人少草滿池塘荷過籬蘆橘帶殿春去後榴花出蕋雨晴時一年事辦秧齊徧連日江寒水退遲偶上高臺成遠眺茲游更得子追隨

和人鴈字

劃然斜去和天曉夜火相驚事已虛春信寫來無欸識東君賀次亦恢疎最難讀似成文蘂不亂行如水上魚勿訝羲之筆神駿換鵞瘞鶴是臨書

大雪

今年未雪今日雪地迥眼新人不囂永巷掃除開屐響暮林翔集看鴉嬌韻高雖下應難畫興發山陰未覺遙想見茅齋已摧壓曲肱清夢到山椒

宣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雪珠禪客忽至渠以谷山退院來審是否作此示之

翻空漸密呵不止剛我當門鑠髻峯銀撓滿盛談頗隳徑松深覆示藏鋒因徒逃去寧知禍顯自何來不見蹤獨擁衲衣成坐睡地罏瓶泣伴疎慵

題鹿苑虎岑堂

平生文彩照諸方晤谷行藏草木光要使叢林想高韻故將名字挂虛堂笑拈倚壁過頭杖問坐當年折脚牀進步竿頭如不薦草深門徑未相妨

次韻湖山居士見過

平昔雲岑在懷抱而今懷抱在雲岑聞泉偶爾成詩句班草相看坐木陰古鼎自然無俗韻朱絃眞是有遺音羊欣不肯踏城市背郭江村獨見尋

題使園聃柯亭

更從東圃勝蹊多落花起舞鳥能歌故應毛穎曾同泛不獨龍文慣自磨弄影風枝空掩冉困人天氣近清和倚欄欲去猶回首奈此霄晴月色何

題翠靄堂

虛簷碧瓦臨無地吐月吞風六月寒簾捲煙光搖戶牖雨餘嵐色墮闌干侍兒自炷眞龍腦座客同分小鳳團誰謂太平本無象規模堪入畫圖看

迎爽樓

危樓聳構倚青冥卷盡晴嵐獨自登去鴈橫斜紛點點好峯青碧露層層勝游與客同清賞佳處題名在翠鈎凭檻不堪衰眼力候船津渡見歸僧

送太淳長老住明教

三玄三要古難分劈破從教剔笑喬父母未生前一

笑言詮不到處更論椎開臨濟百年意推出汾陽六
世孫何用老婆更饒舌暗中五色自成文

送英長老住石谿

三玄三要沉埋久正令重煩振此宗陷虎機關須毒
手活人眼目貴藏鋒眞誠莫負叢林志大願當追佛
祖風覆頂把茅休取相同安曾著老黃龍

次韻李方叔水宿

高視世波增眼寒公如砥柱捍驚湍市中一虎成三
口醉裏扁舟過百灘佳處每煩詩句寫勝游宜作畫
圖看遥知二老相逢處拾得風前一笑懽

次韻曹彦清教授見寄

泮宮授道最馳名想見經筵玉麈横學問有源堪景
仰行藏無地受譏評門前江浪銀山擁醉裏詩篇錦
叚明遠宦不須嗟白眼只今臺閣半書生

胥啓道次韻見寄復和之

少年翰墨擅時名老愛江鄉翠巘横聞道興書常自
校近來佳句與誰評幽尋湘水映承碧小艇晴窓潑
眼明寄我三詩爭妙麗疑公曾夢筆花生

寄黃龍來道者

問訊黃龍來道者住山況味定何如齒牢未怯和沙

飯眼倦應嫌夾注書但見衣勝寒辟荔不妨心賽白
芙蕖都嫌生近楂田市時覺淮南語未除

禪首座自海公化去見故舊未嘗忘追想悼嘆
之情季眞游北游大梁聞其病憂得書輒喜
爲人重鄉義久要不忘湘西時訪史資深亦
武見尋此外閉門高臥耳宣和二年三月日
風雨有懷其人戲書寄之

前時甞際曾人夢近日眞游又得書一味歲寒甘淡
薄十分情喜說鄉閭閑尋老僊臺南寺更過史蕭湖
上居想見朝來閑深閣臥聽簷雨滴堦除

次韻閻資欽提舉東安道中

父老扶攜看使華那知勲業在咨嗟人生安得顏長
少歲暮今嗟日欲斜說有清詩歛風雨空餘醉墨走
龍蛇應憐妙語如芝菌不吐青林吐臥槎

次韻遊福嚴寺

下臨煙雨凭危欄游客新辭禁從班露濕衣巾近雲
漢風吹笑語落人間曾聞詩律如彭澤想見風神似
魯山何日三人成品坐夜窓參論到更闌

次韻寧鄉道中

夾道傳呼部曲犇遥知秋色動吟魂黃柑綠橘平蕪

路剩水殘山夕照村似鏡此心淸自適如雲往事去
無痕鐘聲有寺藏煙翠忽見林間窈窕門
次韻題雲峯齋雲閣
綠玉霜筠喜自提芒鞵初試得攀躋欲窮深谷一區
勝更上齊雲百級梯物外名山長好在人間樂事自
難齊遙知太息出山去一笑無人悟過谿
次韻題必照軒
曈曨曉日出蒼涼草木欣欣露蘤光千里穠纖上眉
睫一區形勝發天藏有詩摹寫江山美無計遮欄歲
月忙韻險暗驚才力短坐令毛穎禿鋒芒

宿資欽楚山堂
故人持節在三湘白首相逢話更長挂錫曾憐道林
寺攜衾來宿楚山堂意消忽覺風敲竹夢斷空驚月
轉廊常恨出門無所詣敢辭時此夜連牀
次韻資欽元府判見寄
茗盌閑窗不厭過暮年歸計定如何我思杖屨游嵩
少公輩家山近洛河貝茨功名關意少穎皐丘壑賦
情多二詩俱可鐫崖石乞與雲煙相蕩摩
次韻王覺之裕之承務二首
問法能來渾聖凡毗耶丈室未曾關解分鉢飯如摩

詰欲散天花欠阿蠻屬和新詩追鮑謝抗行醉墨似
楊顏遙知穿市聽歸馭及我昏鴉落照間
兄弟令人眼倍明六經心醉幾時醒韻高山嶽橫南
極機妙鯤鵬化北溟麗句重逢天下白俊才今見海
東青數篇秀色凌千嶂來慰摧頹病掩扃
宣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余館湘陰之典化徐質
夫自土山來一昔夜語甚傾倒且曰前嘗夢
見東坡今復見子何清事相聯耶吾所居有
亭名閑美嘗有白燕巢梁間屢見鶴翔舞於
層脊竊予爲詩紀其事質夫大梁人賢而有

文佳公子也
徐侯官舍土山邊頗爲看書屢晝眠偶見畫梁巢雪
乙更驚雲漢舞胎僊致拔入夢殊堪紀與儼忘形亦
自賢聞道小亭時縱目江山信美似斜川
送丕上人歸黃檗
萬身馬鬣轉龍腰十里風聲捲海潮翠靄晴時飛晝
棟蒼崖斷處見朱橋老鶩猶井心空在說著巖叢意
已消慚愧東風知此恨夜來吹夢到山椒
同希先遊石犖
良辰美景古難并且趁身閒稻雨晴鳥語猿歌留我

在水聲山色盎人清得幽詩句聊題壁選好峯巒郎
住程回首十年塵事裏與君今日夢寬鶩

題胥大夫欣欣堂

議郎粹和色無求繞屋江山秀氣浮弱柳嬌眠會與
起與花含笑草忘憂閉門不放青春去解榻長令佳
客留摹寫高情無好句謾横詩眼付冥搜

次韻嘉言機宜

幽尋野外與何如厭市村囂憶故墟煮繭生涯春老
大餉田時節意蘇舒吹開麥浪南風至落盡花房小
雨餘暫借僧窻聊假寐夢驚身世兩蘧蘧

玉池禪師以紙衾見遺作此謝之

紙衾來自玉峯前旋坼封題一粲然便覺室廬增道
氣不憂風雨攪閑眠就牀堆疊明如雪引手模蘇軟
似綿擁被並爐和夢暖全勝白氎紫茸氊

立秋日偶書

秋入紗廚夏簟空頹然瘦坐一衰翁聲涼亂葉紅蕉
雨香暗分叢紫菊風清境淨緣慚獨享幽懷佳句與
誰同平生垢習消磨盡只有文章氣吐虹

游太平古寺讀舊題用惠上人韻

步盡長廊覺倦遊叢蕉出屋小軒幽壁間詩在紅埃
滿窻下香殘碧縷浮喜有繩牀容我借更因茗盌爲
君留忽驚林杪湘山露誰作江天數筆秋

歲窮僧衆米竭自往湘陰乞之舟載夜歸宿橋
口寒甚未寢時侍者智觀坐而假寐作此詩

有懷資欽提舉

老去生涯無窖子隔城荒寺到人稀歲窮百里扣門
乞夜棹孤舟載米歸閑坐小僧寒附火聯拳竊傑壓
和衣故人辟衰聞蘋浮應背銀缸照翠幃

正月一日送瑢維那之新昌乞

春水初生湘岸邊陰晴城郭上元前暖消積雪成簷
滴火烈殘香發篆煙念舊十年鄉井夢試新一首送
行篇翛然路入江南去想見歸時及杜鵑

二月二十一日奉陪李長遊嶽麓飯罷登法華
臺賦此

法華臺上凭欄久吹發東風曉雨晴斷岸平横千雉
堞道林遠在一牛鳴喜飧水餅清明近開徧山茶杜
宇聲想見京塵遮便面應思攜手比中行

送與上人之歸宗

紫霄峯下鸞谿上幻出寶坊金碧開沃野不辭常自
献暮雲無事解歸來永懷香火三生舊想見松風萬

壑哀阿上笑中如問我爲言詩膽尚崔嵬

贈道禪者

大河卷浪雪翻風橋壓千艘臥彩虹岱嶽煙雲連絕域北門樓閣凝層空浪游荆楚重湖外更在瀟源疊嶂中水餅槐芽動鄉思近來歸夢與誰同

周庭秀愛湘中山水之勝定居十餘年宣和五年夏五月忽思吳中別余於湘上作此送之

詞刃平生工斫伐探懷每欲取公侯揭來世事慵經意醉看湘山不轉頭忽憶歸吳泛千里偶然盡室載孤舟却將揮翰風雷手且釣華亭萬頃秋

題悟宗壁

到寺回身望衆峯一堂疎快萬緣空栩林曲折通幽徑蓮蕩凋零退晚紅師已灰心增夏臘我今霜髮撒秋風亦知旁舍多佳士香火他年願此同

過陵水縣補東坡遺二首

白沙翠竹並江流小縣炊煙晚雨收蒼蘚色侵盤馬地稻花香入放衙樓過廳客聚觀燈網趁市人歸旋喚舟意適忽忘身是客語音無伴始生愁

夜歸示卓道人

心知家本住仇池傲倪人間老變衰兩落京塵初避逅一尊川語問歸期勿沽何處會知我含笑誰家花隔籬天水舉胡颶風作夜歸江路月相隨

雪詩

千巖雨雪黃昏後一室香燈一寢餘此夕鄉關入歸夢明朝雲物記曾書地爐不獨聞挺泣山果時驚落屋除清境恐來勞應接暮年生計未全疎

題王教授艇齋

宴居端若寄虗舟三峽詞源日倒流慣與衣冠游泮水坐看圖史認瀛洲胷中耿耿觀闤術物外悠悠涉世謀莫謂縱橫止容膝濟川林葉此中求

吾山風物如故園而甚僻余居月餘愛之將此

卜居二首

此生於世已無求況有村原事事幽乞谷住山眞素志栽田博飯是良謀别坡筍蕨春兼採近舍桑麻歲倍收強健自能甞飽暖塵埃回首謾悠悠

風物淳眞似故丘茅茨結處自深幽竹西隣舍頗相近客至須供良甚謀燈火夜窓衣自補豐登秋畝稻重收安閒有此支餘歲更欲驅馳亦謬悠

送楞嚴經珣維那

戶雖清淨心清淨寄迹南臺亦偶然室掩香燈見行

道壁懸巾屨伴孤禪寶書獨欲煩君誦法力無期迨我先細味此詩如寶錄他年僧史定須編

謝嶽麓光老惠臨濟頂相

瘦骨孤標韻絕倫傳聞宗派出雲門收藏畫裏三玄老分付湘中十世孫罵佛風神疑正怒打僧氣宇尚驚羣能言滅却正法眼不負灘頭毒手恩

送珠上人汾潭拜塔

汾潭臥龍今不見空有遺珠留世間圓轉自然離鏃機光明聊復祕形山隨師受覲前身事披掌猶存此日還言不走盤無影迹方知生死不相關

題龍王枯木堂

異種靈苗著四方設將名字掛虛堂道林可惜昏庸掩枯木那知在處芳韶石曾聞傲煙瘴焦山今已飽風霜陽陂且喜根株茂雪裏花開爛熳香

送海印爽老住東林

湘容嶽色中秋後古寺閑房小寢餘掃徑霜粘新落葉開窗風掩讀殘書吹雲又作他山去種漆何時伴我居洞上聞名猶在世未應容易與人除

余至清修別希一禪師律發如老媼扶女外事其義風可以起頹俗將發作此

秋風急雨中秋後回首長沙杳靄間迎送初辭大潙府追送來看小廬山故人情義千鈞重行客生涯一葉閑明日旅亭勞晝夢孤峯標格不容攀

題歷波閣

宰王在昴賢令尹江山約束入宏規驚波濺岸憑凌檻[illegible]傑閣控雲碑壓之霧歛塵清開縱目聳爭璧分想當時拜人準擬朱欄外安著他年惠愛碑

次韻賈令尹題裴公亭

獨凭危欄眼力窮當年勝踐想遺風歌喉雲杪殷餘韻笑靨尊前發辟紅世相難逃朝夕改山容不老古今同歐郎筆力回春色摹寫都藏晝牒中

余往濮上清修白鹿二老送至龍牙作此別之

因法相逢亦一時雲泉所至共娛嬉怪君追送不辭遠知我從來未有期驅造離愁成獨笑欺凌秋色有新詩聞浮堂上訶梨勒去住休纏愛見悲

雪夜至明教寄王路分舍人

雪夜山中遐獨宿地爐深煖紙窗明百年有限身今老一枕無求夢自清弟子分燈成保社故人持節頓江坡瘴癘踈快諸緣淨臥聽摧簷瀉竹聲

訪雙池老不遇其子覺先求詩爲作此

苕籜竹杖快新晴天迥游絲百尺輕沃若柔桑連野綠烟如白鳥照溪明逢山有寺幽欣集對客開軒午夢清嶬竟未回凭闌久忽聞高柳子規聲

寂音泉

水靈有源不知處但見方沼供無窮俯波下看遠山色卷霧忽驚清鏡空危亭快若望霜曉江岸陰風宜呼此泉作檀越歲致萬斛無凶豐

燈禪師出蜀住此山十年爲作南食且約同住作此以贈

少年出蜀今耆艾十見襄陽浩蕩春山近京畿看愈

好食兼䕺饌味尤眞君今避世成深隱我欲移庵結近鄰相對無嫌太岑寂待添明月作三人

襄州亂後逢端州依上人

漢上相逢兵火後蒼顏華髮兩摧頹塵清霧斂閑身在蹬分蹊爭一笑開志捍叢林山剔卓犖[?]規朋友玉崔嵬兎[?]精決舌休皮相會見淄州古佛來

和濟之通判日夜懷祖穎諸公

才高自是萬夫望語妙人疑錦繡腸新事驚嗟入詩律故交契闊付淒傷開書想見湖山好他日懸知夜語長獄屋豈能埋寶劍斗牛長覺射龍光

送勺上人謁蔡州使君

淮西氣宇蓋三軍絕似平原舊使君今日孤城獨堅守疾風勁草昔傳聞龍蛇戲下唯呼姓翰墨場中亦策勳想見棠陰談我處笑持茗盌辯如雲

寄盛萃[?]玉

平生翰墨到精微盛氏諸郎最白眉氣許曾窺豪士賦初交先和野僧詩謾[?]勞清夢思相識那料孤蹤晚見知君看臨危用心處何殊晏子解驂時

十二月十八夜大雪汪蓮經罷有僧來勸歸廬山僧去作此

煙凝生怕席簾開快煖偏宜榾柮柴夜久飢鼯嗅空案夢殘鬬虎陊層崖傻[?]尋花偈餘殘紙惹萄[?]杯香自滿齋折脚鐺安莫嫌移地偏人懶遂幽懷

雪中

勢密遮空若推下隨風起舞不容追門閑走犬無深巷樹暗棲鴉有剩枝旋撥地爐通宿火却呵凍手寫新詩軒窗秀發驚清晝萬壑春歸說向誰

再會莊德祖大夫

平昔才名似孟宗暮年一鉢並巖叢交朋半在青雲上意氣都消白眼中癡老尚餘靈照在伯鸞應許孟

光同君看張柬之爲相不害荆州禿鬢翁

與蔡楊州

五馬東來數月間十州人物帖然安池邊芳草新吟
罷樓外遥山晝臥看鈴閣蠟煙秋色晚譙門銅漏夜
聲寒雖然自是雲林客猶把風流作話端

唐生能視手文乞詩戲贈之

草蕪門徑過從少那料秋來夜話同屋漏移牀時發
笑粥稠當飯巧於窮我留癡絕傳身後君見平生似
掌中明日渡江應轉首數峯無語晚連空

贈麻城接待僧勝上人

綠髮凋零白業增住庵隨分有規繩爲分一邑人家
飯普供十方雲水僧掃徑客來圓笑靨開軒雲破露
寒層君看擊桶金牛手坐穩山頭柏子燈

夏日同安示阿崇諸衲子

老眼揭來驚節物閑同諸子話江鄉試茶正要旋烘
盞煮餅且令深注湯忽憶海山殘荔子更思湘水劈
蓮房夏休便可車輪去菌蕈秋肥趁及嘗

三月二十八日棗柏大士生辰六首

深觀諸佛刹那際三世十方無遁形已盡凡情不顛
倒如除目翳自光明意俱大地山河喪心與空花夢

幻生垂手遇緣攜法界美髯跣足散衣行
三天給侍慈悲象一虎奔經常寂光意處世間離生
滅夢中塵劫須遮藏即眞不必冠巾毀絕染何妨棗
柏曾提起超情無比句夜來山雨落花香
青春徑去不小住天迥游絲增眼寒想見手提大千
界倏然身現一毛端若存情見智山隔但斷攀緣業
海乾面目分明今日是敢將棗柏薦盤飧
生死髑髏無背面摩挲把玩久嗟咨悟明必藉戒定
慧隨順差成老病衰淨意即空良顯決色身對現出
思惟千眞萬鍛知恩德敢忘摩尼在鑛時

眼蓋人寰樵美髯年年相見晚春前摸蘇緣妄心俱
盡播拭餅陳念已圓指下琴方纔發越眉間毫相見
無邊微塵劫海依今住生死何勞較後先
一刹那際入正受互參三世妙難思有情夢境依此
住無量劫海不移時任運行藏難掩覆隨疑語默出
思惟大哉無比金剛句世罕知之我獨知

十世觀音生辰六月二十六日二首

十世爲僧皆姓楊死生游戲自隋唐鐵身自倒汝邪
[illegible]爲字無爲我道場異迹著於無量壽慈風不減普
昭王兩川顯化人皆識今日全身不掩藏

曇相禪師第二身繹聯十世姓楊人女兒慧辯成就
[redacted]弟子悲欣記夙因解使邪迷知有佛自呼名字樂
如神平生接物多方便何似今朝一句親

蔡藏用生辰

非煙雲子釀新晴爭看麒麟墮地行悉達已開今日
誕優曇知復為誰榮已驚久視方瞳碧更覺蕆年玉
骨清曾伴麻姑家法在願隨風馭到蓬瀛

八月二十三日蔡元中生辰

纔過中秋今幾日夜來海月上三更夢兎傳得天書
至窓戸俱明麃馬驚骨相終當為國器兒聲初已識
人英明年慶節山中友金屋龤君夜直清

劉彭年知縣生辰

清規懿德古難陪秋盡民歌慶節來瑞應草餘雙蓂
在優曇花適一枝開鴛嬌妙管傳佳句玉膝新粧獻
壽盃慈母千齡何所願早看賢子踐三台

中盧趙令生辰

孟夏南風草木薰民歌慶節喜傳聞今朝雪乙呈雙
瑞後夜冰輪滿九分材業牛刀試小邑家聲天派落
層雲呑舟豈久容涔足禁殿論思政要君

寄黃嗣深使君二首

江夏家聲世所聞無雙千頃典刑存蕭嚴郡邑霜分
皛照映轡纓玉粹溫樓迥峴雲供醉望夜晴漢月洗
吟魂行將補袞調羮手却執元圭侍至尊

身世浮雲偶尚存白衣蒼狗與誰論夢中不記金門
宿醉裏曾看玉海翻尚有驚魂纏瘴霧已甘華髮老
江村枯荄欲藉陽和暖催發新來雨露恩

李道夫母挽辭

縉紳家法想清規平昔高風此一時居約雲山夫有
道客陪房杜子無疑九原淚濕老萊衣千字碑傳幼
婦詞他日欲尋賢母墓北山松雨路人悲

鄧衛道父挽辭二首

苦冰蘗是行藏一節無求老更剛好在縉紳師儉
德尚餘閭里說謙光陰功隱秘天應録遺訓丁寧世
共傷勿謂不身嘗報施故應遺澤在諸郎

一生純德無遺恨千字埋名有遜辭墓隧嫩泉誰種
玉青衿子侄白生芝音容已作終天痛歲月寧成罔
極悲攝身功名知不免空將淚眼看風枝

代人上李龍圖并廉使致語十首（後三首慈及二子附）

竊以引而不發射失中則反諸身安則慮危國雖
治而不忘武顧將揖讓而就列當踏規矩而效能

凛乎有櫜鞬之儀形望之入麒麟之圖蓋白衣白
表定三矢於天山錦帽突前靡萬人於沙漠自昔
聞無雙之伎迄今見逸羣之材恭惟判府安撫龍
圖忠孝傳家文章命世開晝戟之蕃府集珠履之
鵷鴻英聲震於九垓和氣浹於千里奉御靡使大
夫忠誠許國文武兼資冠縉紳之才能受廟堂之
眷倚偃戈臥鼓屬疆場之久空講武閱弩適郡庭
之無事某等當結髮而工騎射要唾手而取功名
幸對華筵敢呈口號

射圃閑亭酒半醺手柔弓燥氣超羣已驚百步穿楊
綵會看雙鵰落塞雲且集旌旗森晝戟未輸文字飲
金樽治朝文武須兼用萬壽稱觴祝至尊
太平無象樂年豐況值疆場久已空賓主獻酬成雅
集江山談笑助清風良辰美景開金埒綬帶輕裘控
角弓鼙鼓忌摧齊指目大侯的處中飛鴻
雨後園林花木新傳聞千騎出城闉異能未中侯中
鵠佳氣先浮盞面春晝鼓繡韉筵奏曲紅粧細馬㧈
無塵長沙萬古民爭說賓主人英伎絕倫
聞道長沙賢太守滲瞳玉頰照衡湘訟庭散後賓朋
集民瘼蘇來禮樂昌且展綺筵陪勝餞何須檀板鬧

紅妝騎無採騎[illegible]邊檄願獻君王萬壽觴
細柳成陰花滿徑晚來鉦鼓導朱輪河東鸑鷟三英
傑天上麒麟兩俊人閑裏笑談清似玉盃中賢聖韻
如春引弓一箭驚穿札堵立懽聲快吏民
繡衣天使志澄清五馬賢侯見典刑公退鉦聲聞射
圃日高槐影覆閑庭共看酒豔浮瓊斝不廢花輪遶
畫屏綠燭紅紗侵夜色醉歸明月淡疎星
隴西家世到仍雲許國清忠蓋代聞有道風流賢太
守無雙才氣舊將軍整弦使者情和易承附諸郎藝
逸羣伎好畫圖收拾取要傳盛事滿湘濱

如雲旌騎照湘江千里晨桑楚大邦中鵠才高今有
武射鵰伎巧古無雙錦袍雅稱黃金帶瓊液尤宜白
玉霜笑挽雕弓如滿月萬人驚懾巳心降
綵雙白昔推家聲春色都遐細柳營中的聊爲萬人
傑然髯要使百壺傾三湘父老傳風化十郡兒童識
姓名武緯文經俱不乏桑弧蓬矢見平生
旌旗曉晴三擊罷如雲兵騎整全威俄聞畫角胡笳
聽忽見華堂羽箭飛一百步中精力巧數重圍內見
心機風流太守兼文武扶路爭看踏月歸

代夏均甫宴人致語一首 并序

竊以帶分楚水流萬古之雲濤壁立峿臺上千尋之煙雨號稱雄文妙墨棲宿之地是亦詞人遷居感嘆之墟野逈天多塵清霧斂方犂木落盡之景望四山之蒼然送萬里獨歸之鞍慶一尊之偶爾恭惟其人碩大而德貴魁碧而材高以忠義自結主知故姓名長簡睿想立於縉紳之上可謂萬人之英論於君臣之間亦曰千載之遇念故都之下吏寔恩館之陳人有一掬之歸心餘滿簪之華髮嗟孫寶曾爲主簿容朋宣獨至後堂受知不減古人報德尚慚今士敢陳末札少駐行旌玉人成市座之花輪瓊液薦瀟湘之春色相逢一笑不醉何歸

九齡風度照峿臺宴寢香凝畫戟開歸國已傾天下耳駐軒宜畢故人盃青天白日心常在附驥攀鱗志未摧累足待公成相業更隨風馭看蓬萊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三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卷　了穆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江寧翟登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嚴雄善堂校

五言絕句

余在制勘院晝臥念故山經行處用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爲韻寄山中道友八首

山披蒙霜頂蹴趺巖石中夜寒虎痾痒林靜月升空
孤猨偶停[illegible]幽悽凝佇間暮樵迷向背餘響答空山
[illegible]峯樹杳靄空翠疑有無落日誰同看啼猿我欲呼
新晴收雨腳宿霧隔花身啞美不知曉啼禽解喚人
合南一曲溪春漲半篙水去作落崖聲雪花濺山翠
履蘚行且拾愛此林徑幽偶坐歛鉢石忽逢清淺流
朔白屐前路辛夷樹已花竊香知犯律匹練墨翻鴉
棐几自香滑寶書府一開道根九連絡清境更壅培

病中寄山中故舊八首

室空無侍者唯置一匡牀萬事俱衰落但餘常寂光
身心俱寂滅想念亦紛紜此是維摩老無生不二門
我心若有生夢境堪把玩目前今洞然底處藏憂患
雲門遮法空玄沙見根蒂兩翁脫生死一味多爽氣
心光本無礙慳貪空蓋纏一切但仍舊自然常現前

靈源坐癡兀萬事付天眞何事禪和子相逢儗塞人
臨濟十世孫泐潭克家嗣一唱主中賓不容留意地
本色出家兒機輪盤珠走須學老華亭用處無滲漏

明白庵六首

如來功德力內外悉清淨念起勿隨之自然心無病
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石火機鋒上那容著意根透情名出世離念是知恩
瑞鹿吾所慕勇決敢不勉夜來歸夢清疑在啼猿嶽
老去一庵深聊將自淨心要當酬佛祖終不負叢林
歸路山花發欣然折一枝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梓中自郴江瑩中與南歸時余在龍山容沢齋
爲誦唐詩入郭隨緣住思山破夏歸之句爲
韻十首

哀蟬滿風聽草樹初茂窗空齋有奇事屋角寒藤入
客來理清言客去依蒲褐道鄉知不遙髣髴見城郭
希夷登嶽頂與子相追隨天風落笑語想見對談時
子從兩人傑此遊眞勝緣他年傳故事一葉共湘川
遙知歌座中隨意吐十住海門妙蓮華應逐談詞吐
我庵無量相沢迹變清思覺範如新故空華今盛衰
松下搨來見依然冰雪顏未須驚世故且復卧看山

商詎今眾人劇談舊鶩座別來如許久一見千愁破
無生師子窟僧寶光照夜我如龜六藏一庵聊作夏
千峯夕陽外空翠搖煙霏終古無求處相看一笑歸

和昭默堂五首

相見自完全分明透語言衲僧猶聽瑩入戶不知門
道骨清如玉閑拳瘦策時鈍根并鶻眼到此自分歧
此堂常說法亦是主中賓無地容啗啄緣渠徹骨貧
聽餘供欵盌齒頰帶茶甘兄弟知家法從教鶩子慚
依依蒲褐坐脫體露全機曲篆風窗細煙橫一縷微

又次韻五首

擬心成剩法況復更隨言試凭堂中几閑看窈窕門
智識不到處言詮路絕時欲藏還露骨叶帶更多歧
寂寥無住著舉手評來賓不是無言說雖窮不諱貧
若求無音聲教休定不甘忽知眉蓋眼開著替人慚
古語皆爲病全提却物機更無遮掩處兀坐笑微微

李成德盡理髮搔背刺噴明耳爲四暢圖乞詩
作此四首

經月得櫛颸頭懶垢不賾樹間一梳理道與精神會
癢處搔不及賴有童子手精微不可傳齬齒一轉首
呿口瞑尾垂欲噴將未發竟以紙用事快等船出閘

耳痒欲括去猛省須用明注目深探之疎快滿鬚髮

余所居竹寺門外有谿流石橋汪履道過余必終日既去送至橋西履道誦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谿之句作十詩以見寄因和之

披雲斵奇峯稍稍墮危峭百年能幾何萬事付一笑
方經脫手春又復送餘熱懸知到故山定與秋風別
故山久不歸田園廢耕鉏但餘玉澗碧依舊繞吾廬
吾廬亦何有草屋八九間牀頭挂瀑水枕上見他山
夫子固貞亮剛勁如何遠玉骨定含秋出語便清婉
西齋君去後別緒亂於莎乃知長笑語始奈客愁何

我詩水清淺隻鵠浴不煩君才正豪邁霜足搖華軒
門前短石橋日月送君過歸來院落閒還作北窗臥
一從禿毛髮萬事成乖阻貪食等飢鷹甜眠如飽虎
與君游戲處箇中無悟迷冰華來脉正不獨是曹谿

履道書齋植竹甚茂用韻寄之十首

君家清癯生風姿極孤峭我欲爲傳真世豈無笑笑
笑笑解衣處酒後耳先熱筆端走精神葉葉無差別
汪郎工筆耕萬卷供犂鉏我方買牛具賃屋傍子廬
胷中有奇趣詩成談笑間往來無一事城郭似居山
曉庭蒲葉翻天涯歸夢遠尚記泊舟時隔水桑婉婉

月華淡空壁露顆壓庭莎哦詩欲仙去無計奈君何
避住城隍寺而無迎送煩清風如有素時復到南軒
南軒絕低小亦無佳客過相看兩無言徑作對牀臥
詩狂欲發言因此難韻阻君看短後見捋臂搏怒虎
願借人間路未達忽如迷石門端不遠歸思亂筠谿

履道見和復答之十首

逢君歸如山詩句最奇峭此篇如縛須爲作陸雲笑
君叔秋風來破我殘夏熱方欣對榻眠遽作虎谿別
曾約還廬山披蓑共荷鉏東林縛我屋西崦置子廬
百年驅過隙世事撚指間誰能脫禿帽從我歸故山

公詩如淵明語直氣益遠此篇猶可人幽趣更清婉
佳人如美玉華裾似春莎百年被束縛奈此青山何
所居遠城市已絕送迎煩賴有隔橋子時來過小軒
新開隔牛鳴關裝犂鐙過秋風拂庭槐枕書欲甜臥
與君居相近長恨笑談阻作詩歌追蹤人笑學畫虎
思遲不自勝援筆真欲迷那堪屋漏雨供此不盡谿

登控鯉亭望孤山

大江自吞空中流涌孤山欲取藏袖中歸置几案間

四事

太平無事僧死時是今日逢緣不借中無間功不立

叢秀軒

幽軒如鏡淨峯好髻雲鬟不用稱叢秀爲君名照山

次韻曾侯贈庵僧

野僧自是閑不復知閑味譬如庵中人不見庵外事

次韻嚴道雨霽見月二首

昨夜中庭樹陰寒葉上稠今宵稀疎影寫出十分秋
雨洗詩覓健梅梢月色新遙知愁絕處對影只三人

次韻資欽提舉二首

雅志在丘壑不甘綠竹圍摩挲林下石忽憶釣魚磯
爽氣諸峯曉閑心古井波小樓新得句淸絕似陰何

和珣上人八首

生死鏡中像非面亦非鏡像既無起滅心豈礙垢淨
不了號無明了知名眞智如人因地倒而起亦因地
木頭與碌磚拋出無巧妙無定法於人即是我綱要
句下無活路知渠見處偏君看珠走地不定始知圓
萬法如有功夢事應存體但知一月眞寧許墮非是
既了超四句自然絕百非電光石火上不許更追惟
毀譽不入念方知心已空魔宮并虎穴還與道場同
問訊跛挈師汝今亦知有棒打不回頭乃爾能挈肘

六言絕句

夏日睡起步至新豐亭觀雲庵墨妙與僧坐松下作五詩明日阿振試沐華綾牋請錄之因序爲五月十六日大熱亭上忽雨如翻盆枕書而寢乃覺日向夕隔墻荷氣俱風而至臥見窗間遠峯點點可數爲之詩曰

綠陰自分山翠矮墻不隔荷香睡美不知雨過覺來一枕微凉

晏阿振出門山已暝而煙翠重重一抹萬疊秀峯缺處日脚橫度紅碧相通餘暉光芒倒射作紅霓色微風忽與新秧翻浪如卷輕羅坐新豐亭流目而長吟讀雲庵老人戲墨爲詩

健上巃嵸飛動坐中金玉鏘然起望微雲生處一聲相應殘蟬

扶杖而東渡五位橋曲折而北松下逢道人賢公喜爲之詩曰

賢也嶔崟歷落軒然頎頎開張松下偶然相值立談愛子淸狂

乃相與濯足于落澗泉語笑不相聞於是聽其聲于習觀亭爲之詩曰

臥聽石閒流水起尋洞口歸雲但願一生如此閑游

更復同君
須臾月出疊石峯側散坐於知隱橋以遲之余
謂二子曰玆遊也與存豁輩何遠所恨個强
嗟不及耳乃詠而歸鐘已絕而廊廡寂無聲
爲之詩曰
月在留雲峯上人行落澗聲中歸去殿林鐘歇滿庭
風露濛濛
登控鯉亭望孤山
水面微開笑靨山形故作橫陳彭澤詩中圖畫爲君
點出精神

悼山谷五首
蘇黃一時頻有風流千載追遥竟作聯翩仙去要將
休歇人間
人間識與不識爲君折意消寬獨入無聲三昧同聞
阿字法門
自頒面無四目何止心雄萬夫和得靈源稚曲循循
更縮流蘇
鬅鬙滄浪夢幻江湖厭飫平生一旦便成千古裊桐
絃索縱橫
平昔馭風騎氣如今夜雨荒丘欲動西州華屋空餘

南浦漁舟
李端叔自金陵如姑谿寄之五首
東坡坐中醉客謙君翰墨風流爲作羊曇折意莫年
淚眼山丘
老去田園可樂秋來禾黍登場相見雞豚社飲誼譁
發熱谿堂
散步夕陽秋樹雨餘眼力衰時可是招要歸思故應
正逢新詩
月下一聲風笛尊前萬頃雲濤玉堂他年圖畫臥看
今日漁舠

舉世詩君筆語霧豹渠知一斑莫問人間非是且看
醉裏江山
戲呈師川駒父之阿牛三首
今代南州孺子要是萬人之英安得際天汗漫著此
海上長鯨
八尺風姿霽月衣冠紫陌黃塵勿笑鐸驄長臥起來
依日近人
阿牛骨相似舅文章定能世家差勝宗武不難猶作
添丁塗鴉
陳瑩中居合浦余在湘山三首寄之

心在青牛城下身行白鶴泉西何日相逢一笑看君
飽食蛤蜊
海門何啻千里行人替我生愁遠隔妄生分別閻浮
等是一漚
聞道希夷處士今居訶梨仙村要看筆端三昧重談
醫國法門

寄巢中三首

屋角早梅開徧墻陰殘雪消遲展卷一塲春容分合
滿眼新詩
文章風行水上歲月舟藏壑中自怪頂明玉鉢人疑

筆夢春紅
舅相決予十[redacted]塵埃羨子清閑孤坐定非禪病剃頭
猶有詩斑

送寶上人還東林時余亦買舟東下 四首

世事但堪眼見此生何殊夢游未脩青山掩骨且牽
黃衲蒙頭
有客惠然過我踈眉秀骨巖巖且復柔槎凍耳聽君
放意高談
說盡廬山勝處寂然相對無言東崦峯頭月出依約
如聞白猨

殺已作虎行討喜君亦有歸期何日虎谿松下却說
江海別時

余游鍾山宿石佛峯下因上人自歸宗來贈之 六首

何其故山粥食忽驚廬嶽重陽想見洞庭橘柚纍垂
又出青黃
相談嗟嗟追隨白頭相視如新只有淵明似我逢人
談面成親
君住青溪路上我留石佛峯前捉手粲然一笑秋容
淡共秋天

却憶來時危徑斷崖落照孤烟分手更無可奈相看
只有淒然
已知浮雲身世更餘一鉢生涯是處青山可老何妨
來與為家
江風夜吹客夢霜清更入鍾山且作跳魚縱壑會看
化為紅蓮

和人春日三首

冰銷涓涓漱水柳渦剪剪柔風淳色盡情潑曉游綠
放意垂空
暖塵催花小雨晴宜到面和風鶯舌管絃合調蘭芽

雪玉分叢
攬衣欲起還眠杜宇一聲春曉家童走報新芽山茶
昨夜開了

山居四首

深谷清泉白石空齋棐几明窗飯罷一甌春露夢成
風雨翻江
鍊盡人間機巧却能隨處安閑雲深稭迷歸路木落
今見他山
讀書不求甚解偶爾會意欣然點筆疾書窓紙倚蕉
却看爐煙

負日自然捫蝨看山不覺成詩快暖啼禽歸去受風
林影參差

夏日三首

鳥啼不妨意寂日長但覺身閑掃地要延遠飛捲簾
推出青山
軒借誰家脩竹簟留滿眼淸秋手倦拋書枕臥一聲
殷角風颸
掩卷高眠客去望雲乞食僧歸秋近柳陰低瘦年高
瘠鬢能稀

和人夜坐三首

句好眞堪供佛泉幽欣更同僧閑塵白横凉簞飛蚊
故遶篝燈
行道疾於轉馬坐禪危若蹲鴟爪皮能作地獄荷香
解破昆尼
忠于定應詩瘦墜禪甘作書癡兩客絕無消息千峯
見我棲遲

即事三首

日崗白應引睡手談聊復忘紛一曲青林門巷數聲
白鳥江村
茶味尚含春苦鳩鳴忽覺村深掃地風能施手過門

月解論心
茗碗從澆舌本故人忽到眉尖雲薄茶煙索石淚寒
竹色侵簾

聞高僧詩云沙泉帶草堂紙帳卷空林靜是眞
消息吟非浴肺腸園林坐清影梅杏嚼紅香
讀住原西寺鐘聲送夕陽作八首

江雲庭泥疎遠泉清晝夜澄明氣入茅堂蕭爽潤滋
花木鮮榮
紙帳獨安枕簟紙幃長隔埃塵輝映夜窗明月下藏
[illegible]山人

頻樓自茲深隱寂寞相與沉冥淡泊既諧異性恬歷
復順生經
風月冥搜秀句詩家肺腑同期自古人間俗物此心
雖死奚知
舍後樹林深秀日中陰影繁濃宴坐時來有煩炎底
欲入無從
杏實殘龍金色楊梅獨染臙脂氣味新鮮可口清甘
喉舌多時
源塢似甘西畔椅盧於此相隣迎接豈能忘我住山
知是何人

林外鳴鳩零亂山頭落日微紅樓臺迢遞暝色谷幽
巴答疎鐘

臨清閣二首

泯泯下窺軟碧洞洞忽作驚湍時看稚子對浴少陵
詩眼長寒
邑勢自然藏勝江空表裏含秋夜棹近人明月襄陽
應在漁舟

贈珠侍者二首

我是布毛侍者解藏陷虎鋒機勘破諸方歸去一藤
深鎖煙霏

[illegible]心華自照不煩春色須開安用翻瀾千偈却輸
枯木寒灰

誠上人試手游方二首

[illegible]千峯為徑一鉢雲行鳥飛歲月却還驚浪蒙頭
破衲同歸
[illegible]說教道愧泥龜六藏面上唾痕莫拭自然
[illegible]香

拄杖寄子因二首

[illegible]藤風骨得自渤潭石門不受雲居勿絡定知
[illegible]孫

[illegible]經游已徧住山尚存典刑寄與耽耶作戲當場
[illegible]人

分韻得風字

[illegible]浴暮雨舟閑放縱江風一幅花光平遠誰藏
[illegible]詩中

歸九峯道中

[illegible]五峯深處歸去開荒南畝是非不得扶犂春曉
一蓑煙雨

贈誠上人四首

[illegible]火伏持清境寮燈熙破黃昏凍耳欣聞軟語冷齋

忽變春温

衝雪來尋覺範思時山說靈源此夕將陵二老盡出
韋郎五言
覓句初聞試手吐詞果復驚人夜凭千嵓並冰曉看
萬瓦生春
對書只圖遮眼題詩何必須編且看無佑[illegible]法孪山
雪盡蒼然

書阿慈意消室
風過淵明臥處林間子厚來時睡起一杯春[illegible]壁[illegible]
數句披詩

願監寺自長沙遊潙修依元禪師與發役入哉
余口占四首贈之
過江問大潙路失脚到小廬山[illegible][illegible]沒箇房子滿堂
都是鄉關
自笑乾陪奉漢人詐[illegible]肪[illegible]借假了[illegible][illegible]打[illegible][illegible]門
擊撤不磨
秋來又入重城滿腹愁[illegible][illegible]人只欠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袋便是
彌勒化身
閑裏雖無白業笑中自有丹沙吸我同遊[illegible]遮[illegible]箇中
東大如爪

答慶上人三首
近日顛風斷渡一番花信催春殘夜華餘吼粥夢回
聰月窺人
米盡春吞西嶽筠谿尾插暉江輿發扁舟尋子夜晴
瓜摘[illegible]窓
而後哦詩佳句華氣如川方增石出木生微渚雲開
山[illegible]笑君

贈洛山湘書記二首
[illegible]春[illegible]眉集木如含笑花香睡起凝高髮聯淚紅
[illegible][illegible]殘陽

住山心已老大看雲情轉虛閒東華軟紅縱好無因
來到窗間

偶書
食不至[illegible]寂食乏不至冷乞此身技老未死萬事
[illegible]膽[illegible]

登洪[illegible][illegible]與通端三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淡秀雷舞鑾落晴空散坐煮茶爲別雲間
一[illegible]彼退
[illegible][illegible]亂人語秀山色洗我衣裳洗盡人間熱惱還君
[illegible]上清涼

同到洪崖橋上水光射著山寒爲君更出妙語乞與

西山老端

湘山偶書

暖壓催花小雨晴冝到面和風簧舌管絲合調蘭芽

雪玉分叢

和人二首

玉骨解藏歲月飢膚不受塵埃[illegible]延佗

春露浮杯

寂寥空山獨夜蕭條古木清秋風月誰[illegible]江頭

何處釣舟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四

丹陽居士賀學禮室毛氏共施刻此卷　清遠
了緣居士對長孫徐曾書　進賢熊　仁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七言絕句

讀古德傳八首

[illegible]古寺隙穿宿對石談經生法師萬壑松風一軒
[illegible]夜想手姿
一石門擬水圓雲雨偶愛車輪烟翠深火種刀耕期飽
[illegible]心求法設追尋
[illegible]元是水客杯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
[illegible]把近編簑縷斜
[illegible]但卸黄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尚無心緒收寒
[illegible]有工夫問俗人
[illegible]清坐老垂垂衆色伽梨取次披巖壑形骸雖可
[illegible]霞痼疾不須醫
[illegible]不省歲月改但見四山青又黄指客却隨流水
[illegible]棄世路未全忘
[illegible]峯作碧螺旋不用招邀自滿軒等是世間無用
[illegible]宜相對兩忘言
[illegible]名頭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

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讀法華五首

在宅覓車猶是欲出門露坐始無依載行一歇無名
字但愛雪山香草肥

火宅縱橫皆暗槩化城觸處是光明子爭狂走欲方
熾寶所依然念不生

塔解聽經無兩耳佛稱全體有分身寶書讀罷鶯清
晝葉葉花花總是春

慈和自是山林服知見長凝宴寢香要與如來同止
宿却須常拂法空牀

阿字義深當自讀般舟行苦與誰行人言成辦須三
世我欲圓成在此生

贈誦法華僧

生存異夢傳書鎮骨冷青蓮出死棺試看法華精進
力兩翁先已爲開端

合妙齋二首

雨過東南月清亮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
踐我是鍾山無事僧

未饒拄杖挑山衲差勝袈裟裹草鞵吹面谷風衝虎
過歸來松雨撼空齋

讀大智度論

眼不自見寧見物去來不見寧見今萬物只今全體
露鏡裏有空無路尋

汪十明論

了知無性滅無明空慧須從戒定生頻呼小玉元無
意只要檀郎認得聲

汾陽十智同真二首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如今要見汾陽
老劈破三玄作兩邊

十智同真選佛科汾陽佛法本無多愛心竭處尋真
智面目分明會也麽

袁州聞東坡殁於毗陵書精進寺壁三首

濁世肯留竟何意玉芙蓉出於泥中誰謂秋來亦零
落病妝衰淚泣西風

姓名自可磨千古文字收藏付六丁唾霧珠消君勿
笑夢回比物鎮長靈

才疏意廣孔文舉身健長貧白樂天一代風流今已
矣三吳雲水固悠然

無盡居士以峽州天寧見邀作此辭免六首

吹毛用了急須磨鐵脊師兄舌太多祖佛命根俱截

斷笑中驚倒老維摩
維摩願力元無盡重現眞州宰輔身舌本雷槌烹佛
祖筆端和氣活生民
四夷八蠻想風采寃婦乳兒知姓名寄語袖中調鼎
手未容扶杖獨經行
五逹衢頭梵刹新著書來喚住山人折松慣掃和雲
石拔衲難隨沒馬塵
亦欲便隨流水出重惟我法付王臣回看坐睡横眠
處折脚鐺兒解笑人
龜毛索子衲僧寃闕西亦被穿小犢鼻頭無覓

處聽㴿露地且閑眠
初到善谿慧照庵寄張無盡五首
明月洲頭一笛風暮雲斂盡水吞空倚筇笑語無人
問疑是西湖落夢中
山勒回流作窟盤翠蘿縮帶結鴛鴦故應此境幽難
畫乞與庵僧自在看
形勝迴分千里遠地靈還受衆峯朝從來慶澤流無
盡異事先看繼八蕭
世辯不妨無骨舌好山難絆自由身從教折脚鐺兒
笑且欲南來識鳳麟

公有自然台輔望與民同樂亦同憂我慚雅思非支
遁亦伴東山爛熳游
無盡見和復次其韻五首
謾說毗耶問疾風主賓信手畫虛空爭如快活月洲
老萬事收藏一笑中
窓外雲閒如去鶴門前山好似翔鸞此時更有疑情
在試借疑情面目看
一丘一壑思迢迢莫把山林較市朝江上相逢兩無
語夕陽衰草暮蕭蕭
公是睡龍今縮首我如江月且分身人間一戲成何

事塚外君看半臥麟
雖然無證復無修撲破虛空亦可憂欲識老龐端的
處飯餘摩腹且閑游
又次韻答之十首
金篦抉膜去重重露出當時瞞昧空撥轉上頭關棙
子莫教更墮有無中
晚來妙語逼人寒逸氣翩翩棲鳳鸞珍重平生造物
手十分拈出與人看
擁衾睡美無人喚閑憶當年趁早朝今伴赤松聊卒
歲後來功業付曹蕭

衆生煩惱亂如塵共現如來智智身自笑露腮狂賓
誌識公天上石麒麟
樓閣不勞彈指入衆魔相顧忽驚憂回光却復思初
友從此南詢可罷游
此法從來妙莫窮何須癡坐學觀空劈開結角羅紋
處攝入圓伊三點中
法本無差須揀擇楚雞元不是青鸞當機一鏃三關
破靚體分明前後看
雲林一塢正寥寥不把清閑負聖朝歲晚追隨眞可
晝行人明日馬蕭蕭

我亦從來徹骨貧誰知徧界不藏身住山鉏斧勞收
取不是青源衆獸麟
一笑相看萬事休公無榮辱我無憂挂名入社非難
事圓寂光中不厭游

孫侯見和復次韻五首

仙郎齒頰嚼松風吟處晴巒翠倚空佳句興來渾不
惜一時傾出錦囊中
我亦聞絃知雅曲松風聲不類鳴鸞相逢意氣須傾
寫一任旁人冷眼看
歷世興亡皆可數升平不復似今朝野居興味應無

限小字明窓拔二蕭
未展事功扶聖世幅巾林下且收身善豁广坐看談
笑駿氣駸駸地上麟
我固浮雲輕俗眼君眞萱草可忘憂歸翁一室藏沙
界興發時來把臂游

再和答師復五首

愛君道骨有仙風人品渾如月在空清論不窮霏鋸
屑故應雲夢吐胷中
牛渚笑中曾捉月道山歸去亦乘鸞人間尚有餘緣
在又把塵編倒摺看

吾道如山欲撼搖羣兒毀譽漫前朝冷看狂罵黃冠
爽却笑辛酸合爪蕭
有味新詩名不得正如仙爪爲爬身此時風味無人
會想見麻姑擘脯麟
八瓊洞口桃花笑失却塵寰半世憂聞道客亭炊未
熟坐看柬蟻夢中游

天覺以雲庵畫像見寄謝之

老師面目無尋處藏在毗耶丈室中乞與盤山狂弟
子背拋筋斗撒顛風

次天覺韻二首

欲振雲庵出格風直教塵界化成空此邦已屬張無
盡二佛難同一化中
百千萬億恒沙佛正眼觀來總是空縱有吠耶方丈
子爲渠權置睫眉中
余嘗問無盡居士曰往問悅公參素侍者有何
言句無盡居士曰見悅說昔素問無爲如何
說悅擬開口素大笑悅當有省宣師爲侍者
余於叢林三見之矣政和元年又會于顯忠
寺且欲歸江南作三偈送之
青山自在人情外白業空消坱土中歲晚一帆江海

去羣飛爭看刺天鴻
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書殺盡英雄人不
見子房兩眼似愁胡
無爲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舊時宣侍
者不言不語笑吟吟
次韻魯直寄靈源三首
一舵春色紅鱗動數筆海山青玉開耳熟浩歌無說
處却將佳句寫歸來
已作閑門稀識面千金爭購暮年書空餘脩水連天
碧白鳥時來烱自如

閱世竟爲猧孫事不妨閑作虎頭癡平生筆語難傳
處獨許靈源大士知
了翁謫廉欲置華嚴託余將來以六偈見寄其
略曰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次
韻寄之
十方刹海毫端具一念交參無別路妙明廓徹不依
他當念無來亦無去
妙極玄微亦昧機須明句裏電光飛眼開做夢圭峯
老笑倒盐官百衲師
平生百事耳邊風儘聽人嘲許啞聾跌著起來還一

笑何須半夜上孤峯
覷邏牛兒亦久如于今正好撫鱗渠但能收放知時
節叱叱常教旁屋廬
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浮出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
別圓寂光中共往來
根機饒我三千倍純熟輸君一百籌誰似夢中憂患
裏飯餘要聽鉤輈
寄華嚴居士三首
仰惟陛下實英主鑄印消印如沛公補天正賴女媧
手萬物吐氣思春風

文章日月不能老忠義姦邪膽自磨公能一念了萬
法奈此功名未放何
謝公提身知不免楚頻乾坤民望深勿嗔禿頭預世
事我是同時支道林

瑩中南歸至衡陽作六首寄之

回鴈峯前醉眼醒臥看波影蘸空青起來一笛春風
晚萬里無雲月滿汀
醉裏南游亦偶然歸來客舍夢初圓袖中滄海煩傾
出要看毫端浪拍天
喧熱婆羅大火聚無厭足王刀鋸場鬧道飽參俱透
過來尋初友見清涼
爭道頭陀再應緣邪知南畝不陳鮮君看提起超情
句馬得幡竿尾指天
禮拜起來無伎倆拈花笑裏有精神何如眼倦拋書
睡一枕雷霆撼四鄰
笑看癡蠅遭唾涎絕憐香象截流過歸來兒女圍圝
坐贏得心如古井波

李光祖自了翁法窗來訪余於鍾山留十日方
知鼻孔大頭向下既行作六首送之

應思靈鷲多年別來作鍾山十日留一句鶻崙難劈

破風泉松月夜堂幽
南畝頭陀施毒手北山道者起慈心解於糞掃堆頭
笑拾得茸穿穴鼻針
六根清淨精進力二執消亡法供眞舌本青蓮香不
歇色身三昧現塵塵
分身可集呈眞僞寶塔能言透死生佛眼尚難窺向
背設煩機巧並頭爭
一切女人皆障道十分厚味最傷生登牀未敢期穿
屐見慢須防起現行
屐稀瘦處却知肥閒物須防獄治之虎穴魔宮同止
住寒灰枯木是男兒

寄石頭志庵主

世途巉嶮鼻先酸折脚鐺尋穩處安誰見睡餘閑搌
策松風吹耳夜濤寒

石頭庵主居南嶽僅三十年忽思還江南龍安
作此寄之三首

厭看瀟湘萬頃山江南歸去臥龍安只將一味無求
法留與叢林作樣看
龍安聞說好巖叢瘦坐孤行兩頰紅剩得清閑無著
處一時排遣笑吟中

關中拋擲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
面不虛參見作家來

聞志公化悼之三首

去年曾陟白雲顛投老相逢亦偶然蟬蛻君今成貼
葉春蠶我已作三眠

生死已將同夜旦閑眠行樂不相妨遙知此日龍安
寺蛛網高人夢蝶牀

捍裘未減春爐燄丈室偏宜道骨寒擺手便行呼不
應閑名在世試除看

次韻超然洞山二首

洞山正似鍾山塢慙愧新詩寫得真欲喚定林閑相
國要看清散岸綸巾

油然無定似雲閑今在江南盡處山膚寸顧吾真可
度奇峯知子未容攀

寄嶽麓禪師三首

數筆湘山衰眼力一犂春雨隔清談遙知穩藉蒲團
處碧篆香消柏子庵

飽參衲子一千指古格叢林二十年想見升堂提祖
令道容水雪照人天

湘南道價獨驚羣知是黃龍的骨孫本色住山何所

有白鷗春水自當門

示禪者

能回箭鋒射自己方肯竿頭進步行道得未生前一
句始信虛空解講經

書太平庵

興工願力經營地樓閣咄嗟金碧開滿院青春人不
管一庭蒼蘚客閑來

余將經行他山德莊自邑中馳書作詩見留是
夕胡彥通亦會二君子談達旦不寐明日霜
重共讀蔡德符兄弟所寄詩有懷其人五首

蹇驢尋我亦乘興秋潑空山煙翠時脫帽不知誰主
客一燈相對夜彈棊

風徑霜清拾墮薪野炊童子解經營翛然放著秋窻
晚籬落淒清屋角晴

精麤一飽隨緣去林壑諸方到處鄉去住了知無可
揀謾煩辭錦照人光

蒭舍潛夫十年舊會茶時復坐僧氈愛將夷甫雌黃
口解說定林文字禪

蔡家兄弟好兒郎骨秀同熏知見香好在綠楊隄上
路幅巾來往自相羊

上李大卿三首

臨濟三玄劈不開近來金鏁轉生苔喜公袖手通關
捩同在靈山見佛來

與人寔法土難消道火何曾口被燒拋出秦時𨍏轢
鑽突圝知斗兩頭搖

不犯鋒芒平正偏分明有語是無言尋思絕處一句
好咬破方知百味全

與韓子蒼六首

雖赴來機少與之箭鋒相直出思惟訥庵言下瞠雙
目孔子元來是仲尼

從來未悟不曾迷一見庵僧更不疑脫體現前無辟
避昇頭向下少人知

盤珠走處無留影百計推尋摸意根醻汝欲心顛倒
見哆啝元不是無言

但識綱宗無寔法為君拈却眼中塵鷺鷥編出從教
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收得訥庵末後句羅敷種性覺風流海壖馬子似驢
大失髡山童不裹頭

百年應盡便應盡坐脫立亡誇小兒略出乳中無別
法死時何苦欲先知

寄道鄉居士三首

如有道鄉何處是個中歸路滑於苔萬機罷後見城
郭一念不生金鏁開

抽身世路崎嶇處掣肘功名逼逐人勿謂老來無伎
倆絕蹤跡處解藏身

丹霞未見龐居士已有言詞滿四方何似他時親識
面未勞語默強遮藏

謁準禪師塔

同條生不同條死覿露全機誰後先一句鶺鴒難劈
破一時乞與子孫傳

兩僧相繼而化有感二首

叢席凋零空斂眉爭鋒唇吻鬪輕肥歎無老宿提綱
要時有亡僧為發機

賓朋鴛鷺門如市聲價靈延一世驚只有片時人看
好死生那解替人行

次韻証叟

擇乳鵞王非鴨類影鞭良馬本龍媒正中妙叶無人
會句裏空驚法眼開

雪後寄荷塘幻住庵盲僧四首

靈光寂照神通藏意地經營幻住庵已喜眼根今現

證何妨要耳作同參
表裏洞然無量相晦明無計掩藏伊庵中但見人孤
坐門外從教事不知
荷塘寺後千竿玉折脚鐺中五合陳靜裏笑看垂釣
者夜深方見把針人
簷日未通孤坐暖雪雲都放九峯青空堦夜滴鬬鈴
響臥學荷塘耳誦經
送覺上人之洞山二首
正中妙叶諱當頭洞水從教向逆流唱起新豐舊時
曲要看躍浪鬬泥牛

八角通紅鐵彈丸衲僧未嚼齒先酸笑中拋擲尋常
事石火敲時著眼看
謝保福寄蜜
蜜脾新滿割山房都是諸花知見香咊絕中邊深爲
有待將無舌爲君嘗
太平有老僧頃見大本禪師掩門久不出乃書
其壁
跋脚阿師六世孫毗陵古寺獨關門也知祖是陳尊
宿平昔高風宛尚存
宿慈祥室

行智慧心名解脫絕荊棘地號慈祥煙消火冷諸緣
盡憎愛化爲平等光
撫州北景德寺不見古畫第五尊羅漢
十八聲聞解倒根少叢林漢亂山門知他何處攝齋
去不見堂中第五尊
留題覺軒
自笑忍飢空畫餅誰期擊竹喪全身休誇麴糵能起
死須信金塵解縛人
大風雪中廸吉老尋余鍾山二首
風聲卷地犇萬馬雪花連空若推下道人軒渠何所

來笑裏丹沙不知價
萬事信緣安樂法一身隨分實頭禪不知影草聲前
句何似和衣粥後眠
背塵軒
思慮不及猶爲物分别未忘都是夢阿難樹見竟難
分曹谿風幡元不動
次韻廓然送瑫上人
營辦勝緣眞戲事臨平此偈亦逢場妙無影迹如龍
句應笑癡人守夜塘
游南禪

智光廣大精進力化作人間釋梵宮我亦生涯無一
鉢伴公他日聽樓鐘

十生觀音生辰燒香偈示智俱

十世爲僧生復死今朝生死不相干從來被眼常遮
蓋不信如今借汝看

題自肯庵

諸方說禪炙手熱此庵默坐如氷冷美食不中飽人
飡他人不肯我自肯

與朱世英夜論玄沙香巖雲庵宗旨三首

子母俱忘脫體看纖毫纔動被渠瞞若非登亞頂門
眼那辨紅爐點雪寒

言下百骸俱脫盡更無一法覆藏伊亡僧對面分明
看却是禪和眼搭癡

睡美春來常失曉日高衾暖懶翻身戲將古寺閑房
趣誇與閒中無事人

立上人北遊五頂南還盡文殊雲間之相余政
和年秋遊翠巖立持以展洪崖橋上時山雲
廓清萬峯劍立谿轉雷驚行人悚動忽睹瑞
相如見於岱嶽時余聞文殊爲根本智智無
不立豈獨現於五頂耶

稽首一切智成就譬如一月落萬水乃知洪崖橋上
看不離文殊一月體

題永安居士軒壁

設說難酬彼上人上人言語未全真世間所有皆虛
幻何獨芭蕉可喻身

出山寄詮上人

孤筇冒雨出山去應與道人增笑聲永愧蕭蕭碧巖
下衲衣清散自經行

送一藕同

當年隨我出西州到處雲山共勝游那料秦淮烟雨
裏倚筇看子上孤舟

道逢南嶽太上人游京師戲贈其行

野外相逢一笑新十年峯頂卧雲人却將南楚登山
脚去踏東華没馬塵

僧從事文字禪三首

中郎書異爲忠孝右轄詩清付水雲林下一燈長到
曉此生眞復是知聞

一麟衆角失精彩尺璧千巖發耿光借面北人無四
目獨餘方寸是慈祥

三多授子文章法壞衲酬吾老大心簾卷暮涼烟翠

重一聲雲斧覺山深

金陵獄中謝人惠茶

寶公關鍱尋常事諗老家風氣味長十載故人情外
意一杯今日雨前香

瞻與珉秀七八衲子爲辦寒具

幽人十月猶絺綌萬瓦霜清木葉號賴有西隣念衰
冷夜窓叢手辦衣袍

寄道夫三首

臥誦故交風雨散忽驚時序歲時同遙知吏散無餘
事只有花枝遶郭紅

石渠天祿略上口長嘯簿書欺得人龍卷大身藏一
髮兒曹聊爾與相親

邵默老禪最高邁孤風聞說不容攀煩君倒用彭澤
印折簡招之應出山

會廣南因上人

我昔南游跨海還夢中常憶海邊山匡廬忽見山中
客果笑人間是夢間

超然在東華作此招之

芒鞋踏破成何事坐榻塵埋只汗顔齋鉢生涯唯澗
飲結茅終待老鍾山

時余適金陵定居定林超然將南歸從余游以
爲詩譏也復次其韻

袖手對君增白業照溪嗟我減朱顔遥知歲晚歸心
急不爲江南臥看山

圓上人覓詩

平生百態不掛眼倚杖看雲懶解包湘水叢林多古
格何妨一鉢穩安巢

至邵州示胡强仲三首

平生厭飫水雲間老境優游剩得閑遠謫瘴鄉君勿
歎天教更看海南山

情緣不斷自消滅浮念欲生無起因多謝録磨金出
鑛敢辭枷鍱夢中身

盧能嶺上容君看彌勒樓前借汝觀成佛捷途當舉
足不須平地致艱難

書資國寺壁

行藏獨許青山見議論猶容亂石聞勿謂衲盲貧勝
我谿分明月谷量雲

送圓監寺持鉢之邵陽

叢林職似驚羣鴈供給情如反哺烏梅藥犯寒持鉢
去山茶出屋得歸無

贈欽上人

嫩日柔風春恰曉花光醉人漫可晶到山不必問老
師春色爲儂都說了

與法護禪者

手抄禪林僧寶傳暗誦石門文字禪揀得湘西好三
角春風歸去弄雲泉

示觀上人

觀公短小精悍色試手來參五味禪挂起北窓都會
取湘江雲水自連天

在百丈寄靈源禪師二首

暗中樹影平生意水底魚蹤病後機想見道容無住
著倚藤閑看暮雲歸

平昔追隨骨海心暮年粥飯並叢林竭來萬事撩人
笑此去青山爲我深

次韻兀翁

漁人寄語兀翁道出沒煙波各有由死見鑊湯如擷
沒愛魚心在未甘休

次韻空印遊山九首

法具有子是彌天派出南屏共一源脊鈍經旬陪夜
語浪持短綆汲深淵

危徑盤空一綫微游人舉足巳先疲大圓光透難遮
掩不學龍牙眼似眉

騰騰兀兀地行仙依約曾參蜆子禪古廟紙錢堆裏
睡從教歲月自推遷

萬層翠巘玉崔嵬獨自凭闌日幾回知有芙蓉更深
秀振筇何幸獲追陪

疑佇殘陽眼力微孤雲偶伴野僧歸形容萬古溈山
色正賴晴嵐與夕暉

蟠龍不許在層淵一句全提賴發宣慚愧兒孫家法
在未施聲色透重玄

寳塔當煩妙語傳要令此地福人天個中巳有全身
見何用分身徧大千

未言酬倡多佳句半月游山亦自賢我亦生涯無窖
子願陪香火餞餘年

大溈願力有誰同貫日精神吐白虹我酌甑公泉歎
息此源有盡水無窮

宗上人求偈之江南

川舌一從嘗虜饌山衣三載濕湘雲挑包又過江南
去題榜遙知半路閒

送範上人乞食

衆魔不敢精進力萬行難過平等心持鉢莫辭穿聚
落道人隨處是叢林

濟上人求偈二首

圓通撾碎牢關後古鏡發光金石開穩坐龍安今七
日從教山路滑於苔

李珣骨已成丘壠仲遐身猶占水雲扶策南來山澌
眼貫頭鄉話與誰論

芭蕉

鳳尾爭高照映人玉芽明潔出埃塵也知欲救衆生
病共現如來智智身

次韻無諍見懷三首

韻傾瘦字試烏絲苦語偏多別後思青嶂君能容易
去白鷗愧我負幽期

數篙雲碧卷晴空無數巖花落醉紅滿袖東風疎雨
後却欣春露一甌同

老眼慵看讀過書十年心迹更誰於青松我欲追三
徑白髮誰令繼二疏

三月二十日夢人持獼猴見贈乞詩口占

長臂幽姿要性靈寫經欣得爾添瓶不須睡著惺惺
著窓外聞人喚便應

三月二十三日心禪餉余新麪白蜜作二首

三月東莊新麥熟磑遲羅細玉塵香要看十字開籠
餅寄與庵頭老儼嘗

老儼年來百不忺最嫌苦淡不嫌甜蜜中有味中邊
絕莫笑山居世味添

與謙知藏二首

老獨叢林四十年平生跛挈但隨緣未言親見雲居
老只識歸言亦自賢

諸方法席慵擡眼懶憧成群妬忌深此老把茅如覆
頂却能努力捍叢林

木上人久游歸宗贈之二首

熏烝聞見有源流詩學寒谿老比丘勿訝談禪太丈
彩從來虎穴不生彪

攜詩過我亦翛然百孔寒光壞衲穿日與廬山對酬
酢故應妙語嚼芳鮮

游登然亭

道火何曾燒著口問透法身藏北斗當時我若見雲
門一杖打殺乞與狗

臨濟大師生辰

靖康二年四月十眼見耳聞信不及三玄三要都揭

開露出法身赤吉力

瀟湘八景

山市晴嵐

朝霞散綺仗天衮無際山嵐分外濃嵐土藹倏人跡靜林暎花木自鮮穠

洞庭秋色

秋霽湖平徹底清滄浪隱映曜光輪寒光烱烱爲誰好倚岸凭欄興最清

江天暮雪

長空暝色黯陰雲六出飄花墮水濆萬境沉沉天籟息溪翁忍凍獨垂綸

瀟湘夜雨

獄麓覺苍蒼莽中蕭蕭江雨打船蓬一聲長笛人何去蒻笠蓑衣宿葦叢

漁村落照

目斷青帘在水湄臨風漠漠映斜暉漁郎笑傲蘆花裏乘興回家何處歸

遠浦歸帆

水國煙光映夕暉誰家彩鷁片帆歸翩翩鷗鷺西風急凝眄滄洲眼力微

煙寺晚鐘

輕煙羃羃上黃昏殷殷疎鐘度遠村略彴橫溪人迹靜幡竿縹緲插山根

平沙落鴈

寂寞蒹葭亂晚風江波斂灔浸秋空橫斜儔翼歸何處一點漁燈杳靄中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五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芙懋素懋煒共施刻
虎卷丁緣居士封　徐普會　郁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嵯善堂校

七言絶句

春詞五首

映門楊柳未全遮纔有柔條自在斜不信春寒猶有雪誤驚飄舞作飛花

春到梅梢雪未知横斜初見過墻枝暗香愁絶無人問一再風前月上時

昨夜江村雨一犁白沙江路曉無泥戲波拍拍鳬雛

暖掠岸翩翩燕子低

曉霽晴湖已拍橋橋邊春色解相撩分疎積雨饒鶯舌拘束東風倩柳條

郊原雨歇看春耕繭栗能馳稚子行青杏欲嘗先齒軟海棠開徧恰新晴

春日作

山前山後花半紅橋頭橋尾柳揺空流鶯枝上未成語始囀一聲來去風

殘梅

殘香和雪隔簾櫳只待江頭一笛風今夜囘廊無限意小庭疎影月朦朧

次韻通明叟晚春二十七首

琴筑春流漲淺灘囬吭幽鳥語林端纖蒱水荇空凄寂背立東風整釣竿

緑徧西園春正殘青梅小摘嗅仍看單衣初試殊清爽更愛凉風掠面寒

落花片片怨春陰霧雨那堪更作霖小院晚春猶惜掃欲穿準擬倩金針

散衣行處雨初凉庭院誰家柳暗墻倚杖南軒看修竹快人解籜玉蒼蒼

居近幽林復碧江水光林翠到西窻鶻鵃啼竹聲相應鸂鶒眠沙只一雙

落英寂寂草離離天氣清和得所宜頭面惺憽快清曉可人惟有海棠枝

枝上啼禽毛羽光商量容蕋恰能藏路旁垂柳陰堪歇墻外櫻桃小可嘗

題詩徑欲挽春還噪吻吟窻秃筆端寂寞却憐當檻竹嫩黄新蒻出林竿

晝永呼童挂北軒青山無數臥披看獨憐杜宇啼聲晚催發芭蕉戰莫寒

桃李無言蹊淺深曉雲慚愧不成霖化工勝却耶谿
女繡徧園林不犯針
去歲春游愛野棠今年還復出東墻行思往事心猶
在却照清溪鬢已蒼
睡魔晝永不能降一夢春晴實北窻只有敲門漫殺
叟也嫌疎懶世無雙
山桃噴火柳垂絲野店溪橋處處宜我作春游亦清
散揄錢聊挂瘦藤枝
困人天氣渴思漿喜有人家客竹莊稚子不知僧不
飲壓糟醅醱勸人嘗

春心百種竟衰殘幽事侵尋尚數端清曉閑題記新
竹粉衣香滑一竿竿
清晨花下露團團飛鳥行吟仰面看傑句天資人不
及勿嗔島瘦與郊寒
壓枝萬朵濺如繡初歇連綿十日霖穿葉蛛絲輕似
線刺香蜂尾快於針
倦行放步臥垂楊誰打鞦韆笑隔墻風物惱人情不
淺歸來山色更青蒼
夜凉靜話欣同榻春晚分題喜共窻解笑睞任才莫
敵詩禪美譽舊傳雙

紅梅真是醉吳姬浴罷偎風事事宜吟次紛紛落紅
雨小禽飛去動危枝
從游法侶意何長況更深雲僻處藏共喜春山有新
事小窻晴試露芽嘗
南來還復見春殘歷亂愁人恰萬端賈誼少年能肆
筆太公垂白始投竿
楊花滿院掩深關半榻文書偃臥看幽鳥等閑回歷
眼暖風時復破春寒
春寒瘦骨病難禁多謝新晴發曉霖自補衲衣矮窻
下黃鸝聲好屢停針

劇笑自知蹤與室好詩安敢望門墻饒君麗句春難
敵輸我朱顏鬢未蒼
深院無人得散衣海棠經雨更相宜若爲化作翩翩
蝶遶此扶疎竹外枝
清絕新詩寫硬黃著籤端爲密收藏自驚短拙知何
限愛子高才見未嘗

海棠

酒入香腮笑未知小粧初罷醉兒癡一枝柳外墻頭
見勝却千叢著雨時

和余慶長老春十首

野梅官柳不勝春妬面愁眉各鬬新欲作清詩成瘦
坐生憎白雨解催人
葉欲藏禽花没腰春愁舉𦙶覺難消碧雲新月誰梳
鬢翠浪柔風自織綃
鳧鷗水暖聚圓沙帶雨春湖脉脉斜翠綠受風遮徑
柳燕脂含雨隔籬花
葉雲誰剪苋花身花底何人笑語頻應是流鶯訴心
事窺墻欲見恨無因
一盞露芽袪睡思半簾踈雨作愁媒似聞池館花如
海杖策當爲得得來
嫩寒清曉欲留春睡足山中樂事新珠玉等閑無脛
至風流全付茂陵人
柳如西子舞時腰飛絮初狂雪未消多謝余郎造化
手解拈春色寫鮫綃
雨過清流走白沙隔籬紅杏一枝斜可堪風日濃於
酒更愛君詩麗似花
舊游新事兩關身花下清晨吉㚄頻野步尋梅曾共
樂夜詩聯鼎願相因
人笑才高負禍本自驚詩好是窮媒貪看百尺遊絲
轉忽見雙飛乳燕來

遊西湖北山二首

幽草青青繞竹扉雨餘人在杏園西無端黃鳥驚春
夢正向綠蘿深處啼
春園南北荷過墻墻下離離草更香啼鳥野花無問
處蒼山半落下殘陽

次韻超然春日湘上二首

暮年身世極南邊病眼愁看北客船憶著金明池上
路寶津晴氣隔霏煙
年少無愁事業新小詩寫得楚江春已知字字愈頭
痛可是騷騷解逼人

春晚二首

方見柳條堪結紐忽驚梅葉解藏禽春歸曳肘徑不
住院落殘紅一寸深
閑愁一寸在垂楊遊絲百尺拖清曉榆錢滿地贖春
歸山茶昨夜都開了

長春花

人間花亦有仙骨卯酉發妝呼不醒醉裏那知更歲
月韻高斑草臥空庭

上巳

桃花落盡柳陰成寒食風光小雨晴半掩寶書凭几

坐滿庭芳草為誰生

題黃山壁

夜雨曉晴春盎盎綠愁紅醉思迢迢獨存滋味無人會笑看柔風拂柳條

初夏四首

嘒嘒新蟬綠葉邊一聲臨晚到山家未應春色全歸去猶有芳叢刺史花

野水稻苗青拂岸柘岡麥穗熟分歧前村父老胥歡甚笑指橋邊露酒旗

院落寥寥日正長小梅初熟亞枝黃午窓書引昏昏思角簟宜開舊竹牀

流鶯聲老綠楊中欄檻蕭疎隱晚紅二十四番花信重園林又覺轉熏風

南軒

南軒日静小簾開百舌無端喚夢回莫為楊花不相識隨風還解過墻來

次韻方夏日五首時渠在禹谿余乃居福嚴

殘書半摺立風檐欲步還慵睡未饮忽憶故人談笑處嬖蓮嘗大嚼炎炎

聲華籍甚溯東西曾次玲瓏絕坎蹊邢料南來遭白眼强顏腰作偃松低

山縣蕭條早放衙塘蓮無主自開花三叉路口炊煙起白苑青旗一兩家

水閣風微快葛衣沙村返照淡餘暉數聲楚些無情思不似吳中緩緩歸

我億西湖山水清君詩說盡欲歸情何時京口同煙艇柔櫓咿啞短作程

嘗盧橘

皮似柿椑髮易剝核如龍眼味芳鮮滿盤的皪如金彈叢手分嘗憶去年

新竹

琅玕數本倚墻陰新筍均條忽作林昨夜小軒添得境却須佳月碎篩金

秋晚三首

藜杖晚經桑柘塢園林秋盡露人家破籬犬吠柴門掩寞穙自歸山日斜

碧雲紅樹晚相間佇立不堪游子情劃破秋空一行鴈斷腸南去兩三聲

紫梨紅棗入九樹竹屋柴門三四家機杼聲遲秋日晚進籬寒菊自開花

雪中山茶
綠羅架上破紅裙占得春多獨有君那料曉來猶帶
雪素衣丹頂鶴成羣

謝妙高惠墨梅
霧雨黃昏眼力衰隔煙初見犯寒枝徑煩南嶽道人
手畫出西湖處士詩

妙高梅花
戲折寒梅畫裏傳便知香爨攬佳眠愛吾花木逡巡
有乾笑春風入暮年

琛上人所畜妙高墨戲三首 并序

淮上琛上人袖妙高老墨戲三本來閱此不自知
身在逆旅也妙高得意懶筆而琛公能畜之琛之
好尚蓋度越吾輩數十等也爲作三首結林間無
塵之緣

年年長恨春歸速脫手背人收拾難那料高人筆端
妙一枝留得霧中看

脩葉闌花增秀色爲誰幽徑撒秋香還如此老行藏
處不爲無人亦自芳

一幅湘山千里色碧天如水蓋秋寬磨錢作鏡時一
照乞與禪齋坐臥看

次韻翁教授見寄
仙郎落筆敏鶖鴻文字追回兩漢風脫脫舊聞供十
吏探懷行看取三公

夢中作
無賴春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鶖濤不知兩岸人皆
愕但覺中流笑語高

紀夢
玉纖金釧隔窻紗醉整殘妝滿鏡花擬地跳珠千丈
白骨飛寧復用毛車

過小院僧窻有假山絕妙作廬山勢書此

廬阜歸心久未降夢見時復渡湓江忽驚古寺秋庭
上翠感煙鬟對矮窻

次韻五首
成破須臾知世相雨雲翻覆見交情何時一葉春湖
闊寒管橫風夜月清

正爾思山想歸路偶行看雪立階除忽驚晝永軒窻
迫推抵清寒擁燎鑪

懷中但自除衣垢面上從教有唾痕負日風簷成坐
睡夢隨鷗鷺落江村

苺苔徧地榆錢滿院落無人柳絮飛信手翻書香篆

冷夕光山翠上窗扉

措置已落古人後猛省令人愧衲裙廬山好處軒窗在留眼歸看五老雲

次韻巽中見寄四首

君才俊却海東青鼻笑生華筆有靈寄我小詩足風味展開如對鏡中形

臥念高人最起予時時想見秀眉疎石門自古無佳句寄語雲山莫放渠

停蓄幽懷萬頃波一傾要及少年時正當清嘯尋君去已辦登山緑玉枝

別後夢歸關不住得歸車已走先鋒催詩痴子撈春甕有味難言却皺容

謝人惠蘆鴈圖

道林煙雨久不到忽見橫州蘆鴈行笑裏筆端三昧力坐中移我過瀟湘

湓江宿舟中

琵琶亭下孤舟宿夜靜風清水四圍胡蝶夢中江月白蘆花鳴笛釣船歸

過蕪湖晚望

盡日舟中情思疲晚來何處最幽奇沙鷗數隻妝江面雲帶兩條山畫眉

東流阻風

秋葉蕭蕭風索索迎賓亭下水瀰瀰蓼花深處老漁父更把牀頭羌笛吹

次韻孫先輩見寄二首

從來佳句出寒餓太白飄零子美窮著下萬錢如有意作詩還與不須工

長欲探懷取卿相對人信口比伊周安知投老空峯在句法不醫雙鬢秋

過湘江題慈雲寺壁

慈雲寺在古城隈月榭風軒照水開獨倚欄干秋雨後青山相逐渡江來

再遊讀舊題

渡頭路入白雲隈斷岸柴門窈窕開忽憶去年曾過此拂塵閑看舊題來

晚歸福巖寺

淺抹濃堆翠却煙老松無數更蒼然石梯又入千峯去時見樓臺夕照邊

次韻忠上人長沙雪中懷古二首

楚國樓臺凌九霄軟風行復弄柔條當年絃管今何

處飛雪滿空如舞腰
數峯江上曉不見指點先煩柳棵條却望蒼崖尋折
幹偃松梢重壓龍腰
書白木寺壁
寒巖花木鬭迎春古寺脩篁戰雨聲頁日晴軒成坐
睡朦朧何處鷓鴣鳴
過長馬市
長馬人家古道旁秋來禾黍已登場池塘水落菱蒲
冷籬落霜晴橘柚黃
書湛然亭

家在匡廬疊翠層雲開彷彿見微稜褰衣欲上千巖
去隔岸扁舟喚不應
次韻張敏叔畫桃梅二首
要看紅雨滴殘春作陣驚飛亂蝶羣好在一枝長不
死謾煩詩筆掃煙雲
玉骨冰姿過眼空却煩摹刻倩詩工暗香錯莫知誰
寫多謝黃昏一陣風
送覺先歸大梁二首
殘秋千里游梁去破浪扁舟別我來對坐無言看山
月一庭松雨在蒼苔

閙人忙事莫參差各夢同床暗發嗟相値一權難把
玩摩頭輪子看京華
題貴遠書房
軒上仙郎面如玉檻前脩竹翠於葱壁開他日森眠
足應對同僚話故叢
李商老自山北道中作詩見寄次韻
寒驢醉頰兀紅酣眼艷秋波望翠嵐長向詩中見風
度愛君筆力似黔南
初至崖州喫荔枝
口腹平生厭事治上林珍果亦嘗之天公見我流涎

甚遣向崖州喫荔枝
至海昏三首
前身定是赤頭璨風帽自欹麻苧衣久客瓊崖看詩
律袖中藏得海山歸
我老又窮交舊絕姓名面目畏知聞殘痂是病竟不
悟畏飾相從獨有君
天公無計奈此老時復致之栓索間寄語故人休念
我幸因王事得游山
次韻壁間蔣侯詩
軒前叢玉是誰種笑裏風姿件件宜耐久節高真不

屈此情惟有雪霜知

遊石臺寺

歲晏身心無一事江山信美又吾鄉去年今日黃河北夜趁明馳上太行

永固登小閣

老僧乞食城郭去小閣無人獨自登急雨忽來添暝色諸峯領略露寒層

會性之山中二首

秋來林下偶相尋松雨風泉一徑深小立聽君臨水語十分知我住山心

江山千里笑談中暖熱寒泉出伏龍却看秋容能拂掠夕陽無語斂眉峯

守道太尉醉鄉

權伯平生數往還箇中城郭未曾關暮歸健倒三四五憑仗酪奴扶玉山

世明九客同登滕王閣索詩口占

西山出雲青未了九客凭欄一笑時秋天便是一張紙寫取江南覺範詩

贈胡子顯八首

小縣風光秀句傳太平無象宰君賢雖非社日長閑鼓不是炊時亦有煙

作官要自有家法童稚熏蒸飽見聞堆案文書談笑了先將勤政報君恩

去年苛政如狼虎盜賊縱橫民散居那料春來見天日抱孫門巷買犂鉏

社飲扶攜春日和柘岡麥飽竟相過不因舊歲遭胥苦安得春來喜氣多

無數花紅霞委地幾重雲碧幕攔空遙知客退西園裏盡落登臨語笑中

庭訟凋殘道氣增早衙清罄夜香燈吏人莫作官人看我是南州有髮僧

弄晴雨過秋針出花信風來麥浪寒想見豐登民訟少長官行摺道書看

煙聚散亂猗梳月谷口舍胡欲吐雲山寺閉門春睡足可憐凭檻不同君

何忠孺出芝草三本皆黃色指其小者曰昔登第時產此今重華為作此

家山又產靈芝瑞天獨於君著意深層秀已呈重蓋兆色黃更類笏頭金

古鼎

器分三足眞神物具體而微有旨哉我識地靈先獻瑞知公才業足鹽梅

舟行書所見

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閒箇中著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

東坡羹

分外濃甘黃竹筍自然微苦紫藤心東坡鐺內相容攝乞與饞禪摘舌尋

宿芙蓉峯書方丈壁三首

二十六窩後臂上夜睛引手酌星河忽驚此地羊腸險世路羊腸險更多

赤髭病客煙瘴面漆膣道人冰雪容俯檻夜殘看落月不知脚下有千峯

人間熱惱不到處一室篝燈到曉明枕臂聊爲吉祥臥雪霰聲與夢俱清

過寶應訪蓮川不遇書其壁

屋老僧殘湘水濱叢林氣象做比隣莫嫌川客貧徹骨滿院青春不借人

次韻曾侯分春亭

杖藜庭下花如海紅浪顛風急雨時分得春歸無著

處都將裁刻入新詩

次韻晚起

春眠失曉殊可喜紅日曨曨鬧喚起平生嚼蠟觀世間一覺夢鄉如此矣

次韻春風

吹發風俱小雨來殘紅掃盡露蒼苔稻畦綠錦無邊幅更欲煩君爲剪裁

次韻題蓀光庵

一庵萬事不挂眼孤坐枵然龜六藏漆園模索太饒舌强爲立名爲蓀光

次韻碁堂

晝戟叢中小鶴驚日長閒試道衣輕含風廣廈過微雨賓從時聞下子聲

次韻西樓

萬古湘江繞故城木光夕照動簷楹行人仰看春風軟吹落凭欄笑語聲

三月登湘陰景醇湖山堂時江漲而雨未止

煙雨溟濛暗小窗湖山堂下水連江已欣一葉浮千頃更愛飛來白鳥雙

又登鄧氏平遠樓縱望見小廬山作

倚欄天際數歸帆春在滄州數筆間我與小樓俱是
畫雨中猶復見廬山

意行入古寺見鄧生之畫以谷量牛馬寺舊藉
余賦詩

清明雨過快晴天古寺尋春亦偶然濃笑春風窮似
我也將柳絮當榆錢

南嶽會禪師往京口省枯木老禪過余湘上夜
語及前詩三絕要謁夢蝶老居士不覺有懷
其人

若逢夢蝶庵中老爲道歸期歷舊年肯施獨龍岡畔

地大勝小嶺買山錢

會師胡盧而笑曰獨無語以餞我乎因賦此

倦臥者閑峯頂雲呼船閑立楚江濆愛師任運如湘
月影入千江體不分

贈覺成上人

雲泉措置萬事外鬚髮殟零伸欠中想見龍城山下
路一川秋色稻花風

送向禪者省親約三月時復來

小雨初晴上元過湘江水生圖畫開江南今日且歸
去杜宇啼時還復來

次韻惠梅禪師見寄秋日四首

客情容易到雙眉乾沒晴湘夜月暉風露滿庭人未
寢飛螢故入小簾幃

長廊廣殿午風清禪倦何妨曳履行歡喜閒中有奇
事鑷髭空對紙窗明

兒高山水目清暉雨勸孤雲放縱飛多謝炎涼推遷
暑更闌靜極忽僧歸

飽霜毛穎泛松煤窗底魚牋自在開琢得小詩清似
王步筇時遶紫莓苔

補東坡遺眞姜唐佐秀才飲書其扇

此生身世兩茫茫醉裏因君到故鄉滄海何曾斷池
脉白袍從此破天荒

次韻蕭子植承務四首

別後時時想見之朅來吐語便能奇夕陽寒帶殊山
雨寫出蕭郎醉裏詩

萬鍾我欲解帶貪雙璧從來賜立談君視新豐獨杯
客不因州縣著來齎

錦堂閒有傳夫子馬鬣倉官臥夕煙未展玉堂揮翰
手却來從我弄雲泉

秀句端如我晚煙白髭盡出石門禪未論翰墨鶯流

輩只識蕭郎亦自賢

英上人手錄冷齋爲示戲書其尾

五鼎八珍非我事曲眉清倡乞人爭一帙冷齋夜深
話青燈相對聽秋聲

入九峯道中

插身在俗熱惱處留眼看山寒翠中脩徑掃除知有
寺忽驚窗戶濕青紅

讀和靖西湖詩戲書卷尾

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
畫爲作春寒出浴圖

與超然至谷山尋宗禪師遺踪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宗公事跡無尋
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崇山堂五詠爲通判大樂張侯賦

靜隱堂

扶策經行此堂上萬峯翔集漢江津山林未放公深
隱只恐功名逼逐人

信美亭

小停與客登臨處閒暇江山又故丘最愛名花每含
笑更憐幽草解忘憂

致爽亭

亭中偶坐悠然見不學王郎拄笏看多謝秋山每傾
倒潑雲秀色墮欄干

妙觀庵

閑來禪室倚蒲團幻影浮花入正觀江月松風藏不
得大千俱在一毫端

崇山堂

襄陽林壑精神處此地正如眉目間笑看弓彎弄雲
水風流那減謝東山

書寂音堂壁

永懷焦管愧平生任運無心更道情野火燒廬成露
寢暑天因俗亦江行

介然館道林偶入聚落宿天寧兩昔雨中思山
遂渡湘飯于南臺口占兩絕戲之介然住廬
山二十年尚能詳說山中之勝

城中信宿無所詣徑作思山破雨歸偶過南臺同野
飯聽公放意說巖扉

楞伽本在海中央鉢具懸知掛舊房不乏木杯驚俗
眼一蓑煙雨渡瀟湘

題清芬軒

隔屋江梅欲墮飄幽香細細故相撩披衣春曉無人
見小立微聞意已消

次韻資欽提舉遊浯溪

遐往高風不可攀老成今獨見波瀾平生嗜好如漫
叟更在浯溪煙水間

次韻題德岡鋪

舊聞清憲使臨邛今日公能繼此風舍者從教坐爭
席玩龜不厭撫焦桐

次韻自武岡趨東安道中

枕孤衾冷月空斜臥看青燈自委花逸想醉翁非夢

語酒醒能道客思家

次韻邵州道中

手折清江接暮林墮江殘月水浮金松間有風自成
曲清坐不須重整琴

次韻曾機宜游山和江晚望

貪看江草間江花不覺移舟著淺沙數筆瀟湘春自
曉橋叢離落霧人家

閏三月經旬雨江漲已及舊痕而湖山堂之下
船猶著沙二十七日與天寧清修白鹿龍牙
開法同赴景醇飯而廣法益陽來遂援坐入
門湖水漲滿其碧勝鏡景醇曰湖山正爲公
輩甚喜作此

湖山景物亦相知豈獨紗巾壞衲師喜我遠來何以
見夜來湖水滿平隄

巫山圖

誰開幅紙如方鏡照見巫山十二鬟若信朝雲是阿
霧許愁那復置眉間

古詩云蘆花白間蓼花紅一日秋江慘澹中兩
箇鷺鷥相對立幾人喚作水屏風然其理可
取而其詞鄙野余爲改之曰換骨法

蘆花蓼花能白紅數曲秋江慘澹中好是飛來雙白
鷺爲誰粧點水屏風

佛鑑與修天寧而大檀越輻湊六月初吉有雙
蓮開殿庭之西池作此

露井銀牀照碧苔地靈獻瑞亦奇哉將成萬壽千楹
構故遣雙蓮一夜開

題通判學士適軒

小軒只著竹方牀散髮陶然夏簟涼手倦拋書成午
睡夢回齒頰帶茶香

清侍者自長沙歸雲居來辭且乞偈余欽目想

見清白遥田莊拄策而上將及到天亭回視
諸峯如開種所作廬山夕陽圖
到天亭下開春曉叢揖萬峯螺髻青瘦策緣雲上峯
頂爲誰粧點夕陽屏
宿興化寺
天陰連日不成雨古寺無人鳥雀喧立盡黃昏門半
掩縮肩褧被作猨蹲
心上座余故人慧廓然之嗣而規方外之猶子
也過予於湘上夜語有懷廓然方外作兩絕
風骨東甌語帶吳見君滿眼是西湖徑山河上今佳

否想見年來鬢亦枯
十年不得吳中耗凋盡耆年付等閒聞道瘦規顏愈
少獨餘此老殿湖山
寄題勝因璟翠亭二首
遥知與客登臨處看得雲山到落暉四注小亭清入
畫萬竿寒玉碧成圍
萬身高節清癯老四座飛簷寒影閒門外黃塵吹鬢
者有誰見此坐看山
次韻夏均父寄曾元素三首
溪上江山似故鄉揭來卜築近魚梁會須一葉浮秋

浪臥看鷺飛白鳥行
文章風節冠中朝聳壑昂霄太華高想見山陽賓從
上醉圍佳麗寫臨皐
孤鳳丹山五色雛人呼身後秘行書高標秀徹如春
曉更愛含風萬頃湖
廬山雜興六首
野徑無人花競芳淡紅疎碧間輕黃不須折向尊前
供杖屨歸來已自香
山中流水水中山盡日青黎共往還閒向僧窓看圖
畫不知身在畫圖間

幽花疎竹冷梢雲江北江南正小春但得青山常在
眼不妨白髮暗隨人
別開山徑入松關半在雲間半雨間紅葉滿庭人倚
檻一池寒水動秋山
白水連空不見村冥冥細雨濕黃昏秋山只尺無由
到須信關人不用門
秋山木落見遥村取次人家只隔雲一陣西風雨中
過數聲笑語領頭聞
道中二首
蒲柳冥冥花已殘水田南北是青山晚村歸路聞啼

鳥家住寒雲縹緲間

元石無塵處處青一谿花照碧天晴山雲亂却來時路雞犬惟聞洞口聲

奉要勝軒居賓居士三首

漠漠煙雲映碧流暖風晴日動鳴鳩何當綠葉楓林下杖屨相追結勝遊

出御未聞歸北闕爲市長念入西臺林間三月花猶在第恐春風作惡來

栢岡陰藹雨初晴野逕無人獨自行一飯芽齋最瀟洒香芽如玉待君烹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六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刻此卷　海鹽了緣居士

對　長洲徐晉書　句容戴應聘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嚴雄善堂校

偈頌

摩陁歌贈乾上人

處處三門向南開青山綠水自圍𥳑鐘魚鳴時攤鉢盂精粗隨分喫些箇一生受用只如此何用忙忙脚踏火口開莫說事留取吞飯顆眼明穿得針要自時補破粥後眠一覺不著溲漲亦不起齋後行數步不是肚膨也打過我不求世人世人不求我時時牽衣領臃腫包頭渦一昧怯風吹耳朶世上許多人栴栴猶如蟻旋磨團團並頭爭什麼一籌輸與摩陁板頭盤脚坐人言南嶽好奇峯七十朶廬山更是好瀑布畨天雲淨色不受流殿閣參差如畫出萬人圍遶看登坐汝若學道便成佛汝若不學地獄禍眼看鼻孔也尋常六月日頭甚熱火一籌輸與摩陁看屋臥喚渠撓不來送渠推不可摩陁摩陁無如之何問著不答好啞大哥

讀禪要法

天王如來現于世文殊思往問法義便遭貶向鐵圍

山須臾復攝文殊至文殊拜起依位住問我此諸坐
何過佛言汝自隨觀難故起現行為不可佛邊女子
名離意端然入定方七歲又問何以不逐之佛言此
女久無意女以無意逐獲免十方來衆何不遣如來
自在神足禪有意測之近成遠

送端上人入黃龍

一箇面如楪子大眼耳鼻舌分疆界髑髏裏面都不
言聽渠外邊爭揑怪日用經行坐臥中一段光明没
遮蓋端上人會不會會與不會俱窒礙如見靈源臨
睡翁石火光中著精彩

好菩薩

好菩薩人中來好菩薩羊中來女媧弄土飛塵埃洛
陽樓閣非願力衆生業影空崔嵬恣肆心不在法道
鮮衣美食何為哉好菩薩人中來好菩薩羊中來女
媧弄土飛塵埃

慎姪來侍求偈

十方都盧是箇虎玄沙斫柴見不怖傷却報僧云是
汝言中有響今誰悟華林年少相體解庵中與之同
行住誰會呼作大小空癡兒見之毛卓豎我居十年
無侍者呼喚應時隨指顧有人問著是何宗萬里無

雪霜月苦

變禪者歸蔣山見佛果乞偈

霸陵將軍萬人敵射虎飲羽馬辟易下馬視之輒一
笑寧知虎為草中石控弦復射又中的砉然有聲箭
不入將軍但知為石耳坐令疑虎心相失諸方今誰
達此機蔣山老勤默而識變公心挂蔣山雲浩然欲
歸約不得洞庭青草水粘天高帆摩空一千尺仰看
浪摧碧玉山此時法界毛端集

送遇禪者歸荊南見無盡居士

長沙大蟲方肉醉倚樹痾癢威見尾遇禪來展寂子
機舉足欲促適其睡後身荊州張曲江解鍛佛祖如
老羆如聞去作丹霞問正當一口吸西江西江一口
吸得盡是汝法身應有勝要今川客讀此詩都作蔣
山吞栗硬

警策

汝未辦道業何能超塵累但觀身精進則知心猛利
日中乃當食食不敢盡昧夜分而後寢寢不敢熟睡
貪入光明想貪證法明智是名心出家是名身出世
大哉無累神合此有道器若具所行心件件俱不是
而稱釋氏子動止是羞愧

雲庵和尚生辰燒香偈

直心是道無虛假是牛何曾呼作馬平生日日常一般但知九旬爲一夏聲色崢嶸爭蓋覆法身散失無尋處因緣時節屬今朝不用追求全體露七十八年彈指過元來諸數不曾陰南臺再拜炷爐香直渠當時不說破

雲庵生日空印設供作偈福嚴南臺萬壽三老與焉次韻

不見叢林老陝西鐵牛生得石牛兒泐潭撲面紅塵起四海禪流滿肚疑潙山作人熱心肺冷處著火人方知龍山說偈聊戲耳萬象驚吒天魔悲三生大士視雲漢和倡四座知爲誰南臺拱讀萬壽笑生機妙語皆臨時諸方傳誦著精彩不是龍山唱和詩

欽禪者乞偈

三世如來所說開遮或擒或縱一切微塵句偈只明衆生日用譬如一室千燈其光不雜不共無色天女擊鼓四大部洲頭痛一切智智清淨開合不成痕縫欽禪一等行脚莫聽虜子取奉若說有法可傳但作眼見鼻孔

宜上人天眞庵

醉李宣道者活計太天眞把茅蓋頭處只就松樹身樹邊有石兩三塊便與傾倒爲比隣眼子卒律音寂寂亦惺惺却倩松風替說法而石側耳聽宜公喞云直饒聽得如器盛水瀉也是外來之[redacted]何如我此橫眠坐睡佛祖一齊喪氣

題草衣巖

祝融凌寒空方陟綠雲徑此山翠被重有巖如側磬拂石聊枕肱便覺諸緣靜萬尾粲霜曉千里增目迥石頭有高弟衣草却心病千年續燈人誰接燈絲命

送先上人覲潛庵

潛庵九十一自是百歲人造物偶遺漏頓置漳水濱先禪江西來逸得渠儂眞展拄雪色壁毛髮皆精神三玄合水乳五位透金塵譬如百衲帔歲晚恩惠新臊僧不肯信眼肉懸千斤飛鳧略燕楚斂若臂屈伸衲子參活意擊電飛機輪寧如臊僧徒蠢蠢粘唾津

珪上人兩過吾家既去作此

牛鳴馬不仰火必就燥地應眞隱就源寂子一再至至言無緣飾大道甚簡易三關不卻人見者自擬議法身忽有臊佛祖俱喪氣君看蘇歸人徑去方掉臂

送親上人乞食三首

荊釵女上採桑畫鴟女衣羅綺赤脚人趂兎鹿著靴
人飽食肉百丈出家不害癡一日不作一日飢後生
十指不點水得便宜是落便宜親禪學道不擔板白
然公辯私亦辯新年持鉢走衡湘要令一衆毛孔香
雖應鋒機不是語句鴨寒下水雞寒上樹不妨辨衆
推究自已一手摸魚一手戽水推開三玄玉鑠揩拭
同眞十智要知天下南臺口含三十六齒夜歸候門
立地笑眼䐉癡憨肚裏峭緣來點鐵成金法白揣與
人人不要
以有麥幻身安能辯飢渴剃頭捨飾好則以乞爲活
錄盡世間心方稱閒披衲格言非汝欺餘塵尚諸學
吾師三界尊食時亦持鉢春風吹湘雲萬峯寒踢卓
出門一句子團圞生四角

讀龍勝尊者語

鼓聲無作者有作必有處乃知畢竟空誑惑凡耳故
鏡象無生滅生滅則有體乃知畢竟空誑惑凡眼爾
以我如實知法無心外者若人見自心一切如幻化

花藥英禪師生日其子通慧設齋作此

甲辰臘旦底時節太虛完全無一缺陷虎機參陝右
禪罵人背是新羅鐵雲居老子最精銳長笑師兄難

欽定四庫全書

石門文字禪卷十七

控制龍象蹴踏非驢堪鷲王擇乳非鴨類睡快庵中
知見香試焚一銖熏十方不在鼻端空與木畢竟此
香何處藏

四偈并序

和州褒禪山二禪者甲乙俱學於長老允平平稱乙
才敏甲忌刻日夕以計傾之平用之作維那甲愈怒
以悖語侵平平不得已用爲監院於是乙怨毒列其
下不勝其忿首於官曰甲嘗焚毀九曜幀子官四甲
甲稱平所教坐此平編管利州甲編管洪州甲見余
哀訴曰吾未死猶復乙也余憫其爲嗔火所焚蓋差
緣耳始俱學道極善緣也中相忌以私緣差耳終至
於累其師作四偈以勸學者此風殆不可長也

妬忌之火焚燒善根增惡果報壞好名聞以著我故
見慢增勝瞋所蓋纏心不清淨大則壞國小則殺身
從古至今數如沙塵既會怨憎當衣慈忍如是進者
名眞隨順

見勝進者心生嫉妬以茲剏相包蚍卼怒不敢以身
而先天下三人同行必有師者孔老之聖行已如此
奈何懷瞋而稱釋子子以緣差我故痛告盡世間心
乃可學道

白衣微漣輒易覺軟泥硬地俱隱脚自家力量那借人了義心頭無處著實無一法可相傳直語臨機休卜度

次韻李商老送杲上人還石門

解彈無絃琴急拍紅牙碎得生覩史天寃債有頭對須知泐潭禪妙出言詮外猛焰爐中墮指冰箭鋒拄處君休昧

永明禪師生日

教乘法檀越宗門禪判官今朝藏不得推出與人看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

隆軒

當初二祖說禪拜起依位而立後來百丈聽法卷却坐前拜席曹山一隆二曰老兒衣穿骨露譬如彈指閤前門開還合如故

棗柏生辰

十世古今圓當念日用當以何法驗夢中享盡百年榮黃粱未熟路傍店乃知無明無性體狂逐妄緣顛倒轉棗柏指我此妙門故能千偈如瓴建

三月十七老黃龍生辰

黃龍三月十有七天下衲僧信不及盡道三關透者

瞋恚現行時無明所迷醉不知自之失但見他人是如人在暗處見外不見裏大哉聖人學事事必求己曹谿傳祖位夜春先屈身童子誦句偈乃稱曰上人南山證果位天神常伏膺自以本持律不敢稱大乘

日用

晝爲情緣夜爲惡想譬如血脉流注不斷笑喜怒罵折旋俯仰我觀個中無三界相山河大地與意俱喪十方分身向此安葬耳中有塵捕風縛響舌頭無骨如拳展掌嬰兒哆啝語無背向終必得物人不敢詆是堅密身獨露萬象纔落意地即同侶伴

八月十六入南昌右獄作對治偈

那落迦中論劫受苦焚鐵其地汁銅其柱魚鱠而餚瓜分而鋸於一日夕有萬痛楚我遊世紛重閉其戶而此知識勃然而怒吏收付官於此土住自尋其罪焦芽石女然非天人所能見與自業成熟現行會遇受盡還無無可措慮我作是觀上契佛祖

貪不繼偈

觀餓鬼趣論劫飢渴針鋒其咽火聚其髮晝夜號呼百千死活我常飽暖今暫缺乏當生大悲入此觀法

讀嶽禪師錄

難具直眼橫誰不識滿院東風花不言死生情盡於
今日汨羅江上小叢林放意說禪無愧色

黃龍生辰因閱晦堂偈作此

萬古知音是今日晦堂古錐口門窄今既不來昔不
往桃花落盡春狼籍南臺茗椀薦爐香世禮叢林笑
未忘只箇死生收不得夢中聲色謾遮藏

正月六日南安巖王生辰

生死從然無背面名字由汝舌頭轉昔日曾死今應
生今日是生何不見是俗何故無鬚髮是僧何不著
伽梨僧俗死生明不得團欒一句區如錐

超禪師示衆云見聞覺知只可一度

見聞覺知只一度如刀斫水終不破細尋痕迹了無
有謂無破處則不可譬如密室風寂然謂風無有俱
是過以扇爲風則動搖風本不動汝會麽

不能爭得偈

頭顱枅枅貪肉臠眼孔巴巴憎妬聚但尋他人是非
說不知自巳敗闕露鬪死他年輪與我鬪生今日不
及汝見時先意相不審各自念佛修行去

雲庵和尚生日燒香偈

妄見往來顚倒性智入三際刹那定卽此名言是汚
染知爲汚染心淸淨此知不屬緣非緣一絲不挂魚
脫淵夢幻死生藏不得永夜淸宵常現前

戊戌歲元日夢雲庵攜登塔問答甚多覺而忘
之作此

政和八年四十八一念了知一切法顚倒妄想垢消
滅平等性智光通達常令現前絕功勳不欲染汚差
毫髮雲庵夢中提誨我不然何以同登塔

過張家渡遇雲庵生辰

十月十六誰宗旨無聲三昧重拈起十方三世側耳
聽刹刹塵塵俱解義雙林樹開榮枯枝寶塔佛分生
滅理一絲不挂露堂堂要識雲庵今日是

永明禪師生辰

西湖水生洲渚失南屏雪盡峯巒集新春歸來誰使
令殘臘遁逃追不及死生難分後先際古今不與絲
毫隔平生說法如雨雲說得分明惟此日

贈承天遼岑

長沙大蟲今尚在眼吻開合珠光彩妙年憑陵舌翻
海衲僧呼作叢林客邇來頭有把茅蓋栽田博飯自
扶來禪道從他別人會且復閑眠搔癢背

題淡軒

道人口吻最光滑行脚飽叅奈粗糲少年背徧諸方
禪道來解堯三隻犢世味從來崖蜜甜我此一軒如
嚼蠟客來有語但寒溫坐久時見眼開合

送澄禪者入蔣山

妙明廓徹圓當念念未圓明顚倒轉昏如醉眼旋屋
廬屋廬歸然醉目眩要令鵠崙常現前一切時中莫
汚染昔日蔣山解頴草一字不可饒兩點

送忠道者乞茇

水行無聲知其深玉瑕不變知其粹逆順門高懽喜
登辦心成就一切智楊岐臥榻有眞珠杜順法身無
紙被煖上說禪炭裏藏不妨道者閑游戲

再送之

出家放曠斷愛緣是心清淨離蓋纏君看鐵脊忠道
者妙如神魚初脫淵閑行覷地一笑喜自言拾得南
臺禪東勝身洲兜一喝驚得山河磨鏇旋

昌禪師尾翁塔

尾翁外尾中曠達未死不妨先建塔心如平地起骨
堆聊對時人翻著襪任山送客不過溪尾徑不減石
頭滑諸方來者莫麤心舉步亦須防倒躂

送肇上人還江南省阿尚

窮冬急景江村暮道人千里江南去明宵應宿路傍
店敗絮枯禪山月吐死生面目無處尋但餘體栗空
餖飣能知忍凍非他物便可鵠崙吞佛祖

明教夢中作

釰戟光芒星斗動虎方肉醉山嶽恐層崖斷處一庵
深冥坐不言百神悚臨際仆地拔而起眼蓋叢林氣
深穩覷面堂堂不覆藏個中無地容思忖

見志

逼塞虛空難躲避笑渠百計苦搜尋至無著力爲明
見但盡攀緣是背心顧我竪旗降老病有誰橫槊捍
叢林木鵲巫峽思前事正愜雲巖隔信音

示禪者

庵內不知庵外事坐看來者墮鋒機忽思良遂叅麻
谷大類清平見翠微黃檗棒頭寧有法惠超言下便
知非意根欲立無存處萬象同時把手歸

題石頭頓斧亭

兀坐等閑酬客問碌塼拋出亦光生欲憑妙語分賓
主須識塵機有濁清麟角與高推獨步石頭路滑若
難行草庵依舊青松下睡起晴窓撥眼明

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明禪師生辰三首

世界撮來如粟米根塵劈破似虚空驕嘶鐵馬追風去秋鬬泥牛躍浪中十聖撼搖無縫罅三賢摸索隨盲聾長因此日容瞻仰面目分明歳歳同

剎那思慮不及處智入三世無去來水母有蝦方見色芭蕉無耳亦聞雷閑中情垢消磨盡笑裏心花造次開今日全身毛孔笑老師帶伴與春回

昨日雲門曲調分今朝法眼已生孫渠將大地藏針孔汝等諸人甚處蹲塊石浮空將壓汝一毛在火不曾焚孤猨呌月千巖曉知道當時以眼聞

南安巖主定光生辰五首

老兒饒舌太慈悲此日提綱決衆疑解説神光摩頂後分疏死日降生時落人塊石懸空住噴火雙蓮結子遲堪笑年年正月六出羣消息少人知

贈以之中擊電機不令點盡入思惟嘶風木馬空成夢喘月泥牛醉未知五蘊完全真死日百骸消散是生時雲門函蓋乾坤句語默何人遣得伊

南安巖本在長汀巖主年年此日生笑裏一毛無間斷毫端十字露縱横未離唇吻成窠臼纔落思惟墮塹坑自是定光那借借可憐馳逐並頭爭

體妙常明目神解不關托境仗緣生從來懶欲當頭道恐後空存染汚名苦口傷慈成漏泄死時生日太分明堂堂試展巖中像稽首重瞻道骨清

不涉春緣正月六衲僧拾得聚頭看大家宜著音容想一笑風吹牙齒寒欲問死生口門窄更分僧俗眼皮寛湘山雪盡千巖曉贈以之中墨未乾

老黄龍生辰三首

綱宗壁立大崔嵬魔外聞風膽自摧萬古知音今日是三關鎖鑰一時開從教意氣縱横去終解形容寂寞回寄語兒孫著精彩黄龍手段似南臺

壓秀山峻鐵崔嵬曾向慈明喝下摧解作臟身衣帶

露不須彈指閣門開三關未透從教去萬里追思却再回已墜綱宗誰整頓杖藜今日獨登臺

同登尤仍到崔嵬困極那辭共墮摧待汝狐疑猶豫處當機佛手等閑開昔年成物心空切今日臨風首重回滿院新晴春已老落花飛絮點池臺

德洪自住南臺每歳必作一偈致不忘法乳之意今用宣和三年四年韻時五十三矣重惟法道陵夷今人寒心而障緣深重氣力綿弱不能支持當有法中龍象乗願力而來者副此志焉是所願望法孫德洪題

雲庵生辰十一首 後有政和二年瓊南時作

今年十月十六日老漢行藏世不知石女夢中無死
地空花落後記生時無聲三昧重聞舉入骨風流說
向誰妙叶當機休擬議電光翻影不容追
一句全提離死生如今非住昔非行若知此老無今
古便解臨機透識情滿院松聲霜後好十分山月夜
來清兒孫要識吾宗旨只個金剛瞎眼睛
多寶重來應爲法塔中全體不鮮陳却思平日分身
集何似今朝一句親略露爪牙藏理窟不留影迹走
機輪叢林欲問南陽事我是耽源老應眞

一切智慮不及處曠劫無明壞滅時頂相後常光照
曜髑髏前略露風規根塵不敢覆藏者生死那能染
汚之消汝去來顚倒想共瞻遺像入追思
十月月圓光到曉螢煙瘴雨卷晴空石門想像同袍
集珠浦行藏異類中鉢飯薦陳虛坐設鑪香拜奠與
誰同曲高唱獨知音少鯨浪粘天地脉通
不落思惟離聖凡今君覩露見雲庵平生不許當頭
道今日重聞稱性談老鑒三機酬跛倡洞山一半肯
雲巖我無奇特報恩德九死歸從瘴海南
面目分明畫裏傳渾如父母未生前此眞若信同十

智三要方知具一玄無語臨機成滲漏麤心開口墮
情緣老兒今日親分付不寫題銜欵識全
空庭叢橘半垂黃繞屋畦蔬又著霜山縣人歸輸井
稅麥田雪後縱牛羊意行門徑欣來客背負茅簷愛
夕陽今日故山成悵望烏殘紅柿憶分嘗
雲庵化去二十載今日重聞說法音覩露全身太分
曉森羅萬象自平沉攀緣路絕無生死裁接情忘透
古今此老傳慈眞故態依前饒舌老婆心
大地無一法可見雲庵露爲象中身頑空消殞明方
極肉眼遮藏覷不親苦口老師歸寂日知恩弟子慶

生辰鑪香長伴青燈曉賽却靈山法供眞
老師一句摽不破徹底完全爲不存何處干戈能脅
嚇誰家夢幻敬追奔太虛影像藏蹤跡大地山河喪
膽寬今日與君星伎倆都將生死鶻崙吞
陳處士爲予畫像求頌戲與之
吳傻戲入筆三昧老傻分身纔素間平昔垂髮曾跨
海暮年留眼飽看山肯甘夢幻所折困不受叢林輒
見刪我不是渠渠是我謾餘名字落人寰
次韻楊君所問
學道全無箇入頭老師曾指路蹤由岸如欲上先停

棹車若不行須打牛殘尋萬枝紅錦墜暮雲一縷碧
煙浮爲君直截根源說不落春緣會也不

讀十明論

了知無性滅無明空慧須從戒定生峯頂世間心已
盡蓮開幻事觀方成尚無欣慕厭除念豈有神通變
化情對現色身人不識南風小雨共籠睛

僧問烏喙義

知之百事不改舊欲理情緣一笑譁畫水成紋覓生
滅盤珠無影計横斜人言烏喙豈堪食我見飯囊今
是沙舉措施爲頭踞地逸羣方解世吾家

僧請釋金剛經卒軸

拚形中實兩頭虛法喻初中後善俱九類衆生同寂
靜四重我相頓消除人天但仰懸河辯蚊蚋難藏烈
焰稀悟了更須防老漢紫羅帳裏撒眞珠

題潙山立雪軒

潙山雪曉試凭欄露地牛兒覓轉難脫體見前誰對
立一塵不受眼空寒日長齒頰茶甘在客去軒窗篆
縷殘好在少林成想像祖師時展畫圖看

三月二十八日衆柏大士生辰用達本情忘知
心體合爲韻作八偈供之時在建康獄中

道不藉劬勞心唯論曉達圓明常了知豈受情想雜
如人憂驅馳身自安牀榻一句脫思惟大千挂毫髮
句中開活路要汝到根本如射中百步巧力觀者奮
箭鋒相直時何嘗落思忖相逢佇思間雪峯毬子輥
人間皆熱惱我自不隨情一室閑趺坐天魔竟震驚
百千大火聚中有片玉清大哉慈忍力妙湛合無生
見行常潤發種子復難忘倏爾情塵起刹那心境彰
譬如鏡中女非鏡非紅粧欲證牛無角當如龜六藏
吾聞能障道惟强覺妄知欲得常靈妙直須無失時
鐘聲鳴靜夜晝擊則生疑踞地眞師子風顛漏泄之
衆生各圓滿本覺妙明心常用交神對無令見慢侵
霜刀惟切玉妙指但鳴琴久與雪山子經行煙翠深
了然心自知法法露全體遺化借燈王引手摩妙喜
大用吾亦然何獨居士耳萬里見神光當以頂後視
汝常與智俱自不與妄合其智自神解成就一切覺
諸佛方便門衆生五欲樂皆依眞智生醞造乳中酪

二十九日明白庵主寂滅之日用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爲韻作八偈

道心固有恒至剛定無欲得飽卽酣臥稱心良易足
清歌一瓢風笑唾千鍾祿誰能作九原我欲挍埋玉

然燈有法傳釋迦當即得但聞記別音乃知無所獲
精眞妙平等明告恐疑惑永懷常不輕好心遭捶擲
心馳即攝來寂然住正念譬如分身集全身方出現
生佛識精聚滅佛遊寬變分坐寶塔中貳法君試辨
道非止精進此意曾寄傳宴坐歷十劫佛法不現前
一乘論知見三獸分聖賢君看娑竭女初不學安禪
汝心有罅隙甘受夢幻縛我念無異相魔外分遮莫
初緣五欲因乃得入禪樂自喜如弄獅旁觀瞻先落
火風肆怒嗔萬物遭蕩焚起止甚自若不受寃債吞
六情具三毒安得有罪愆興哉根與境乃得此理存

餘生老變衰復臥癡愛病黙觀顛倒因聊復自隨順
負暄慶生辰自誑倚年運偶然吐文章朽木生芝蘭
業熟會寃憎遂爾遭橫逆願行報寃行遇此眞知識
用智滅無明以事觀色力當登萬煨爐乃驗眞金色

政和二年余謫海外館瓊州開元寺儼師院遇
其遊行市井宴坐靜室作務時恐緣差失念
作日用偈八首

一切境界病眼倒見但靜意根空慧自現
一切境界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髑髏是水
道人何故婬坊酒肆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誰其嗣之我有遺則
折脚鐺子隨處安置食無精粗但欲接氣
心欲馳散即當攝來大火聚中青蓮花開
此障道法上品蓋纏是何時節乃復安眠
沙彌嗜乳作乳中蟲三箧高道一鉢孤風

示禪者二首

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廣大古井波平等紅爐雪
照用本來同賓主互相攝如圓伊三點不同亦不別
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
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强酬顛倒欲火裏鐵牛耕

嶺外大雪故人多在南中元日作三偈奉寄瑩
中

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
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昨夜一歲除今朝一歲長如人暗書空點畫自想像
春風依舊寒底處有來往居士亦赤窮眉毛在眼上
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拍手笑有眼未曾覩
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

初入制院

無所住生心佛語祖師意何人賞此音空絃開妙指

情歌餞餘年堅臥答萬語了知空花間無地容生死
余日渡海即號甘露滅所至問者尤多時作偈
答益不解乃告之曰涅槃經云甘露之性食
之令人不死若合異物亦能不死維摩經亦
曰得甘露滅覺道成又爲之偈
萬象獨露身三世一切說解聞寂靜音方見甘露滅
從來幾生死何處今堆疊不受夢幻纏紅罏存片雪
述古德遺事作漁父詞八首

萬回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歸來方旦

暮休疑慮大千捏在毫端聚不解犁田分畝步却能
對答鳴花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毯
門路

丹霞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愛騎兒踏言下百骸俱撥
撤無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惡發夜將
木佛齊燒殺炙背橫眠真快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
鬚髮

寶公

來往獨龍岡畔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觀如目

覩非識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蕭多病苦笑中
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付聊戲汝熱來脫却娘
生袴

香嚴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麾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省
悟徐回顧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溈山敷坐具老師
頭角渾呈露珍重此恩踰父母須薦取堂堂密密聲
前句

藥山

野鶴精神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經看未

了當斜照碧煙風撼流泉遶閒閣珍奇徒照耀光無
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紹孤峯表一聲月下聞
清嘯

亮公

講處天花隨玉塵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師偷指
注回頭覷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
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暮雨翻然去千巖萬壑無
尋處

靈雲

忽雨顛風花信早枝枝葉葉春俱到何待小桃方悟

道休迷倒出門無限青青草根不覆藏塵亦稀見精明樹唯心造試借疑情看白阜回頭討靈雲笑殺玄沙老

船子

萬疊空青春杳杳一簑煙雨吳江曉醉眼忽醒驚白鳥拍手笑清波不犯魚吞釣津渡有僧求法要一橈為汝除玄妙已去回頭知不峭猶迷照漁舟性懆都翻了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七

嘉興居士項夢蘅施刻此卷　每監了緣居士　十七
對　長洲徐普書　吳[illegible]刻
萬曆丁酉仲秋[illegible]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贊

釋迦出山畫像贊 并序

泰越人之於醫望見知死生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道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畜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莫能作也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

書血食之後其沉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贊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之座不能入毗耶之室欽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惟我身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百千億微塵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毫端三昧而幻此一幅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頷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清涼月印於盆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關空鎖夢夫子其牢蓄之

漣水觀音畫像贊 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德洪槩然臥纆
綫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閴然有僧導入室中舉燭視
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飄
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
心大驚異既覺已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
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漣水畫觀音像至
其莊嚴妙天下之手德洪追憶前事問其遣僧之日
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歎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
臨如是昭著其恩何德以報之惟以筆舌言詞喻海
之深詩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勝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
求響如春色花萬卉西方癡殺憂愁地故住寶陀落
伽山此方樓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
殺心盛蠭瑞不見不發心故現魔巢蚌蛤中亦作畫
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
毫端寄遐想幻出百穢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瞥
如將回紫金山瞬然欲譬衆生好譬如欲圻青蓮花
鬱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
中色欲變見所熏矣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
清淨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燕

如見香願我常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
慧常現前心精遣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
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 并序

予蓄四十二臂觀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今以授其
友李天輔又爲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杌作鬼我心不生魔魅則木乃知妄覺
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
隨其小大如谷答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
受用俱妙譬如青春藏於化身隨其枝葉疎密精神

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涼寶月
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花輪乘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
如蟭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
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思入甘露滅地
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
萬衆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 并序

金陵華藏禪院旃檀慈氏菩薩像相好之工妙天下
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舒王
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

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覩之具有淚零因大驚異卽迎至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火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淪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解免爲此兒戲狹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其不可以不辨稽首爲之贊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坐令衆妙好秀發千花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種感極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祕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集龍華會嗟哉像教末羽嘉成百鳥蕀生薝蔔林龍神爲悲慟王臣運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煙願回紫金山安置淸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人天神力叵莫測拜起涕洗濯我諦觀十方塞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卽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像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慈尊證我如是說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贊并序

蘄州太平泗州院僧元鑒所蓄觀音菩薩之相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鑒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余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谿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住景德而現夢於舒王永居華藏今此像乃獨樂寓於鑒是皆與菩薩有大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贊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入悟心心稽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遣令人罔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遣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間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畏解脫獨不然鐘鼓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卽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惘我心明力不違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輒復逢佳醞願滅顚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贊

稽首淨智甘露門稽首無礙悲願海稽首紫金光聚

山稽首心精遺闘地願賜威光加被我摧滅一切夙障山令我一切刹塵中見此百福如月面菩薩常念諸衆生譬如慈母憶憐子子若晝夜常念母母子百劫必相見如針之契諸磁石如雷之文於象牙皆卽自然如是應非諸心識可思量應巢現形蚌中出化爲畫女并魚師皆隨衆生心所變一一成辦無遺餘妙哉三十二應身一十四種無畏力願於一念淨心現譬如秋月現止水一切衆生見者聞皆入圓通三昧海

潭州東明石觀音贊 并序

長沙馬氏時一夕東城雉堞間光屬天達旦不滅州人按其處有石臥古井旁半爲土所吞其色青瑩相與發之卽大悲觀音之像挹水灌沭妙容慈相忽然顯露如蓮花之出泥大衆歡呼愛慕之極又如嬰兒之見母於是建寺號東明初以律與餘百年民特以爲福田元祐初長老遷公以禪易之未幾棄去今海禪師自潙山來宴坐於室不蓄粒米倚此像以飯四方來者崇堂邃宇又加麗焉余聞菩薩之悲願於濁惡世一切衆生之用處化身爲魚米爲肉山以足其欲心今夜半光耀乃其一戲遂與無窮之衆園林花

觀飲食臥具充足耶謹拜手稽首對像說偈曰

大悲智光本無礙於一切處常發現豈特夜半茂櫟間始復燭然上霄漢此邦衆生共勝業時節成熟故如是譬如日月行虛空水無穢潔皆照臨灰沙若況波自衆圖影於中逈殊特稽首妙智光世音是娑婆界眞教體應機而現爲說法信心起處說法覓我今見境得成就亦同音聞獲圓通六根遲速雖不齊要是一精明所現我知暗相不能昏與彼心精遺闘處衆塵隔越妄分別常眞實中無是事死生之變尚不昳豈有根塵乃能蔽願令持此妙法門於此刹土爲佛事一切聲色熱惱中與衆生作淸涼處皈命救世大悲者願賜威光加被我令我獲無作妙力令我亦名無所畏令我具無礙辯才令我入一切種智我及一切諸有情皆如觀音得自在

空生眞贊 并序

潭南僧愼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靜深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舍色聲而證眞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

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祐勝菩薩贊 并序

祐勝聖容菩薩僧也航海而至自北天竺頻息此山爲邦人福田其靈感如呼谷響應捷而至是其善慈力稽首爲之贊曰

雷發春曉衆牙有花是何因緣而使然耶一切幻物感以無心不思而合如磁石針況我大士慈善根力不起于座沛然甘澤千峯青碧環如長城經今幾時殿閣崇成咨爾邦士時朔薦拜稽首具慈是甘露海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 并序

吾友羅彦勝之室鄒氏嘗得重疾幾死夢僧沙門來慰之已而少瘳乃發心繡十八大士像則頓愈彦勝以武洞清模本爲之格凡五年而成夫人精思天巧曲盡其妙可以目識不可以言諭也政和五年秋七月余卧痾石門彦勝室攜十八軸并釋迦如來像來求贊余自顧貧無以爲世尊諸大士供乃以筆語爲之供名曰筆供養云

釋迦佛

指以心運茸以針通針針是佛佛佛皆茸十分月滿

萬國春同稽首具慈生女巧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霜鬚雪竹石磴下安青猊妥尾徐行仰看師則跏趺顧視空几吐詞如雷侍者無耳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蒼髯紫鱗上有懸錫玉像金瓶層置立石螢王蹺看鑪煙上直手掐珠輪心境俱寂

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神觀靜深合爪欽覩誰設華鞵前置淨几髯王捧塔自何而至中有全身勿妄舍利

第四蘇頻陁尊者

石牀之外老松挺拔玉瓶之中山花自發手持如意默而說似梵帙不看知離文字

第五諾距羅尊者

樹亦求法身當牀坐鹿有施心供以山果雪眉許長舒縮在我默而識之未用驚破

第六跋陁羅尊者

兩鬼投書與僧取語師竊闚之抱膝回顧我心均平等視諸趣一念捨心即離五怖

第七迦理迦尊者

身如蕉虛心如兎止師慈如和侍者笑視毒龍難降
我試彈指便并鉢中喜見脊尾
第八闍羅弗多羅尊者
坐依胡牀手把節竹偏袒右肩而收一足小僧滌器
師視而笑主伴則殊日用同妙
第九戍博迦尊者
此瑠璃瓶中迸五色是功德聚善慈根力僧俗儼然
殊迹同道即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十半託迦尊者
手雖有拂境以無塵出三毒夢乘五色雲霜露果熟

慈忍現身以空爲地立處皆真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閑提數珠背坐危石提錫山童越樹而劇象銜藕花
來獻法供六根妙同鼻能致用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苾芻捧塔示空寂身於菟對我示心境真手把寶書
而不展玩又示解空文字不斷
第十三因羯陀尊者
倚無任著袒而凭几侍僧擊磬狻猊臥戲石屏倚天
下迸流水水聲觸眼石光到耳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縱倚箕踞莫不是定毒旣止息邪亦自正鉢花自香
蒲扇閑把目視雲霄我相未捨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蠻奴鶴立盆花置前倚杖屈足頷髭豁然了世間空
獨游理窟石上單持是吾長物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心花開敷行象明潔翛然宴坐秀目豐頰萬象之語
六根之功以手持取置不言中
第十七難提蜜多羅慶友尊者

風度凝遠支頤而倦看此寶塔至身出現戲蠻弄毬
引此群獸萬用不藏如日之晝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夷奴碾茶愚中有慧走鹿臥地動中有止而師持麈
閑坐俯視曾見佛來法法如是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較相好上有
化佛下布雨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
涼之間於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
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

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聞之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天迎置內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歎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摸傳禁中而光猶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余曰是觀世音得大勢至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爲婬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婬欲樂衆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

杏殼觀音菩薩贊 并序

龍舒演上人持鴨脚殼中銀杏木所刻觀音像莊嚴妙麗如無邊春隨好光明塵塵具足稽首爲之贊曰

對現色身三昧如無邊春透塵透海使諸衆生道與神會知寂滅法不以身礙隨欲觀者非小非大此銀杏殼纖穠向背百福莊嚴千花自在稽首大慈如大地載如皎空月無所覆蓋含精進幢如堅剛鎧太虛殞消我願不退

李伯時畫彌陁像贊 并序

政和八年五月十五日宜春黃先之携李伯時所畫阿彌陁像來東山爲示余觀伯時畫多矣大率顧陸之意意不盡態故不施五色而伯時知之耳問其所得曰李仲元仲元中爲袁法官以遺所厚善者先之苦求得之余諦視其筆迹非今筆所能爲其爲伯時之筆審矣稽首爲之贊曰

以慈爲室以忍爲衣法空爲座示同體悲四十八願

爲世所歸如日沒時鳥接翅飛大哉甘露妙法總持令我觀門洞開坦夷諦見自心妙絕知思是皈依處眞不思議律我意馬使不妄馳光明現前見白蓮池不假中陰屈伸頃時欣然化生如八歲兒何以至此諦審思之皆我精進想力所持稽首妙湛不動巍巍令一切衆絕凝暗疑有同願者但瞻導師脫然蟬蛻出五濁泥

漣水觀音像贊 并序

世傳漣水賀生所畫觀世音像不減唐吳道子晚以法授其壻陳守安守安遂以其畫名世政和七年五

月初吉佛鑑大師因公出其畫示余精深之工曲盡其妙可以目追心數其巧要不可以言得也謹拜手稽首贊曰

聲音語言形體絕何以稱爲光世音聲音語言生滅法何以又稱寂靜音凡有聲音語言法是耳所觸非眼境而此菩薩名觀音是以眼觀聲音相聲音若能到眼處則耳能見諸色法若耳實不可以見則眼觀聲是寂滅見聞旣不能分隔淸淨寶覺自圓融以無執故則有光雖有千臂如兩手以無分別故寂滅雖有千手如一身旣無分別亦無執雖有千眼兩目同故稱光音寂靜音及觀世音三種異稱稽首對現妙色身徧一切處如虛空妙哉此像非筆畫厭足佛子欣懸心藕絲銖衣春霧白氎此隨好光明聚一切衆生熱惱滅我手方捨甘露枝唯佛子因心淸淨如水澄澈月淸亮借於畫工百巧伎如暗室眼以燈見了知此畫非工有謂燈能見其可哉我無此像乃能贊如眼見物不自見自能說偈不著像眼有見矣燈亦可願持此大解脫門施衆生作無所畏世世得無礙辯才稱贊觀世音功德

印上人持觀音像來乞贊余曰李伯時畫也爲作此贊

稽首淨勝光明聚無礙慈悲精進幢淸淨圓滿萬星月分身如影分千江佛子心如涔蹄水隨其淸濁現影耳從來但聞一月眞是影何從有非是寒松瑟瑟哀霜風愛此贊辭章句同佛子正當以身讀即滿追求顚倒欲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 并序

舊說太平興國初武牢沙門惠了游廬山宿于雲居寺中夜聞呻吟甚苦及旦視之有僧雪眉而癯臥腥臭中見了涕泣指其瘡曰當柰何了惻然憐之爲留

五日洗摩傳藥甚有恩惠踰年瘡愈謂了曰我家南嶽子他日遊湘中當過我於石崖峯下探懷出紙裹付了了送至西嶺訣别而還視裹中乃瘡痂爲屏除臥處亦皆瘡痂也心惡之俄成熏陸投諸火中有異香了心駭異之明年春南來果逢雪眉於國清山路間倚杖而笑曰來何暮也相與坐青林之下語笑歡甚了問石崖峯安在雪眉以手指之俄失所在於是了乃悟其爲聖賢也悵悵獨日至方廣寺入羅漢堂而雪眉乃在十六像中了殊大驚喜躍逗留久之後至南臺見昔同學道普者爲敘說其事有童子方掃除聞之傳箒拳立曰今日添香殿廡間羅漢輒剩一身了亟往視之即方廣所見雪眉塑像自是號飛來羅漢了後還雲居以瘡痂葬西嶺爲壇其上今號羅漢壇如來世尊曰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羅漢所住持故世間癡人所不能見夫豈不然哉皇祐間泉南僧谷泉隱居芭蕉菴有異迹嘗自後洞負石僧像至南臺而像無慮數百斤後人誣此僧爲飛來羅漢非也余不可以不辨宣和元年春余與大梁郭中復彥從來遊彥從問像所從得因爲敘之而長老昭公請爲書之贊曰

惟毗尼藏稱性之印印一切法無有少賸而此尊者跏趺不瞬外寂中空幻滅都盡諸佛子等勿故起妄於是像中作去來想昔本不來今亦焉往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如一月具無二無别於衆水中同時見月像非異同月豈生滅以應緣故光影清絶鍾山衆泉石井異味靈隱泉山小嶺異翠此嶺此泉皆飛而至示根境法其實同體如此大士諸法成就南嶽廬山宴坐馳走而事藏界隨處而有雖證無生亦不滅受

無爲山十生觀音贊

死生二法了無實相世駭異之墮顛倒想公獨不然十生一念化緣之迹皆可考驗一切聲音當以眼聽俱不相參以本寂靜要如菩薩色相對現何以必之我有大願

第十五祖具贊 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詣于大自在天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庬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部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然現前

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豈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
物我如是所立皆眞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眞慈
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凉尚以衆生不信爲傷
蓋盲者咎非光掩藏

六世祖師畫像贊并序

余寓海上三年而還館于鍾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
寒念祖師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世祖師贊錄
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初祖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煙花開

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
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啝之中
語意俱捐

二祖

頂峯朝露神光夜生塢任單傳荷擔上乘自尋其心
不見歸宿如覩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履瘦知肥
婬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所臂願續佛壽兒孫聞之
豎毛呵手

三祖

六道昏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

特諱名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蹤海山麻衣風帽
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聲名俱捨後世丘墳
猶無知者

四祖

破頭峯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臥衲乃爾相違
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
十地治之猶未蘇醒師發笑曰何必眩瞑但勿强名
自然無病

五祖

覷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

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諳沉無香已絕死生豈戀老少
全機現前常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渡汝句中之眼
如水有乳

六祖

是風幡動眼自遮護非風幡動心則顯露是謂曹谿
顯及要旨欲證之者勿留汝意暫時歛念妙寂了然
汝自受用寄非我邊負石舂糧赴碓逐兎鏡中之空
欲尋無路

寶公畫像贊

水月道場嚴淨久空華人世落殘餘骨埋龍阜誰名

寶却在鷹巢不姓朱

棗柏大士畫像贊

道之深妙不可以義得故設象以盡其旨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傳其妙惟棗柏大士深入此三昧故謹稽首爲之贊曰

猴眉如畫頎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長勞動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眞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棗柏薦齋鉢我來聞浮非著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辭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有雜異聖賢醅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今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頓轡以空爲坐禮十身以願爲舌說千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願常清淨出泥滓

永嘉眞覺大師眞贊 并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谿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余讀其歌辭究其履踐如尺圓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爲人頎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瑣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此可知矣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谿撾之聞者僵仆以椎授公萬像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與拳曉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百丈大智禪師眞贊 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旁既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車輪峯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余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獲瞻遺像雖冰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氣峻邁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不測脫略陰界青黃模盡果因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分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謚曰大智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 并序

余初讀公之語悚然興之及考其行事若尺圜鑰合然於是自恨不生公時與之游又恨公不並生於今以見大法將季之際其徒有大可懸笑者拜其像而

贊曰

以如是觀覺知見聞性等太虛卓然而存示其身世如空忽雲應緣上落寄名李氏在鄙亂中儼大乘器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十二落髮二十受具能於諸佛放身命處解衣磐礴從容笑語江西指佛即心最的初亦不然回首乃識如眼照物了證無疑燕坐并汾聲動天壤有所問告戒莫妄想兩朝致敬累召不往終不得已別道以行蓋視死生洞若戶庭出入去來物莫能嬰衆生拘因如蠅嗜汚公如香象卓立回顧擺壞韁鎖自在而去公之所養一至於茲人英僧傑龍章鳳姿謚曰大達憲穆之師

赤眼禪師畫像贊并序

士之學必有功名之羨方其銳於立也平居議論展拓所畜若可以唾手而取及其臨事能卓然不外其言者蓋鮮矣豈天下之事論之必易而成之必難也哉蓋中人之情喜榮樂而厭勞苦惟其如此故其志不足以經遠功名難事也勞苦易厭者也遭易厭之勞苦而取難事之功名又非上智之姿而成之鮮蓋亦無足怪者傳曰志者事之竟成也士之不足以知此故疑駭敗亡如此赤眼禪師志於道者也初人視師目有重瞳其貴不可言師大懼因毀其目遁逃巖石間如禍之在己嗚呼從事於功名者咸以榮樂勞苦爲異而析惡交戰於胸中禪師以從事於道故不知榮樂勞苦爲異而得擲於身外自非眞誠以大悲智爲衆生依者孰能及之吾故仰其風而恨與世不得與之游乃爲之贊曰

森森禪林公特秀出輕世急道不可跂及遺風至今秋霜烈日我初瞻像再拜稽首一室嚴冷如虎方吼嗟余寡助乃生公後忍視大法陵夷末運奴婢小人利欲迫窘冀公一吒腦破膽隕嗚呼公乎再見無由冗儀方熾何時云休願起公死從之以游

破竈墮和尚贊并序

余閱傳燈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經聖中再游廬山見其像而贊

曰

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庶師與門人偶經行卽而視之因歎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

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
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
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
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
安憐兒爲作名金骨雖貴翳眼睛

永明禪師眞贊二首 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
檀越其宏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
海余漁獵其間餘二十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鶖
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志其鄙陋直欲追禪師逸
駕爲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謹
再拜稽首爲之贊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厭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
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
譬如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
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執振頹綱秀傑奇茂
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以公風神爲我律度交神見之是眞保護

陳尊宿贊

雲門臨濟一龍一夔嗣存參遲皆公使之叢林米嶺
衆不滿百僉一典客覺有難色卽袖手去古寺閒房
織屨養母自含其光欽其遺風秋滿鬚髮唯不少貶
是眞弘法

臨濟和尚贊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
更有一竅

長沙岑大蟲眞贊 并序

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爲人昔如
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龍
樹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
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淸淨顯露如掌
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
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
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
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
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
州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倔强如仰山
者猶下之而呼爲岑大蟲爲之贊曰
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

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作
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
安識虎眞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清涼大法眼禪師眞贊并序

余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
堂蕭然殘僧三四輩而已因讀舊碑乃知爲大法眼
禪師開法之故基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靜深眉
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
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

倶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慳妬
如隔日瘧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卽同本悟索爾虛閑
隨緣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汚爲物作則嶮崖之句
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玄沙宗一禪師眞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
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眞如異哉此老
超出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須畔光自照珠
衲僧不識如井覷驢

雲門匡眞禪師畫像贊二首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匡眞禪師像僧元靜移寫其本
藏於鍾山大觀三年六月余獲拜觀焉稽首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
不可覽攀犀顱虎胛美髯繞頰雲辭電機霹靂爲舌
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淸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
蹴踏龍象不可系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
忽然現前淸機歷掌
阿羅漢有三毒捺落迦沒橋柄咄哉黃面瀾子一生
喫著不盡

南安巖王定光古佛木刻像贊并序

僧彥珣自汀州來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語
百餘首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眞雲門諸孫
也珣求贊辭力甚謹再拜爲之贊曰
泰時轢轢如刀口希廓然見前石火莫追法於是中
不著思惟舉旣不顧㕭之而往天中函蓋目機銖兩
久雨不晴淸機歷掌孰傳其要絕塵逸羣深明二子
詳豁諸孫維定光佛出豁之門以眞如用使今萬象
反易黥魯繼奪兩暘洗癡瞎目回顚倒想示汝語言
一切智畏如月入水如風行空無所妨礙贈以之中
又復憐汝[illegible]未識方其死時謂是生日如光照珠

如甜說贅

毛氏所蓄巖王贊

此像爲誰天中之尊道傳雲門爲四世孫白帽蒙首鬚髯繞頰見之清涼洗煩惱熱以偈爲檄指撝造化詩遒辦兩出於咄嗟以境惟心往復無間是故死時亦生之旦怒猊乳虎亦生敬虔何以致之眞慈則然南率古[redacted]形如側磬稽首定光千江月影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八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刊此卷　海鹽了緣居士
對長洲錢普書　上元李茂枝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贊

小字華嚴經贊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滓液固其蔕鵲巢於木末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眛劣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矛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忉利天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余竊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儁世追險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橫斜曲直重交反仄曲盡其妙不翅如擘窠大書觀者塡門歎未曾有余欲稱贊是無作之功乃說偈曰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輙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唯道人樓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策

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寔有了此兩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臥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微塵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蠢侵毗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攝此經一切處使其涼爆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是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小字金剛經贊并序

瓊上人以飽霜兒毫鼓臺束爲筆其銳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黍寸環輪中望之圓圓如珠在薄霧間卽而視之其行如人挽髮作煙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爲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則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奇能觀色性卽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黍寸環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由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羣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維寶應寺律師寶覺大士慕寂修大殿之崇成妙天下之壯麗有光夜現于塔萬衆爲之作禮光雖不言而意傳蓋旌功德之殊異客疑余之言曰光不言則是光嘗言塔意傳則是塔有意寧有是理余曰佛以光爲舌說華嚴之法門又以塔爲耳聽法華之妙義所以明根塵之同源而情與無情之不二也嗟衆生之顚倒分色身之臭味苟返流而證眞遺六用而俱棄非特塔光而已一切諸法皆如是故葵藿向日而囘旋磁石與鐵而冥契空桑能孕賢聖山嶽解呼萬歲夫豈不然哉客曰塔廟之在震旦者不知其幾胡爲皆無光見而此塔獨爾耶於是甘露滅笑曰譬月

之在天影落衆水水濁則月隱水澄則月現月故常明而以水之濁淸故見不見爾吾以是知此邦民信心淸淨所以致此奇瑞我作贊辭非止見聞隨喜又以爲翰墨之游戲也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 并序

東坡居士游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像又爲無聲之語致此大士於幅紙之間筆法奇古逸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之家二老流落萬里而妙觀逸想寄寓如此可以想見其爲人余還自海外見於湘西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唯老東坡秀氣如春游戲翰墨攝雷鞭雲偶寄逸想幻此沙門了無一事荷囊如奔憨肥膨腹行者不聞與生狂迷以利欲昏如一器中閙萬蚋蚊吾未暇度駝臥猿蹲傲倪一世隨處乾坤

出檀衣贊二首

古佛身上衣佛佛相付授慈母愛兒心鉞鉞自成就是故吾雙峯自少至白首護惜如鏡奩一塵不敢受何以出檀名此時無別處如持油鉢行如踏獨木渡永懷毗尼藏一日成萬古紛紛五羣衆來觀亦頂禮平時放逸心化作額間泚將見衣匣前泚流似江水洛爾淮山神守護當奉職無使塵流侵無使雲潤濕諦觀不敢辭心折三歎息

此出檀衣慈母授我不敢手摸矧敢覆臥五十餘年儼臨淸衆寒暑不易盡形受用師後當知商那和老於母腹中披九枝草

傳衣閣贊

達磨信衣輾相傳付四傳至今今以付汝受授惟艱命如懸絲法徧沙界此衣乃住想見峯前父子相語唯僧行月以閣其處坐令朱欄環達雲雨

栽松道者眞身贊

生死變滅如漚在海無有處所浩然茫昧而此老人游戲自在出死入生初無限礙譬如壯士脫袍著鎧今鎧與袍儼然相對是故山中兩身俱在凡夫衆生爲眼所蓋爲扶其眼使生光彩

定身巖贊

淮山深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巖間宴寂六十餘年脇不至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山搖海蕩天空地迥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食嚌世味我尋其迹爲隕涕淚

五祖慈覺贊

龍湖山上霹靂馬駒潭畔門庭千聖莫能窺測十地望崖震驚霜露果熟推出白蓮峯下芬馨不受聲名控勒逸群勝氣英靈試問是何宗旨東山雲霞空青海堂室中神穎汾陽直下雲仍

癩可贊

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祖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霹靂

醉僧贊

我愛龍眠老居士筆端談笑了萬事君看一時拈破筆盡作醉僧醒時意此是沙門絕妙門不妨隨處有乾坤朦朧流涎枕臂臥破柱疾雷殊不聞

石霜普照玥禪師贊

漆櫳照座骨相巉巖橫拈麈拂寒擁雲衫五住名刹道振湘南是誰之子親見雲庵

涑山仁禪師贊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紫胡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皆樫木蛇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余元符間至麻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擁木蛇嘗有問

者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歎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爲作贊曰

三支習氣其燄熾然熏烝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花世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窮究唯姪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入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汾陽昭禪師眞贊

維摩杜口釋迦饒舌動容顧聆非黙非說雖宣一字不露點墨稽首汾陽千聖同轍

翠巖眞禪師眞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闤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慈明禪師眞贊并序

鍾山僧遠庵居五十年而二十年掬濶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藏逍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嫚之倩曰吾有欲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費且以十願律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

無權倚之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特爲教者爲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平等逆順嬉戲垢汚甚於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與日月爭光其不戀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爲之贊曰

緣生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船泯然出沒無所畏使諸游者心泰定種種驚怖庋虛空平生神兵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瑩法味迷辭如惺惺瞿然奮迅爲一戲句褒明人楔出楔紫金鎖骨瞑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覿當知其聲如雷霆稽首慈明常出現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余觀崇進和尚舍利於南嶽福嚴寺炷香臨盤以箸點之隨箸而升如露之將零投于脆餅彷徉而行如魚之在淵又觀其畫像方頤搘口神情靜深若不可犯干者門弟子惠覺謂余言吾師衡陽伍氏子早依南臺正悟然禪師落髮焉受具游方餘三十年所至以荷衆稱福嚴長老保宗新其寺殿閣宏壯妙天下師寔董其事郴州以乾明寺命師居之而弗演法或問之曰我等與衲子作粥飯主人耳其敢荷此事而天姿直亮寡言笑道具余不置一錢牧衆以公攝物以慈以故道俗歸之如雲退容香山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順寂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五臨終謂衆曰我卽死逹旦便當火之以灰投江中勿稽留也塵事將戲汝曹矣言訖而寂衆不忍留兩夕梵唄郡吏遽至責以慢禮悉枸系其衆因相視驚異塵事之言有徵也荼毗之日天地清明燼餘得舍利甚多觀者爭分之至漬汰所焚之地有得之者銘曰生有志行神化不亂可也火風壞滅殊異發生可也而一官吏至乃能前知豈偶然也哉乾明所養至此弟子又能事之如生久而不忘有古高僧之風爲之贊曰

李廣射虎石爲之穿耿恭祝井泗爲之泉忠孝所致如響答焉公亦何爲飢瘠困賤人初莫測公豈自言戲爲火浴朽者明鮮舍利粲粲玉碎珠圓乃至所養蓋其云全天全之妙非纖不傳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嗌嗌橫目氣凌雲天死未及寒化爲瞿曇剝投于火

不作腥羶安有萬手收此精堅維德之一堊所拳拳
死生之大卒莫能遷公初設心唯此是專不忻人知
人趨如川終必有驗理之固然我作贊詞豐碑以鑴

南嶽彌陀和尚贊

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
爲人汲樵牧僅存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
出家有如子我亦著伽棃

宣律師贊 并序

余游總持寺基大師以宣律師像爲示旁有多聞天
王太子上足玄暢唐咸通三年筆也基求贊贊曰

此毘尼藏三世完堅廣王手封欽識具全死生之烈
不能變遷何以至之正知則然何人邈想以筆墨傳
跏趺俯覷頹然深淵天神護持弟子敬虔我拜稽首
淚滴九泉法道陵夷障雲蓋纏乃於是時贍此釋天

嵩禪師贊

歐陽之學師宗於世其徒喧鬨攻我以喙童首儒林
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辯武庫縱橫
瓊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譽
聳動縉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
六物不壞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驗之力宗教之衰
河壞山摧冠巾緇衲其寒如灰拂拭塵翳見冰雪容
拜起而喟涕落無從

雲庵和尚贊三首 并序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孫種性殊勝契悟廣
大指示心要辯如曹谿決擇教乘論如棗柏作爲偈
句辭如寶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已七
十餘幻滅都盡恵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
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惟具正眼
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
成就衆生如鶻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
光于佛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槁容而毳衣殆不逾於中人而於祖道顛危之秋勃
然而中興知我亦何幸自幼及壯出入其戶庭俯仰
其藩籬而其道德之精華未能略窺其毫微譬如戴
天履地於終日而其高明深厚所不能知惟聞孔子
之歿一百年而生孟子釋迦之寂二千歲而有禪師
拜手稽首堂堂乎三界之依者耶

三玄銓量設選佛科邪師壞之付授外訛以陷虎機
擊其頹波不動聲氣怖走天魔

潛庵源禪師真贊三首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著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說百非四句無處蹤孤風照人衆星月

僧求潛庵贊

德臘俱難及一庵江寺隈敢稱少室後親見老南來鬢雪殘零盡心花爛熳開若言只這是九尾似黃能

游龍山斷際院潛庵常居之有小僧乞贊戲書其上

趙州只有一個齒潛庵一個恐不趣雖然下下都咬著戲酸自分鹽醋味龍興古寺曾閉門斷際雲孫第十世勸人莫信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靈源清禪師贊五首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心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橫玉麈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衲子無處摸索盡師筆筆畫著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駮似則打殺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魔外如鷲濤大顛真砥柱生與海衆同沒與海衆處兀然引帶笑不言從教大地山河語

風度疑遠杳然靖深如春在花如意在琴雖甚昭著莫可追尋嚬起臨濟如磁石針

披衣肯來奔百川而地嘯袖手歸去碧一天而電收閉門無個事兀坐青兩畔喝月倒行前日今呼山入坐上簾鉤

雲蓋智禪師贊

洞徹汪洋高明廣大如天蓋空如月出海宴坐一室不動容齊而使衲子望崖而退此其整臨濟頹綱之大槩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若邵平瓜甜而根蒂苦羅生滕身而露衣帶欲得靈妙常令不暗復不昧此余見之而必再拜也

雲蓋生日三月初七報慈僧持真求贊

平生脊骨生鐵鑄就閙門理徂搘起兩手禪者見之立不敢久問未及答已欲返走如老黃龍機鋒如英邵武[illegible]更如雪峯之喩如百丈之壽末後報慈寺中笑中打箇筋斗試問是何宗旨代云合取狗口

黃龍草堂清禪師贊

黃覺晩子死心季弟住黃龍山為十二世青春無背面空花有根蒂欲識晦堂背觸拳寒到黃河凍連底

香城瑛禪師贊

黃龍三關初豈拒人見者佇思剩却法身祐公梓臂
直[illegible]悅公追之絕塵維瑛寔兩公之後觀其滿腹精
神木淋足析續之以新則三十年後當令天下聞之
甚富見之甚貧也

龍城智公真贊

奉持吠尼珪璧無玷研味般若金剛有焰有萬其衆
感以無心如象牙雷如磁石針住持此山垂三十白
毀閣化成兒孫戢戢高明廣大不可形容稽首寄老
後身寶公

石頭志庵主贊

自住石頭老無氣力一回上山一回氣急禪流相見
問宗風一日兩度鉢盂濕

華藥英禪師贊

以鐵作喙名無有雙老住回雁道冠湘江神機之妙
如鐘在撞為功德林為精進幢不動聲氣天魔自降
懷我雲庵黃龍的嗣說法如雲縱橫放肆孰知此老
膽氣相似大法付授良亦在此是名關西克家之子

寶峯準禪師贊

洞庭無蓋虛空有口步水東山藏身北斗石門壁立
萬仞踞地一聲哮吼驚得四序回旋喝下須彌倒走

是謂湛堂老人不落威音之後

芙蓉楷禪師贊

望之儼然冰枯而天粹即之淵然雲閑而水止意坐
石而情無住著故杖瘦藤而欲起人言即俗復即眞
出塵之相加冠巾非因引法忤聖主我宗僧俗兩不
存五位正宗將仆地以手挈之閱人世屹然萬仞捍
狂瀾荷負大法當如是紛紛鄙夫拜公像譬如蠛蠓
見龍象驚竄已化千微塵豈特形容先沮喪火刀直
截誰得之醉李故將魚補師嶺梅已熟莫咬破核子
乞與寧馨兒

妙高仁禪師贊

春風入其肺肝秋色漱其毛骨名飛縉紳之間身臥
雲泉之窟嶽頂鳳之眞子僧中龍之的孫吹徹風前
無孔笛露香和月落紛紛

道林枯木成禪師贊

揚廣山頭種性雷衡洞裏根苗法雲明暗體露道林
知見香飄試問春風吹不起何如黃河凍連底十分
似九不欲全一身兩號只這是大千戲以一塵攝又
譬此塵取空劫置於掌間剔突圞撾鼓升堂普請看

佛印爽禪師贊

臨濟正宗有楊岐會化四十年叢林精彩唯端精神
辯博無礙克肖其家潙仰猶在後出爵勤骨面氣槩
始自太平遂游智海如法中龍游戲三昧與也其後
斫額前輩要識當年栗棘蓬白藕火中香不改

潙山喆禪師贊

天骨巖巖美髯玉頰冰雪在躬霹靂爲舌軒昂萬僧
衆星中月觀其心胷山包海容大潙小典振其家風
叢林百世見者肅恭

報慈宣祕禪師贊

二百員衲子領袖三十年叢林耆舊所至樓閣森然

自然眷屬成就諸方度脚買鞵報慈就身剪裁莫嫌
此老無巴鼻曾見西堂古佛來

臨平慧禪師贊二首

釘空霹痕迹補雲留罅隙目機銖兩中思慮所不及
象王卓立回旋師子翻身跳躑眼光蓋人天對面
識與不識識則火外有熱不識則水中無濕劈破雲
門一字關個中乾燥如瓊液
囦氣秋腴雪秀目樵口其骨臨濟其髓雪竇袖手儼
然不落滲漏一千龍象之冠七世雲門之後君看一
句當機笑中脫略窠臼

上藍忠禪師贊

一法能知一切法應機全不差毫髮如是知見如是
解於一切法中對待平生脊梁硬如鐵衲僧尋思心
智絕城中一室冷如冰篆煙滅盡灰如雪

雙峯演禪師贊

三關洞開無鏁鑰汝自難起戰兢師過此關悉開
鍛棹臂徑趨呼不應如春消冰自渙釋如鯤化鵬誰
使令歸來笑搭出壇服依舊淮山千萬青

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政和七年五月戊申法侶集于寂音堂佛鑑大師淨

因以小玉瓶跪注于盤鏘然有聲璀粲五色謂余曰
此汝師舍利也於是髮然再拜悚觀小大如米豆瑩
明淨圓然其色多如玉者因嘗親見其火浴道俗觀
者數千人皆得之京縣之聲震山谷後月餘見稚汰
其灰猶有獲者自近世南州大士之化其靈驗奇瑞
彰大殊異如雲庵者以一二數嗚呼尚忍言之將畢
世護持作隨身叢林依歸老則求有道而能文者銘
之藏名山使後世知臨濟九世之孫傑大偉奇如此
因之志可佳也門人德洪謹再拜稽首爲之贊曰
是身夢境一塵垢分段苦業所成就折旋俯仰誰使

之皆汝一念顛倒想若言此身非念倫云何想中可
傳令乃知妄想融通趣如露如幻如雲影念淸淨則
身光明念雜想則身垢穢君看火力初無情聖凡僞
眞俱發憂雲庵偏得老南道粹然一出支臨濟平生
慈悲喜捨力及衆說辯智慧光大願所集精進幢上
契佛祖超情見至妙要非爲不傳惆世狹劣示小者
稽首作贊示同學千載叢林有耿光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余不識禪師靈源以爲法門畏友山谷以爲禪林奇
秀以靈源山谷之愼許可而詩詞禪偈相多如是則

叢林未識未見者何敢疑哉雅尚座出舍利爲示謹
爲之贊以結他日法會歡喜之緣贊曰
地水火風動暖堅濕是中何從出此堅實蓋衆生心
引大法力化爲光明圓粹五色稽首死心罵人老賊

寂音自贊四首

寘朱崖軍而生還遭黃蘗瘴而復活陷於采石而不
死囚於并門而自脫夜行有披袖神光露臥醉壓糟
醇濁魔外熟視之無如之何佛祖不得已與之酬酢
兩眼人發頭鬖鬆手中木蛇毒如藥
三玄綱宗壁立崖嵬攀緣路絕熱惱心灰如化鯤鵬

不借風雷蓋自化耳寧有法哉汾陽此秘寂音揭開
手提大千毫端往來
不似成背似其成髑髏隨汝顛倒直中有曲拋在言前
剔觸倫擬議令渠纔滅門平生活計無窖子眞是汾
陽五世孫
隨緣放曠索寞虛閑未埋白骨且看青山

毛女贊 并序

毛女者秦始皇宮嬪也二世時逃入華山遂得道李
子圖之書室請余爲之贊贊曰
不喫黍花而猶紫芝不穿雲袖而披樹衣何以風前

洞如冰雪使人見之眼寒心折如廚有香以缶覆焉
透塵透風穜姓則然又如煙雨過孤山宅於荒寒中
微見春色圖之壁間是眞過黍李子好德白髮日新

唐李侍中畫像贊

余觀李侍中秀骨開張英氣橫逸想見蔡州雪夜縛
吳元濟時公平元濟如舉毛逐凡無難事唯不殺用
李祐鞬櫜見裴度使市不改肆如乃翁此公之所養
眞足以卓絕有唐之名將矣嗚呼賢哉

解空居士贊

空若不解卽是斷空解若不空卽是法執是故居士

獨號解空寂曰不立凡聖豈存是誰宗旨臨濟仍雲

東坡居士贊

家孝友以爲鄉塾道德以爲基橫忠義之勁氣吐剛方之談辭覩閻浮其一漚而寄夢境於儋耳開胷次之八荒而露幻影如蛾眉此其大凡也屬熙豐之勃興追舜禹之有爲常一出而事悞則袖手悠然而去之如鳳如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裨販之中傷嗟姤忌之何如方其茹拳而微辭以翰墨爲娛嬉則倒用祖師之印檄萬古而疾馳如河漢之流無有窮極如煙雲之出無有定姿欲錄之以藏則懼六丁之竊取要當以日月爲字而天爲碑可乎

山谷老人贊

蓋九州以醉眼而其氣如神藻萬物以妙語而應手生春排黃龍之三關則凡聖之情不敢呵止竪寶覺之一拳則背觸之意不立辭陳世波雖怒而難移柢柱之操詩名雖富而不救卓錐之貧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頭璨而着折角之幅巾豈乎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叢林之韻人也耶

華嚴居士贊

徧界難藏而應緣震旦通身是眼而現形宰官衆如景星矯如翔鸑販夫竈婦欣聞悅觀醫國法門筆端三昧奮迅出入遊戲自在居然不容世議迫臨夢游海南御風騎氣胷來浙東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以稱性印印毛印海光生佛僧沮却魔外惟我可與此道人遊乎大華嚴毗盧法界也

李道夫眞贊

眼蓋九州韻高一世儼玉山富貴之豪洗士林寒乞之氣樹萬化於筆端置八荒於胷次道往不屑不可犯干意輕邴吉情追謝安軒特秀發乃爾禿巾樵褐婆娑步趨合在玉堂金鑾山澤不可窺測所以納垢汙麒麟不可縶羈所以異犬羊正恐橫風月之笛披雲錦之衮騎元氣之背而游無何有之鄉

蔡元中眞贊

德以退爲進謙以後爲柄迹以晦而彰辭匿名而香覩夫子之胷次若蠛蠓其侯王方冒繳而去之登千仞而翺翔與夫蒼顏槁項論博南策末央者殆各夢而同牀乎

王宏道舍人贊

翛然無累之神見此有道之器韻孜一代之風流骨合奕世之富貴節臨事而不奪貌甚威而常喜方其

少壯則酒闌說劒橫槊賦詩名動塞壘及其倦也則浮沅湘上衡霍盡室行於山水至於醉心輸墨傾倒肺懷則有王右轄吳武陵之風味馳至金城而忠欵乃著罷歸玉關而功名自至者皆非壯歲庸詎知此老人獨不如是乎

同達道通判贊

韻出縉紳秀見眉鬚矯絳闕之風度宜玉堂之步趨有人所盡有無人所當無而乃袖補袞之手而弄雲泉以自娛也余安能探其歸宿獨見於皮膚盍神於酌古僻於譽書求於古人則謝幼輿王子敬之徒歟

韓廉使奉御贊

幅巾褸衣杳然深靖坐蘚石牀橫玉麈柄松鬢度曲笑作風聽是故有琴絃索不整人徒見其神和氣平頹然委順至於垂紳正笏守法奉命則活人之色嚴毅勁正特不受富貴所吞而有山林之韻究其心胸山包海容表裏不隔八窻玲瓏蓋遊戲人間之出世扶持洞上之宗風者也

毛季子贊

季子逸羣矯離控御迹寄黃塵名在紫府覩此風鑑無以爲喻但見其清卻梅林之風秀等蘭叢之露妙

文章之吐鳳硯功名其破釜我欲醉袖之旁更畫凌波之女使其他日歸道山渡弱水而驂風馭

曾達原待制真贊

冠冕道德緩服文武所臨有聲最宜荊楚果於去惡發姦破柱爲國金湯折衝尊俎廣平南海耳崖西蜀如雪中春和而嚴肅名聞乳兒威被草木能作豐年茂我百穀筆下煙雲胷次丘壑風流餘韻與世醻酢至於談禪氣壓諸衲戲以法界玩于掌握補袞之線調鼎之手笑而不言豈之懷袖否爾邦民再拜稽首遲非久留歸相明后

夢蝶居士贊二首

俯看人世一漚起滅失脚來游夢入蟻穴前身後身獨臨兩鏡左右見之不雜其影眉目秀發嫩木含春風度凝遠霽月洗雲棐屋花房玉堂金字我覷覷覷渠方栩栩

余觀此老神光渾圓道骨粹剛唾零功名眼蓋侯王何爲鬚髮滄浪被此朝章乎豈非如茅容殺雞毛義捧檄但欲致慈母之一笑安知有佳客之在旁也所以袖補天之妙手秘醫國之奇方獨游戲於富貴如蝶棲宿於花房占百年之閑適寄一夢於幽香千花

百丹金馬玉堂麗風日之醇醲徧雨露之恩光遥增
擊而栩栩亦何異一丘一壑之相羊耶

潘延之贊

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擎
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龎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
類孺子而値休明世紓王强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
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乎

郤子中贊

師黄叔度以壑太平之基追韓退之以策翰墨之勲
故語妙如其渾厚論高如其精神超然挺特華稱逈
羣富貴之氣已如透花之春色功名之志又如欲雨
之層雲飛市折角置之巖石亦不以爲屈長劒拄頤
圖之凌煙亦不以爲伸蓋虚以閲世不可得而躁覩
也耶

李運使贊

風度凝遠和氣如春綠髮授道精敏絶倫名冠縉紳
挺然忠義知國知兵如唐陸贄頃者天府奉使江南
晝錦之榮父老聚觀頻節西州盗發江浙提師百萬
蕩其窟穴凱旋而還口不言功但欲使民生於死中
重臨南楚化行郡邑如春在花不見痕迹偃躁坦夷

易親難忘睠其冐次山包蘊藏宜宿玉堂宜在黄閣
跬步可待易霄聳壑長沙之民自懷其私龕此畫像
飲食必祠

簡緣居士贊

言似簡緣公法身有比並不似簡緣公法身有少剩
平生赤吉歷兩眼光迥迥拾得大士打門椎掣肘歸
去吽不應開簡鋪席在街頭有藥只解醫禪病

尨瓠贊 并序

南昌西山有異人年三百餘面有孺子之色多往來
灊城弋陽之間童稚呼以爲萬公宣和二年重九殁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荊氏共施刻此卷
丁綵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進賢萬鏞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崔春堂校

銘

明白庵銘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鶴靡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眦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稜眉出祇有誰瞋於是提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覓見料理初心為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衆雜而著瞳乎千嘉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為容我此法界遇緣即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以問法來聲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游戲神通不起于座擗兩涤幢以大千界置于鍼鋒以香水海藏于腹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如盲如聾萬像惟呼擘靡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胷欲折困之面為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刪終依禪叢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潙山之陰磐石可鑿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庵銘并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為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別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即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

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汪經不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臥爲庵以分別塵勞爲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卽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內非外是非死生合成一塊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窓無塵鳥啼淸晝

夢庵銘 并序

雞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熟耳輟薪得鹿藏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爲夢且行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爲虛一以爲實此世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虛此出世間之論也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塵劫無間而寤開歛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爲魚泳波爲蝶翔空在素曲肱吉祥止躬卽庵是夢問并得水卽夢是庵緣飯識米於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癡庵銘 并序

衆生以貪瞋癡爲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坐於明窓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頎然秀發論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璧月夜挂翛然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辯逃畢勝物其背甘爲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之癡於不言寧爲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衆臥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余爲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

淡然無爲以癡爲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若見大智紅鑪片雪

懶庵銘 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真而先得其似山林雲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皆次涇渭笑時真率曠然得於眉睫之間疏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拄笏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真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爲精進以喙和爲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爲作銘曰

惟懶與安品坐客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息水不洗水眼不見眼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驗起寄傳露芽一盞

隨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蓋言不言俱名污染飲光華笑智海箕卷非言不言觸如掣電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隨一字盡諸情見在聖非貴在凡非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寬戰而解空子乃圓笑磨善刀藏之不露鋒鋩不動聲氣降伏魔怨

喧寂庵銘 并序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聲稱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齋於洞山九峯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少而理多於是自媿轉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縱浪閒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爲聽徒圍欒妻子以諸塵勞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闠闠中即喧而寂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我覡而視亦見彷佛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庵銘 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爲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爲斧斤塵非斷空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楚庵此老堪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即語默弗及如指自觸如眼自覩

報慈庵銘 并序

武寧西峯逵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則重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嗚呼逵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孝名爲戒乎余謂其所爲有補於名教乃爲之銘曰竹叢生謂之慈竹烏返哺謂之慈烏豈吾含齒而戴

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倩枯蔣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轉屋屋皆出世之冥福生五濁之芙蕖知輪珠以行道明月[redacted]皎其影孤念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

甘露滅齋銘 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愛息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嶽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明極齋銘 并序

太原王健伯强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留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瞳瞽生明發竒根飲瞳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眞慈開此妙門脾睨不入夫豈知恩樗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殺常寂光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爲夢蝶而爲之銘曰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蛺蝶何爲栩栩自適朱門青瑣翠色綦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鴦

居士欠申蘧然而寤歲時獻壽舉杯怡然隤憒一醉其樂也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覞而視之開睫之夢

明極堂銘 并序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翰墨所與遊多一時顯人晚居衡嶽一衲窮年垂涕捫蝨猥衰坐睡守糞爐煨芋直名其所居爲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卽如來義欲以道人坐進此道爲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逹則見暗時此見暗者不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

以壁爲口全機現前不落滲漏

昭昭堂銘 并序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䕫余適還太原見之話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蒐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典曰欲於崆峒之下作堂昭昭名之而乞言於余爲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衆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昭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求倩汝名之爲物之尤一堂收身丈尋之閎斂目大千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白坦夷

昧者迷失知者得之故甘露滅爲作銘詩

要默堂銘 并序

南楚山水湘西爲甲湘西法席保寧爲甲余旣幸館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脩然終日臥聽樓鐘而已則又以今寂爲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爲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默而未說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卽𡨥汝父遺我杯羹直中有曲今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昔告來者而常不輕乃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自覷見子呼之聽瑩頑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觀

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窒使求通面壁而坐理鈕而扃要使求者身直眼橫是爲大智破滅無明提婆祖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貶其道校此兩士則爲顚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臥聽樓鐘餞吾華顚謂終不說夫豈其然

一麟室銘 并序

南臺禪師昭公住山之明年新其丈室而以一麟名之使叢林想見哲人之遺風餘韻也甘露滅其爲銘曰

麒麟之性不可縶羈非如犬羊可驅東西有大比丘

人類精奇在寰鳥中服勤祖師及其將化使之尋恩
賞其神駿思則有鮮衆爲一麟遷其以之禪師昭公
來自大溈分空印澄名譽日馳顧瞻山川憮然嗟咨
想其高風屋宇故基以䴏名室非苟然爲佳羽百鳥
宗教日衰庶異人出支此頹隳者闍倚天勝氣華滋
當磨雲根刻此銘詩

宜獨室銘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衆於
宿德寮之後別開小室僅可容膝日晏寂其中昔偉
禪師在黃糵親老積翠其靜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

曰聚語

藏六軒銘 并序

端首座從吾磊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禪林而學者
已相仍矣開軒於室之後乞名於余余爲名曰藏六
且以諷後學專虛名爲實効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德全龜以蟬蛻情緣崢嶸
欲犬怒吠端方藏六攖搏無地學者闖門佇思擬議
如大火聚不宿致納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趣所爭
師取其棄

俱清軒銘

曉雲斂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
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
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
蓑笠具存

解空閣銘

以色礙眼鏟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閙關有大開士
倚欄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觀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
乃知解空不離色聲

宜獨巖銘 并序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講衆人所鄙棄飯

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
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巖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礎
僅容坐臥而附巖左右偏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
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爲之銘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
臥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睫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
一頃之陂清飲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錄

座右銘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
此爲朝市者言之肥家以恐順全交以備恭好學如

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爲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觸髏是水心生則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卽入無垢三昧

延福寺鐘銘 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卽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李元與㚞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偃去

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往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周氏之旱減壽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爲銘曰

衆生大夢營果業玲瓏擊鐘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卽超越孝哉伯仲俱勇決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劵牒願壽慈母春在頰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銘

之甘露滅

童老竹銘 并序

霜筠粉節貫四時而不易者竹之性也然孝子之泣則爲之冬茁䧺忠臣之誓則爲之倒植余聞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而可以事著是二者非忠孝之著乎潛庵老人戲植獨竹於庵南之壁陰碁月而筍茁蓋老人以虛心集道以高節荷法所致亦精誠之驗也余以童耄名之又爲之銘曰

渭川千畝潛庵一竿俯視盛衰冥然歲寒筍茁于夏解籜穎異頎然扶疎如老攜稚根蔕終獨乃生橫枝

如其道茂有子嗣之高情不羣安樂霜雪風來有聲是隨宜說

魯公玉器銘

二乘馬麥爲法忍饑我觀是法縱橫轉變皆卽一心靈妙所現覺知見聞一一成辦色空明暗一一如幻設物譬道古聖所羨初無大小之與貴賤是故此鑰眞淨所建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阮咸銘

有晉奇逸製爲此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

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

琴銘

材出餘爨桐生晩林見之意消剡聞其音朱絃發越
夜堂秋深如見古人如得我心

鏡室銘

種性清瑩出塵風度開扉見之真常流注妍者所欣
媸者所惡勿使癡兒呵出昏霧

端硯銘

破韜玉之蒼石出𡙇金之觭川解碧谿之封裂割紫
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傴子供倒流之詞源

歙硯銘二首 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歙硯絕妙然其心甚隆坡借之以向
林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為妙
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兖
碧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

體切玉潤膚刷緣文青城之友歙谿之珍貌貫端重
德貴粹溫是故覺範於硯亦云

五老硯銘 并序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峯石於
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峯有坳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
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為之
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無挺揭來幽夢
時歷其顛九嶷之下得石如峯二三君子聚首比肩
登其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
風雷播𢵧以當吾硯刷其芳鮮辭中落筆粲然雲煙
我作銘詩擘箋為鑴袖歸中朝為好事傳

王裕之求硯銘為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

之水以為滴聚桐柏之色以為煙借溫江卓筆之峯
以藏其尖展青天以為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
以相適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鼓舞然
會當與君提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
宮之桂我亦署金紆紫揮毫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
有固然非狂且顛也

詞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纏綿其世故忽感悟
而增悲精誠烱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隣之鷰

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橋而植杖涉淺瀨而攝衣轉犖确之深壑開機杼於尋微宿雨初霽山氣如犇紛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如撫無絃如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顏皆過緣而一戲則何適而不安領風物之閑美忻幽鳥之關關撿殘書而意消偶斂目而深觀遣諸緣以俱盡廓然獲其無還譬如人經故鄉情戀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畢生於此游佳退藏於不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雖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此道其可以告於朋儔笑我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於憂患老安樂其林丘嗟學者之畏影蓋餘波之末流苟就陰則影滅妄自釋而心休巳矣乎吾吐斯言非其時聞者聽瑩皆遲留以鐵投水今無之古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苗之日耔當閉關而觀壁盡捐書而止詩不取於人而自信如子得毋復何疑

潙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爲甘露滅以書招予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潙山有人呼我歸碧暮雲之凝合空夜鶴之怨悲省一念之有差雖百悔其何追採蟻穴之意適俄夢覺而知非幸牛羊之弗踐有墜露之霑衣恨無前知之明及未著而知微緬懷萬峯如蹲如犇而煙霧開窈窕其門東庵西井古迹猶存俯拾枯松旋安茶樽並兩山之寒翠者萬仞之潺顏想錙銖之寂子對牧牛之懶安妙機鋒之雖獨無生死之相關挹前輩之宏規揆今事而默觀唯空印之中典取高風而追還耿終力之弗舒心欲絕而桓桓歸去來兮永結無情之游蓋大欲之巳去復於世而何求笑朝三而莫四紛衆狙之喜憂愛芙蓉之倚天勢獨立而無疇昔尚反顧今則覆舟弓橋盡於九年履考祥於一丘卷正宗而懷之悲末學之橫流如韓信之巳死而其心豈眞休巳矣乎潙山吾歸兮其時如魚縱壑不可留今而不歸欲何之行以到爲是食以飽爲期雖靈根之深密護空慧以培耔聽耆年之夜語誦諸衲之淸詩知沙纈之非飯情斷意訖復何疑

賦

王舍人宏道家中萱花光所作墨櫻甚妙戲爲之賦

水蒼茫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濺衣驚一枝之當路帶團紅膏之蠟色染薔薇之露柔風飄其

徐來暗香滅而復著待黃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度方其開也如華清之出浴嬌風神其轉顧蓋天質之自然豈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奏曲學回雪而起舞乃僊風之體自輕非奧夷之藥能舉也怪老禪之游戲幻此華於縑素疑分身之藏年每開卷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輞川之塢念透塵之種性含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僊去者耶

龍尾硯賦 并序

予所畜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登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爲之賦其詞曰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溫然之子石出高要之端川方其始造也禍中牢以匄祐犯鴛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縈金縷於廓岸張鴝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綈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宇之適風檑之春䕺偶莫逆於書蟫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幘燕客儼峩峩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君答煙霞之譚詞參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錄而不遺也蓋嘗冒網而出鯉邪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顯山而鵠致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冒微坳而作郎官之狀進于闐青鐵之聳秀蟾蜍玉器之上又嘗汚盧擕之怒裾印太眞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鎗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贍餘骸於弟子瘞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鎬其名而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僞之欺誑也顧予此硯之清堅出於歙溪之湄水乃陋南荒之蠢肝而竊自比於龍尾匂數寸之秋光溫一片之和氣疑初得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受其忍垢之類已嗟所値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龔之可人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棐几稔亨奮而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韋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已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刻此卷 海鹽丁綠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江寧[illegible]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物唯置一牀簀以遠藤架書數卷於枕間傣南開軒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而樂亦無猒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溫林陰拂掠不足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為余壁間作崩撼澎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盤礴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之勢壯波怒渦窪隆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逶迤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奇逸雜市人而無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洸洸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而不赦錯綜歷亂如蜜房如亂絲者如此畫浪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豈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游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覆旦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為之記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冨亦擅名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嶽色之芳鮮飲湘流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敞虧梵放酬酢如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嘗命苾芻智光建

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忉利諸天光以意造
不合教乘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嶽中三十年得心
法之要而淹通三藏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
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
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恭布峙立
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忉利
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搏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
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𨀉羅者來自五天是勁
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
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顧指可辦門人法

圓寔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寧使
牧衆與金穀道俗歸之寧勉日而化潭帥以大長老
智公黃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郎雲
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貽法門
之咎智至卽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隳其
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付其嫡子文正避昊天諱正本色
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
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翤修藏殿五年
秋將畢工九月巳卯夢合抱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
疑將壓焉呼曰誰爲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

藏心也黎明覩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
夢中自是施者日塡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
顛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
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華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
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自僞天福
癸丑至宣和改元巳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
哉余獲拜觀遺十輦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
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者心了而言所不能
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
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

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
五天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
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
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
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入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
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啻賢於未知
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王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既
覺訝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巳而又
夢得剎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木唐法師曇彥居
越州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修之彥曰非貧道力

也却後三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
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窶一鉢行人間而已夢
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背讖如晏彥而非有
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横枝績
光明之千餘必有大過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

潭州大溈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溈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予方者繼焉未幾而棄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苟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蘊聞之曰溈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於縉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眞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眞如已墜之綱於是厚禮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絕境大佛應迹

而殿宇卑陋堂室狹小何以嚴像設而致吉祥震潮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足以光餘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碑運倉之下穴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即室五千軸者藏於殿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合夙而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既罷繽紛滿庭自兩廊之左繞以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靖深冬溫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世間蠢人所不能見既以廣廷其所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金山並高爭峻建殿于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于寢室之前綠疎青瑣下臨風雨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牛莫能挽且天章

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藏而衛護之今職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嶽撼動俄而闋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有衆千人頎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嚴閑禪建兩堂爲學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嚴名其西曰大仰方欲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成就法器則以寂子閑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譬如大海蚊䖟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輪飛動於千巖萬壑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峯來朝

如趨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𦡀疑師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然何其幻怪神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敘開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

覽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臧靈奏賜真應禪師塔曰淨慧聖谿莊壟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僧者橫目何德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犂道掌事執劵證諸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睿筭有玉泉住持僧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哀之使於溈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政和六年勑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溈山自其

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與修蓋其游戲也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詵詵華出綦布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溈山之雄夸非空印老師莫能辨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願求文以昭後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興此丘淸而狂相山趼足窮衡湘黃才掬谿行喚嘗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虎狼水與石鬭聲舂撞誰挽千乘行羊腸窅然洞開雲水鄉橫峯側嶺爭回翔谷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

今發天藏泥草吟嘯久彷徉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曳杖還江南道經新吳山贊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面氣宇凌入荒侍其側者矯鸞皇祐公傑出尤堂堂袖中肉山傾置旁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厖佐于耨耕立禪房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相望既絕復續晴而彰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人儼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衣嗣吳江爐餘爲子鑿頹綱機鋒掣電誰敢當宗風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凜然面目如冰霜今人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頗荒涼反袂拭面空歎傷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又取佛日重洸光芙蓉峯峻溈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願同山呼壽無疆

重修龍王寺記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如衡故名衡嶽嶽之北崇岡峻嶺如犇如伏晴嵐夕暉星綴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爲奇峯呀爲深谷峯之巔有大穴泉滿石裂撼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之所蟠蟄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于嶽中從之游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老死而世不聞剡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菜葉知有隱者並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爾虛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黎自何而至价曰無路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即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號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人庵于隱山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從之聽法歲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荊楚欽事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教下

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永蒙市井無賴而茲山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雲禪師來領院事雲孫硬餉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之孫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為淨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貲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雲法勞熏役而不知游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寔陰相之且從余求文記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嗣其法以興修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不起于座使綠踈青瑣以樓千柱飛甍畫棟以祭萬瓦層樓傑閣以蕩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撾鼓升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嘗曰不住無為不盡有為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為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亦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閭當為養之於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闢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闞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為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墮滅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闔周既廢教尼隱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井俄見坐殿樐瓦上世號神尼嘗以舍利一掬授文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此未可量乃分而為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名山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

三寶弟子衆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日皆有祥瑞長沙嶽麓寺之前澗陰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嘗爲余曰隋朝舍利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銘碣焚毀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兩本生於陸地掘之丈餘蓮之根莖自瓦棺而出發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巳數萬部旣化

遺言以紙爲衣瓦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沙驛卽寺故基也西城之瀕門與湘江之滙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鮮有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問建塔之因光乃以余文示之彥達踊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饉某記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之大檀越劉華之所施也寺占嶽腹臨清流發一區之形勝覩模宏大營建偉傑緑疏朱闌吞飲風月飛簷楯瓦蕩摩雲烟寶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來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慶喜尊者散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眞大士序列以次莊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忉利諸天至普光明最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費緡錢三千萬而不聽餘人增一草塲工於宣和元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堂而澄前請爲之記余聞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尊遺敎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

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令法久住報佛恩故又聞德山鑒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脚當具正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從折中哉方禪師黄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乃以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朮寒疾愈則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旣去則雖常服

紫圜白木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崢嶸業海橫肆莫知津涘而以佛為彼岸則殿宇之建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如此因取以文次為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為此殿而已要將咄嗟辦一梵刹可也九月初吉記

重修僧堂記

湘南號為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為得道者所廬自唐貞元間馬祖石頭卜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為十世嫡孫

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爭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刹諸方指以為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族大口衆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雲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天之上遂為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剗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偃蹇而胥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既至問其地利之

所出度不足以贍衆則化淨檀為油麥庫以生財役力率衆未有効勞者則合衆力建度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為帳秋水為簟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為混跏趺而禪休萬緣而不為滅余曰此曾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曾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遂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

歲豐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使令尹不賢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喜為之記十月初吉除饉其記

五慈觀閣記

古之仁人將有為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君臣凜然既殺蓋寬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人主知區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頹波而獨往冒衝風而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人如此出世之

聖師亦然三祖璨公既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縛律以地位證修爲歸宿不信達摩別傳之宗故作信心銘又名其弟子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也骨面巖冷英氣邁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已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便行早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裨販無所不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照寔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峯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晩望

淮山萬壑自獻雪盡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茲錫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見之慈也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敺也設或拳敺又自幸曰拳敺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誅將施刃六祖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昌感涕願落髮爲比丘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以法要使分燈于江西究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未毒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猒足王之刀鋸使一切衆生觸其燄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真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善提園中之耆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顧爲

記之余曰唯建炎元年十二月記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絶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遂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冨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勤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衆芽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曾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蹤房蹊穴之衆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厲序而聽示尊法也恂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輒授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旣乎不可以無書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大江之北蓼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檻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窻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巋戢戢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寛而邊幅壯而疎通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垂涎冨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從日陪杖屨摧頹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厠免包藏衰老篤癃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余郎之周行廡廊入門疎快寮室虛窻搴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柵榻負暄橙林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顧

指如意失其畀鄉卽戲問之欲貪抵掌豈有少年如遼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偪强而敢横機摩壘大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黄涅槃杖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痛㮹然空房而甞卧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奇甘棄坦塗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時我廪既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鱗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卧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

艶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卧須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偁祖印所賢而余里閈又堂寺權婆娑獻誠願拾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爲氊兩尼勤勤住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葢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先雜衆工中唱呌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擊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

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㲉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數多卒衆二百九員領衲异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耆年辦衆法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誰住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與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黄鐘之律九寸而爲宮

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葢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貧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翛然靜住

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鵞湖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唐義武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聰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介命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歛立顧瞻而歎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蟻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算之意於是繹蛻其卑隘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廚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丈室以授道又闢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顱螺頂跏趺而集寂無人聲餘磬聲而禪齋寄室冰懷雪廬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焰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游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彥瑫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爲之詞也辭曰

翠峯寶勢爭岩嶢雲收眼界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腹谷風吹空翻海潮忽驚寶坊礙脣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唾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往聞吹簫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劍拄頤氣勇驕擅此興聖開前朝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以毗尼相講授易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紫金光聚世福祐蒸獨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

子吼虎谿嫡孫氣奇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高安城隍廟記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季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鞏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間皆稱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晉起晉安林士弘起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烏合而擊之士弘卻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唐公卽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嗚呼方是時賊兵浩如海孤城聊如塊微侯之忠勇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既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逮意余嘗歎息之政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禱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罹癡懼瀆神聽殊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既覺三鼓矣坐而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燈火洗心爲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遽和突厥人戶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遽在江之西殺氣熏烝喧鼓鼙交民如魚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如橫霓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爲卻氣少衰守城淚縣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九死侯生之不然蕩潏無孑遺故宮下瞰綠錦谿過者竊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巍惜其粉飾無雄辭心許作文恨陋卑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詩知神威靈不可欺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丹陽居士賀懋忠懋懃懋美懋康懋藻普助廿兩
此卷了緣居士對徐普書郭文成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姪善堂校

記

無證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僊師院日與彌勒同龕頹然聽造化琢削有道人械類叢林狀余甚勤曰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脩然令人忘百事逃空虚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劾鴂舌衣纈花貝心緒休然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蓋百許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爲法檀度嘗清涼月下聽熱惱天下名緇奇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踏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教翼日翻然而去余蓋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視其狀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眞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是見證頎然人羣中擧綳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爲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當爲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大虛爲頂以大地爲基以萬象爲牀榻以天魔外道爲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寂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爲至矣余笑以爲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爲染汙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爲舌爲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哉因序其語爲之記

菖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雖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玩也天下以公之所玩從而玩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猒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眞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畜驊騮以寄逸想慧理

欽定四庫全書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　二

呼白髮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鑒君之所寓其滑
修絕俗之致豈減道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
知余言之非誇也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
沙年既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
江左而官之金陵郎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
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
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
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
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
曰夫渺漫際天一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
傲睨其中覆却陳乎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
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
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頃刻萬態兎合流俗與之
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妙也子寧於是有得乎
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旣不事乎操舟之爲又
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遺編布百家之陳
說明窻棐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賾索隱與古聖
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德符而道通

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辟心墳典
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與
望洋渾灝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
之祖者耶送之者皆目崖而返矣德孚仰而笑俯而
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
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巳縁
葦而去意得蘇之如是而巳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
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
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盤礴終日不忍去長老德
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嚴閑禪師
參道於溈山久而不契乃焚畫餅之書歸庵南陽冀
除荒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
求則肉飯鷹兒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
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
道終不可見歟余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
可致也如人市黑白牖走嶺海望京師疲歲月於道
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
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臥則劃席

夜聞灘聲而得妙聰見蚖鬬而入神與香嚴同科而異致且道豈有麤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為敏永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為敏香嚴一擊而悟廬祖知此君不以為敏乎德公請以為記余知其為雲庵之嗣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闐喜氣成霧余曰嘻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荊楚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產吾家頗非綠佳節也於是

導余登清宮堂下臨瀟湘如開畫屏千里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賓客燕賞於此堂公所建也想見其風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遺愛有類召伯之甘棠之左有奇石狀如覆斛稚松貫石而出初如揷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調達紫鱗翠鬣之中已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荊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王有石之象松為蒼官為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

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為後世美談況目覩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言傳而著為忠孝之効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公則道契主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滅為之記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

叅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為危閣以延真為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瞻煙雲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其趣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以功名富貴為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真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嘗語子夫功名富貴偶然爾士以身狥威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之止以為上林令富貴若不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

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伎無雙於天下及從式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遼東以三矢而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眞補南昌尉時放浪此邦有別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盧元始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爲吳門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闢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不攜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敘其說援筆而記于壁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効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則如珠走盤孟軻之言譬則如珠著氈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氈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簟褥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與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知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顏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論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稚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疆埸久空無所施其

材寒窗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圍子衢嶽之下寢處晴嵐夕霏披行春花秋月弄琴閱書以娛賓客栩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知先人爲堂之意强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不逮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牆巽牀之僞是學使寔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

種性工文聽其論古今贍博絕倫眞能世其家者也故樂爲書之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峯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竹虛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靄浮動乎綠縟青瑣之上俛欄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巖萬壑之間於是隱几㨯然忘言盡其倚

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澹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況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秋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爲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眞者寡所從來舊矣袁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眞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眞當曰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爲貴以游爲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爲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爲之記公諱倪

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爲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暗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暗迭更未始有旣然知其明暗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爽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旣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

未見不死而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統總其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化則荷薪而臨潙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迴心橋之南其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

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嶠相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宮又屋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輿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旣成堂宇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

潙源記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泜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潙山因水爲名衆泉咸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紆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放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者衆而潙水善養其源也住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潙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

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斂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滓日光下徹則若二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昕之湛然覩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欲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念嗚呼潙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據大鼓臨人天萬指圍遶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欽體聽萬象以說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鞞瑟支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栴檀塔座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即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余於湘西之潙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煞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

栽松庵記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即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閈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跏趺波間泝流而上異之牧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即游覆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毋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者侯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濱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侯相伴乎其上俟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川之妍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清絕也而倚婷婷者不見節絲竹者不聞晝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識之也紅艷之開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愛國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言逢至治之聖世勤田園以供伏臘玩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

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與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而得招要而至者也子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之趣味殆亦紫芝之流乃欣然爲記之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叟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琦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彥隆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賴以灌畦飲啜行人盛暑爲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改井以象正君子之有恒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頻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有之也歟嗚呼二三人者不獨爲濟衆無窮之利其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

華嚴院記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餘里奇峯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勝望林表出楷甍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杉脩徑菼翳巍巍出迎客廈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標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子傳器而服玩不減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蟲中蟲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說甚高緒餘土苴足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鳶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穢求救之與三尺童子知其難余首肯其說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恩迄本朝治平之三年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寔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三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一以館鐘虡東爲香積廚繞以複屋關與寧堂有廡有廁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湢有廄造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以實毗盧法寶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鼉鼉鼓魚泯泯作息要不擅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

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彊為我記之余曰今人持左劵以取寄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之利斫頭穴胷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塡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為梵釋龍天之宮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覩其中渠渠欲置人於慈薜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賊者異矣使其闒訥之風亦可以少泄其類云

寄老庵記 代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大夫自為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奇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師官冷口衆自猒風埃又病痁彌月愈不懌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翛然忘紛而痁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為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岡峯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頹於無勇白業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今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緣為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為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窣飢飡困臥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持以寄之因以名吾庵嗟夫世方以累為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內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為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 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為信五傳至曹谿慧能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故世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隱廬陵山水而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莂卜鄰青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目江西為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為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遁之所也奚不知何許

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喻初未著於諸方吳順義二年僧無殷中興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九峯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殁代居者名存實亡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高行自黃龍窟中來普殁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以政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視前營構增其所未有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樓稱如實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苾芻求寂則有堂辦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廚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虡則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大智而闢於室之上名善應修廊複屋高深壯麗冬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游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文記其事余方困頓黃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悵未能角巾藜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佛者其說祕多溟涬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

或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故余於禪學凡鉤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橫流者則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僞者矣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寂然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遠裔吾將觀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犇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昆七十一峯讓其尊煙霏搖空含翔獸微風徐來掃露氣樓閣時爲金碧痕聰明澄泓自吐吞三偉不見陳迹存異哉僧吳貌粹溫潤飲娑娑龐眉誰中興之殷澄源咄嗟萬指魚鼓喧普公高喉已語言得法來自黃龍門弟子生眞手自捫放箸蟬蛻繳不關大士法戰著策勳睨視生死等旦聽君看妙湛願力熏樓觀幻出高切雲美髯說法起機輪自云的骨雪竇孫江山偃蹇驕氣噴不受彈壓無餅文願乞名詩刻雲根導廣孝慈酬帝恩

寶峯院記 代

余家筠谿谿出新吳阜輪峯之陽其陰鳳皇幕阜諸

峯巒橫玉立娟奇畜秀解楚山而益峻隋朝而步爲得道者所廬又黃龍龍安興化雲巖四大刹皆其遺地相去百里叢林之盛冠映諸方自大長老寶覺佛壽相續而興禪學宗天下衲子動成阡陌而寶峯善思院者世以律居然夕燈午梵齋魚茶板與四大刹者爭雄長而鳳皇幕阜之雄深亦讓其形勝余外舅家西安往來聞之熟矣宣和三年罷官臨汝道經雙井而造焉渡谿東望奇峯峻岡隨吾馬首掀鼓回觀飛楹畫棟翔出林表入重門顧兩廡翼如而入焉禪齋雲堂綠疏青瑣大殿層閣塗金間碧像設之妙服具之華見者知爲登法堂望寢室窅然靖深耆年僧雛倒屣迎客客至如歸焉退視其私則廚庫庾厩莫不整潔遊衲解包顧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爲之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于唐有田畝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券牒亡失多爲比鄰所侵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熙寧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物故至是化爲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僧子腴領住持事經晝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傳器於腴者母李氏憫其頽壞施粧奩以開墾田畝用陰

陽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爲基鳩工於崇寧元年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達者寔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腰石夜舂牛頭宗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特愛惜昔光禪師與衆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爲已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所論併爲書之

先志碑記 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尊爲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統綺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訟循道議論有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搢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官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緝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

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啓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燠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遑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淞尚忍言之巳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券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三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半歲月弗窮而存殁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斃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已俸買田蔣山飯僧爲王氏之亡者修營冥福文公贍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券約恩及存殁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書乎系之以詞曰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照人資孝友邑人依之扶老幼楩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施舟壑走疑俟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𥳑頃適户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徧宇宙天子無爲千萬壽念爾族人拜稽首恩無貴賤適所受符之弗忘帝汝祐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磬石清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嘉興居士項德棻施刻此卷　了暴居士對
長州徐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雄善堂校

序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爲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袖鐵椎擊始皇帳中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漢業已成粃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

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作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謙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重如是乎邢原詣安丘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高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穉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子常千人穉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尚何觀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

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刻志功業領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盡而天資無張韓邢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麤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昔

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晳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何其審也大法寖遠名存實亡其勢則然蓋嘗中夜起喟爲之涕零余少游方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踈粹美者尚多見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罪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踈粹美者又少況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轉波及綱宗之語言如

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鋒八法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吾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二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脈斷絕豈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

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即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溈山之牛一身兩號之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共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劒也用即磨之意不欲犯鋒耳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不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阿難耄矣所

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爲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博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

華嚴同緣序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地獄阿脩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爲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

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璘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乘之種是其願力爲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俟其畢作爲卵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燦

迦羅惟願剎剎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跋驢心是眞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琛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唯加歎此道是眞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

洪州大寧寛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寔法又曰若以寔法與人土亦難消嚴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設詐隱務為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峯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寔法唯其以是為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之境下則波為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岐會翠嚴眞大寧寛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眞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寛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杲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群徧遊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宿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卽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詒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碔砆之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碔砆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末流滔滔汩汩於京洛荊楚之間風俗為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嶄然出於東吳說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願見爭先川輸雲委於座下法席之盛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讋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

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聽道者作禮曰雲門兒孫猶在
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雲竇願公復爲吳人
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
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潙仰皆宗於馬祖天下
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
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効但載其機
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既載其語言則當
兼記其行事因博採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

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
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倣史傳各爲賛辭統
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
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
呈獻仰祝台筭許旌陽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
事先祖之罪住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
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壽考乎余竊安撫大
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和而爲生威而爲
殺生殺皆以活人爲本嘗生瀏陽因徒十有二人於
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億萬生齒安

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較之旌陽
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禪師而
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爲獻伏冀燕閒之暇少賜
披覽豈勝幸甚

嘉祐序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
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末法學者器近而
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
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
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

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
之謂已之出邪即閑關著書以攻正祖宗所以來之
之道爲十二卷又別定祖圖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
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吾固爲
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
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
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
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
明當一識之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
公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爲公

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同人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某序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屨售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

州臨濟至黃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似斷際曰大黃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祕傳於公人所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二子方其匿耀也其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人篤聞其信已故其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小同已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謗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群小又工於爲謗宜乎其聲隔於世也而廡下之徒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目避以爲嗣廡下者固欲顯於人而好名者喜快同於已宜乎其豐隆於時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知怪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以施眉目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黃檗之門而其嗣方大盛知人之詳也視雲門嗣雪峯庶未其詰自知之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

昭默禪師序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

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黄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嘗歎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備師從雪峯眞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奥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黄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脱其語言順朱其機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乃今於黄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鬨闘叢林其超情獨脱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容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黄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即忻然往依高居其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即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

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堅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歴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黄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頹然人莫能親疎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權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蒸莧覩木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録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兄弟氣宇英特愼許可獨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須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脱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輙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絶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説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眞世傳爲寶然終非眞花耳其應

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的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俟而去余矍然而起坐念公平生奇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疏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

潛菴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緣之著而特以侍者稱者如鳥窠之有會通南陽有應眞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慕喆而黃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一落髮受具足戒時武泉常寶峯月雲居舜道價壓叢林公遊三老間皆衆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禪師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又曰洞山又問適來祇對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鄰見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論久卽令坐于旁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潙山與公復造積翠公爲侍者七年南公殁隱道西山西山有恩嚴院僧死屋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恐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百具鼎新卽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元符二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特鑁地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諟洌潭澄更二十年宗門奇與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見卽怖余曰毎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以爲難何也公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卽遭擯出以其墮覯難故起現行耳嗚呼自墮覯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開眼尿牀平地喫攧然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有二年公與今住淨泉寺

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
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
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
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摳衣問道
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
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
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謫獄太原拴
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
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
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毅於道志願叢林所致嗚

呼佛法寖遠壞衣毛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
慕華構便軟煖公獨舉頹壞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
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
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
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
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真然之者耶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爲江西石頭
二宗既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爲五家
于今唯臨濟雲門爲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竪亞

而出年代寖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
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
青公爲大陽真子盖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
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願令繼
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
誠以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襃顯之卽賜紫方袍號
定照禪師左街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
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閤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
及紫衣牒二道臣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
壽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

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尊意
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
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
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
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
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拗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
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
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
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籍疾僥
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

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為之流涕而楷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丈洞山已額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海內肅清旌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閒關至此卒不能以振舉之耶抑亦夙殃成就報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長喟余因臨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如是而視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

邵陽別胡强仲序

多言乃致禍器滿苦不容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河壞蟻孔蝙山潰有竇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為惡邪則惡不可為教汝為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為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卒以榮名終吾聞成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耳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捨情項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坐不避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子聖慈不忍置之死篡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在京師者皆噤闔諱見雲散鳥驚獨吾友强仲姁嫗守護如事其親自出開封獄冒犯風雪繭足相隨三千餘里而至邵陽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閱人多而曉相事更疑危而識交態有交如子何必多為然强仲每見余蓬頭垢污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子殆不知世間有恥辱憂患乎抑具石肝鐵腸也余

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訶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胷次哉强仲高義容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為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不失為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為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則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

送强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

和帝時爲大醫王多有應効性仁愛雖賤如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厮養服問醫飄劾問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則乖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懾承之其爲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强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爲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爲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强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强仲跫然足音卽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覩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可曉以避就之理二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强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强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强仲也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儁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隔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爲名其亭曰燗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踈快渠渠高深呑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檄櫎于旁舍判荔樹於沙岸作詩其略曰登藍乞檄櫎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

夢徐生序

余寘朱崖三年既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登邁北渡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糴糶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營炊余時時弄筆硯又臥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蕃叟之舍徐生盡以其販具付偕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兄之子也

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虞乎願護送歸筠即爲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臥讀之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臥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主嗜結毦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毦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爲如此可不怪也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爲四友余曰公通籍金閨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刎頸吾未嘗不置卷長歎夫踈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矧以衆人之器登功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濬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爲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爲無情之遊吾以爲白失之誇而濬失之誕也管城子吾益友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悃愊無華見地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蘊石虛中吾端友也天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子者自德茂始

連瑞圖序

崇仁為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陵熏烝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春奉議彭公思禹適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力敏強鑿姦鋤猾撥煩摧劇吏民驚縮以為神號霹靂手而彥和又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卯衙退砌無人迹木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為常春夏之交雨連旬旱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幹生於縣之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穎黃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斂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與居一室淡然無為而使百里之內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奇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劍刺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湩義之至也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齕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莅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備則異日坐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為之序

墮齋偈序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為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為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之為說三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

御顧見何驚異又曰紛然同作息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又曰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政和六年正月日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丹陽居士賀學古室唐氏共施刻此卷 壽造
丁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溧水芮一甕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嵇善堂校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衆乏糧懸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墜化惠滿所至破柴製屨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臣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舂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丹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觸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巳名不耀而畏人揆巳

下覩禪者如百世之寃讐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踏此汚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薝蔔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薝蔔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葉六出所以殊衆卉知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

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同徹更爲主客融通自在成法界脫昔黃龍三關神通游戲於語默之外寶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

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搆也空無受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錄爲序使登之者捘華而賦蓋自石門某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林也則領匡山叢席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是望刹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也余嘗館文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纔及膝吉貝纏其脛

勃窣趨迎權不報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仍能立事數奪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適復往如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奇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

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屛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弟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余扣其所蓄蓋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凉甘滑土無橫文色如黍麪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荊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吝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覯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自暴棄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當時貴人有爲臧騶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貧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犇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耀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旣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與油然自得其直諒

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淸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海浮颿大江經行於鐘峯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逶迤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入道之智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歟之興爲余留於相江道林者一月旣且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峯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與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爲廬彥通其見譏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榦聳葉上干雲漢浮陰繖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

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而痛根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旁有薪者欣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壑之旁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荒之壤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蒔之日夕覷邏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蘗液四達枝葉欣欣向榮時旁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蘗液不得旁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夫斷木爲基尤葦爲鞫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蒔木之說以贐之庶他日林下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兹歲月之久寺廢爲荒

丘大長老竊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之敗𣧑朽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玆以其殊勝之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旣出山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惰必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鷙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剝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荊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淸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盡龍安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淸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風在依舊開雲浸草庵又聞鑑老去慈雲從公於傳慶淸游勝賞厭飫其平生士大夫聞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道西安拜塔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峯之下而余適在焉山谷聞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累日不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賢也

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歸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者肯如是乎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遙知一粲然陌上靑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頹塼動勞世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傾法雨斬新精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荼毒鼓平生得妙不施功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聾生兩耳聾兄弟赫然追父迹叢林籍爾說家風相逢一笑拈針處俱是當年百衲翁此詩又敘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禪師天骨開張豐頰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

中自不生庞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
側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亳蘄兩州以宮祠罷
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
與無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
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
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横錫過江南歸來
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没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
峽州天寧辭之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

前詩無盡忻然和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
作曾參若非臨濟具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
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
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
子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
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
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游
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耆年庶
其哀余之志也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峰深秀處忽生木沉奇材而萬峰繞之遂名
香城顯觀基峰而來老顒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
潮音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覗座下而
恨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
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
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
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

四絕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
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

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
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
之上二十二日會于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
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邪
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
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爲公今日之遊說
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
有急客至驟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冨堂汲峯頂之泉
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
北遂經槲林塢至南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

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絕境而吾客皆韻人勝士玆遊也無媿山陰冶城子宜序以冠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眞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林眞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湘西山雲之纖穠草木之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眞教拊髑歎曰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矣旣老來歸將爲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爲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

德劭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覼德無劭疑爲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瑀及遵八葉爲相與唐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穉厄於牛羊雜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旋山川之秀氣所鍾善人應德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中乎高氏世爲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石門權巽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烝見聞惠歛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巽中使余字之余推爲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氏之遺屋字之曰德劭巽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之

無住字序

珠之爲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遽壓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爲字作字說云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瑱珥夫瑱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質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瑱珂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

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瑛

彥舟字序

大繹持海於淨土爲親聞如水傳器鳩摩羅什於眞丹爲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攜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愛姪耶舍尊者聞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眞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徵爭妙聲振後世覺天之日月苦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殆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絕之慧燄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繫飾矣耶舍以什爲法船余字法什爲彥舟坐客肯首以爲然於是乎書耳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

字無染

易季眞字序

季眞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倮搖佛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瞻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石巖深炷爐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宜和五年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皆不若眞因易爲季眞老儼書

頴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心空爲登第以果位爲階品頽然無求者出世間之相也橫肩勃窣者大福田衣也爾天之俱載[illegible]永之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頴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頴孺字之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橫風斜雲勢知爲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文公絕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

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弗知則失宗知而弗信其迷旨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如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如照我名也而適拾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飽參者一杖翛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之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偕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奥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已諍能與夫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爲然雖吾教亦然契經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祖曰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以致隆也彥隆宜字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懐而取之今未

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頹綱其才敏惠如泉之穉數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爲字說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

寂音自序

寂音自敘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乃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祕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焉於黃龍而顯謨朱彥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开正仲請住清涼入寺爲狂僧誣以爲僞度牒且旁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訕事入制獄一年坐冒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

又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往來九峯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係法眷以老館雲巖又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爲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釋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骸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塞礙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既足餘復何羡緣盡則行無

可顧戀報冤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瞋我持戒忍食不過中手不操楮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雖微細念方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觀焉嗚呼孫思邈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奇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

記語

記西湖夜語

余舊聞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同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盧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

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完聞其說故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標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綫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寄分布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

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瘖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即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論三玄旨趣號爲明眼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印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爲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redacted]惟令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以余爲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以遺前說以示同學云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別職事欲傳法度生耳既不契梁高祖即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閙漢爲部曲見王臣高尻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祕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眞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突以謂不可廢眞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以劍示之祝曰僧見劍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如所誡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寔甘甜之有如是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今縉紳之望皆留神內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峯不勝爽氣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殁餘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以字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夢周公因慕周公晩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爲衰而以不夢周公爲衰季子僮侎綺襦谷量牛馬不以爲悅而以夢東坡爲悅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髮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余曰世莫知其說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

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砥柱蕩磨驚濤也愛其知爲臣之大體而已生爲懷王傅王墮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傅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使虜不肯辱命雖飡氊寢塭牧羊海上起止杖漢節李陵諷使降則請効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吳季子而不可誣也季子掛劒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之操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凜凜之

姿未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彖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使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丞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鑒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而爲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衍而爲雲門臨濟曹洞潙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莫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

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莂則師承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爲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此其義也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

得

記福嚴言禪師語

余旣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灾不可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放夜宿溝鎭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來照行坐休則光爲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鳥工往盧能漁父歸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辦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

年三月二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丹陽居士賀懋功懋官懋欽懋昭共施刻此卷
丁將居士劉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友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棗柏不辦唐梵又可笑哉此文淸凉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科要而理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獘極

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爲事而佛鑑乃倡爲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慈也歟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淸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顔柳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叉難陁以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淸凉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

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眞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邾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峯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兕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而笑如舊識有首衆者道光與其兄道舒隣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舒曰耆闍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耆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見境無非是心然耆婆視之疾燥濕虛實寒病祖病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嗚呼耆婆蓋世間之醫而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經其廣則四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涼颸得所藏之於毛端寬博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黃舒蘄衲之間

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犬吠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膝日以研味此文其爲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吞爾鍾山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秘藏之某題

題華嚴十明論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彦里閈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臥則仰膽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予記其言世英歿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恥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

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旨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容行踏證隱實顯現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羸浮習重境强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座名枚實効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黄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鏤書鎮并麈尾拂爲寄母既覺而二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二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堵觀鑁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栓索而蓮寔生齒齶間晉有識曰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而以瓦爲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

蘄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墨寫此經其銜斜點畫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知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如此之巧耶光又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之間萬八千土於剎那入無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臥起語默動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剎那之頃豈有間哉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閈所敬信法眷所追崇是眞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彌日盡得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夕以與佛菩薩語言酬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

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題超道人蓮經

南昌饒益院除饉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即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攜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方於果中即有因蓮華蓮實蓮容是也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蓮蓮蓮也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寫誦持未捨受即身爲爛瓜香已捨受即舌本爲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眞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觀令一切衆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枵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内院見慈氏預聞妙義頻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此予志也甘露滅其謹題

題六祖釋金剛經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差別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知未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爲實然以心信心猶爲三法如人不睡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來世尊既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題靈驗金剛經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燕室往觀君愼勿出略相候欲欸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誥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

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内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茲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

題宗鏡録

右宗鏡録一百卷智覺禪師所譔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鈎深賾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

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

未見之文公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墯絕口不言曉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

衆生相劣趣處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隋於耰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反今世故安樂雲山明窻淨几之間横象煙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敎外別傳之意也

題法惠寫宗鏡録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卽合本

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恩獨施力寫永明所譔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嗚呼恩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百家之法句雜傳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即入摩訶衍徧知稱性之海即具普賢一真光明微塵數不思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天來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作隨緣其心非誇也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峯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觀缺然望之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鬭訟按檢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游能爲加刪補使成

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賛詞使學者臨傳致賛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麽物與麽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可祖嘆曰即此不染汚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跡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藉其貲僧方囚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游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始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於是俯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是護財往象

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辯要不足怪也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峯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

巖頭密啓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異巖頭拊手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山曰汝記吾言已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山三百人而已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乎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偶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無疑乎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早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與之語多所發藥遂侍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更謁江西大寂既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子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已而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壁中有人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

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之人見其不與已合而訴以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已之專惟信已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絶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旣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衒名逐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人也禪

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宏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示同學云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盜城人黃龍無恙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

備大智精妙頴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剔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舟破函中多故經往掀攪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驗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失又誌瓊之首告也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約體用爲五法更互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嚴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如覩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峯染春之鴨波劃刻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即

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眞有所問詰木頭碌磚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根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說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盲規致之外者而膺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離言句相宗師設立蓋一期救學荷簡不審尊已應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

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凌愁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說以為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為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為可笑也雖然弘覺一蹻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儂家住處豈堪偎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真子而悟本自為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以私異之惜哉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

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真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敘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

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曉章乘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汨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

題香山龍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為法兄然予少寔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乃曰予悟此即是出家予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茫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閒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

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乃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為示併書予願見不果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末附千光王寺沙門義登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名具常流注與鐵輪位齊力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由分未辨緇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登輒引首楞嚴曰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之令人捧腹高笑義登何為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學者能深觀之則知予言為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甄述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登自目未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為人定必羞死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錄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禪師之語奇喻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巖頭雲門之下而錄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照崇兩人機語校句所[illegible]示殆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予常與超然衛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黃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閱前詩遂併錄之

題韶州雙峯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矚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蓋其所養非有以大過人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古皆脫略窠臼方其游戲時亦微見其旨至驀問垂伐則語赴來機聽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涬然弟之哉夫語赴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也豈此老淛亦或用之而欽辭默識其不傳之妙也

哉巴陵鑒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椀裏盛雪答祖意教意同別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答吹毛劍曰珊瑚枝枝撑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棒㞉耳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夷先佛垂告封文執僞更相是非聖智圓融凡情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流洫巍巍乎晃晃乎寔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

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爲恨若夫天地之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盡若人矣

題首山傳法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爲喻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了達華嚴十定品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拔衆生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谷堂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爲人會其傳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蓋能入諸佛甚微細智者也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日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曰醫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顗者願求傳錄錄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爲徒爾顗

之精勤不爲虛行也

題寶公讖記

王敦素問予寶公讖語覷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己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雜華曰

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敎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
人溟涬然弟之哉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
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
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顒
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旣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
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
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
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
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
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
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旣具臨
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
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
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
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
道迹杳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
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
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摝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
微矣古乃又引敎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
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一曰有空劫時自己有
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擧讀之疑佈曰
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
阿難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
莫能發寶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暫擧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
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己過矣祖師之門
其論法方微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
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
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
說似一物卽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
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爲無所愧矣

題準禪師語錄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爲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予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劒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如月在千江不借言詮一切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兄知其意予三復斯語爲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顏平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太傅表章精奇雅麗如王會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三首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黃龍南禪師游方時嘗至歸宗寶蓬頭方會叅師却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無骨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湜禪師教令坐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呪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絕況其不可名者乎某題

黃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二章經一卷筆法深穩莊重而若瘦得顏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獨秘畜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字未嘗不搏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筠溪胡氏家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受而不忘者乎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顔魯公書不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黄龍非其以筆墨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固然石門某謹題

題蝸堂墨蹟

右蝸堂大和尚墨蹟三紙佛印蓋公輩流也而其言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

公道德冠叢林而器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吾道者今皆成千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絶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之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嘗將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

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言乎門人某流涕謹書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精進日新良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梵問其師洎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同也某書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韻想其風度瀟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游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霅溪晝能清秀稽山徹洞氷雪予觀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公書不工尚足以爲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住持事及無際遷居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無恙乎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藁乃得舊本忻然録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爲人持去獲

醬瓿耳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易懋初發燈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　了緣居士對　長洲
徐普書　建陽吳治高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嗟善堂校

題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遠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侍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巖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堤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壁案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

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叢誨初見必輒輟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借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秘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根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逐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見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見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摽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與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眞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眞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眞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鄰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眞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嚴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蓄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照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懸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擘窠綦蓋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淸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是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塵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冥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篤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

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佯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削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具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巖

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遂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襄上淨三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門自潙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嘻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

巖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爲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達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

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晝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

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碁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叅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廋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其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曾子也[illegible]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與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闚斑病眼臨窻看亦難八十一人開鼻孔那虛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膭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屑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芽蘖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予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恭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

之學也而宜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棗柏長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宜公甘以小乘自居棗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耆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儈牛履狶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巳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識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峰道人道隆閲之一月而皖皖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綱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罅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李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邉横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詬醉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送窮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覽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囪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

得孔子晩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寔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乎所錄僧寶傳先敘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住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敎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忌寧知龍勝詩流震旦[redacted]首論[redacted]動以億萬[redacted]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頹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技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卽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

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譬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具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豈子美昭明亦具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并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儂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宰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細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聽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有道人

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邊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

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
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
愼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
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淛東以病不果甚以
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
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
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胷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卽
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蔵
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
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
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
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
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
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道
目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胷次有此風葉蕭
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
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簏中唯墨梅
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

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笥書此以
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
筆端能生煙雲非胷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
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荊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
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
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

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畜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畜可也道林清冨宣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畜

好在華光眞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

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春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柰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儻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諠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

之不巳當不滅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巳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黄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㩦予惜黄梅皺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嗣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

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紿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巳嘗拜之汝旣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巳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滅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酹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眞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絶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redacted]續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貧聖

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獅子峯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雜遝鳥道杳然在層崖絶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砯磤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虚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既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伶寄宣和四年冬居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爲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峯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遷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

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亡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攙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redacted]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兎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賜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跡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redacted]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峯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金壇居士于[illegible]刻此卷　了緣居士校對
[illegible]錄　萬曆丁酉仲冬[illegible]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跋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璿訴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秋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盡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

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于闞虎生三日其氣

食牛駃騠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趕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眞奴婢豈寔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夙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襃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根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過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育蓋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縣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雖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

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實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

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眞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劍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萩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酧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僧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其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荊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荊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為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仇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具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藏啓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為無餘矣佛鑑輙出此帙為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棼棼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類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

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頵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與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

諦不斷才一纔為愛一以願得一雲門為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謳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觀之使藏之名山燕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峯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見珠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為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

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闢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搢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

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為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當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為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寔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為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練上人出以為示玩之不忍置嘗女有遺荊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荊為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嘗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鐘嘗女泣荊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矣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遺

從之詞其喜氣可掬掬山谷得辟卿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醻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閒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稽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偶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稽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藹然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異然忘其孤寥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倚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首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舉論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隨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荊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

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恩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硯為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為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學案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愧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胷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為示如見

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擔夯行市奇餘之氣光風霽月如再立殿陛之下何其照耀哉潭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雲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滑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餘骨董箱有此韞殆可與連城照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為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為然獨

雲巖長老元悟以為是此道人材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為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變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腋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塵埃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扇詎不以此即媿子敬耶邵陽僧上人雨

歐携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書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其愧一笑予將發鷰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譁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亂曰僅見覺範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傷今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如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爲冥福病臥剌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携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覩焉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履一鉢苦硬有勝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寘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雜戲語亦如雲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具慈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奮節無愧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徉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蕭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贖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棄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眞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己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丁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序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朔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詩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步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龕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耕道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潸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洌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蔡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曾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胸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趣予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雖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韻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達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郃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隤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聲益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秋壑夜泉響掃窓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巽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巽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顚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頹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特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越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

也陳瑩中閲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撾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見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為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嘗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降有寧生者二十餘以

鏤刻為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超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為避路門弟子為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都寧木工之不若埜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讋聳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為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

其亦老賛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首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詩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予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後氣橫逸不受富貴羈勒之韻宜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為示便覺神魂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蘇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

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瓛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首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恵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

僧祖文引慧視之不棄鄉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見訓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臥病逾月偶閱之覺病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袞帖

見乾闥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袞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丰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

其廚丁廚丁求與央予曰當以三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荊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見時劇於薛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

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身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寫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毋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吒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筍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詶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緩望廷秀一舞男子但是特相西雲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詶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

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榜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

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建吉體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太平藻飾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妝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幷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升麟居上賀學仁保男懋初愛懋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七卷　海鹽子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建賢萬鏃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疏

請悟老住惠林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横無礙玉立精嚴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毋追惟其高韻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眞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聲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啝法門獨脫之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同法馭成就勝緣

又請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靈貺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爰自妙齡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徇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

請杲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棨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奪人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盛集於帝京諸老大揚於佛事伏惟某人道韻拔俗英姿邁羣披沙得金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王張法席厭飫名山每欲晦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

山門疏

嵩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擧之行尚遊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篤法道蓋至人度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前鑑之昭然宜後昆之取法恭惟某人卓有實行蔬糲飽參冰霜居懷嚴冷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施使正法眼藏不滅

請靈源外座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鬬遇禪者之解紛顧惟齒髮之所悲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慈嚴恭惟某人如月在天非猒汙而匿照如雷振物豈擇地而發聲開傳法取之肯來故已與情之喜愜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即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副我有求之懇願開無礙之門

請一老外座

眞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況躋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某人華藏親孫

佛印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劍之鋒鋩水鳥樹林露臥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衆必臨願聽緒余之謦欬

請山老住雲巖

敷演佛乘資延睿筭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眞非掩僞旁徇道俗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其人臨機說法籍教悟宗名爲東林橫枝其實泐潭正脉少時橫行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新而積來分栽田而博飯然唯雲巖勝剎實曰江國上游宗旨之淵源緇衲之

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猊座重登竿木逢場作戲請提雅曲大衆欣聞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某人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千目同觀龍羼沙頭最初解開布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豁菽之具以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輿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恭惟某人本色鉗鎚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肅道者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禪頭赤斑蛇子拈出驚人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證明

請逍遙宜老茶榜

寶几珍御特與同體之大悲白牯貍奴更入徧行之三昧要當語絕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醞味絕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黙獨提正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投同異入寂滅之海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應一會伊蒲之饌衆所欽佇儼然肯臨幸甚

請準和尚住黃龍

磨甎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一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與自江西家世獨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問勃然中興關西藏一點之機窅然深遠恭惟其人關西眞子老南的孫貶剝諸方踈通正脉自石門而還暮阜如別業而歸故園不離先祖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鉢華已重開便請拈提不勞辭讓

請湘公住神鼎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其人少小偶家潙山

寅緣親承空印譬如懶融道者坐致雙峯祖師熏烝見聞霜露成熟蘊辭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間之機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王臣外護之恩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龍象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眞僞難逃於智鑒來庵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以禪寂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折脚鐺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資擧目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請姝公住雲峯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匿香覆之以缶而香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其人東林廣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撝謙榮利嘉遁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漩我白氈

巾今日放行眞珠撤出紫羅帳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容於洞上號稱法窟指曰道林蓋㫋檀林欝密不與荊棘並生則眞虎行藏豈容彪兕止住恭惟其人枯木嫡子芙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晴中之五色如句裏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大身徧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滴不離覺場

雲老送南華茶榜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阡陌而位繼祖師是必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乘般若昔所願力時節旣至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世禮少展輿情恭惟其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容道絕功勳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礙寧分嶺外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

請東明跡

雲門之宗風昔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豈庸流恭惟其人久遊臨平之門飫聞雲門之曲薄遊南楚混迹東明鉢具芙移大類雲居之簡使符自至未懸溈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王回旋則是眞顔鑒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

諸相本空眞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刹帶閻而徧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其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岫而無心車轍峯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枯木之華遙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幸捐謙柄無事巽牀

請眞戒住開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犀顱千楹寶構宜得知見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眞戒禪師徧領名山久臨清衆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剝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劈佛之手藏黃檗陷虎之機流出自巳無窮智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瑠璃缾合寶月紫羅帳撤眞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將燼回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請雲蓋與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謗師承大壞法道寖微妄膺假我以偷安名實因茲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穎爲整頹綱恭惟其人芙蓉嫡孫枯木眞子疎通莅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縉紳齒牙威儀爲道俗指目證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藉封雲正賴淸風之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狻猊之座三玄五位縱橫

又藥石榜

坐致王臣之勸請蔚爲緇白之榮觀脫煩龍如蟬蛻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敢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午之伊蒲恭惟其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住城隍聚落久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負火刀直裰以雲作蓋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接指發光挾路通途則一日兩兼名刹回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重重錦縫解合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特迓咸重普共證明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忌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其人徧領名藍久臨淸衆芬芝蘭之聲譽映冰雪之行藏衣祴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

嶽麓爲潙山茶榜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眞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敘

法乳自裂衣冠以參道剃除鬚髮而爲僧其長養成就之私乃提撕藻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偕顏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鑒又貞親教之師伏惟堂頭大和尚道契天衣洪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山枚海藏示醫王之心亦畜牛溲馬渤隨附驥而氣吞千里鈴繫鵰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羞螻蟻微誠知燕厥之易感叢林苛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一時之佳集

請圓悟住雲居

地號雲居非石梁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耆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具昆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役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剎海爲遊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内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請璞老住東禪

寺近雙峯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闢已見之戶牖學者益衆橫騰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某人父事僧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

請璞老開堂

曹溪宗於天下而黃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而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耆宿追還古格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某人行業無玷聲稱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其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林豈生杞彫虎穴不容麃玉聚縉紳雲屯緇衲佇一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之筭

浴佛二首

已届三時之月方議制僧衲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顧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九龍之雨百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世尊成道先浴香水天王贊歎首獻乳糜仰前哲之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祈雨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稻秔植而未粒天日融而益烝乞命眞乘肅祈景貺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願與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謝雨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螻蟻之誠天澤不貲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恐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

祈晴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

仰蒙慈恵鑒此個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
生民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

抄華嚴經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
藏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
見聞而衆栢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
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
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
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儻蒙垂允幸注芳銜
化藏

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
人世唯寶峯之福地蟠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
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
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內共輪一兩春回香積臺前
果見十分月滿

抄藏經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田有作心所發之志誠
乃人道種未之則善道已爲時雨耨之則勝緣盖其
良農致齊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
因果槃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

有賴幸蒙垂允點筆疾書

重修雲庵塔

蛙朝遊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盖知其恩
何含齒戴髮之可襯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
居無基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頹陵夷蒼野室有朽貫
廉有陳紅闔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
非人

重修舍利塔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寶塔所在之地卽是衆生植福
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
達之衢旁臨萬瓦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歲
久頹毁鳥巢其頂傳曰野鳥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
衰寂也今乃巢於闤闠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
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恬不以爲意甚可嗟嘆
特和歲豐力至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
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
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茲勝事豈曰不然

天寧修造

湖湘巨鎭望最重於淸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
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改剏之功未完欲鴛瓦之一新

擬蜂房之蠹撤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丹雘無以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茲勝利須假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樂施者揮金而不斁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運儲祥騖星樞之夕遶慶雲布瑞驕日轂之朝升仰依有感之慈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異之道以應世奏和氣為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

化三門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方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逆老矣始者長搭歷焉敢磬折于千淨檀祈鼎新為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於雲霞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嚴壑

長沙覺街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髮掩泥蓋世界平則心地平佛土淨則身土淨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因果之歷然竊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街衢久已頹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興掩泥負土之勤庶

致土淨心平之効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為先般若三檀而以資生為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

為雙林化六齋

寺憑幽谷門對雙峯日陳一味之禪嵗伏千家之供金瓶灌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欠結護生之禁三事在枕油營寒山春梯以生鼻匿王自洛修營庭亯特王而啓發象骨提琶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踞稽藕之餘梢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崇

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化

化冬齋果子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倡屆書雲之節特干指廪之豢營辦勝緣精嚴法供儻納北禪之皮角且戰玄機聊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

化供八首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況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遠集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蓋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

施而供之者乎恐不翅銜珠之報也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
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
執左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
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
人則是待遊說勸鏹者辜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
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
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
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關
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
誠開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恡自蔽耶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
故願親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爲世
之福田也湘中爲僧之都會南臺又其要處耒陽趙
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
劍指廩當無愧於古人幸甚幸甚
柔和不諍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
故世尊曰以飲食臥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
僧蓋爲福田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
稻而棄田也

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兎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
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人而執左券
索取纔遲石衆毛成毬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
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
遠更過四十二恒沙

化油炭二首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
南北隨緣任運尚求冬煖夏涼今歲鬱密堂深猶少
炭鑪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
十方檀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它日果證
菩提頓超曠劫頂地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斫伐荒廢以是
逐年油炭尚須千人今歲尤不熟麻油價騰湧樵薪
已竭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
便成光明便化溫煖

長生疏

九峯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
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氈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毬一
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

化供三首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播於叢林號爲水西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厲經儉歲住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丁廨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自鹿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而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已身所私則鬼神且陰相之況賢者乎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然之理故至誠確意皈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遼劫無窮之利

明白庵在何許舊日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要接方來木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回不愁天廚香積但願施者心開

德士復僧求化二首

寺雖律名堂通衲子積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竭來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夷夏喜氣

勤於龍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而家在異鄉客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檀信可千成之若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報之恩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牒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永褐頂冠從中華之俗比奉聖恩許還舊觀人神交慶夷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實通天下之志然毎一名之度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時之雨顧惟齒髮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

求度牒僧衣五首

竊念生於七閩長游三楚以檀施爲依仗以佛法爲家鄉十載事師共惆忠勤之効一心荷衆咸稱勞苦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實數之難隨萬里之行起於初步千人之帳藉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佛之舉既蒙開意而諾矣幸爲點筆而疾書

蓋聞相如以貲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名鄉欲我緇衣結髮佛教既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不得守官念其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三聚值聖王暫罷三年終嘗道儀依做俗慮仰冀仁惠

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
仁人難値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鐵獲披
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素一
鄉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三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
唯佛證知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隨三寶之數豈是
小緣須千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木本發
於盈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膚寸

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二而富貴居其先
但其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

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

三界火宅衆苦叢城旣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
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逾其
事恐滯留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
始自今朝與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焚誦之志用酬
提挈之恩

雲蓋智和尚設粥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雖見雖脩安立諦中
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
五月三日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

又几大祥看經

姪玄敏其伏過亡叔協律大祥之晨預誦金文宣持
秘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
于後右伏以恩愛別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
緣欲洗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其人伏念俱緣利
國致禍及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屣鄕其偶爾登
堂室之闃然諦想音容疑遠遊之未返韡居歲月俄
大祥之已臨寡婦弱孤持骨函而若絕偏親幼弟拜
奠酌而長號昊天唯弔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
熾哭不成聲仰仗眞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

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
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
益其念尚留惡道慧明卽歸其身決結龍華之後期
同副靈山之夙願

酬經願

近緣脫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歷州縣僅三十城出
入瘴鄕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
休成已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
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敍事之因設齋以餞恭
惟十身滿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

薦經
三藏祕詮一乘妙義眞寫法界之圖牒絕苦海之舟
航特延清淨之苾芻奉誦旁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
追我先伏願妙具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
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閻浮檀金之相脫有爲
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

生辰四首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
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迹
喬松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媛朴忠爲社稷垣牆
永護佛僧不忘願力
瑞應蓂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水果秀一枝
仰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國蓍龜天上
風霜難老婆娑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
佛乘早調相鼎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英氣於三秋
仰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戩穀茂滋輔明
主躋太平之基與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計毫而進拜
追還大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
八葉瑞蓂冠三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閒千載之榮期

歸命佛乘上延台筭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
三湘即受金甌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贍倦
風道骨以祝壽祺比太山黃河而增福祉

追薦四首

精誠之極必感眞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
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
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恩願乘淨供之因超薦往生
之路
大慈至悲寔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照螻蟻之誠
仰賴眞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
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
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音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
歸命眞乘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
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烝衆善拜十身
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
舟移夜壑鶩諱日之俯臨蟬蛻塵埃睇道山之已遠
欲資冥福實賴眞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
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
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夙習既空
應念頓超覺路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 代

清淨寶王永作人天之護圓明慧眼必照螻蟻之誠某比下侍親望希薦舉果諧素志已叶肩情稽首眞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道力筆助神奇庶柰白首之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壁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八卷　海鹽丁綠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崖善堂校

書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某啓誦相公佳句願見二十年矣每念盛德崇重辯才縱逸未易昇對頑省鈍根無異能解非所堪任以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究寧神交道契爲內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錄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擢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游干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某啓某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願上王公貴人之齒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天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某之材力甚薄

不敢極冒寵命作偈辭免意閤下必憐其誠從其所
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
已某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
立四顧爲我家門牆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
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關而來閤下一見過有稱
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擬置形骸傾瀉意
氣奇章[redacted]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

干其可爲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邃公老矣竟不過於
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
異惟其以身徇法則皆然伏惟某人清明在躬淳化
接物以淵才稚恩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自
雲山徙居城郭蓋叢林之故老傳聲名於此邦金斗
城中舊挽浮山之九帶汨羅江上重揚臨濟之三玄
光壯吾宗提攜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
尚稽展對謹奉啓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

代答潙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成爭瑞鳥之先瞻欣然道風遽與珍

緘而泣至悃誠特辱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
顧茲潙水寔甲熊湘前夏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
之嗣欽承禪師游戲潙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
有意於先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
之與榮抑亦與僑之所望謹奉啓上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系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天或契闊於
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
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拔穿發異世之
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藏之傳記炳若丹青然道固

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
亡力微習重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某者志節願追
古先識慮昔居人下契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
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寅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攜收
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烝蓋亦琢磨之歐飲
晉同小朗斷節不下三生敢料大潙踢餅遂辭百丈
恭惟其人道傳熊獄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
寔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教乘屢讓名山倦臨
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疎山敢犯腹中之
鱗甲辯如慧日穿透口內之雌黃蓋其要妙淵深高

明廣大而其應量而休蚊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巳女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効恩私然力甚纖埃敢助培於佛種光猶爝火徒僭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巳往未知所裁

代答書

伏審允膺顯命榮遂素心輿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較今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賢大不可誣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爲令李廣之藝絶類竟不得侯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若人恭惟其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顚於詩酒挂冠開暇登淸嘯於雲泉方衡贊賀之未緣遽辱函封之先及獲窺筆力驟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贊文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永爲巾笥之珍佩乏瓊琚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覩爰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敢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

巨筆用贊元勳故巨壑繼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在昔杜馬史克陳傳公有道之詩敢當搢紳先生作者之前顧竊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編中寬日未盡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惟其官文章宗伯道德眞儒會逢千載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肱周室首居尙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新回希歸實廷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依雖泮以興賢眞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擧里選之科銘鐵錫予毋以利便公私施山河帶礪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俶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勤勸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囷之望恤貧置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狐狸之噬天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敎宗立官使援援公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威而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足以利國家與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黃河於是乎淸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無甘露地產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

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貝偷狗竊之驚四境有
犬吠雞鳴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
天地莫非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鬱中獻地稱
蕃璵璲幾半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益知四時
成歲之功昭昭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
後姚宋何以加諸左稷契而右皋夔不能過也此皆
公議豈但私言自從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秃
千毫之兎難紀宏規縱將萬楮之皮莫形會頌某備
員官禁托質洪鈞望南山之維石嵓嵓幾年注目仰
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更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

於投刺鳳衰已甚敢興楚接之歌牛喘非時終異邴
吉之問特書悃愊上瀆高明造化爐中敢希陶鑄變
調手內全藉提攜果蒙自卵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
踵之報

代上少師啓

伏審光膺大號榮二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抃蹈竊以
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
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內
然而軍旅屢失歲月爲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
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蠢祭朝陳

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禹貢之山河服功於談
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
力爲恭惟樂官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大以山甫補
袞之手膺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
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嘗觀幾乎有道之朝是夐
夐乎無前之舉父子俱登三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
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且陋之已收玉帳之策
行遂金騕之拜某猥綠璧屢獲預執鞭永懷勇掃之
私未効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首且將假以揚聲身
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遙稱北海之觴

代東林謝知府啓

右某啓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祇受者竊以冠世名
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歸近偶厄於妄庸坐
幾見其傾覆宜得神穎以整頹綱上以副王臣外護
之勤下以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泣泉猶晚涉道
未深五逢楚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刹特以宗風之盛
悮爲學者所推偶預總提良出徼倖恭惟某官斯民
先覺當世偉人世殿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聯清禁
道每格於君心期必代於天工蓋久從於人望某已
次治境行瞻履舄獲聞謦咳之餘倍切欽崇之素謹

具啓陳謝伏惟台慈炤察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琴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庭飾鄙陋之詞敘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某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業之勋未收而人主倚眷天下之屬望販夫乳兒莫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之方持使者節來莅三湘以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龜當其酒酣客散頹然隱几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倣倪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脫落當十倍西蜀但山僧野人之詩文未至庭下猶以爲缺與其填在丹陽獲陪今儀府相公府賓舍人父子遊自南遷顧獲翰墨切聞公蔡氏队内客也敢自山中攜至持以呈獻無所干求惟閣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代上宣守書

某聞癡猱附驥氣凌千里兎絲依松勢登九霄兩物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某寒鄉賤微人不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迮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養精蓄銳如騏驥之困車輓其因得時交足以緣僕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名橫翔搢紳之右富貴昂霄聳壑青雲之上方擬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顯著矣某塵埃寒乞面目可憎輒敢冒重湖涉大江千里至前引物連類敘平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聞者多竊笑坐雖然區區之心終欲一望履舄者其情有眞可哀者耳某旣爲功名俱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柩皆在淺土家貧族陋默計之不一流訴於門下是畢世不能舉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鎮兩川甫依之得不死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忠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某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閣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劍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代公之奇逸而某無杜甫之才有不賫名縗服者之

毀某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顧閣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

代宋濟書

某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爲誇若困寒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臥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爲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鬨以爲笑也某幸以諸生得侍師範贈承顏色熏蒸見聞一年于茲日月不爲不久而質疑受誨義在徑造而禀而已然特餙鄙陋之詞爲之書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僑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說于前某讀漢傳見司馬長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顏魯公從李侯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流餘烈可以想見以某之不肖籍鈇璧遝況下蓋其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某于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老無以爲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臘叢於一身而家無置錐之地魯公雖曰舉家獨月食粥而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某者族衆里陋無强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以爲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爲狂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爲過也某前此賃屋而居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稚將至露地臥起矣恭惟先生識妙如蓍龜納污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而疎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往役鄢原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某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長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

塔銘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飢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攜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見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飢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

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蓋臨際九世之孫也而楊岐會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日端領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自南臺遷居道林自道林遷居雲蓋自雲蓋遷居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倸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留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清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後二年門人處饒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顧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興人華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唯夾山本寔會的孫七移法席籍其聲華迅機雄辯能世其家放傲清真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白塔林間燔如飛鶴不涉春綠碧巖花落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稱之曰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因瘠緇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寶梵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海博齋忝見闕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遜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即當首楞嚴講者年皆畢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楊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

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殁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即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溈山之與

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趼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撝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獸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揶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

廓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無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命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感發一夕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鐙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

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責其行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剏未半而逝螺藏聳聚故寘遺址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廊廣廈萬礎蟠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壑吞風而吐月椎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遊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囷倒廩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

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
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
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
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
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
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顒等七十餘人
受心法蒙記莂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
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顒狀其平生
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
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提聚古今
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
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穎振其頹風
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荷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
兩坐道場楞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
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
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
蘇嶺巍巍份蕩靡雲煙曰塔其下望之巋然嶷峩高風
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詒來世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自達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
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
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
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者清原九世
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
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受處俗青年發愛之
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遊
方聞黃龍參出嚴頭門風孤峻自荊楚舟漢江抵鄂
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
獨扣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今逢曰未
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解與麼來曰來底事作
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
之師從容遊詠日闢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
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熙寧癸未之秋
辭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峯之下刱爲茅茨一飯寨
身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前刺史奇章
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傳呼謂一佛出世遂
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
辭關淸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
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餴客號踊哭泣皆不可

為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偏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迨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遞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徒其林一年而苑者墳門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疎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閒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廡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潙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為仰山後身詎知文非達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為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應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日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達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

我懷嚴頭僧中之龍本無寔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縶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睨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侯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鐍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褒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三角劫禪師壽塔銘 并序

禪師道劫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爲終焉之所門弟子爲建壽塔于白雲衡之陽甘露滅其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劫導余至塔所乃爲銘之銘曰

東林法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角有聞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值谷自爲險阻有來求者弗答弗顧但以此心

一硎佛祖白雲之衢卵塔巳成如魚千里時逝之行
千巖月色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爲死生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幷序 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也幼靜專無適俗韻去事普覺道人楚金爲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金出鄧峯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論書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剜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大溈十年眞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受印可豈流下之眞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巳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吾侍願力宫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藉屋單丁而住雜蒼頭廝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數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日棟宇卽成器用未具是吾憂故先辦之闔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閒屢屋崇成盤崖萬礎飛檻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釋龍天之宫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暇談笑宣和巳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欻斑羅坐丈室闔勞鼓命門弟子因敘出世本末祝以行道勿辯說偈爲别有智遷者進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揺去復局簡左右良久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維收骨石塔於西峰舜塔之陰余官長沙始識師雖其道眼無分别相而州里情觀若出自然故知其爲人憙敎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器人於羈賤中屢折不困其奪體賢者樂於人爲善則其天性嘗叩其論於宗門說飽參於敎觀甚博而知要不見十日而以計聞嗚呼余閱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皆辦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余因爲之銘曰

瞎濟綱宗過風則止昭覺其讖得念而喜湘南有圖汾陽之嗣遂眞其宗克肖前烈衲子方來歸之如雲南眞兩俊絶塵遯羣海公於眞蓋其的孫獨取祖肩荷擔宗門天資慈辯一目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

寃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入死之難
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
我作銘詩昭示學人

石塔銘 并序

潙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
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粲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
遊者以石累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
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其銘曰

萬峯之顛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濡回旋喻于三峽
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薜封苔玉
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妍鄙俱笑響答山谷唯大士軾
約束長幼疊石為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
其巔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
勝事克成咨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

馮氏墓銘 并序

洪州布衣高天倪弟冲賜紫沙門善機傳法沙門善
權以政和五年十月某日葬其母馮氏於幽谷山之
陽附于皇考隱君之塋冲茹哀具書曰禍釁罄罰不
自殞滅上延慈侍冲尚忍言之先妣於正月三日棄
諸孤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願請文以昭後世三反

而不得辭乃敘曰夫人靖安馮氏年十六歸同邑隱
君子高廣仲容入門和敬動履規矩懿淑而斂出於
天姿舅御喜之與奪從之時皇舅春秋高癯而盲夫
人行立必掖食必嘗姑有風痺疾夫人覘臥起進劑
餌皆畢世不懈里閈稱其孝仲容三弟稚幼夫人皆
自櫛沐縫紉之以至成立擇師使授學與婚使納婦
有勞有恩夫人幼孤未嘗學隱君好與禪衲游屏聽
其論而悅之遂能誦經曉字義隱君無經世意多往
林壑屏處五子皆夫人教之訓嚴色莊衣冠取法焉
初幼子善權俊發夫人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施以
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名於世第三
子善機亦投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
天倪粹溫而厚誠敬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
子冲久遊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
人次子但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
貢之夫人喜燕賓酒酣冲必利髻為童子戲婆娑起
舞皆中部節弟姪以次上壽觀者歎羨夫人為笑而
罷率以為常邑人慕之女一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
皆嶷嶷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俊發嬌士母數責孟軻廢學母斷織凜然夫人嗣遺

則子孫繩繩詩與書名閭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手
戚如膝下時聞裂縫被領之而笑無悋色衣冠三彥
僧連璧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蛻蟬我作銘
詩騁其賢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發施貲鐫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九卷　潘盈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庵善堂校

行狀

雲菴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鄉亂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驚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罵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翺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提塵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

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䟦義包履而南
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
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
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雖黄先達有六祖不
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
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
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溈夜聞僧
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
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麼
處來曰溈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

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
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
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
叅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
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
賞音及南公居黄龍復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
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
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
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
關西人眞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

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閑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
閑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黄檗時南公曰渠在黄檗時
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虚用自是爲同
時飽叅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
林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
冣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錢公即其室未有以
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犬逸出屛帷間師少
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
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
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

適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
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
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
遂闢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
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
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
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
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
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
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而圭峯易證為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公大悦因捨第為寺以延師為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者敘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眞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葺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歟盥而戶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即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庵紹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剌首迎送為我謝黃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德臘雖高而精神康強廬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赴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歷山諸剎素以脊俊相矜居者安輙駸師率以枯淡學

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暮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鎮洪府道由歸宗見師於淨名庵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歿壽七十八臘五十二荼毗之日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塔於獨秀峯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疎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道場為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智刃所伐邪林如隨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於江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子自黃蘖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槩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乘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弃經論之學而頓悟類南

泉章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峯說法縱横融通宗
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其
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
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
五日門人某謹狀

泐潭準禪師行狀

公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
張牙不喜聞酒菽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
摩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投
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
名先後度師孳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
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旁申辯詳明進止
可喜范公欲攜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
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
以爲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驢烏未受戒
敢學佛乘乎師拱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結磨梵行
行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
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偈諸部綱目
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大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
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有若潙山眞如九峯
眞淨者知之乎宜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出
詣潙山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眞淨於投老庵問曰
什麼處來對曰興元府曰近離何處曰大仰曰夏在
什麼處曰潙山眞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
左右視眞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眞
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眞淨曰
一切現成更敎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
至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
叩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圜丁理菜
率以爲常師每謂公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
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
處走敘其事眞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
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浙所至衲子成叢林
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
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方是時禪林以
飲食爲宗以輭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
師榻梯之下常三百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
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闍梨從什麼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
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澆汝枯腸如此臨

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夏臥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誠須忌食某物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某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汝輩欲吾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五夏闍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絕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難及覩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邁羣者耶

謹狀

花藥英禪師行狀 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真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齠齓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傲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為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枚誓於佛前乞以為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即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為人賦詩為贈多佳句螺川父老迨今道之母殁心喪三年修白業為冥福即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已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謁雲庵夜參聞既剿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為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慎許可獨以師為俊彥師有爽氣喜慕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為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接上根以溫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強精進不替嘗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得法而為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提拂之下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揚大事游泳語言備存三錄曰報慈曰鴈峯游臺感行於世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嗚呼若人已矣予竊為桑門惜之參學衆淳一日泣訴於予以予知其師之深者欲干其狀而求銘故為書

云耳長沙孫承之謹狀

傳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唐大菩薩僧寛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失常性却酒胾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然在前即能言言我名慧寛有女兄信相亦神異年相聯於鄙亂中終日論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符呪爲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經人錄其所論百許紙時懷龍山會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會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昧於淨慧寺特召信相信相至曰此室皆火聚其可入哉曰以水滅之可入信相即作水觀而入於是異比丘化其父母使出家父母曰許娉矣奈何鄉里爭出財贖之公因信相亦俱依慧空寺愼公避太祖御諱剃落焉公時年十三從會公授經律會畏之如神反從質疑天姿謙敬未嘗怒懷龍衆三千指皆竭力作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先師也昔周滅吾法吾從曇相禪師隱于終南山及隋教復與吾辭而歸蜀曇相囑曰汝當領徒大作佛事有童子名慧寛者善視之此其後身衆因不敢復言公年三十乃還綿竹廬于無爲山以神異化而全蜀爭師事之如淮泗之僧伽七閟之定光公嘗赴江陵大會朝發夕返荆州府前有拳石舍五音天下聞之公取以歸今置定身龕中什邡陳氏施園爲寺公以竹標其中曰以此爲基拔去竹泉泫然而出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寶瓶舍利公作禮乃放光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五日歿於淨慧寺閱世七十坐五十五夏

贊曰予讀無爲山廣錄公始發心日誦觀世音名十萬徧生五天十世爲居士生震旦十世爲比丘皆出楊氏又瞻其畫像天骨秀特和敬之威望之肅然是所謂眞比丘也

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傳

梁大菩薩僧寶公以宋元嘉中生於金陵之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長而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越旬久之忽無定居多往來皖山劍嶺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嘗從食鱠者求鱠食者與而心笑之即起

吐水中皆成魚相傳始驚異時時題詩初不可曉後
皆有驗建元間異迹甚著丞相高嵩爲武帝言之以
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揭其面分
披之出十二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聚觀欲爭奪
事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遊行市
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
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
令呂文顯以事啓帝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
爲家人宴公例常與衆出已而猶見行道於景陽山
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閽吏曰公久出在省

中吏就覩之身如塗墨然武帝聞之大驚陳顯達鎭
江州大司馬叚齊之從行往辭公公無他語但引紙
畫鵶盡畢授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遣去顯
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鵶噪林即匿
其下鵶翔集自如騎旣失其蹤但見鵶林必非人所
寄遂去齊之方悟公意也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
顧左右覓荊枝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
旨以王領荊州衞尉胡諧臥病以書哀訴幸以屈臨
庶幾疾有瘳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曰果卒僧法平
欲以衣獻公不知所寓遣使徧求之龍光罽賓兩寺

皆曰夜宿此黎明去矣又嘗所厚善厲侯伯家侯伯
曰公夜行道於此今雖未與使人覩之笑去公在華
林園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
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崩薨亦於此年[redacted]矣靈
味寺沙門寶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公忽來牽
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
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
住東宮後堂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
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
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高士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
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
時其父攜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陵果名譽
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惠過公公拊
其背曰亦龍子也慧終以辯才顯聞其徒屯騎桑偃
有不臣之心公見之執手詬曰若乃欲反耶奈斫頭
穴胸何偃汗下不敢仰覩遁去梁武帝受禪尤深敬
事前朝以超放動輒禁錮至是下詔釋之嘗問曰弟
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在
何答曰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

曰安樂禁之又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公謂左右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即上啓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帝即命沙門講之終夕雨公又以刀横水盂良久又雨帝初繫刑公假以神力令見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藏禁中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叩頭哀懇公笑曰呲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帝偶與公臨流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而至蓋紫栴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

頊刻而省神情如生帝大悦命置内庭爲子孫世世福田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爲之雨華帝意其證聖夜於含光殿焚疏命公雲光僧儉傅大士齊翌日獨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妙法蓮華經至假使黒風問風果有否答曰世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是假有此亦可解耶法雲黙然公則自爲主客辯難鋒生一坐盡傾然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之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有僧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棊吟曰殺之棊罷命僧侍衛奏曰適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不已以問公公曰陛

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爲薙草者悞殺之今償夙債耳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日終於興皇寺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以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昔與公登鍾山之定林指前岡獨龍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至是念公以此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以葬焉皇女永康公主囊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置以無價寶珠仍建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于塜内王筠勒碑於寺門

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歎呼聲振山谷勑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陵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璧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蕚者遇異僧於嶽山下以杖指松根令蕚钁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讖聖宋國祚無疆蕚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眞覺大師

祭文

祭雲庵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竊猥俛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省於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妙如四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妬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指其二子籍汝教之譴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衰昔師既化品坐對啼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偃仆於地山川隔阻久絕音題獨攜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與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上答恩私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佛壽靈源眞歸無生之塔寶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別背觸天非蒼蒼如嚴虎穽非愚則狂公少奇逸發硎劍鋩橫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濕仰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賢㬥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

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潁盛於衡湘黃龍三關建無勝幢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怨怖走仆且偃剪拂流輩高師門牆庸有匪人賣公自揚騏驥種性自異犬羊狠觸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淸泉精嚴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法器堅趨飛翔下視毒龍命將滅喪劃海爲兩搏而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閑房聽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駮氣騰驤溟涬弟之但加敬莊人以諂掩公慰愈光置麝溺器更增其香取而有之龎于藥囊坐交時埋瘞于南荒零落苦辛人棄路旁公犯世忌僉益稱賞萬人浮議冰消其湯既幸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侍公康彊計至失聲寧出倉皇中流欲濟俄爽楫航夜淚殷枕起唱失林我憂羅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藏公閱乃曰彼自無瘡以書教誡歆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鳥鳴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探玉衆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嘗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惜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柄陰晴晦彰亦有出沒夫豈眞亡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雨鏘名著諸方我初識春未識華光政和甲午
遯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
連璧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照人笑語抵掌瀟湘平遠
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祕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
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為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
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慈飛懷思故鄉
想見明越雲泉蒼茫已道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
嶺谷想望計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
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
遠公支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粱夢中吳楚寧能取將
唯方廣春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
敗橐髏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日非在今未嘗忘
如水中乳莫逃鵞王則我與春何用歎傷

祭覺林山主文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為林滴水為限夜歸
村落投杖再餅籠點無煙童僕啼飯而兒直視為一
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
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
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
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

如洗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予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
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予臥一庵亦失雙目
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于廬即視模索
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
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
果以訃聞既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
攜法兄祖疾馳三日兎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
薦此鉢食

祭鹿門燈禪師文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
敘復僧其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
明安宗風績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
隨至襄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既化遷住鹿門
如青林虔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
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宮寺稚穢之師包羞惜死
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
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
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

涕落無所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
僥倖爲會坐未款禪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
掩涕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眞亡
覿露妙在

祭鄒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絢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姤忌中
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
如漢子房如唐陸贄人衆勝天覺中姤忌公笑徑去
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憪涕
我初聞訃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
宜身富貴乃殁瘴鄉又寓旅邸人之奇禍至此極矣
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僞姤忌役窮
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
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衆賓詬公鋒延禮
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臥内兵衛如雲不敢呵止
愛憎相奪有萬贊毁坐嘗厚善因我棘寺幾失頭顱
終禦魑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奇習爲巧士
敎訓諂諛鉤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恥聞公之風
面熱額泚吾聞陰德榮享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
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
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韞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
之民共此野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
微蹤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屨人羣
軒昂忠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
賢子如麟鳳凰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
眞亡想聞此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
才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縉紳右用舍進退有命
有義一斥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至公獨
不沾陽城陸贄嗟余惷鄙於物多迕幸不終窮有公
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七十矣傲
林丘不爲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爲無慶有一
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屢庇

所遊十年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烏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刱輕勢急道超然特立者乃肯爲之羞乎嗚呼計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覩闍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奠告焉世禮則由雖神寬竟無不知也尚能爲之歆不

瑫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覩不歸庸人亦幸而已剏隨三寶高出塵累儼臨人天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鋭訪道名山酬此恩留身雖四方心桂漳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三月甲寅訃來千里棄杖南奔露行草止天降荼毒乃不及巳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爲中扃亂矣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闃然兎燈塵几慈和粹溫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罏香區區世禮天地有終此恨無旣

祭通判夫人文代

竊聞漢王霸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巳即世唯夫人之高風特有異

於是二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爲熙豐之名臣子有珪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閱諸孫而覩聽敏捷孫能酌古而心醉六經蓋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川之方增寔清規之所訓祭畢幕之遐想懿德必光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

祭文七首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般涅槃自披其胷紫磨黃金卍字之相而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令足無生後悔及巳捲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儔嗚呼如來世尊正傳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衆下與奴隸若親若疏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塔攀戀無巳精明之溫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別之義不可復解言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音容於萬古雲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奠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呼哀哉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迭爾忘年比隣追隨合并周旋每一會語莫不歡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師嘗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主我此丈室謂師爲戲

不敢怒嗔今日何日果繼後塵血指汗顏不善斧斤
而師旁觀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
何敢不遵法侶現前聊薦溪蘋體雖不腆情無辭陳
因法相逢以法為親非子則姪緜緜詵詵傾囷倒廩
不秘珠珍袋其孤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
諸方奇衲川輸雲屯大法將頹謂必中興不見一夕
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遽迷要津中夜起嗟叢林失聲
慈和粹溫永失依怙香奠在筵淚落無所
東山眞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復然遐蹇黃河流天
太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垠師罷住持其道益尊

酣歌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攅積香
鑪焚室熏今既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即曰全眞
道大德高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花鳳凰三十餘年
化行此邦我輩晩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
譬如珠玉山韜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既云逝
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瑞成千古天豈眞亡
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
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于針如鑿膠絃
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
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

恩有四種報効當先百未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
如月在天譬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
情斷志訖淚落九泉
天姿曠達純素任眞妙年出蜀況愛親仁淹通宗教
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為朋友法為弟昆
於師父子兩為比隣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懷我宗伯
宗門鳳麟不幸早逝須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
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
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亡孰存我獨何為涙自酸辛
無忘世禮薄奠聊陳

祭老黃龍謚號文 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
竊聞巢由稽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
稱於百世觀其措處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
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況荷擔大法提攜四生
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仆
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
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
惟覺靈祇此榮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為
功日昭明於四方而不知以為德凡所以歌詠和氣

褒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然耶

崇仁知縣秋後祭神文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禮也而歷世壇没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畢奇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某日特具牲醴以奠于祠下神之聽之祇此祭福[redacted]

祈雨文

仍歲饑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喘沫者猶並首以望有秋如痿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車鴉夜鳴田龜畫坼饑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享牛而不觳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不克終登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吏躬任之民其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佐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答神其哀憐之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實雨望天焦勞盖飢饑之餘情易驚援如食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聽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繼夕霖雨霑足嗚呼雖父兄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逭此舞翠浪於山原兆黃雲於囷廩歲登訟簡民樂吏閒荷神之賜孰大於此式奠昭告豈不休哉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丹陽賀門徐氏易夔登女玉鑑　金氏　周氏
周長共施刻是卷　泰盛　丁縣居士對　長洲
徐普書　上元李茂松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